

列传第一百三十九

李标 李国普 周道登 刘鸿训 钱龙锡 钱士升 士晋 成基命
何如宠 兄如申 钱象坤 徐光启 郑以伟 林钐 文震孟
周炳谟 蒋德璟 黄景昉 方岳贡 邱瑜 瑜子之陶

李标，字汝立，高邑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泰昌时，累迁少詹事。天启中，擢拜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。标师同邑越南星，党人忌之，列名《东林同志录》中。标惧祸，引疾归。

庄烈帝嗣位，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元年三月入朝。未几，李国普、来宗道、杨景辰相继去，标遂为首辅。帝锐意图治，恒召大臣面决庶政。宣府巡抚李养冲疏言旗尉往来如织，踪迹难凭，且虑费无所出。帝以示标等曰：“边情危急，遣旗尉侦探，奈何以为伪？且祖宗朝设立厂卫，奚为者？”标对曰：“事固宜慎。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，赂之则物力难胜耳。”帝默然。同官刘鸿训以增敕事为御史吴玉所纠，帝欲置鸿训于法，标力辩其纳贿之诬。温体仁讪钱谦益引己结浙闾事为词，给事中章允儒廷驳之。帝怒，并谦益将重谴，又欲罪给事中瞿式耜、御史房可壮等。标言：“陛下处分谦益、允儒，本因体仁言，体仁乃不安求罢。乞陛下念谦益事经恩诏，姑令回籍；于允儒仍许自新，而式耜等概从薄罚。诸臣安，体仁亦安。”帝不从，自是深疑朝臣有党，标等遂不得行其志。是冬，韩爌还朝，标让为首辅，寻与爌等定逆案。

三年正月，爨罢，标复为首辅，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先是，与标并相者六人，宗道、景辰以附珰斥，鸿训以增敕戍，周道登、钱龙锡被攻去，独标在，遂五疏乞休。至三月得请。家居六年卒。赠少傅，谥文节。

李国普，字元治，高阳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由庶吉士历官詹事。天启六年七月，超擢礼部尚书入阁。释褐十四年即登宰辅，魏忠贤以同乡故援之也。然国普每持正论。刘志选劾张国纪以撼中宫，国普言：“子不宜佐父难母，而况无间之父母乎！”国纪乃得免罪。御史方震孺及高阳令唐绍尧系狱，皆力为保全。崇祯初，以登极恩进左柱国、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。国子监生胡焕猷劾国普等褫衣冠，国普荐复之，时人称为长厚。元年五月得请归里，荐韩爌、孙承宗自代。卒，赠太保，谥文敏。宗道、景辰事见《黄立极传》中。

周道登，吴江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。由庶吉士历迁少詹事。天启时，为礼部左侍郎，颇有所争执。以病归。五年秋，廷推礼部尚书，魏忠贤削其籍。崇祯初，与李标等同入阁。道登无学术，奏对鄙浅，传以为笑。御史田时震、刘士祯、王道直、吴之仁、任赞化，给事中阎可陞交劾之，悉下廷议。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道登党护枢臣王在晋及宗生硃统饰、乡人陈于鼎馆选事，俱有实迹，乃罢归。阅五年而卒。

刘鸿训，字默承，长山人。父一相，由进士历南京吏科给事中。追论故相张居正事，执政忌之，出为陇右佥事。终陕西副使。

万历四十一年，鸿训登第，由庶吉士授编修。神、光二宗相继崩，颁诏朝鲜。甫入境，辽阳陷。朝鲜为造二洋舶，从海道还。沿途收难民，舶重而坏。跳浅沙，入小舟，飘泊三日夜，

仅得达登州报命。遭母丧，服阕，进右中允，转左谕德，父丧归。天启六年冬，起少詹事，忤魏忠贤，斥为民。

庄烈帝即位，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预机务，遣行人召之。三辞，不允。崇祯元年四月还朝。当是时，忠贤虽败，其党犹盛，言路新进者群起抨击之。诸执政尝与忠贤共事，不敢显为别白。鸿训至，毅然主持，斥杨维垣、李恒茂、杨所修、田景新、孙之獬、阮大铖、徐绍吉、张讷、李蕃、贾继春、霍维华等，人情大快。而御史袁弘勋、史禕、高捷本由维垣辈进，思合谋攻去鸿训，则党人可安也。弘勋乃言所修、继春、维垣夹攻表里之奸，有功无罪，而诛锄自三臣始；又诋鸿训使朝鲜，满载貂参而归。锦衣佥事张道浚亦讪攻鸿训，鸿训奏辩。给事中颜继祖言：“鸿训先朝削夺。朝鲜一役，舟败，仅以身免。乞谕鸿训入直，共筹安攘之策。至弘勋之借题倾人，道浚之出位乱政，非重创未有已也。”帝是之。给事中邓英乃尽发弘勋赃私，且言弘勋以千金贽维垣得御史。帝怒，落弘勋职候勘。已而高捷上疏言鸿训斥击奸之维垣、所修、继春、大铖，而不纳孙之獬流涕忠言；谬主焚毁《要典》，以便私党孙慎行进用。帝责以妄言，停其俸。史禕复佐捷攻之。言路多不直两人，两人遂罢去。

七月，以四川贼平，加鸿训太子太保，进文渊阁。帝数召见廷臣。鸿训应对独敏，谓民困由吏失职，请帝久任责成。以尚书毕自严善治赋，王在晋善治兵，请帝加倚信。帝初甚向之。关门兵以缺饷鼓噪，帝意责户部，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，示不测恩，由是失帝指。

至九月而有改敕书之事。旧例，督京营者，不辖巡捕军。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，敕有“兼辖捕营”语，提督郑其心以侵职论之。命核中书贿改之故，下舍人田佳璧狱。给事中李觉

斯言：“稿具兵部，送辅臣裁定，乃令中书缮写。写讫，复审视进呈。兵部及辅臣皆当问。”十月，帝御便殿，问阁臣，皆谢不知。帝怒，令廷臣劾奏；尚书自严等亦谢不知，帝益怒。给事中张鼎延、御史王道直咸言庆臻行贿有迹，不知谁主使。御史刘玉言：“主使者，鸿训也。”庆臻曰：“改敕乃中书事，臣实不预知。且增籍捕卒，取利几何，乃行重贿？”帝叱之。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，佳璧亦供受鸿训指，事遂不可解，而侍郎张凤翔诋之尤力。阁臣李标、钱龙锡言鸿训不宜有此，请更察访。帝曰：“事已大著，何更访为？”促令拟旨。标等逡巡未上，礼部尚书何如宠为鸿训力辩，帝意卒不可回。乃拟旨，鸿训、庆臻并革职候勘。无何，御史田时震劾鸿训用田仰巡抚四川，纳贿二千金；给事中阎可陞劾副都御史贾毓祥由赂鸿训擢用。鸿训数被劾，连章力辩，因言“都中神奸狄姓者，诡诳庆臻千金，致臣无辜受祸。”帝不听，下廷臣议罪。

明年正月，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：“鸿训、庆臻罪无可辞，而律有议贵条，请宽贷。兵部尚书王在晋、职方郎中苗思顺赃证未确，难悬坐。”帝不许。鸿训谪戍代州，在晋、思顺并削籍，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。觉斯、鼎延、道直、玉、时震以直言增秩一级。

鸿训居政府，锐意任事。帝有所不可，退而曰：“主上毕竟是冲主。”帝闻，深衔之，欲置之死。赖诸大臣力救，乃得稍宽。七年五月卒戍所。福王时，复官。

钱龙锡，字稚文，松江华亭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授编修，屡迁少詹事。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。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。忤魏忠贤，削籍。

庄烈帝即位，以阁臣黄立极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普皆忠贤所用，不足倚，诏廷臣推举，列上十人。帝仿古枚卜典，

贮名金瓯，焚香肃拜，以次探之，首得龙锡，次李标、来宗道、杨景辰。辅臣以天下多故，请益一二人，复得周道登、刘鸿训，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明年六月，龙锡入朝，立极等四人俱先罢，宗道、景辰亦以是月去。标为首辅，龙锡、鸿训协心辅理，朝政稍清。寻以蜀寇平，加太子太保，改文渊阁。

帝好察边事，频遣旗尉侦探。龙锡言：“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，若远遣恐难委信。”海寇犯中左所，总兵官俞咨皋弃城遁，罪当诛。帝欲并罪巡抚硃一冯。龙锡言：“一冯所驻远，非弃城者比，罢职已足蔽辜。”瑞王出封汉中，请食川盐。龙锡言：“汉中食晋盐，而瑞藩独用川盐，恐奸徒借名私贩，莫敢讫察。”故事，纂修实录，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，龙锡言“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牒，遣使无益，徒滋扰，宜停罢。”乌撒土官安效良死，其妻改适沾益土官安边，欲兼有乌撒，部议将听之。龙锡言：“效良有子其爵，立其爵以收乌撒，存亡继绝，于理为顺。安边淫乱，不可长也。”帝悉从之。明年，帝以漕船违禁越关，欲复设漕运总兵官。龙锡言：“久裁而复，宜集廷臣议得失。”事竟止。廷议汰冗官，帝谓学官尤冗。龙锡言：“学官旧用岁贡生，近因举人乞恩选贡，纂修占缺者多，岁贡积至二千六百有奇，皓首以歿，良可悯。且祖宗设官，于此稍宽者，以师儒造士需老成故也。”帝亦纳之。言官邹毓祚、韩一良、章允儒、刘斯球获谴，并为申救。

御史高捷、史褰既罢，王永光力引之，颇为龙锡所扼，两人大恨。逆案之定，半为龙锡主持，奸党衔之次骨。及袁崇焕杀毛文龙，报疏云：“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。”复上善后疏言：“阁臣枢臣，往复商确，臣以是得奉行无失。”时文龙拥兵自擅，有跋扈声，崇焕一旦除之，即当宁不以为罪也。其冬十二月，大清兵薄都城。帝怒崇焕战不力，执下狱，而捷、

褫已为永光引用。捷遂上章，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，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，由龙锡所挑激。帝以龙锡忠慎，戒无过求。龙锡奏辩，言：“崇焕陛见时，臣见其貌寝，退谓同官‘此人恐不胜任’。及崇焕以五年复辽自诡，往询方略，崇焕云：‘恢复当自东江始。文龙可用则用之，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。’迨崇焕突诛文龙，疏有‘臣低徊’一语。臣念文龙功罪，朝端共知，因置不理。奈何以崇焕夸诩之词，坐臣朋谋罪？”又辩挑激大寿之诬，请赐罢黜。帝慰谕之，龙锡即起视事。捷再疏攻，帝意颇动。龙锡再辩，引疾，遂放归。时兵事旁午，未暇竟崇焕狱。

至三年八月，褫复上疏言：“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，倡为款议，以信五年成功之说。卖国欺君，其罪莫追。龙锡出都，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，转寄姻家，巧为营干，致国法不伸。”帝怒，敕刑官五日内具狱。于是锦衣刘乔上崇焕狱词。帝召诸臣于平台，置崇焕重辟。责龙锡私结边臣，蒙隐不举，令廷臣议罪。是日，群议于中府，谓：“斩帅虽龙锡启端，而两书有‘处置慎重’语，意不在擅杀，杀文龙乃崇焕过举。至讲款，倡自崇焕，龙锡始答以‘酌量’，继答以‘天子神武，不宜讲款’。然军国大事，私自商度，不抗疏发奸，何所逃罪？”帝遂遣使逮之。十二月逮至，下狱。复疏辩，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，帝不省。时群小丽名逆案者，聚谋指崇焕为逆首，龙锡等为逆党。更立一逆案相抵。谋既定，欲自兵部发之，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，不敢任而止。乃议龙锡大辟，且用夏言故事，设厂西市以待。帝以龙锡无逆谋，令长系。

四年正月，右中允黄道周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。忤旨，贬秩调外，而帝意浸解矣。夏五月大旱，刑部尚书胡应台等乞宥龙锡，给事中刘斯球继言之，诏所司再谏。乃释狱，戍定海卫。

在戌十二年，两遇赦不原。其子请输粟赎罪，会周延儒再当国，尼不行。福王时，复官归里。未几卒，年六十有八。

钱士升，字抑之，嘉善人。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，授修撰。天启初，以养母乞归。久之，进左中允，不赴。高邑赵南星、同里魏大中受珰祸，及江西同年生万燝杖死追赃，皆力为营护，破产助之，以是为东林所推。

崇祯元年起少詹事，掌南京翰林院。明年以詹事召。会座主钱龙锡被逮，送之河干，即谢病归。四年，起南京礼部右侍郎，署尚书事。祭告凤阳陵寝，疏陈户口流亡之状甚悉。六年九月，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预机务。明年春入朝。请停事例，罢鼓铸，严赃吏之诛，止遣官督催新旧饷，第责成于抚按。帝悉从之。

帝操切，温体仁以刻薄佐之，上下嚣然。士升因撰《四箴》以献，大指谓宽以御众，简以临下，虚以宅心，平以出政，其言深中时病。帝虽优旨报闻，意殊不恚也。

无何，武生李璉请括江南富户，报名输官，行首实籍没之法。士升恶之，拟旨下刑部提问，帝不许，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。士升曰：“此乱本也，当以去就争之。”乃疏言：“自陈启新言事，擢置省闕。比来借端幸进者，实繁有徒，然未有诞肆如璉者也。其曰缙绅豪右之家，大者千百万，中者百十万，以万计者不能枚举。臣不知其所指何地。就江南论之，富家数亩以对，百计者什六七，千计者什三四，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。江南如此，何况他省。且郡邑有富家，固贫民衣食之源也。地方水旱，有司令出钱粟，均糴济饥，一遇寇警，令助城堡守御，富家未尝无益于国。《周礼》荒政十二，保富居一。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，议括其财而籍没之，此秦皇不行于巴清、汉武帝不行于卜式者，而欲行圣明之世乎？今秦、晋、楚、豫已无

宁宇，独江南数郡稍安。此议一倡，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，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。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，倡横议以摇人心，岂直借端幸进已哉！”疏入，而璉已下法司提问。帝报曰：“即欲沽名，前疏已足致之，毋庸汲汲。”前疏谓《四箴》也。士升惶惧，引罪乞休，帝即许之。

士升初入阁，体仁颇援之。体仁推毂谢升、唐世济，士升皆为助。文震孟被挤，士升弗能救，论者咎之。至是乃以说言去位。

弟士晋，万历中由进士除刑部主事。恤刑畿辅，平反者千百人。崇祯时，以山东右布政擢云南巡抚。筑师宗、新化六城，浚金针、白沙等河，平土官岑、侬两姓之乱，颇著劳绩。已而经历吴鯤化讐其营贿，体仁即拟严旨，且属同官林钐弗泄，欲因弟以逐其兄。命下，而士晋已卒，事乃已。士升，国变后七年乃卒。

成基命，字靖之，大名人，后避宣宗讳，以字行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历司经局洗马，署国子监司业事。天启元年，疏请幸学不先白政府，执政者不悦，令以原官还局，遂请告归。寻起少詹事。累官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，改掌南京翰林院事。六年，魏忠贤以基命为杨涟同门生，落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，起吏部左侍郎。明年十月，京师戒严，基命请召还旧辅孙承宗，省一切浮议，仿嘉靖朝故事，增设枢臣，帝并可之。逾月，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。庶吉士金声荐僧申甫为将。帝令基命阅其所部兵，极言不可用，后果一战而败。袁崇焕、祖大寿入卫，帝召见平台，执崇焕属吏，大寿在旁股栗。基命独叩头请慎重者再，帝曰：“慎重即因循，何益？”基命复叩头曰：“敌在城下，非他时比。”帝终不省。大寿至军，即拥众东溃，帝忧之甚。基命曰：“令崇焕作手札

招之，当归命也。”时兵事孔棘，基命数建白，皆允行。及戒严，召对文华殿，帝言法纪废弛，宜力振刷。基命曰：“治道去太甚，譬理乱丝，当觅其绪，骤纷更益扰乱。”帝曰：“慢则纠之以猛，何谓纷更？”其后温体仁益导帝以操切，天下遂大乱。

三年二月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脱袁崇焕罪，故乞慎重。基命求罢，帝为贬逢申一秩。韩爌、李标相继去，基命遂为首辅，与周延儒、何如宠、钱象坤共事。以恢复永平叙功，并加太子太保，进文渊阁。至六月，温体仁、吴宗达入，延儒、体仁最为帝所眷，比而倾基命，基命遂不安其位矣。方崇焕之议罪也，基命病足不入直。锦衣张道浚以委卸劾之，工部主事陆澄源疏继上。基命奏辩曰：“澄源谓臣当两首廷推，皆韩爌等欲藉以救崇焕。当廷推时，崇焕方倚任，安知后日之败，预谋救之。其说祖逢申、道浚，不逐臣不止，乞放归。”帝慰留之。卒三疏自引去。

基命性宽厚，每事持大体。先是，四城未复，兵部尚书梁廷栋衔总理马世龙，将更置之，以撼枢辅承宗，基命力调剂，世龙卒收遵、永功。尚书张凤翔、乔允升、韩继思相继下吏，并为申理。副都御史易应昌下诏狱，以基命言，改下法司。御史李长春、给事中杜齐芳坐私书事，将置重典。基命力救，不听，长跪会极门，言：“祖宗立法，真死罪犹三覆奏，岂有诏狱一讯遽置极刑？”自辰至酉未起。帝意解，得遣戍。逢申初劾基命，后以砲炸下狱拟戍，帝犹以为轻，亦以基命言得如拟。为首辅者数月，帝欲委政延儒，遂为其党所逐。八年卒于家。赠少保，谥文穆。

何如宠，字康侯，桐城人。父思鰲，知栖霞县，有德于民。如宠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由庶吉士累迁国子监祭酒。天启时，

官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。五年正月，廷推左侍郎，魏广微言如宠与左光斗同里友善，遂夺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，起为吏部右侍郎。未至，拜礼部尚书。宗藩婚嫁命名，例请于朝。贫者为部所稽，自万历末至是，积疏累千，有白首不能完家室，骨朽而尚未名者。用如宠请，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。大学士刘鸿训以增敕事，帝怒不测，如宠力为剖析，得免死戍边。明年冬，京师戒严，都人桀黠者，请以私财聚众助官军，朝议壮之。如宠力言其叵测，不善用，必启内衅。帝召问，对如初。帝出片纸示之，则得之侦事，与如宠言合，由是受知。十二月，命与周延儒、钱象坤俱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。帝欲族袁崇焕，以如宠申救，免死者三百余口。累加少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四年春，副延儒总裁会试。事竣，即乞休，疏九上乃允。陛辞，陈惇大明作之道。抵家，复请时观《通鉴》，察古今理乱忠佞，语甚切。六年，延儒罢政，体仁当为首辅。而延儒憾体仁排己，谋起如宠以抑之，如宠畏体仁，六疏辞，体仁遂为首辅。

如宠性孝友。母年九十，色养不衰。操行恬雅，与物无竞，难进易退，世尤高之。十四年卒。福王时，赠太保，谥文端。

兄如申，与如宠同举进士。官户部郎中，督饷辽东。有清操，军士请复留二载。终浙江右布政使。

钱象坤，字弘载，会稽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检讨，进谏德，转庶子。泰昌改元，官少詹事，直讲筵。讲毕，见中官王安与执政议事，即趋出。安使人延之，坚不入。天启中，给事中论织造，语侵中贵，诏予杖，阁臣救不得。象坤语叶向高讲筵面奏之，乃免。时行立枷法，惨甚，象坤白之帝，多所宽释。再迁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。

四年七月，向高辞位。御史黄公辅虑象坤柄政，请留向高，诋象坤甚力。象坤遂辞去。六年，廷推南京礼部尚书。魏忠贤私人指为缪昌期党，落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礼部尚书，协理詹事府。明年冬，都城被兵，条御敌三策。奉命登陴分守，祁寒不懈。帝觐知，遂与何如宠并相。明年，温体仁入，象坤其门生，让而居其下。累加少保，进武英殿。象坤在翰林，与龙锡、谦益、士升并负物望，有“四钱”之目。及体仁相，无附和迹。

四年，御史水佳允连劾兵部尚书梁廷栋，廷栋不待旨即奏辩。廷栋故出象坤门，佳允疑象坤泄之，语侵象坤。延儒以廷栋尝发其私人赃罪，恶之，并恶象坤。象坤遂五疏引疾去，廷栋落职。给事中吴执御、傅朝佑称象坤难进易退，不当以门生累，不听。家居十年，无病而卒。赠太保，谥文贞，廕一子中书舍人。

徐光启，字子先，上海人。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，又七年成进士。由庶吉士历赞善。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、历算、火器，尽其术。遂遍习兵机、屯田、盐策、水利诸书。

杨镐四路丧师，京师大震。累疏请练兵自效，神宗壮之，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。练兵通州，列上十议。时辽事方急，不能如所请。光启疏争，乃稍给以民兵戎械。

未几，熹宗即位。光启志不得展，请裁去，不听。既而以疾归。辽阳破，召起之。还朝，力请多铸西洋大砲，以资城守。帝善其言。方议用，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，御史邱兆麟劾之，复移疾归。天启三年起故官，旋擢礼部右侍郎。五年，魏忠贤党智铤劾之，落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召还，复申练兵之说。未几，以左侍郎理部事。帝忧国用不足，敕廷臣献屯盐善策。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，盐

政在严禁私贩。帝褒纳之，擢本部尚书。时帝以日食失验，欲罪台官。光启言：“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。元时尝当食不食，守敬且尔，无怪台官之失占。臣闻历久必差，宜及时修正。”帝从其言，诏西洋人龙华民、邓玉函、罗雅谷等推算历法，光启为监督。

四年春正月，光启进《日躔历指》一卷、《测天约说》二卷、《大测》二卷、《日躔表》二卷、《割圆八线表》六卷、《黄道升度》七卷、《黄赤距度表》一卷、《通率表》一卷。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，复上测候四说。其辩时差里差之法，最为详密。

五年五月，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，与郑以伟并命。寻加太子太保，进文渊阁。光启雅负经济才，有志用世。及柄用，年已老，值周延儒、温体仁专政，不能有所建白。明年十月卒。赠少保。

郑以伟，字子器，上饶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检讨，累迁少詹事。泰昌元年，官礼部右侍郎。天启元年，光宗祔庙，当祧宪宗，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当入庙，请祧奉玉芝宫，以伟不可而止，论者卒是文衡。寻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。四年，以伟直讲筵，与瑄忤，上疏告归。崇祯二年，召拜礼部尚书。久之，与光启并相，再辞，不允。以伟修洁自好，书过目不忘，文章奥博，而票拟非其所长。尝曰：“吾富于万卷，窘于数行，乃为后进所藐。”章疏中有“何况”二字，误以为人名也，拟旨提问，帝驳改始悟。自是词臣为帝轻，遂有馆员须历推知之谕，而阁臣不专用翰林矣。以伟累乞休，不允。明年六月，卒官，赠太子太保。御史言光启、以伟相继没，盖棺之日，囊无余货，请优恤以愧贪墨者。帝纳之，乃谥光启文定，以伟文恪。

其后二年，同安林钊为大学士，未半岁而卒。亦有言其清

者，得谥文穆。钤，字实甫，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人，授编修。天启时，任国子司业。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祠于太学旁，具簿醵金，强钤为倡。钤援笔涂抹，即夕挂冠棷星门径归，忠贤矫旨削其籍。崇祯改元，起少詹事。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，有谨愿诚恪之称。

久之，帝念光启博学强识，索其家遣书。子驥入谢，进《农政全书》六十卷。诏令有司刊布，加赠太保，其孙为中书舍人。

文震孟，字文起，吴县人，待诏征明曾孙也。祖国子博士彭，父卫辉同知元发，并有名行。震孟弱冠以《春秋》举于乡，十赴会试。至天启二年，殿试第一，授修撰。

时魏忠贤渐用事，外廷应之，数斥逐大臣。震孟愤，于是冬十月上《勤政讲学疏》，言：“今四方多故，无岁不蹙地陷城，覆军杀将，乃大小臣工卧薪尝胆之日。而因循粉饰，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。非陛下大破常格，鼓舞豪杰心，天下事未知所终也。陛下昧爽临朝，寒暑靡辍，政非不勤，然鸿胪引奏，跪拜起立，如傀儡登场已耳。请按祖宗制，唱六部六科，则六部六科以次白事，纠弹敷奏，陛下与辅弼大臣面裁决焉。则圣智日益明习，而百执事各有奋心。若仅揭帖一纸，长跪一诺，北面一揖，安取此鸳行豸绣、横玉腰金者为？经筵日讲，临御有期，学非不讲，然侍臣进读，铺叙文辞，如蒙师诵说已耳。祖宗之朝，君臣相对，如家人父子。咨访军国重事，闾阎隐微，情形毕照，奸诈无所藏，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。若仅尊严如神，上下拱手，经传典谟徒循故事，安取此正笏垂绅、展书簪笔者为？且陛下既与群臣不洽，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辈，岂知帝王宏远规模？于是危如山海，而阁臣一出，莫挽偷安之习；惨如黔围，而抚臣坐视，不闻严谴之施。近日举动，尤可异者。邹元标去位，冯从吾杜门，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。空人国以营私

窟，几似浊流之投；詈道学以逐名贤，有甚伪学之禁。唐、宋末季，可为前鉴。”疏入，忠贤屏不即奏。乘帝观剧，摘疏中“傀儡登场”语，谓比帝于偶人，不杀无以示天下，帝颔之。一日，讲筵毕，忠贤传旨，廷杖震孟八十。首辅叶向高在告，次辅韩爌力争。会庶吉士郑鄆疏复入，内批俱贬秩调外。言官交章论救，不纳。震孟亦不赴调而归。六年冬，太仓进士顾同寅、生员孙文豸坐以诗悼惜熊廷弼，为兵马司缉获。御史门克新指为妖言，波及震孟，与编修陈仁锡、庶吉士郑鄆并斥为民。

崇祯元年以侍读召。改左中允，充日讲官。三年春，辅臣定逆案者相继去国，忠贤遗党王永光辈日乘机报复，震孟抗疏纠之。帝方眷永光，不报。震孟寻进左谕德，掌司经局，直讲如故。五月，复上疏曰：“群小合谋，欲借边才翻逆案。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，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。今有平生无耻，惨杀名贤之吕纯如，且藉奥援思辩雪。永光为六卿长，假窃威福，倒置用舍，无事不专而济以狠，发念必欺而饰以朴，以年例大典而变乱祖制，以考选盛举而摈斥清才。举朝震恐，莫敢讼言。臣下雷同，岂国之福！”帝令指实再奏。震孟言：“杀名贤者，故吏部郎周顺昌。年例则抑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，考选则摈中书舍人陈士奇、潘有功是也。”永光窘甚，密结大奄王永祚谓士奇出姚希孟门，震孟，希孟舅也。帝心疑之。永光辩疏得温旨，而责震孟任情牵诋。然群小翻案之谋亦由是中沮。

震孟在讲筵，最严正。时大臣数逮系，震孟讲《鲁论》“君使臣以礼”一章，反覆规讽，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、侍郎胡世赏于狱。帝尝足加于膝，适讲《五子之歌》，至“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”，以目视帝足，帝即袖掩之，徐为引下。时称“真讲官”。既忤权臣，欲避去。出封益府，便道归，遂不复出。

五年，即家擢右庶子。久之，进少詹事。初，天启时，诏修《光宗实录》，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艱危及“妖书”“挺击”诸事，直笔无所阿。其后忠贤盗柄，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。忠贤使其党重修，是非倒置。震孟摘尤谬者数条，疏请改正。帝特御平台，召廷臣面议，卒为温体仁、王应熊所沮。

八年正月，贼犯凤阳皇陵。震孟历陈致乱之源，因言：“当事诸臣，不能忧国奉公，一统之朝，强分畛域，加膝坠渊，总由恩怨。数年来，振纲肃纪者何事，推贤用能者何人，安内攘外者何道，富国强兵者何策？陛下宜奋然一怒，发哀痛之诏，按失律之诛，正误国之罪，行抚绥之实政，宽闾阎之积逋。先收人心以遏寇盗，徐议浚财之源，毋徒竭泽而渔。尽斥患得患失之鄙夫，广集群策群力以定乱，国事庶有瘳乎！”帝优旨报之，然亦不能尽行也。

故事，讲筵不列《春秋》。帝以有裨治乱，令择人进讲。震孟，《春秋》名家，为体仁所忌，隐不举。次辅钱士升指及之，体仁佯惊曰：“几失此人！”遂以其名上。及进讲，果称帝旨。

六月，帝将增置阁臣，召廷臣数十人，试以票拟。震孟引疾不入，体仁方在告。七月，帝特擢震孟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预政。两疏固辞，不许。阁臣被命，即投刺司礼大奄，兼致仪状，震孟独否。掌司礼者曹化淳，故属王安从奄，雅慕震孟，令人辗转道意，卒不往。震孟既入直，体仁每拟旨必商之，有所改必从，喜谓人曰：“温公虚怀，何云奸也？”同官何吾驺曰：“此人机深，讵可轻信？”越十余日，体仁窥其疏，所拟不当，辄令改，不从，则径抹去。震孟大愠，以诸疏擲体仁前，体仁亦不顾。

都给事中许誉卿者，故劾忠贤有声，震孟及吾驄欲用为南京太常卿。体仁忌誉卿伉直，讽吏部尚书谢升劾其与福建布政使申绍芳营求美官。体仁拟以贬谪，度帝欲重拟必发改，已而果然。遂拟斥誉卿为民，绍芳提问。震孟争之不得，弗然曰：“科道为民，是天下极荣事，赖公玉成之。”体仁遽以闻。帝果怒，责吾驄、震孟徇私挠乱。吾驄罢，震孟落职闲住。

方震孟之拜命也，即有旨撤镇守中官。及次辅王应熊之去，忌者谓震孟为之。由是有譖其居功者，帝意遂移。震孟刚方贞介，有古大臣风，惜三月而斥，未竟其用。

归半岁，会甥姚希孟卒，哭之恸，亦卒。廷臣请恤，不允。十二年，诏复故官。十五年，赠礼部尚书，赐祭葬，官一子。福王时，追谥文肃。二子秉、乘。乘遭国变，死于难。

周炳谟，字仲觐，无锡人。父子义，嘉靖中庶吉士，万历中仕至吏部侍郎，卒谥文恪。炳谟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当重修《光宗实录》时，炳谟已先卒。崇祯初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文简。父子皆以学行称于世。

蒋德璟，字申葆，晋江人。父光彦，江西副使。德璟，天启二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

崇祯时，由侍读历迁少詹事，条奏救荒事宜。寻擢礼部右侍郎。时议限民田，德璟言：“民田不可夺，而足食莫如贵粟。北平、山、陕、江北诸处，宜听民开垦，及课种桑枣，修农田水利。府县官考满，以是为殿最。至常平义仓，岁输本色，依令甲行之足矣。”十四年春，杨嗣昌卒于军，命九卿议罪。德璟议曰：“嗣昌倡聚敛之议，加剿饷、练饷，致天下民穷财尽，胥为盗，又匿失事，饰首功。宜按仇鸾事，追正其罪。”不从。

十五年二月，耕藉礼成，请召还原任侍郎陈子壮、祭酒倪元璐等，帝皆录用。六月，廷推阁臣，首德璟。入对，言边臣

须久任，蓟督半载更五人，事将益废弛。帝曰：“不称当更。”
“对曰：“与其更于后，曷若慎于初。”帝问：“天变何由弭？”
对曰：“莫如拯百姓。近加辽饷千万，练饷七百万，民何以堪！
祖制，三协止一督、一抚、一总兵，今增二督、三抚、六总兵，
又设副将数十人，权不统一，何由制胜！”帝颔之。首辅周延
儒尝荐德璟渊博，可备顾问，文体华贍，宜用之代言。遂擢德
璟及黄景昉、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同入直。延儒、
甡各树门户，德璟无所比。性鲠直，黄道周召用，刘宗周免罪，
德璟之力居多。开封久被围，自请驰督诸将战，优诏不允。

明年，进《御览备边册》，凡九边十六镇新旧兵食之数，及
屯、盐、民运、漕粮、马价悉志焉。已，进《诸边抚赏册》
及《御览简明册》。帝深嘉之。诸边土马报户部者，浮兵部过
半，耗粮居多，而屯田、盐引、民运，每镇至数十百万，一听
之边臣。天津海道输蓟、辽岁米豆三百万，惟仓场督臣及天津
抚臣出入，部中皆不稽核。德璟语部臣，合部运津运、各边民
运、屯、盐，通为计画，饷额可足，而加派之饷可裁。因复条
十事以责部臣，然卒不能尽厘也。

一日召对，帝语及练兵。德璟曰：“《会典》，高皇帝教练
军士，一以弓弩刀枪行赏罚，此练军法。卫所总、小旗补役，
以枪胜负为升降。凡武弁比试，必骑射精娴，方准袭替，此练
将法。岂至今方设兵？”帝为悚然。又言：“祖制，各边养军
止屯、盐、民运三者，原无京运银。自正统时始有数万，迄万
历末，亦止三百余万。今则辽饷、练饷并旧饷计二千余万，而
兵反少于往时，耗蠹乃如此。”又言：“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，
计军四十万。畿内八府，军二十八万。又有中部、大宁、山东、
河南班军十六万。春秋入京操演，深得居重驭轻势。今皆虚冒。
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，嘉靖末，始募兵，遂置军不用。至

加派日增，军民两困。愿宪章二祖，修复旧制。”帝是之，而不果行。

十七年，户部主事蒋臣请行钞法，言岁造三千万贯，一贯价一两，岁可得银三千万两。侍郎王鰲永赞行之。帝特设内宝钞局，昼夜督造，募商发卖，无一人应者。德璟言：“百姓虽愚，谁肯以一金买一纸。”帝不听。又因局官言，责取桑穰二百万斤于畿辅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。德璟力争，帝留其揭不下，后竟获免。先以军储不足，岁金畿辅、山东、河南富户，给值令买米豆输天津，多至百万，民大扰。德璟因召对面陈其害，帝即令拟谕罢之。

二月，帝以贼势渐逼，令群臣会议，以二十二日奏闻。都御史李邦华密疏云辅臣知而不敢言。翼日，帝手其疏问何事。陈演以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议对，帝取视默然。德璟从旁力赞，帝不答。

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。德璟拟旨：“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，致民穷祸结，误国良深。”帝不悦，诘曰：“聚敛小人谁也？”德璟不敢斥嗣昌，以故尚书李待问对。帝曰：“朕非聚敛，但欲练兵耳。”德璟曰：“陛下岂肯聚敛。然既有旧饷五百万，新饷九百余万，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，臣部实难辞责。且所练兵马安在？蓟督练四万五千，今止二万五千。保督练三万，今止二千五百；保镇练一万，今止二百；若山、永兵七万八千，蓟、密兵十万，昌平兵四万，宣大、山西及陕西三边各二十余万，一经抽练，原额兵马俱不问，并所抽亦未练，徒增饷七百余万，为民累耳。”帝曰：“今已并三饷为一，何必多言！”德璟曰：“户部虽并为一，州县追比，仍是三饷。”帝震怒，责以朋比。德璟力辩，诸辅臣为申救。尚书倪元璐以钞饷乃户部职，自引咎，帝意稍解。明日，德璟具疏引罪。

帝虽旋罢练饷，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。给事中汪惟效、检讨傅鼎铨等交章乞留，不听。德璟闻山西陷，未敢行。及知廷臣留己，即辞朝，移寓外城。贼至，得亡去。

福王立于南京，召入阁。自陈三罪，固辞。明年，唐王立于福州，与何吾驺、黄景昉并召。又明年以足疾辞归。九月，王事败，而德璟适病笃，遂以是月卒。

黄景昉，字太稚，亦晋江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由庶吉士历官庶子，直日讲。崇祯十一年，帝御经筵，问用人之道。景昉言“近日考选不公，推官成勇、硃天麟廉能素著，乃不得预清华选。”又言“刑部尚书郑三俊四朝元老，至清无俦，不当久系狱。”退复上章论之，三俊旋获释，勇等亦俱改官。

景昉寻进少詹事。尝召对，言：“近撤还监视中官高起潜，关外辄闻警报，疑此中有隐情。臣家海滨，见沿海将吏每遇调发，即报海警，冀得复留。触类而推，其情自见。”帝颔之。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。时庶常停选已久，景昉具疏请复，又请召还修撰刘同升、编修赵士春，皆不报。

十五年六月召对称旨，与蒋德璟、吴甡并相。明年并加太子少保，改户部尚书、文渊阁。南京操江故设文武二员，帝欲裁去文臣，专任诚意伯刘孔昭。副都御史惠世扬迟久不至，帝命削其籍。景昉俱揭争，帝不悦，遂连疏引归。唐王时，召入直，未几，复告归。国变后，家居十数年始卒。

方岳贡，字四长，谷城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，进郎中。历典仓库，督永平粮储，并以廉谨闻。

崇祯元年，出为松江知府。海滨多盗，捕得辄杖杀之。郡东南临大海，飓潮冲击，时为民患，筑石堤二十里许，遂为永利。郡漕京师数十万石，而诸仓乃相距五里，为筑城垣护之，名曰“仓城”。他救荒助役、修学课士，咸有成绩，举卓异者

数矣。薛国观败，其私人上海王陞彦下吏，素有隙，因言岳贡尝馈国观三千金，遂被逮。士民诣阙讼冤，巡抚黄希亦白其诬，下法司讞奏。一日，帝晏见辅臣，问：“有一知府积俸十余年，屡举卓异者谁也？”蒋德璟以岳贡对。帝曰：“今安在？”德璟复以陞彦株连对，帝颌之。法司讞上，言行贿无实迹，宜复官。帝奖其清执，报可。

无何，给事中方士亮荐岳贡及苏州知府陈洪谧，乃擢山东副使兼右参议，总理江南粮储。所督漕艘，如期抵通州。帝大喜。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监司五人，岳贡与焉。帝趣使入对，见于平台，问为政何先，对曰：“欲天下治平，在择守令；察守令贤否，在监司；察监司贤否，在巡方；察巡方贤否，在总宪。总宪得人，御史安敢以身试法。”帝善之，赐食，日晡乃出。越六日，即超擢左副都御史。尝召对，帝适以事诘吏部尚书李遇知。遇知曰：“臣正纠驳。”岳贡曰：“何不即题参？”深合帝意。翼日，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时十六年十一月也。故事，阁臣无带都御史衔者，自岳贡始。

岳贡本吏材。及为相，务勾检簿书，请核赦前旧赋，意主搜括，声名甚损。十七年二月命以户、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、屯田、练兵诸务，驻济宁。已而不行。

李自成陷京师，岳贡及邱瑜被执，幽刘宗敏所。贼索银，岳贡素廉，贫无以应，拷掠备至。搜其邸，无所有，松江贾人为代输千金。四月朔日与瑜并释。十二日，贼既杀陈演等，令监守者并杀二人，监守者奉以纆，二人并缢死。

邱瑜，宜城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授检讨。崇祯中，屡迁少詹事。襄阳陷，瑜上恤难宗、择才吏、旌死节、停催征、苏邮困、禁劳役六事。帝采纳焉。历礼部左右侍郎。因召对，言：“督师孙传庭出关，安危所系，慎勿促之轻出。俾镇定关

中，犹可号召诸将，相机进剿。”帝不能从。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同范景文入阁。都城陷，受拷掠者再，搜获止二千金，既而被害。

瑜子之陶，年少有干略。李自成陷宜城，瑜父民忠骂贼而死。之陶被获，用为兵政府从事，寻以本府侍郎守襄阳。襄阳尹牛全，贼相金星子，其倚任不如也。之陶以蜡丸书贻传庭曰：“督师与之战，吾诡言左镇兵大至，摇其心，彼必返顾。督师击其后，吾从中起，贼可灭也。”传庭大喜，报书如其言，为贼逻者所得。传庭恃内应，连营前进，之陶果举火，报左兵大至。自成验得其诈，召而示以传庭书，责其负己。之陶大骂曰：“吾恨不斩汝万段，岂从汝反耶！”贼怒，支解之。

赞曰：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，辅相至五十余人。其克保令名者，数人而已，若标等是也。基命能推轂旧辅以定危难，震孟以风节显，德璟谄悉旧章。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，所谓侃然体国，执正不惧，斟酌时宜，时献微益者乎。至于扶危定倾，殆非易言也。呜呼，国步方艰，人材亦与俱尽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

杨嗣昌 吴甡

杨嗣昌，字文弱，武陵人。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改除杭州府教授。迁南京国子监博士，累进户部郎中。天启初，引疾归。

崇祯元年，起河南副使，加右参政，移霸州。四年，移山海关饬兵备。父鹤，总督陕西被逮，嗣昌三疏请代，得减死。五年夏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永平、山海诸处。嗣昌父子不附奄，无嫌于东林。侍郎迁安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，其乡人为讼冤。嗣昌以部民故，闻于朝，给事中姚思孝驳之，自是与东林郤。

七年秋，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。时中原饥，群盗蜂起，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，以解散其党。又六疏陈边事，多所规画。帝异其才。以父忧去，复遭继母丧。

九年秋，兵部尚书张凤翼卒，帝顾廷臣无可任者，即家起嗣昌。三疏辞，不许。明年三月抵京，召对。嗣昌通籍后，积岁林居，博涉文籍，多识先朝故事，工笔札，有口辨。帝与语，大信爱之。凤翼故柔靡，兵事无所区画。嗣昌锐意振刷，帝益以为能。每对必移时，所奏请无不听，曰：“恨用卿晚。”嗣昌乃议大举平贼。请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正，四巡抚分剿而专防；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

隅，六巡抚分防而协剿；是谓十面之网。而总督、总理二臣，随贼所向，专征讨。福建巡抚熊文灿者，讨海贼有功，大言自诡足办贼。嗣昌闻而善之。会总督洪承畴、王家桢分驻陕西、河南。家桢故庸材，不足任，嗣昌乃荐文灿代之。因议增兵十二万，增饷二百八十万。其措饷之策有四，曰因粮，曰溢地，曰事例，曰驿递。因粮者，因旧额之粮，量为加派，亩输粮六合，石折银八钱，伤地不与，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；溢地者，民间土田溢原额者，核实输赋，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；事例者，富民输资为监生，一岁而止；驿递者，前此邮驿裁省之银，以二十万充饷。议上，帝乃传谕：“流寇延蔓，生民涂炭，不集兵无以平寇，不增赋无以饷兵。勉从廷议，暂累吾民一年，除此腹心大患。其改因粮为均输，布告天下，使知为民去害之意。”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，诏抚按饬行。

贼攻淅川，左良玉不救，城陷。山西总兵王忠援河南，称疾不进，兵噪而归。嗣昌请逮戮失事诸帅，以肃军令，遂逮忠及故总兵张全昌。良玉以六安功，落职戴罪自赎。

嗣昌既建“四正六隅”之说，欲专委重文灿，文灿顾主抚议，与前策牴牾。帝谯让文灿，嗣昌亦心望。既已任之，则曲为之解，乃上疏曰：“网张十面，必以河南、陕西为杀贼之地。然陕有李自成、惠登相等，大部未能剿绝，法当驱关东贼不使合，而使陕抚断商、雒，郟抚断郟、襄，安抚断英、六，凤抚断亳、颍，而应抚之军出灵、陕，保抚之军渡延津。然后总理提边兵，监臣提禁旅，豫抚提陈永福诸军，并力合剿。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，则秦督提曹变蛟等出关协击。期三月尽诸剧寇。巡抚不用命，立解其兵柄，简一监司代之；总兵不用命，立夺其帅印，简一副将代之；监司、副将以下，悉以尚方剑从事。则人人效力，何贼不平。”乃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

之期。帝可其奏。

是时，贼大入四川，朝士尤洪承畴纵贼。嗣昌因言于帝曰：“熊文灿在事三月，承畴七年不效。论者绳文灿急，而承畴纵寇莫为言。”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，变色曰：“督、理二臣但责成及时平贼，奈何以久近藉之口！”嗣昌乃不敢言。文灿既主抚议，所加饷天子遣一侍郎督之，本藉以剿贼，文灿悉以资抚。帝既不复诘，廷臣亦莫言之。

至明年三月，嗣昌以灭贼逾期，疏引罪，荐人自代。帝不许，而命察行间功罪，乃上疏曰：“洪承畴专办秦贼，贼往来秦、蜀自如，剿抚俱无功，不免于罪。熊文灿兼办江北、河南、湖广贼，抚刘国能、张献忠，战舞阳、光山，剿抚俱有功，应免罪。诸巡抚则河南常道立、湖广余应桂有功，陕西孙传庭、山西宋贤、山东颜继祖、保定张其平、江南张国维、江西解学龙、浙江喻思恂有劳，鄖阳戴东旻无功过，凤阳硃大典、安庆史可法宜策励图功。总兵则河南左良玉有功，陕西曹变蛟、左光先无功，山西虎大威、山东倪宠、江北牟文绶、保定钱中选有劳无功，河南张任学、宁夏祖大弼无功过。承畴宜遣逮，因军民爱戴，请削宫保、尚书，以侍郎行事。变蛟、光先贬五秩，与大弼期五月平贼，逾期并承畴逮治。大典贬三秩，可法戴罪自赎。”议上，帝悉从之。

嗣昌既终右文灿，而文灿实不知兵。既降国能、献忠，谓抚必可恃。嗣昌亦阴主之，所请无不曲徇，自是不复言“十面张网”之策矣。是月，帝御经筵毕，嗣昌奏对有“善战服上刑”等语，帝怫然，诘之曰：“今天下一统，非战国兵争比。小丑跳梁，不能伸大司马九伐之法，奈何为是言？”嗣昌惭。

当是时，流贼既大炽，朝廷又有东顾之忧，嗣昌复阴主互市策。适太阴掩荧惑，帝减膳修省，嗣昌则历引汉永平、唐元和、

宋太平兴国事，盖为互市地云。给事中何楷疏驳之，给事中钱增、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，帝不问。

六月，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，仍掌兵部事。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，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，于是楷、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，修撰刘同升、编修越士春继之。帝怒，并镌三级，留翰林。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，遂镌道周六级，并同升、士春皆谪外。已而南京御史成勇、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，亦获谴。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。

我大清兵入墙子岭、青口山，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方醉，不能军，败死。京城戒严，召卢象升帅师入卫。象升主战，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，议不合，交恶。编修杨廷麟劾嗣昌误国，嗣昌怒，改廷麟职方主事监象升军，而戒诸将毋轻战。诸将本恇怯，率藉口持重观望，所在列城多破。嗣昌据军中报，请旨授方略。比下军前，则机宜已变，进止乖违，疆事益坏云。象升既阵亡，嗣昌亦贬三秩，戴罪视事。

十二年正月，济南告陷，德王被执，游骑北抵兖州。二月，大清兵北旋，给事中李希沆言：“圣明御极以来，北兵三至。己巳之罪未正，致有丙子；丙子之罪未正，致有今日。”语侵嗣昌。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，请用丁汝夔、袁崇焕故事。帝怒，希沆贬秩，志举夺官。初，帝以嗣昌才而用之，非廷臣意，知其必有言，言者辄斥。嗣昌既有罪，帝又数逐言官，中外益不平。嗣昌亦不自安，屡疏引罪，乃落职冠带视事。未几，以叙功复之。

先是，京师被兵，枢臣皆坐罪。二年，王洽下狱死，复论大辟。九年，张凤翼出督师，服毒死，犹削籍。及是，亡七十余城，而帝眷嗣昌不衰。嗣昌乃荐四川巡抚傅宗龙自代。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，分五等：曰守边失机，曰残破城邑，

曰失陷藩封，曰死亡主帅，曰纵敌出塞。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、分监孙茂霖，巡抚则顺天陈祖苞、保定张其平、山东颜继祖，总兵则蓟镇吴国俊、陈国威，山东倪宠，援剿祖宽、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，至州县有司，凡三十六人，同日弃市。而嗣昌贬削不及，物议益哗。

当戒严时，廷臣多请练边兵。嗣昌因定议：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，三总兵各练万，总督练三万，以二万驻怀来，一万驻阳和，东西策应。余授镇监、巡抚以下分练。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临兆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，五总兵各练万，总督练三万，以二万驻固原，一万驻延安，东西策应。余授巡抚、副将以下分练。辽东、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，五总兵各练万，总督练五万，外自锦州，内抵居庸，东西策应。余授镇监、巡抚以下分练。汰通州、昌平督治二侍郎，设保定一总督，合畿辅、山东、河北兵，得十五万七千有奇，四总兵各练二万，总督练三万，北自昌平，南抵河北，闻警策应。余授巡抚以下分练。又以畿辅重地，议增监司四人。于是大名、广平、顺德增一人，真定、保定、河间各一人。蓟辽总督下增监军三人。议上，帝悉从之。嗣昌所议兵凡七十三万有奇，然民流饷绌，未尝有实也。

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，府汰通判，设练备，秩次守备，州汰判官，县汰主簿，设练总，秩次把总，并受辖于正官，专练民兵。府千，州七百，县五百，捍乡土，不他调。嗣昌以势有缓急，请先行畿辅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，从之。于是有练饷之议。初，嗣昌增剿饷，期一年而止。后饷尽而贼未平，诏征其半。至是，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。帝虑失信，嗣昌曰：“无伤也，加赋出于土田，土田尽归有力家，百亩增银三四钱，稍抑兼并耳。”大学士薛国观、程国祥皆赞之。于是剿饷外复增

练饷七百三十万。论者谓：“九边自有额饷，概予新饷，则旧者安归？边兵多虚额，今指为实数，饷尽虚糜，而练数仍不足。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，故有抽练之议，抽练而其余遂不问。且抽练仍虚文，边防愈益弱。至州县民兵益无实，徒糜厚饷。”以嗣昌主之，事钜莫敢难也。神宗未增赋五百二十万，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，总名辽饷。至是，复增剿饷、练饷，额溢之。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，民不聊生，益起为盗矣。

五月，熊文灿所抚贼张献忠反谷城，罗汝才等九营皆反。八月，傅宗龙抵京，嗣昌解部务，还内阁。未几，罗汝才英山败书闻。帝大惊，诏逮文灿。特旨命嗣昌督师，赐尚方剑，以便宜诛赏。九月朔，召见平台。嗣昌曰：“君言不宿于家，臣朝受命，夕启行，军资甲仗望敕所司湔发。”帝悦，曰：“卿能如此，朕复何忧。”翊日，赐白金百、大红絺丝四表里、斗牛衣一、赏功银四万、银牌千五百、币帛千。嗣昌条七事以献，悉报可。四日召见赐宴，手觞三爵，御制赠行诗一章。嗣昌跪诵，拜且泣。越二日，陛辞，赐膳。二十九日抵襄阳，入文灿军。文灿就逮，嗣昌犹为疏辩云。

十月朔，嗣昌大誓三军，督理中官刘元斌，湖广巡抚方孔炤，总兵官左良玉、陈洪范等毕会。贼贺一龙等掠叶，围沈丘，焚项城之郭，寇光山。副将张琮、刁明忠率京军逾山行九十里，及其巢。先驱射贼，殪绛袍而驰者二人，追奔四十里，斩首千七百五十。嗣昌称诏颁赐。十一月，兴世王王国宁以众千人来归，受之于襄阳，处其妻子樊城。表良玉平贼将军。诸将积骄玩，无斗志。献忠、罗汝才、惠登相等八营遁郟阳、兴安山间，掠南漳、谷城、房、竹山、竹溪。嗣昌鞭刁明忠，斩监军金事殷大白以徇。檄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、罗万邦剿汝才、登相，全军覆于香油坪。嗣昌劾逮孔炤，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

监纪，从之。

当是时，李自成潜伏陕右，贺一龙、左金王等四营跳梁汉东，嗣昌专剿献忠。献忠屡败于兴安，求抚，不许。其党托天王常国安、金翅鹏刘希原来降，献忠走入川，良玉追之。嗣昌牒令还，良玉不从。十三年二月七日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、李国奇夹击献忠于玛瑙山，大破之，斩馘三千六百二十，坠岩谷死者无算。其党扫地王曹威等授首，十反王杨友贤率众降。是月也，帝念嗣昌，发银万两犒师，赐斗牛衣、良马、金鞍各二。使者甫出国门，而玛瑙山之捷至，大悦，再发银五万，币帛千犒师。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而湖广将张应元、汪之凤败贼水石坝，获其军师。四川将张令、方国安败之千江河。李国奇、贺人龙等败之寒溪寺、盐井。川、陕、湖广诸将毕集，复连败之黄墩、木瓜溪，军声大振。汝才、登相求抚，献忠持之，敛兵南漳、远安间，杀安抚官姚宗中，走大宁、大昌，犯巫山，为川中患。献忠遁兴安、平利山中，良玉围而不攻，贼得收散亡，由兴安、房县走白羊山而西，与汝才等合。嗣昌以群贼合，其势复张，乃由襄阳赴夷陵，扼其要害。帝念嗣昌行间劳苦，赐敕发赏功银万，赐鞍马二。罢郧阳抚治王鰲永，诏废将猛如虎军前立功。黄得功、宋纪大破贼商城，贺一龙五大部降而复叛。郑嘉栋、贺人龙大破汝才、登相开县。汝才偕小秦王东奔，登相越开县而西，自是二贼始分。

当是时，诸部土马居山谷，罹炎暑瘴毒，物故十二三。京兵之在荆门、云南兵之在简坪、湖广兵之在马蝗坡者，久屯思归，夜亡多。关河大旱，人相食，土寇蜂起，陕西襄开远、河南李际遇为之魁，饥民从之，所在告警。嗣昌以闻。帝发帑金五万，营医药，责诸将进兵。而陕之长武，川之新宁、大竹，湖广之罗田又相继报陷。嗣昌乃下招抚令，为谕帖万纸，散之

贼中。七月，监军孔贞会等大破汝才丰邑坪。其党混世王、小秦王率其下降，贼魁整十万及登相、王光恩亦相继降，于是群贼尽萃于蜀中。嗣昌遂入川，以八月泛舟上，谓川地厄塞，诸军合而蹙之，可尽殄。而人龙以秦师自开县噪而西归，应元等败绩于夔之土地岭，献忠势复张，汝才与之合。闻督师西，遂急趋大昌，犯观音岩，守将邵仲光不能御，遂突净壁，陷大昌。嗣昌斩仲光，劾逮四川巡抚邵捷春。贼遂渡河至通江，嗣昌至万县。贼攻巴州不下，嗣昌至梁山，檄诸将分击。贼已陷剑州，趋保宁，将由间道入汉中。赵光远、贺人龙拒之，贼乃转掠，陷梓潼、昭化，抵绵州，将趋成都。十一月，嗣昌至重庆。贼攻罗江，不克，走绵竹。嗣昌至顺庆，诸将不会师。贼转掠至汉州，去中江百里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，贼遂纵掠什邡、绵竹、安县、德阳、金堂间，所至空城而遁，全蜀大震。贼遂由水道下简州、资阳。嗣昌征诸将合击，皆退缩。屡征良玉兵，又不至。贼遂陷荣昌、永川。十二月，陷泸州。

自贼再入川，诸将无一邀击者。嗣昌虽屡檄，令不行。其在重庆也，下令赦汝才罪，降则授官，惟献忠不赦，擒斩者赉万金，爵侯。翌日，自堂皇至庖湍，遍题“有斩督师献者，赉白金三钱”，嗣昌骇愕，疑左右皆贼，勒三日进兵。会雨雪道断，复戒期。三檄人龙，不奉令。初，嗣昌表良玉平贼将军，良玉浸骄，欲贵人龙以抗之。既以玛瑙山功不果，人龙愠，反以情告良玉，良玉亦愠，语载良玉、人龙传。

嗣昌虽有才，然好自用，躬亲簿书，过于繁碎。军行必自裁进止，千里待报，坐失机会。王鳌永尝谏之，不纳。及鳌永罢官，上书于朝曰：“嗣昌用师一年，荡平未奏，此非谋虑之不长，正由操心之太苦也。天下事，总挈大纲则易，独周万目则难。况贼情瞬息更变，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，尽出嗣昌一人，

文牒往返，动逾旬月，坐失事机，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。其间能自出奇者，惟玛瑙山一役。若必遵督辅号令，良玉当退守兴安，无此捷矣。臣以为陛下之任嗣昌，不必令其与诸将同功罪，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。嗣昌之驭诸将，不必人人授以机宜，但核其机宜之当否，则嗣昌心有余闲，自能决奇制胜。何至久延岁月，老师糜饷为哉？”先是，嗣昌以诸将进止不一，纳幕下评事元吉言，用猛如虎为总统，张应元副之。比贼入泸州，如虎及贺人龙、赵光远军至，贼复渡南溪，越成都，走汉州、德阳、绵州、剑州、昭化至广元，又走巴州、达州。诸军疲极，惟如虎军蹶其后。十四年正月，嗣昌知贼必出川，遂统舟师下云阳，檄诸军陆行追贼。人龙军既噪而西，顿兵广元不进，所恃惟如虎。比与贼战开县、黄陵城，大败，将士死亡过半。如虎突围免，马骡关防尽为贼有。

初，贼窜南溪，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，扼归路以待贼。嗣昌檄诸军蹶贼疾追，不得拒贼远，令他逸。诸将乃尽从泸州逐后尘。贼折而东返，归路尽空，不可复遏，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。贼遂下夔门，抵兴山，攻当阳，犯荆门。嗣昌至夷陵，檄良玉兵，使十九返。良玉撤兴、房兵趋汉中，若相避然。贼所至，烧驿舍，杀塘卒，东西消息中断。郧阳抚治袁继咸闻贼至当阳，急谋发兵。献忠令汝才与相持，而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，杀督师使者于道，取军符。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阳近郊，用二十八骑持军符先驰呼城门督师调兵，守者合符而信，入之。夜半从中起，城遂陷。

献忠缚襄王置堂下，属之酒，曰：“吾欲断杨嗣昌头，嗣昌在远。今借王头，俾嗣昌以陷藩伏法。王努力尽此酒。”遂害之。未几，渡汉水，走河南，与贺一龙、左金王诸贼合。嗣昌初以襄阳重镇，仞深沟方洫而三环之，造飞梁，设横互，

陈利兵而讥诃，非符要合者不得渡。江、汉间列城数十，倚襄阳为天险，贼乃出不意而破之。嗣昌在夷陵，惊悸，上疏请死，下至荆州之沙市，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，福王遇害，益忧惧，遂不食。以三月朔日卒，年五十四。

廷臣闻襄阳之变，交章论列，而嗣昌已死矣。继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，其子则以病卒报，莫能明也。帝甚伤悼之，命丁启睿代督师。传谕廷臣：“辅臣二载辛劳，一朝毕命，然功不掩过，其议罪以闻。”定国公徐允禎等请以失陷城寨律议斩。上传制曰：“故辅嗣昌奉命督剿，无城守专责，乃诈城夜袭之檄，严饬再三，地方若罔闻知。及违制陷城，专罪督辅，非通论。且临戎二载，屡著捷功，尽瘁殒身，勤劳难泯。”乃昭雪嗣昌罪，赐祭，归其丧于武陵。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，既死，论临、蓝平盗功，进太子太傅。廷臣犹追论不已，帝终念之。后献忠陷武陵，心恨嗣昌，发其七世祖墓，焚嗣昌夫妇柩，断其尸见血，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。

吴甦，字鹿友，扬州兴化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历知邵武、晋江、潍县。天启二年征授御史。初入台，赵南星拟以年例出之，甦乃荐方震孺等，而追论崔文升、李可灼罪，遂得留。后又谏内操宜罢，请召还邹元标、冯从吾、文震孟，乃积与魏忠贤忤。七年二月削其籍。

崇祯改元，起故官。温体仁讪钱谦益，周延儒助之。甦恐帝即用二人，言枚卜大典当就廷推中简用，事乃止。时大治忠贤党，又值京察，甦言此辈罪恶非考功法所能尽，宜先定其罪，毋混察典。御史任赞化以劾体仁谪，甦论救，而力诋王永光媚珰，请罢黜。皆不纳。出按河南。妖人聚徒劫村落，甦遍捕贼魁诛之。奉命振延绥饥，因谕散贼党。帝闻，即命按陕西。劾大将杜文焕冒功，置之法。数为民请命，奏无不允。迁大理寺

丞，进左通政。

七年九月，超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甝历陈防御、边寇、练兵、恤民四难，及议兵、议将、议饷、议用人四事。每岁暮扼河防秦、豫贼，连三岁，无一贼潜渡，以闲修筑边墙。八年四月上疏言：“晋民有三苦：一苦凶荒，无计糊口；一苦追呼，无力输租；一苦杀掠，无策保全。由此悉为盗，请蠲最残破地十州县租。”帝即敕议行。户部请税间架，甝力争，弗听。其秋，我大清平察哈尔国，旋师略朔州，直抵忻、代，守将屡败。总督杨嗣昌遣副将自代州往侦，亦败走。甝镌五级，嗣昌及大同巡抚叶廷桂镌三级，俱戴罪视事。先是，定襄县地震者再，甝曰：“此必有东师也。”饬有司缮守具，已而果入。定襄以有备，独不被兵。山西大盗贺宗汉、刘浩然、高加计皆前巡抚戴君恩所抚，拥众自恣。甝阳为抚慰，而密令参将虎大威、刘光祚等图之，以次皆被歼。甝行军树二白旗，胁从及老弱妇女跪其下，即免死，全活甚众。在晋四年，军民戴若慈母。谢病归。

十一年二月，起兵部左侍郎。其冬，尚书杨嗣昌言边关戒严，甝及添注侍郎惠世杨久不至，请改推。帝怒，落职闲住。十三年冬起故官，明年命协理戎政。帝尝问京营军何以使练者尽精，汰者不哗，甝对曰：“京营边勇营万二千专练骑射，壮丁二万专练火器，廩给厚而技与散兵无异。宜行分练法，技精者，散兵拔为边勇，否则边勇降为散兵，壮丁亦然。老弱者汰补，革弊当以渐，不可使知有汰兵意。”帝然之。又问别立战营，能得堪战者五万否，甝对：“京营兵合堪战。承平日久，发兵剿贼，辄沿途雇充。将领利月饷，游民利剽馘，归营则本军复充伍。今练兵法要在选将，有战将自有战兵，五万非难。但法忌纷更，不必别立战营也。”帝顾兵部尚书陈新甲，令速

选将，而谕甝具疏以闻。赐果饵，拜谢出。

十五年六月，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周延儒再相，冯铨力为多，延儒许复其冠带。铨果以捐资振饥属抚按题叙，延儒拟优旨下户部。公议大沸，延儒患之。冯元飙为甝谋，说延儒引甝共为铨地，延儒默援之，甝遂得柄用。及延儒语铨事，甝唯唯，退召户部尚书傅淑训，告以逆案不可翻，寢其疏不覆。延儒始悟为甝给。延儒欲起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，甝力尼之。甝居江北，延儒居江南，各树党。延儒引用锦衣都督骆养性，甝持不可。后帝论诸司弊窦，甝言锦衣尤甚，延儒亦言缙骑之害，帝并纳之。

十六年三月，帝以襄阳、荆州、承天连陷，召对廷臣，隕涕谓甝曰：“卿向历岩疆，可往督湖广师。”甝具疏请得精兵三万，自金陵趋武昌，扼贼南下。帝方念湖北，览疏不悦，留中。甝请面对，帝御昭文阁，谕以所需兵多，猝难集。南京隔远，不必退守。甝奏：“左良玉跋扈甚，督师嗣昌九檄征兵，一旅不发。臣不如嗣昌，而良玉踞江、汉甚于曩时，臣节制不行，徒损威重。南京从襄阳顺流下，窥伺甚易，宜兼顾，非退守。”大学士陈演言：“督师出，则督、抚兵皆其兵。”甝言：“臣请兵，正为督、抚无兵耳。使臣束手待贼，事机一失，有不忍言者。”帝乃令兵部速议发兵。尚书张国维请以总兵唐通、马科及京营兵共一万畀甝，又言此兵方北征，俟敌退始可调。帝命姑俟之。甝屡请，帝曰：“徐之，敌退兵自集，卿独往何益？”逾月，延儒出督师，朝受命，夕启行。蒋德璟谓倪元璐曰：“上欲吴公速行，缓言相慰者，试之耳，观首辅疾趋可见。”甝卒迟回不肯行。部所拨唐通兵，演又请留，云关门不可无备。甝不得已，以五月辞朝。先一日出劳从骑，帝犹命中官赐银牌给赏，越宿忽下诏责其逗遛，命辍行入直。甝惶恐，

两疏引罪，遂许致仕。既行，演及骆养性交构之，帝益怒。至七月，亲鞫吴昌时，作色曰：“两辅臣负朕，朕待延儒厚，乃纳贿行私，罔知国法。命牲督师，百方延缓，为委卸地。延儒被纠，牲何独无？”既而曰：“朕虽言，终必无纠者，锦衣卫可宣牲候旨。”牲入都，敕法司议罪。十一月，遣戍金齿。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驰疏救，不从。

明年，行次南康，闻都城变。未几，福王立于南京，赦还，复故秩。吏部尚书张慎言议召用牲，为勋臣刘孔昭等所阻。国变后，久之，卒于家。

赞曰：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，问甲兵不知，于是嗣昌得以才显。然迄无成功者，得非功罪淆于爱憎，机宜失于遥制故耶？吴牲按山右有声，及为相，遂不能有为。进不以正，其能正邦乎？抑时势实难，非命世材，固罔知攸济也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一

王应熊 何吾驺 张至发 孔贞运 黄士俊 刘宇亮 薛国观
袁恺 程国祥 蔡国用 范复粹 方逢年 张四知等 陈演 魏藻德
李建泰

王应熊，字非熊，巴县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天启中，历官詹事，以忧归。

崇祯三年，召拜礼部右侍郎。明年冬，帝遣宦官出守边镇，应熊上言：“陛下焦劳求治，何一不倚信群臣，乃群臣不肯任劳任怨，致陛下万不获已，权遣近侍监理。书之青史，谓有圣明不世出之主，而群工不克仰承，直当愧死。且自神宗以来，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，有举《会典》律例告之者，反诟为申、韩刑名。近日诸臣之病，非临事不担当之故，乃平时未讲求之过也；亦非因循于夙习之故，实愆忘于旧章之过也。”语皆迎帝意，遂蒙眷注。尝酗酒，诟尚书黄汝良，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劾，汝良为之隐，乃解。五年，进左侍郎，元飙发其贪污状，帝不省。

应熊博学多才，熟谙典故，而性谿刻强很，人多畏之。周延儒、温体仁援以自助，咸与亲善。及延儒罢，体仁援益力。六年冬，廷推阁臣，应熊望轻不与，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何吾驺并入参机务。命下，朝野胥骇。给事中章正宸劾之曰：“应熊强愎自张，纵横为习，小才足覆短，小辨足济贪，今大用，必且芟除异己，报复恩仇，混淆毁誉。况狼籍封

靡，沦于市行。愿收还成命，别选忠良。且讹言谓左右先容，由他途以进，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驰骋而起，为圣德累不小。

“帝大怒，下正宸诏狱，削籍归。有劝应熊为文彦博者，应熊拂然，佯具疏引退，语多愤激。屡为给事中范淑泰、御史吴履中所攻，帝皆不问。

八年正月，流贼陷凤阳，毁皇陵。巡抚杨一鹏，应熊座主；巡按吴振纓，体仁姻也。二人恐帝震怒，留一鹏、振纓疏未上，俟恢复报同奏之，遂拟旨令抚按戴罪。主事郑尔说、胡江交章诋应熊、体仁朋比误国，帝怒谪二人，而给事中何楷、许誉卿、范淑泰，御史张缙曾、吴履中、张肯堂言之不已。淑泰言：“一鹏《恢复疏》以正月二十一日，《核察失事情形疏》以正月二十八日，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复者哉？应熊改填月日，欺诳之罪难辞。”且劾其他受贿事。帝顾应熊厚，皆不听，而镌楷、缙曾秩，慰谕应熊。应熊亦屡疏辩，谓：“座主门生，谊不容薄，敢辞比之名。票拟实臣起草，敢辞误之罪。”楷益愤，屡疏纠之，最后复疏言：“故事，奏章非发抄，外人无由闻；非奉旨，邸报不许抄传。臣疏六月初十日上，十四日始奉明旨，应熊乃于十三日奏辩，旨尚未下，应熊何由知？臣不解者一。且旨下必由六科抄发。臣疏十四日下，而百户赵光修先送锦衣堂上官，则疏可不由科抄矣。臣不解者二。”应熊始惧，具疏引罪。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书七人于狱。狱具，家人戍边，中书贬二秩。应熊乃屡疏乞休去，乘传赐道里费，行人护行。帝亦知应熊不协人望，特己所拔擢，不欲以人言去也。

十二年遣官存问。其弟应熙横于乡，乡人诣阙击登闻鼓，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，赃一百七十余万，词连应熊。诏下抚按勘究。会应熊复召，事得解。

时延儒再相，患言者攻己，独念应熊刚很，可藉以制之，

力言于帝。十五年冬，遣行人召应熊。明年六月，应熊未至，延儒已罢归。给事中龚鼎孳密疏言：“陛下召应熊，必因其秉国之日，众口交攻，以为孤立无党；孰知其同年密契，肺腑深联，恃延儒在也。臣去年入都，闻应熊贿延儒为再召计。延儒对众大言，至尊欲起巴县。巴县者，应熊也。未几，召命果下。以政本重地，私相援引，是延儒虽去犹未去，天下事何堪再误！”帝得疏心动，留未下。已而延儒被逮，不即赴，俟应熊至，始尾之行。一日，帝顾中官曰：“延儒何久不至？”对曰：“需王应熊先入耳。”帝益疑之。九月，应熊至，宿朝房。请入对，不许；请归田，许之，乃惭沮而返。

十七年三月，京师陷。五月，福王立于南京。八月，张献忠陷四川。乃改应熊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总督川、湖、云、贵军务，专办川寇。时川中诸郡，惟遵义未下，应熊入守之，缟素誓师，开幕府，传檄讨贼。明年奏上方略，请敕川陕、湖贵两总督，郧阳、湖广、贵州、云南四巡抚出师合讨，并劾四川巡抚马体乾纵兵淫掠，革职提问。命未达而南都亡，体乾居职如故。已而献忠死，诸将杨展等各据州县自雄，应熊不能制。其部将曾英最有功，复重庆，屡破贼兵。王祥亦出师綦江相犄角。祥才武不及英，而应熊委任过之。又明年十月，献忠余党孙可望、李定国等南走重庆，英战歿。可望袭破遵义，应熊遁入永宁山中，旋卒于毕节卫。一子阳禧，死于兵，竟无后。

何吾驺，香山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由庶吉士历官少詹事。崇祯五年，擢礼部右侍郎。六年十一月，加尚书，同王应熊入阁。温体仁久柄政，欲斥给事中许誉卿。已拟旨，文震孟争之，吾驺亦助为言。体仁讦奏，帝夺震孟官，兼罢吾驺。详见《震孟传》。

居久之，唐王自立于福州，召为首辅，与郑芝龙议事辄相

牴牾。闽疆既失，踉跄回广州。永明王以原官召之，为给事中金堡、大理寺少卿赵昱等所攻。引疾辞去，卒于家。

张至发，淄川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。历知玉田、遵化。行取，授礼部主事，改御史。时齐、楚、浙三党方炽，至发，齐党也，上疏陈内降之弊。因言：“陛下恶结党，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门户外。顷读科臣疏云：‘日来慰谕辅臣温旨，辅臣与司礼自相参定，方听御批。’果若人言，天下事尚可问耶？”语皆刺叶向高，帝不报。时言官争排东林，户部郎中李朴不平，抗疏争。至发遂劾朴背公死党，诋语欺君，帝亦不报。

寻出按河南。福王之籓洛阳，中使相望于道。至发以礼裁之，无敢横。宗禄不给，为置义田，以贍贫者。四十三年，豫省饥，请留饷备振，又请改折漕粮，皆报闻。还朝，引病归。

天启元年，进大理寺丞。三年请终养。魏忠贤党荐之，矫旨令吏部擢用，至发方养亲不出。

崇祯五年，起顺天府丞，进光禄卿。精核积弊，多所厘正，遂受帝知。八年春，迁刑部右侍郎。六月，帝将增置阁臣，以翰林不习世务，思用他官参之，召廷臣数十人，各授一疏，令拟旨。遂擢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与文震孟同入直。自世宗朝许赞后，外僚入阁，自至发始。

时温体仁为首辅，钱士升、王应熊、何吾驺次之。越二年，体仁辈尽去，至发遂为首辅。万历中，申时行、王锡爵先后柄政，大旨相绍述，谓之“传衣钵”。至发代体仁，一切守其所为，而才智机变逊之，以位次居首，非帝之所注也。尝简东宫讲官，摈黄道周，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刺。至发怒，两疏诋道周，而极颂体仁孤执不欺，复为编修吴伟业所劾。讲官项煜论至发把持考选，庇儿女姻任浚而抑成勇。至上章辩，帝遂逐煜去。

内阁中书黄应恩悍戾，体仁、至发辈倚任之，恃势恣横。

及为正字，不当复为东宫侍书，恐帝与太子开讲同日也。至发不谙故事，令兼之。应恩不能兼，讲官撰讲义送应恩缮录，拒不纳。检讨杨士聪论之，至发揭寝其疏，士聪复上书阁中，极论其事，至发终庇之。会复故总督杨鹤官，许给诰命，应恩当撰文。因其子嗣昌得君，力为洗雪。忤旨，将加罪，至发拟公揭救。同官孔贞运、傅冠曰：“曩许士柔事，吾辈未尝救，独救应恩何也？”至发拂然曰：“公等不救，我自救之。”连上三揭。帝不听，特降谕削应恩籍，嗣昌疏救，亦不听。无何，大理寺副曹荃发应恩赎请事，词连至发。至发愤，连疏请勘。帝虽优旨褒答，卒下应恩狱。至发乃具疏，自谓当去者三，而未尝引疾，忽得旨回籍调理，时人传笑，以为遵旨患病云。

至发颇清强。起自外吏，诸翰林多不服，又始终恶异己，不能虚公延揽。帝亦恶其泄漏机密，听之去。且不遣行人护行，但令乘传，赐道里费六十金、彩币二表里，视首辅去国彝典，仅得半焉。既归，捐赀改建淄城，赐敕优奖。俄以徽号礼成，遣官存问。十四年夏，帝思用旧臣，特敕召周延儒、贺逢圣及至发，独至发四疏辞。明年七月病歿。先屡加太子太傅、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及卒，赠少保，祭葬，廕子如制。

代至发为首辅者，孔贞运。代贞运者，刘宇亮。贞运，句容人，至圣十三代孙也。万历四十七年以殿试第二人授编修。天启中，充经筵展书官，纂修《两朝实录》。庄烈帝嗣位，贞运进讲《皇明宝训》，称述祖宗勤政讲学事，帝嘉纳之。

崇祯元年，擢国子监祭酒，寻进少詹，仍管监事。二年正月，帝临雍，贞运进讲《书经》。唐贞观时，祭酒孔颖达讲《孝经》，有释奠颂。孔氏子孙以国师进讲，至贞运乃再见。帝以圣裔故，从优赐一品服。冬十月，畿辅被兵，条上御敌城守应援数策。寻以艰归。六年服阕，起南京礼部侍郎。越二年，迁

吏部左侍郎。

九年六月，与贺逢圣、黄士俊并入内阁。时体仁当国，欲重治复社，值其在告，贞运从宽结之。体仁怒语人曰：“句容亦听人提索矣。”自是不敢有所建白。及至发去位，贞运代之，乃揭救郑三俊、钱谦益，俱从宽拟。帝亲定考选诸臣，下辅臣再阅，贞运及薛国观有所更。迨命下，阁拟悉不从，而帝以所择十八卷下部议行。适新御史郭景昌等谒贞运于朝房，贞运言所下诸卷，说多难行。景昌与辩，退即上疏劾之。帝虽夺景昌俸，贞运卒引归。十七年五月，庄烈帝哀诏至，贞运哭临，恸绝不能起。舁归，得疾遽卒。

黄士俊，顺德人。万历三十五年殿试第一。授修撰，历官礼部尚书。崇祯九年入阁，累加少傅，予告归。父母俱在堂，锦衣侍养，人以为荣。唐王以原官召，未赴。后相永明王，耄不能决事，数为台省论列。辞归而卒。

刘宇亮，绵竹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屡迁吏部右侍郎。崇祯十年八月，擢礼部尚书，与傅冠、薛国观同入阁。宇亮短小精悍，善击剑。居翰林，常与家僮角逐为乐。性不嗜书，馆中纂修、直讲、典试诸事，皆不得与。座主钱士升为之援，又力排同乡王应熊，张己声誉，竟获大用。明年六月，贞运罢归，遂代为首辅。其冬，都城戒严，命阅视三大营及勇卫营军士，两日而毕。又阅视内城九门，外城七门，皆苟且卒事。

时大清兵深入，帝忧甚，宇亮自请督察军情。帝喜，即革总督卢象升任，命宇亮往代。宇亮请督察，而帝忽改为总督，大惧，与国观及杨嗣昌谋，且具疏自言。乃留象升，而宇亮仍往督察，各镇勤王兵皆属焉。甫抵保定，闻象升战歿，过安平，侦者报大清兵将至，相顾无人色，急趋晋州避之，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，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。宇亮大怒，传令箭：亟纳

师，否则军法从事。弘绪亦传语曰：“督师之来以御敌也，今敌且至，奈何避之？刍粮不继，责有司，欲入城，不敢闻命。

“宇亮乃驰疏劾之，有旨逮治。州民诣阙讼冤，愿以身代者千计，弘绪得镌级调用。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，徒扰民矣。

明年正月至天津。愤诸将退避，疏论之，因及总兵刘光祚逗遛状。国观方冀为首辅，与嗣昌谋倾宇亮，遽拟旨军前斩光祚。比旨下，光祚适有武清之捷，宇亮乃系光祚于狱，而具疏乞宥，继上武清捷音。国观乃拟严旨，责以前后矛盾，下九卿科道议。金谓宇亮玩弄国宪，大不敬。宇亮疏辩，部议落职闲住，给事中陈启新、沈迅复重劾之，改拟削籍。帝令戴罪图功，事平再议。宇亮竟以此去位，而国观代为首辅矣。已而定失事者五案，宇亮终免议。久之，卒于家。

薛国观，韩城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授莱州推官。天启四年，擢户部给事中，数有建白。魏忠贤擅权，朝士争击东林。国观所劾御史游士任、操江都御史熊明遇、保定巡抚张凤翔、兵部侍郎萧近高、刑部尚书乔允升，皆东林也。寻迁兵科右给事中，于疆事亦多所论奏。忠贤遣内臣出镇，偕同官疏争。七年，再迁刑科都给事中。

崇祯改元，忠贤遗党有欲用王化贞，宽高，出胡嘉栋者，国观力持不可。奉命祭北镇医无间，还言关内外营伍虚耗、将吏侵克之弊，因荐大将满桂才。帝褒以忠谏，令指将吏侵克者名，列上副将王应暉等六人，诏俱属之吏。陕西盗起，偕乡人仕于朝者，请设防速剿，并追论故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。削应甲籍，籍其赃。国观先附忠贤，至是大治忠贤党，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。国观惧，且虞挂察典，思所以挠之，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、兵科给事中许誉卿，言：“两人主盟东林，与瞿式耜掌握枚卜。文华召对，陛下恶章允儒妄言，严旨处分。

誉卿乃持一疏授惟炳，使同官刘斯珣邀臣列名，臣拒不应，遂使耀然劾臣。臣自立有品，不入东林，遂罹其害。今朝局惟论东林异同向背，借崔、魏为题，报仇倾陷。今又把持京察，而式耜以被斥之人，久居郭外，遥制察典，举朝无敢言。”未讫耀然贿刘鸿训得御史。帝虽以挠察典责之，国观卒免察。然清议不容，旋以终养去。

三年秋，用御史陈其猷荐，起兵科都给事中。遭母忧，服阕，起礼科都给事中，迁太常少卿。九年，擢左佾都御史。明年八月，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国观为人阴鸷谄刻，不学少文。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，密荐于帝，遂超擢大用之。

十一年六月，进礼部尚书。其冬，首辅刘宇亮出督师，国观与杨嗣昌比，才萑罢宇亮。明年二月代其位。叙剿寇功，加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，进文渊阁；叙城守功，加少保、吏部尚书，进武英殿。

先为首辅者，体仁最当帝意，居位久。及张至发、孔贞运、刘宇亮继之，皆非帝意所属，故旋罢去。国观得志，一踵体仁所为，导帝以深刻，而才智弥不及，操守亦弗如。帝初颇信响之，久而觉其奸，遂及于祸。

始帝燕见国观，语及朝士贪婪。国观对曰：“使厂卫得人，安敢如是。”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侧，汗流沾背，于是专察其阴事。国观任中书王陞彦，而恶中书周国兴、杨余洪，以漏诏旨、招权利劾之，并下诏狱。两人老矣，毙廷杖下，其家人密缉国观通贿事，报东厂。而国观前匿史褰所寄银，周、杨两家又诱褰苍头首告。由是诸事悉上闻，帝意渐移。

史褰者，清苑人。为御史无行，善结纳中官，为王永光死党。巡按淮、扬，括库中赃罚银十余万入己囊。摄巡盐，又掩

取前官张锡命贮库银二十余万。及以少卿家居，检讨杨士聪劾吏部尚书田唯嘉纳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绥巡抚，褫居间，并发褫盗盐课事。褫得旨自陈，遂讦士聪，而盐课则请敕淮、扬监督中官杨显名核奏。俄而锡命子沆讦褫，给事中刘焜芳复劾褫侵盗有据。又尝勒富人于承祖万金，事发，则遣家人赍重货谋于黠吏，图改旧籍。帝乃怒，褫褫职，褫急携数万金入都，主国观邸。谋既定，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、炜芳。阁臣多徇褫，拟严旨，帝不听，止夺焜芳官候讯。及显名核疏上，力为褫解，而不能讳者六万金；褫下狱。会有兵事，狱久不结，瘐死。都人籍籍谓褫所携货尽为国观有，家人证之，事大著。国观犹力辨褫赃为党人构陷，帝不听。

帝初忧国用不足，国观请借助，言：“在外群僚，臣等任之；在内戚畹，非独断不可。”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。国瑞者，孝定太后兄孙，帝曾祖母家也。国瑞薄庶兄国臣，国臣愤，谎言“父赀四十万，臣当得其半，今请助国为军赀”。帝初未允，因国观言，欲尽借所言四十万者，不应则勒期严追。或教国瑞匿赀勿献，拆毁居第，陈什器通衢鬻之，示无所有。嘉定伯周奎与有连，代为请。帝怒，夺国瑞爵，国瑞悸死。有司追不已，戚畹皆自危。因皇五子病，交通宦官宫妾，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，空中责帝薄外家，诸皇子尽当夭，降神于皇五子。俄皇子卒，帝大恐，急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，尽还所纳金银，而追恨国观，待隙而发。

国观素恶行人吴昌时。及考选，昌时虞国观抑己，因其门人以求见。国观伪与交欢，拟第一，当得吏科。迨命下，乃得礼部主事。昌时大恨，以为卖己，与所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，发丁忧侍郎蔡奕琛行贿国观事。帝闻之，益疑。

十三年六月，杨嗣昌出督师，有所陈奏。帝令拟谕，国观

乃拟旨以进。帝遂发怒，下五府九卿科道议奏。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祜、吏部尚书傅永淳等不测帝意，议颇轻，请令致仕或闲住。帝度科道必言之，独给事中袁恺会议不署名，且疏论永淳徇私状，而微诋国观藐肆妒嫉。帝不怪，抵疏于地曰：“成何纠疏！”遂夺国观职，放之归，怒犹未已。

国观出都，重车累累，侦事者复以闻。而东厂所遣伺国观邸者，值陞彦至，执之，得其招摇通贿状。词所连及，永淳、奕琛暨通政使李梦辰、刑部主事硃永佑等十一人。命下陞彦诏狱穷治。顷之，恺再疏，尽发国观纳贿诸事，永淳、奕琛与焉。国观连疏力辨，诋恺受昌时指使，帝不纳。

至十月，陞彦狱未成，帝以行贿有据，即命弃市，而遣使逮国观。国观迁延久不赴，明年七月入都。令待命外邸，不以属吏，国观自谓必不死。八月初八日夕，监刑者至门，犹鼾睡。及闻诏使皆绯衣，蹶然曰：“吾死矣！”仓皇觅小帽不得，取苍头帽覆之。宣诏毕，顿首不能出声，但言“吴昌时杀我”，乃就缢。明日，使者还奏。又明日许收敛，悬梁者两日矣。辅臣戮死，自世庙夏言后，此再见云。法司坐其赃九千，没入田六百亩，故宅一区。

国观险伎，然罪不至死，帝徒以私愤杀之，赃又悬坐，人颇有冤之者。

袁恺，聊城人。既劾罪国观，后为给事中宋之普所倾，罢去。福王时，起故官，道卒。

程国祥，字仲若，上元人。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历知确山、光山二县，有清名。迁南京吏部主事，乞养归。服阕，起礼部主事。天启四年，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可任，调为己属，更历四司。发御史杨玉珂请属，玉珂被谪，国祥亦引疾归。其冬，魏忠贤既逐南星，御史张讷劾国祥为南星邪党，遂除名。

崇祯二年，起稽勋员外郎。迁考功郎中，主外计，时称公慎。御史龚守忠诋国祥通贿，国祥疏辩。帝褒以清执，下都察院核奏，事得白，守忠坐褫官。寻迁大理右寺丞。历太常卿、南京通政使，就迁工部侍郎，复调户部。

九年冬，召拜户部尚书。杨嗣昌议增饷，国祥不敢违。而是时度支益匮，四方奏报灾伤者相继。国祥多方区画，亦时有所蠲减，最后建议，借都城赁舍一季租，可得五十万，帝遂行之。勋戚奄竖悉隐匿不奏，所得仅十三万，而怨声载途。然帝由是眷国祥。

十一年六月，帝将增置阁臣，出御中极殿，召廷臣七十余人亲试之。发策言：“年来天灾频仍，今夏旱益甚，金星昼见五旬，四月山西大雪。朝廷腹心耳目臣，务避嫌怨。有司举劾，情贿关其心。克期平贼无功，而剿兵难撤。外敌生心，边饷日绌。民贫既甚，正供犹艰。有司侵削百方，如火益热。若何处置得宜，禁戢有法，卿等悉心以对。”会天大雨，诸臣面对后，漏已深，终考者止三十七人。顾帝意已前定，特假是为名耳。居数日，改国祥礼部尚书，与杨嗣昌、方逢年、蔡国用、范复粹俱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时刘宇亮为首辅，傅冠、薛国观次之，又骤增国祥等五人。国观、嗣昌最用事，国祥委蛇其间，自守而已。明年四月召对，无一言。帝传谕责国祥缄默，大负委任，国祥遂乞休去。

国祥始受业于焦竑，历任卿相，布衣蔬食，不改儒素。与其子上俱撰有诗集。国祥歿后，家贫，不能举火。上营葬毕，感疾卒，无嗣。

蔡国用，金溪人。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由中书舍人擢御史。天启五年陈时政六事，诋叶向高、赵南星，而荐亓诗教、赵兴邦、邵辅忠、姚宗文等七人，魏忠贤喜，矫旨褒纳。寻忤珰意，

勒令闲住。

崇祯元年起故官，屡迁工部右侍郎。督修都城，需石甚急，不克办。国用建议取牙石用之。牙石者，旧列崇文、宣武两街，备驾出除道者也。帝阅城，嘉其功，遂欲大用。十一年六月，廷推阁臣，国用望轻，不获与，特旨擢礼部尚书，入阁办事。累加少保，改吏部尚书、武英殿。十三年六月卒于官，赠太保，谥文恪。国用居位清谨，与同列张四知皆庸才，碌碌无所见。

范复粹，黄县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除开封府推官。崇祯元年为御史。廷议移毛文龙内地，复粹言：“海外亿万生灵谁非赤子，倘栖身无所，必各据一岛为盗，后患方深。”又言：“袁崇焕功在全辽，而尚宝卿董懋中诋为逆党所庇，持论狂谬。”懋中遂落职，文龙亦不果移。

巡按江西，请禁有司害民六事。时大厘邮传积弊，减削过甚，反累民，复粹极陈不便。丁艰归。服阙，还朝，出按陕西。陈治标治本之策：以任将、设防、留饷为治标；广屯、蠲赋、招抚为治本。帝褒纳之。廷议有司督赋缺额，兼罪抚按，复粹力言不可。

由大理右寺丞进左少卿。居无何，超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时同命者五人，翰林惟方逢年，余皆外僚，而复粹由少卿，尤属异数。盖帝欲阁臣通知六部事，故每部简一人：首辅刘宇亮由吏部，国祥以户，逢年以礼，嗣昌以兵，国用以工，刑部无人，复粹以大理代之。累加少保，进吏部尚书、武英殿。

十三年六月，国观罢，复粹为首辅。给事中黄云师言“宰相须才识度三者”，复粹恚，因自陈三者无一，请罢，温旨慰留。御史魏景琦劾复粹及张四知学浅才疏，伴食中书，遗讥海内。帝以妄诋下之吏。明年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，改建极殿。贼陷洛阳，复粹等引罪乞罢，不允。帝御乾清宫左室，召对廷

臣，语及福王被害，泣下。复粹曰：“此乃天数。”帝曰：“虽气数，亦赖人事挽回。”复粹等不能对。帝疾初愈，大赦天下，命复粹录囚，自尚书傅宗龙以下，多所减免。是年五月致仕。国变后，卒于家。

方逢年，遂安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天启四年，以编修典湖广试，发策有“巨珣大蠹”语，且云“宇内岂无人焉？有薄士大夫而觅皋、夔、稷、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”。魏忠贤见之，怒，贬三秩调外。御史徐复阳希指劾之，削籍为民。

崇祯初，起原官，累迁礼部侍郎。十一年诏廷臣举边才，逢年以汪乔年应。未几，擢礼部尚书，入阁辅政。其冬，刑科奏摘参未完疏，逢年以犯赃私者，人亡产绝，亲戚坐累，几同瓜蔓，遂轻拟以上。而帝意欲罪刑部尚书刘之凤，责逢年疏忽。逢年引罪，即罢归。

福王时，复原官，不召。鲁王三召之，用其议，定称鲁监国。绍兴破，王航海，逢年追不及，与方国安等降于我大清。已而以蜡丸书通闽，事泄被诛。

张四知者，费县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授检讨。崇祯中，历官礼部右侍郎。貌寝甚，尝患恶疮。十一年六月，廷推阁臣忽及之。给事中张淳劾其为祭酒时贪污状，四知愤，帝前力辨，言己孤立，为廷臣所嫉。帝意颇动，薛国观因力援之。明年五月与姚明恭、魏照乘俱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

明恭，蕲水人。出赵兴邦门，公论素不予。崇祯十一年，由詹事迁礼部侍郎，教习庶吉士。给事中耿始然劾其与副都御史袁鲸比而为奸利，帝不听。明年遂柄用。

照乘，滑人。天启时，为吏部都给事中。崇祯十一年，历官兵部侍郎。明年，国观引入阁。

三人者，皆庸劣充位而已。四知加太子太保，进吏部尚书、

武英殿。明恭加太子太保，进户部尚书、文渊阁。照乘加太子少傅，进户部尚书、文渊阁。帝自即位，务抑言官，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。弹章愈多，位愈固。四知秉政四载，为给事中马嘉植，御史郑昆贞、曹溶等所劾，帝皆不纳，十五年六月始致仕。照乘亦四载，御史杨仁愿、徐殿臣、刘之渤相继论劾，引疾去。明恭甫一载，乡人诣阙讼之，请告归。后四知降于我大清。

陈演，井研人。祖效，万历间以御史监征倭军，卒于朝鲜，赠光禄卿。演登天启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崇祯时，历官少詹事，掌翰林院，直讲筵。十三年正月，擢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。

演庸才寡学，工结纳。初入馆，即与内侍通。庄烈帝简用阁臣，每亲发策，以所条对覘能否。其年四月，中官探得帝所欲问数事，密授演，条对独称旨，即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与谢升同入阁。明年，进礼部尚书，改文渊阁。十五年，以山东平盗功加太子少保，改户部尚书、武英殿。被劾乞罢，优旨慰留。明年五月，周延儒去位，遂为首辅。寻以城守功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七年正月考满，加少保，改吏部尚书、建极殿。逾月罢政。再逾月，都城陷，遂及于难。

演为人既庸且刻。恶副都御史房可壮、河南道张煊不受属，因会推阁臣谗于帝，可壮等六人俱下吏。王应熊召至，旋放还，演有力焉。

自延儒罢后，帝最倚信演。台省附延儒者，尽趋演门。当是时，国势累卵，中外举知其不支。演无所筹画，顾以贿闻。及李自成陷陕西，逼山西，廷议撤宁远吴三桂兵入守山海关，策应京师。帝意亦然之，演持不可。后帝决计行之，三桂始用海船渡辽民入关，往返者再，而贼已陷宣、大矣。演惧不自安，

引疾求罢。诏许之，赐道里费五十金，彩币四表里，乘传行。

演既谢事，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力诋其罪，请置之典刑，给事中汪惟效、孙承泽亦极论之。演入辞，谓佐理无状，罪当死。帝怒曰：“汝一死不足蔽辜！”叱之去。演赀多，不能遽行。贼陷京师，与魏藻德等俱被执，系贼将刘宗敏营中。其日献银四万，贼喜，不加刑。四月八日，已得释。十二日，自成将东御三桂，虑诸大臣为后患，尽杀之。演亦遇害。

魏藻德，顺天通州人。崇祯十三年举进士。既殿试，帝思得异才，复召四十八人于文华殿，问：“今日内外交讷，何以报仇雪耻？”藻德即以“知耻”对，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。帝善之，擢置第一，授修撰。

十五年，都城戒严，疏陈兵事。明年三月，召对称旨。藻德有口才。帝以己所亲擢，且意其有抱负，五月，骤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。藻德力辞部衔，乃改少詹事。正统末年，兵事孔棘，彭时以殿试第一人，逾年即入阁，然仍故官修撰，未有超拜大学士者。陈演见帝遇之厚，曲相比附。八月，补行会试引为副总裁，越蒋德璟、黄景昉而用之。藻德居位，一无建白，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。十七年二月，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总督河道、屯田、练兵诸事，驻天津，而命方岳贡驻济宁，盖欲出太子南京，俾先清道路也。有言百官不可令出，出即潜遁者，遂止不行。

及演罢，藻德遂为首辅。同事者李建泰、方岳贡、范景文、邱瑜，皆新入政府，莫能补救。至三月，都城陷，景文死之，藻德、岳贡、瑜并被执，幽刘宗敏所。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，京卿、锦衣七万，或五三万，给事、御史、吏部、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，部曹数千，勋戚无定数。藻德输万金，贼以为少，酷刑五日夜，脑裂而死。复逮其子追征，诉言：“家已罄尽。

父在，犹可丐诸门生故旧。今已死，复何所贷？”贼挥刃斩之。

李建泰，曲沃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历官国子祭酒，颇著声望。崇祯十六年五月，擢吏部右侍郎。十一月，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与方岳贡并命。疏陈时政切要十事，帝皆允行。

明年正月，李自成逼山西。建泰虑乡邦被祸，而家富于赀，可藉以佐军，毅然有灭贼志，常与同官言之。会平阳陷，帝临朝叹曰：“朕非亡国之君，事事皆亡国之象。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，一朝失之，何面目见于地下！朕愿督师亲决一战，身死沙场无所恨，但死不瞑目耳！”语毕痛哭。陈演、蒋德璟诸辅臣请代，俱不许。建泰顿首曰：“臣家曲沃，愿出私财饷军，不烦官帑，请提师以西。”帝大喜，慰劳再三，曰：“卿若行，朕仿古推毂礼。”建泰退，即请复故御史卫楨固官；授进士凌駟职方主事，并监军；参将郭中杰为副总兵，领中军事；荐进士石鉉联络延、宁、甘、固义士，讨贼立功。帝俱从之。加建泰兵部尚书，赐尚方剑，便宜从事。

二十六日，行遣将礼。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。日将午，帝御正阳门楼，卫士东西列，自午门抵城外，旌旗甲仗甚设。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，鸿胪赞礼，御史纠仪。建泰前致辞，帝奖劳有加，赐之宴。御席居中，诸臣陪侍，酒七行，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，即以赐之，乃出手敕曰“代朕亲征”。宴毕，内臣为披红簪花，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。建泰顿首谢，且辞行，帝目送之。行数里，所乘肩舆忽折，众以为不祥。

建泰以宰辅督师，兵食并绌，所携止五百人。甫出都，闻曲沃已破，家赀尽没，惊怛而病。日行三十里，士卒多道亡。至定兴，城门闭不纳。留三日，攻破之，笞其长吏。抵保定，贼锋已逼，不敢前，入屯城中。已而城陷，知府何复、乡官张

罗彦等并死之。建泰自刎不殊，为贼将刘方亮所执，送贼所。

贼既败，大清召为内院大学士。未几，罢归。姜瓖反大同，建泰遥应之。兵败被擒，伏诛。

赞曰：天下治乱，系于宰辅。自温体仁导帝以刻深，治尚操切，由是接踵一迹。应熊刚很，至发险伎。国观阴鸷，一效体仁之所为，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。至于演、藻德之徒，机智弗如，而庸庸益甚，祸中于国，旋及其身，悲夫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二

乔允升 易应昌等 曹于汴 孙居相 弟鼎相 曹珖 陈于廷
郑三俊 李日宣 张玮 金光辰

乔允升，字吉甫，洛阳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除太谷知县。以治行高等征授御史。历按宣、大、山西、畿辅，并著风采。

三十九年，大计京官。允升协理河南道，力锄匪类。而主事秦聚奎、给事中硃一桂成为被察者讼冤。察疏犹未下，允升虑帝意动摇，三疏别白其故，且劾吏部侍郎萧云举佐察行私，事乃获竣，云举亦引去。寻迁顺天府丞，进府尹。齐、楚、浙三党用事，移疾归。

天启初，起历刑部左、右侍郎。三年，进尚书。魏忠贤逐吏部尚书赵南星，廷推允升代。忠贤以允升为南星党，并逐主议者，允升复移疾归。既而给事中薛国观劾允升主谋邪党，诏落职闲住。

崇祯初，召拜故官。时讼狱益繁，帝一切用重典。允升执法不挠，多所平反。先是，钱谦益典试浙江。有奸人金保元、徐时敏伪作关节，授举子钱千秋，千秋故有文，获荐，觉保元、时敏诈，与之哄。事传京师，为部、科磨勘者所发。谦益大骇，诣知二奸所为，疏劾之，并千秋俱下吏。罪当戍，二奸瘐死，千秋更赦释还。事已七年矣，温体仁以枚卜不与，疑谦益主之，复发其事。诏逮千秋再讯。帝深疑廷臣结党，蓄怒以待，而体仁又密伺于旁，廷臣相顾惕息。允升乃会都御史曹于汴、大理

卿康新民等讞鞫者再，千秋受拷无异词，允升等具以闻。帝不悦，命覆勘。体仁虑谦益事白，已且获谴，再疏劾法官六欺，且言狱词尽出谦益手。允升愤，求去。帝虽慰留，卒如体仁言，夺谦益官闲住。千秋荷校死。

二年冬，我大清兵薄都城，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，欲逾城，被获。帝震怒，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、提牢主事敖继荣狱，欲置之死。中书沈自植乘间摭劾允升他罪，章并下按问。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以允升等无死罪，执奏再三，帝益怒，并下应昌狱，镌佥都御史高弘图、大理寺卿金世俊级，夺少卿周邦基以下俸，令再讞。弘图等乃坐允升绞，而微言其年老可念。帝谓允升法当死，特高年笃疾减死，与继荣俱戍边，世赏赎杖为民。尚书胡应台等上应昌罪，帝以为轻。杖郎中徐元嘏于廷，镌应台秩视事，应昌论死。四年四月，久旱求言，多请缓刑，乃免应昌及工部尚书张凤翔、御史李长春、给事中杜齐芳、都督李如桢死，遣戍边卫。允升赴戍所，未几死。允升端方廉直，扬历中外，具有声绩，以诬误获重谴，天下惜之。

易应昌，字瑞芝，临川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熹宗时，由御史累迁大理少卿。逆党劾为东林，削籍。崇祯二年，起左佥都御史，进左副都御史，与曹于汴持史褫、高捷起官事，为时所重，至是获罪。福王时，召复故官，迁工部右侍郎。国变后卒。

帝在位十七年，刑部易尚书十七人。薛贞以奄党抵死，苏茂相半岁而罢，王在晋，未任改兵部去，允升遣戍，韩继思坐议狱除名，胡应台独得善去，冯英被劾遣戍，郑三俊坐议狱逮系，刘之凤坐议狱论绞，瘐死狱中，甄淑坐纳贿下诏狱，改系刑部，瘐死，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，刘泽深卒于位，郑三俊再为尚书，改吏部，范景文未任，改工部，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

住，胡应台再召不赴，继其后者张忻，贼陷京师，与子庶吉士端并降。

曹于汴，字自梁，安邑人。万历十九年举乡试第一。明年成进士，授淮安推官。以治行高第，授吏科给事中。疏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、邢玠及云南巡抚陈用宾，乐、玠遂引去。吏部郎赵邦清被诬，于汴疏雪之。谒告归，僦屋以居，不蔽风日。

起历刑科左、右给事中。朝房灾，请急补旷官，修废政。辽左有警，朝议增兵，于汴言：“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，盛奖边臣功伐，蟒衣金币之赐，官秩之增，未尝或靳。今废防至此，宜重加按问。边道超擢，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，毋徒循资俸，坐取建牙开府。”进吏科都给事中。给事中胡嘉栋发中官陈永寿兄弟奸，永寿反讦嘉栋。于汴极论永寿罪。故事，章疏入会极门，中官直达之御前，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。于汴谓乖祖制，泄事机，力请禁之。三十八年典外察，去留悉当。明年，典京察，屏汤宾尹、刘国缙等，而以年例出王绍徽、乔庆甲于外。其党群起力攻，于汴持之坚，卒不能夺。以久次擢太常少卿，疏寝不下，请告又不报，候命岁余，移疾归。

光宗立，始以太常少卿召。至则改大理少卿，迁左佥都御史，佐赵南星京察。事竣，进左副都御史。天启三年秋，吏部缺右侍郎，廷推冯从吾，以于汴副，中旨特用于汴。于汴以从吾名位先己，义不可越，四辞不得，遂引疾归。明年，起南京右都御史，辞不拜。时绍徽、应甲附魏忠贤得志，必欲害于汴，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，遂削夺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左都御史。振举宪规，约敕僚吏，台中肃然。明年京察，力汰匪类，忠贤余党几尽，仕路为清。温体仁讦钱谦益，下钱千秋法司，讯不得实，体仁以于汴谦益座主也，并讦之。于汴亦发体仁欺罔状。帝终信体仁，谦益竟获罪。

先是，诏定逆案。于汴与大学士韩爌、李标、钱龙锡，刑部尚书乔允升平心参决，不为已甚，小人犹恶之。故御史高捷、史褰素儉邪，为清议所摈，吏部尚书王永光力荐之。故事，御史起官，必都察院咨取，于汴恶其人，久弗咨。永光愤，再疏力争。已得请，于汴犹以故事持之，两人遂投牒自乞，于汴益恶之，卒持不予。两人竟以部疏起官，遂日夜谋倾于汴。

中书原抱奇者，贾人子也，尝诬劾大学士爌。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书孙居相、侍郎程启南、府丞魏光绪，目为“西党”，请皆放黜，以五人籍山西也。帝绌抱奇言不听。而工部主事陆澄源复劾于汴朋奸六罪。帝虽谪澄源，于汴卒谢事去。及辞朝，以敦大进规。七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赠太子太保。

于汴笃志正学，操履粹白。立朝，正色不阿，崇奖名教，有古大臣风。

孙居相，字伯辅，沁水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除恩县知县。征授南京御史。负气敢言。尝疏陈时政，谓：“今内自宰执，外至郡守县令，无一人得尽其职。政事日废，治道日乖，天变人怨，究且瓦解土崩。纵珠玉金宝亘地弥天，何救危乱！”帝不省。诚意伯刘世延屡犯重辟，废为庶人，锢原籍。不奉诏，久居南京，益不法，妄言星变，将勒兵赴阙。居相疏发其奸，并及南京勋臣子弟暴横状。得旨下世延吏，安远、东宁、忻城诸侯伯子弟悉按问，强暴为戢。税使杨荣激变云南，守太和山中官黄勋喉道士殴辱知府，居相皆极论其罪。

时中外多缺官，居相兼摄七差，署诸道印，事皆办治。大学士沈一贯数被人言，居相力诋其奸贪植党，一贯乃去，居相亦夺禄一年。连遭内外艰。服阕，起官，出巡漕运，还发汤宾尹、韩敬科场事。廷议当褫官，其党为营护，旨下法司覆勘。居相复发敬通贿状，敬遂不振。故事，御史年例外转，吏部、

都察院协议。王时熙、魏云中之去，都御史孙玮不与闻。居相再疏劾尚书赵焕，焕引退。及郑继之代焕，复以私意出宋槃、潘之祥于外，居相亦据法力争。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，中书张光房等五人以持议不合时贵，摈不与科道选，居相并抗章论列。

当是时，朋党势成，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，以驱除异己，势张甚。居相挺身与抗，气不少沮。于是过庭训、唐世济、李征仪、刘光复、赵兴邦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吴亮嗣、汪有功、王万祚辈群起为难，居相连疏撻拄，诸人迄不能害。至四十五年，亦以年例出居相江西参政，引疾不就。

天启改元，起光禄少卿。改太仆，擢右佾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四年春，召拜兵部右侍郎。其冬，魏忠贤盗柄，复引疾归。无何，给事中陈序谓居相出赵南星门，与杨涟交好，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荐李三才，遥结史记事，遂削夺。

崇祯元年，起户部右侍郎，专督鼓铸。寻改吏部，进左侍郎，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。转漕多雇民舟，民惫甚，以居相言获苏。高平知县乔淳贪虐，为给事中杨时化所劾，坐赃二万有奇。淳家京师，有奥援，乞移法司覆讯，且讪时化请嘱致隙。时化方忧居，通书居相，报书有“国事日非，邪氛益恶”语，为侦事者所得，闻于朝。帝大怒，下居相狱，谪戍边。七年，卒于戍所。

弟鼎相，历史部郎中、副都御史，巡抚湖广，亦有名东林中。

曹珙，字用韦，益都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，督皇城四门。仓卫军贷群瑯子钱，偿以月饷，军不支饷者三年。及饷期，群瑯抱券至，珙命减息，瑯大哗。珙曰：“并私券奏闻，听上处分耳。”群瑯请如命，军困稍苏。以忧去。

起补兵部武选主事，历职方郎中。大珰私人求大帅，珙不可。东厂太监卢受疏申职掌，珙亦请敕受约束部卒，毋陷良民。稍迁河东参政，引疾归。久之，起南京太常少卿。光宗骤崩，驰疏言：“先帝春秋鼎盛，奄弃群臣，道路咸知奸党阴谋，医药杂进，以至于此。天下之弑逆，有毒而非鸩、戕而非刃者，此与先年挺击，同一奸宄。乞明诏辅臣，直穷奸状，以雪先帝之仇。”报闻。

天启初，叙职方时边功，加光禄卿，进太常大理卿。魏忠贤乱政，大狱纷起，珙请告归。寻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，落职闲住。御史卢承钦历攻东林，诋珙狎主邪盟，遂削夺。

崇祯元年，起户部右侍郎，督钱法，寻迁左侍郎。三年，拜工部尚书。珙初名珍，避仁宗讳，始改名。五年，陵工成，加太子少保。桂王重建府第，议加江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田赋十二万有奇；浙江通织造银十余万，巡抚陆完学请编入正额。珙皆持不可。

中官张彝宪总理户、工两部事，议设座于部堂，珙不可。右侍郎高弘图履任，彝宪欲共设公座，珙与弘图约，比彝宪至，皆曰“事竣矣”，撤座去，彝宪怏怏。及主事金铉、冯元颺交疏劾彝宪，彝宪疑出珙，日捃摭其隙。会山永巡抚刘宇烈请料价万五千两、铅五万斤，工部无给银例，与铅之半，宇烈怒，奏铅皆滥恶。彝宪取粗铅进曰“库铅尽然”，欲以罪珙。严旨尽熔库铅，司官中毒死者三人，内外官多获罪。彝宪乃纠巡视科道许国荣等十一人，珙疏救，忤旨诘责。彝宪又指闸工冒破齧齧之，珙累疏乞骸骨归，五月得请。屡荐不起。家居十四年卒。

陈于廷，字孟谔，宜兴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。历知光山、唐山、秀水三县，征授御史。甫拜命，即论救给事中汪若霖，

诋大学士硃賡甚力，坐夺俸一年。顷之，劾职方郎中申用懋、赵拱极、黄克谦为宰相私人，不宜处要地，又劾賡及王锡爵当斥。已，言谕德顾天祐素干清议，不宜久玷词林。语皆峻切。视鹺河东，劾税使张忠挠盐政。正阳门灾，极陈时政阙失。父丧归。服除，起按江西。时税务已属有司，而中官潘相欲亲督湖口税，于廷劾其背旨虐民。淮府庶子常洪作奸，论置之法。改按山东。

光宗立，擢太仆少卿，徙太常。议“红丸”事，极言崔文升、李可灼当斩。尚书王纪被斥，特疏申救。再进大理卿、户部右侍郎，改吏部，进左侍郎。尚书赵南星既逐，于廷署事。大学士魏广微传魏忠贤意，欲用其私人代南星，且许擢于廷总宪，于廷不可，以乔允升、冯从吾、汪应蛟名上。忠贤大怒，谓所推仍南星遗党，矫旨切责，并杨涟、左光斗尽斥为民。文选郎张可前、御史袁化中、房可壮亦坐贬黜。自是清流尽逐，小人日用事矣。

崇祯初，起南京右都御史。与郑三俊典京察，尽去诸不肖者。南御史差竣，便听北考，于廷请先考于南，报可。召拜左都御史。以巡方责重，列上纠大吏、荐人才、修荒政、核屯盐、禁耗羨、清狱囚、访奸豪、弭寇盗八事，请于回道日核实课功。优诏褒纳。给事中马思理，御史高倬、余文缙坐事下吏，并抗疏救之。秩满，加太子少保。三疏乞休，不允。

两浙巡盐御史祝徽、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并擅挾指挥，非故事。事闻，帝方念疆场多故，欲倚武臣，旨下参核。于廷等言：“军官起世胄，率不循法度，概列弹章，将不胜扰，故小过薄责以惩。凡御史在外者尽然，不自二臣始。”帝以指挥秩崇，非御史得杖，令会兵部稽典制以闻，典制实无杖指挥事，乃引巡抚敕书提问四品武职语以对。帝以比拟不伦，责令再核，

于廷等终右御史，所援引悉不当帝意。疏三上三却，竟削籍归。家居二年卒。福王时，赠少保。

于廷端亮有守。周延儒当国，于廷其里人，无所附丽。与温体仁不合，故卒获重谴去。

郑三俊，字用章，池州建德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。授元氏知县。累迁南京礼部郎中、归德知府、福建提学副使。家居七年，起故官，督浙江粮储。

天启初，召为光禄少卿，改太常。未上，陈中官侵冒六事。时魏忠贤、客氏离间后妃，希得见帝，而三俊疏有“笃厚三宫，妖冶不列于御”语。忠贤遣二竖至阁中，摘“妖冶”语，令重其罪，阁臣力争，而拟旨则以先朝故事为辞。三俊复疏言：“近日麋烂茶毒，无逾中珰，阁臣悉指为故事。古人言奄竖闻名，非国之福。今闻名者已有人，内连外结，恃阁臣弹压抑损之，而阁臣辄阿谀自溺其职，可为寒心。”忠贤益怒，以语侵内阁，留中不下。擢左佾都御史，疏陈兵食大计，规切内外诸司。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谪，抗疏救之。

四年正月，迁左副都御史。户部右侍郎杨涟劾忠贤，三俊亦上疏极论。寻署仓场事。太仓无一岁蓄，三俊奏行足储数事。忠贤尽逐涟等，三俊遂引疾去。明年，忠贤党张讷请毁天下书院，劾三俊与邹元标、冯从吾、孙慎行、余懋衡合污同流，褫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，起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。南京诸僚多忠贤遗党，是年京察，三俊澄汰一空。京师被兵，大臣大获谴。明年春，三俊以建储入贺，力言：“皇上忧劳少过，人情郁结未宣。百职庶司，救过不贍，上下睽孤，足为隐虑。愿保圣躬以保天下，收人心以收封疆。”帝褒纳之。南粮岁额八十二万七千有奇，积逋至数百万，而兵部又增兵不已。三俊初至，仓库

不足一月饷。三俊力祛宿弊，纠有司尤怠玩者数人，屡与兵部争虚冒，久之，士得宿饱。万历时，税使四出，芜湖始设关，岁征税六七万，泰昌时已停。至是，度支益绌，科臣解学龙请增天下关税，南京宣课司亦增二万。三俊以为病民，请减其半，以其半征之芜湖坐贾，户部遂派芜湖三万，复设关征商。三俊请罢征，并于工部分司计舟输课，不税货物，皆不从，遂为永制。芜湖、淮安、杭州三关皆隶南户部，所遣司官李友兰、霍化鹏、任叔皆贪，三俊悉劾罢之。

居七年，就移吏部。八年正月，复当京察，斥罢七十八人，时服其公。旋上议官评、杜请属、慎差委三事，帝皆采纳。流寇大扰江北，南都震动，三俊数陈防御策。礼部侍郎陈子壮下狱，抗疏救之。

考绩入都，留为刑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帝以阴阳愆和，命司礼中官录囚，流徒以下皆减等。三俊以文武诸臣诖误久系者众，请令出外候谳。因论告讐株蔓之弊，乞敕“内外诸臣行恻隐实政。内而五城讯鞫，非重辟不必参送法司；外而抚按提追，非真犯不必尽解京师；刑曹决断，以十日为期。”帝皆从之。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变，请举寒审之典，帝命考故事。三俊稽历朝宝训，得祖宗冬月录囚数事，备列上奏，寝不行。前尚书冯英坐事遣戍，其母年九十有一，三俊乞释还侍养，不许。

初，户部尚书侯恂坐屯豆事下狱，帝欲重谴之。三俊屡谏上，不称旨。谗者谓恂与三俊皆东林，曲法纵舍。工部钱局有盗穴其垣，命按主者罪，三俊亦拟轻典。帝大怒，褫其官下吏。应天府丞徐石麒适在京，上疏力救，忤旨切责。帝御经筵，讲官黄景昉称三俊至清，又偕黄道周各疏救。帝不纳，切责三俊欺罔。以无赃私，令出狱候讯。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，大学士孔贞运等复以为言，乃许配赎。

十五年正月，召复故官。会吏部尚书李日宣得罪，即命三俊代之。时值考选，外吏多假缮城、垦荒名，减俸行取，都御史刘宗周疏论之。诸人乃夤缘周延儒，嘱兵部尚书张国维以知兵荐，帝即欲召对亲擢。三俊言：“考选者部、院事，天子且不得专，况枢部乎？乞先考定，乃请圣裁。”帝不悦，召三俊责之，对不屈。宗周复言：“三俊欲俟部、院考后，第其优劣纯疵，恭请钦定。若但以奏对取人，安能得真品？”帝不从，由是幸进者众。帝下诏求贤，三俊举李邦华、刘宗周自代，且荐黄道周、史可法、冯元颺、陈士奇四人。姜埰、熊开元言事下狱，及宗周获严谴，三俊皆恳救。先后奏罢不职司官数人，铨曹悉廩廩。大僚缺官，三俊数引荐，贤士之废斥者多复用。刑部尚书徐石麒获罪，率同官合疏乞留。

三俊为人端严清亮，正色立朝。惟引吴昌时为属，颇为世诟病。时文选缺郎中，仪制郎中吴昌时欲得之。首辅周延儒力荐于帝，且以嘱三俊，他辅臣及言官亦多称其贤，三俊遂请调补。帝特召问，三俊复徇众意以对。帝颔之，明日即命下。以他部调选郎，前此未有也。帝恶言官不职，欲多汰之，尝以语三俊，三俊与昌时谋出给事四人、御史六人于外。给事、御史大哗，谓昌时紊制弄权，连章力攻，并诋三俊。三俊恳乞休致，诏许乘传归。国变后，家居十余年乃卒。

李日宣，字晦伯，吉水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，擢御史。

天启元年，辽阳破。请帝时召大僚，面决庶政。寻请宥侯震旻以开言路，厚中宫以肃名分。忤旨，切责。已，又荐丁元荐、邹维璉、麻僖等十余人，乞召还硃钦相、刘廷宣等，帝以滥荐逐臣，停俸三月。旋出理河东盐政。还朝，以族父邦华佐兵部，引嫌归。五年七月，逆党倪文焕劾邦华、日宣为东林邪

党，遂削籍。

庄烈帝即位，复故官，以邦华在朝，久不出。崇祯三年，起故官，巡按河南。还朝，掌河南道事。中官王坤讦大学士周延儒，日宣率同官言：“内臣监兵，不宜侵辅臣，且插款中疑，边情多故，坤责亦不可逭。”报闻。迁大理丞，屡进太常卿。九年冬，擢兵部右侍郎，镇守昌平。久之，进左侍郎，协理戎政。寻叙护陵功，加兵部尚书。十三年九月，擢吏部尚书。

十五年五月，会推阁臣，日宣等以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姜曰广、王锡袞、倪元璐、杨汝成、杨观光、李绍贤、郑三俊、刘宗周、吴甡、惠世扬、王道直名上。帝令再推数人，而副都御史房可壮、工部右侍郎宋玫、大理寺卿张三谟与焉。大僚不获推者，为流言入内，且创二十四气之说，帝深惑之。逾月，召日宣及与推诸臣入中左门，偕辅臣赐食。已，出御中极殿，令诸臣奏对。玫陈九边形势甚辩，帝恶其干进，叱之，乃命德璟、景昉、甡入阁，而以徇情滥举责日宣等回奏。奏上，帝怒不解，复御中左门，太子及定、永二王侍。帝召日宣，声甚厉。次召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张煊，及玫、可壮、三谟，诘其妄举。日宣奏辩。帝曰：“汝尝言秉公执法，今何事不私？”正宸奏：“日宣多游移，臣等常劾之。然推举事，实无所徇。”日宣复为玫等三人解。帝命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，并褫冠带就执。时帝怒甚，侍臣皆股栗失色。德璟、景昉、甡叩头辞新命，因言：“臣等并在会推中。若诸臣有罪，臣等岂能安。”大学士周延儒等亦乞优容。帝皆不许，遂下刑部。廷臣交章申救，不纳，帝疑其未就狱，责刑部臣克期三日定讞。侍郎惠世扬、徐石麒拟予轻比，帝大怒，革世扬职，镌石麒二秩，郎中以下罪有差。御史王汉言：“枚卜一案，日宣等无私。陛下怀疑，重其罪，刑官莫知所执。”不听。狱上，日宣、正宸、煊

戍边，玫、可壮、三谟削籍。久之，赦还，卒。

张玮，字席之，武进人。少孤贫，取糠粃自给，不轻受人一饭，为同里薛敷教所知。讲学东林书院，师孙慎行。其学以慎独研几为宗。

万历四十年，举应天乡试第一。越七年，成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调兵部职方，历郎中，出为广东提学佾事。粤俗奢丽，督学至，宫室供张舆马饩牵之奉甲他省，象犀文石，名花珠具，磊砢璀璨，玮悉屏去弗视也。大吏建魏忠贤祠，乞上梁文于玮，玮即日引去。玮廉，归而布袍草履，授徒于家。

庄烈帝即位，起江西参议，历福建、山东副使。大学士吴宗达谓玮难进而易退，言之吏部，召为尚宝卿，进太仆少卿。坐事调南京大理丞，引疾去。久之，起应天府丞。是岁，四方大旱，玮以军食可虞，奏请：“禁江西、湖广遏余，而令应天、常、镇、淮、扬五郡折输漕粮银，赴彼易米，则小民免催科之苦，太仓无颗粒之亏。他十库所收铜、锡、颜料、皮布，非州县土产者，悉解折色，且尽改民解为官解，以救民汤火。”所司多议行。

迁南京光禄卿，召入为右佾都御史，迁左副都御史。时刘宗周、金光辰并总宪纪，玮乃上《风励台班疏》曰：“惩往正以监来。今极贪则原任巡按苏松御史王志举，极廉则原任南京试御史成勇。勇与臣曾不相知，家居闻勇被逮，士民泣送者万辈，百里不休。后入南都，始知勇在台不滥听一辞，不轻赎一铔，不受属吏一蔬一果；杰绅悍吏为民害者，不少假借；委曲开导民以孝弟。臣离南中，辄扳辕愿借成御史，惠我南人。虽前奉严谴，宜召为诸御史劝。”疏上，一时称快。诏下志举法司逮治，成勇叙用。

玮旋以病谢归，未几卒。福王时，赠左都御史，谥清惠。

金光辰，字居垣，全椒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授行人。擢御史，巡视西城。内使周二杀人，牒司礼监捕之，其人方直御前，叩头乞哀。帝曰：“此国家法，朕不得私。”卒抵罪。出按河南，条奏至三百余章，弹劾不避权势。九年，还朝。京师戒严，光辰分守东直门，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三不可解，一大可忧。帝以凤翼方在行间，寝其奏。

时帝久罢内遣，然以边警，诸臣类萎腰不任，仍分遣中官卢维宁等总监通、津、临、德等处兵马粮饷，而意颇讳言之。光辰疏请罢遣，帝怒，召对平台。风雨骤至，侍臣立雨中，至以袖障溜。久之，帝召光辰责之。光辰对曰：“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，委任内臣。臣愚以任内臣，诸臣益弛卸不任。”帝大怒，声色俱厉，将重谴光辰，而迅雷直震御座，风雨声大作。光辰因言：“臣往在河南，见皇上撤内臣而喜。”语未终，帝沉吟，即云“汝言毋复尔”，然意亦稍解。人谓光辰有天幸云。时张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守昌平，同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即日往。帝顾阁臣曰：“内臣即日往，侍臣三日未出，朕之用内臣过耶？”翼日有诏，光辰镌三级调外。

久之，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为大理寺正，进太仆丞。十三年五月，复偕诸大臣召对平台，咨以御边、救荒、安民之策。光辰班最后，时已夜，光辰独对烛影中，娓娓数百言，帝为耸然听。明日谕诸臣各缮疏以进。寻移尚宝丞。陈罢练总、换授私派、金报数事，报闻。历光禄少卿、左通政。十五年五月，复偕诸臣召对德政殿，备陈贼形势。帝悦，擢左佥都御史。无何，以救刘宗周，仍镌三级调外，事具《宗周传》。明年丁父忧。福王时，起故官。未赴，国变，家居二十余年卒。

赞曰：明自神宗而后，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。其贤者敦厉名检，居官有所执争，即清议翕然归之。虽其材识不远，耳

目所熟习，不能不囿于风会，抑亦一时之良也。遭时孔棘，至救过不暇，顾安得责以挽回干济之业哉？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三

刘宗周 祝渊 王毓蓍 黄道周 叶廷秀

刘宗周，字起东，山阴人。父坡，为诸生。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。既生宗周，家酷贫，携之育外家。后以宗周大父老疾，归事之，析薪汲水，持药糜。然体孱甚，母尝忧念之不置，遂成疾。又以贫故，忍而不治。万历二十九年，宗周成进士，母卒于家。宗周奔丧，为垩室中门外，日哭泣其中。服阕，选行人，请养大父母。遭丧，居七年始赴补。母以节闻于朝。

时有昆党、宣党与东林为难。宗周上言：“东林，顾宪成讲学处。高攀龙、刘永澄、姜士昌、刘元珍，皆贤人。于玉立、丁元荐，较然不欺其志，有国士风。诸臣摘流品可也，争意见不可；攻东林可也，党昆、宣不可。”党人大哗，宗周乃请告归。

天启元年，起仪制主事。疏言：“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，奉圣夫人出入自由。一举逐谏臣三人，罚一人，皆出中旨，势将指鹿为马，生杀予夺，制国家大命。今东西方用兵，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？”进忠者魏忠贤也，大怒，停宗周俸半年。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，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，戮杨镐、李如桢、李维翰、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，戮高出、胡嘉栋、康应乾、牛维曜、刘国缙、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；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，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、李朴等，诤臣杨涟、刘重庆等，以作仗节徇义之气。帝切责之。累迁光禄丞、

尚宝、太仆少卿，移疾归。四年，起右通政，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，宗周复固辞。忠贤责以矫情厌世，削其籍。

崇祯元年冬，召为顺天府尹。辞，不许。明年九月入都，上疏曰：

陛下励精求治，宵旰靡宁。然程效太急，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，何以致唐、虞之治？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，非兵事乎？诚以屯守为上策，简卒节饷，修刑政而威信布之，需以岁月，未有不望风束甲者，而陛下方锐意中兴，刻期出塞。当此三空四尽之秋，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，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，此计之左也。

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，非国计乎？陛下留心民瘼，惻然恫疚，而以司农告匱，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。正供不足，继以杂派；科罚不足，加以火耗。水旱灾伤，一切不问，敲扑日峻，道路吞声，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。有司以掊克为循良，而抚字之政绝；上官以催征为考课，而黜陟之法亡。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，不可得已。

功利之见动，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。事事纠之不胜纠，人人摘之不胜摘，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。顷者，特严赃吏之诛，自宰执以下，坐重典者十余人，而贪风未尽息，所以导之者未善也。贾谊曰：“礼禁未然之先，法施已然之后。”诚导之以礼，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，而无狗彘之心，所谓禁之于未然也。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，即业经昭雪，犹从吏议，深文巧诋，绝天下迁改之途，益习为顽钝无耻，矫饰外貌以欺陛下。士节日隳，官邪日著，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。

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，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，而所嘉予而委任者，率奔走集事之人：以摘发为精明，以告讦为正直，以便给为才谓，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？得其人矣，求之

太备，或以短而废长；责之太苛，或因过而成误。

且陛下所擘画，动出诸臣意表，不免有自用之心。臣下救过不给，谗谄者因而间之，猜忌之端遂从此起。夫恃一人之聪明，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，则耳目有时壅；凭一人之英断，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，则意见有时移。方且为内降，为留中，何以追喜起之盛乎？数十年来，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，犹蔓延不已。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，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，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。

陛下求治之心，操之太急。酝酿而为功利，功利不已，转为刑名；刑名不已，流为猜忌；猜忌不已，积为壅蔽。正人心之危，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。诚能建中立极，默正此心，使心之所发，悉皆仁义之良，仁以育天下，义以正万民，自朝廷达于四海，莫非仁义之化，陛下已一旦跻于尧、舜矣。

帝以为迂阔，然叹其忠。

未几，都城被兵，帝不视朝，章奏多留中不报。传旨办布囊八百，中官竞献马骡，又令百官进马。宗周曰：“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。”乃诣午门叩头谏曰：“国势强弱，视人心安危。乞陛下出御皇极门，延见百僚，明言宗庙山陵在此，固守外无他计。”俯伏待报，自晨迄暮，中官传旨乃退。米价腾跃，请罢九门税，修贾区以处贫民，为粥以养老疾，严行保甲之法，人心稍安。

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，宗周言：“国事至此，诸臣负任使，无所逃罪，陛下亦宜分任咎。禹、汤罪己，兴也勃焉。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，群臣尽在疑中，日积月累，结为阴痞，识者忧之。今日当开示诚心，为济难之本，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，以票拟归阁臣，以庶政归部、院，以献可替否予言官。不效，从而更置之，无坐辄以成其罪。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，而视武

健士不啻骄子，渐使恩威错置。文武皆不足信，乃专任一二内臣，阉以外次第委之。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。”又劾马世龙、张凤翼、吴阿衡等罪，忤帝意。

三年以疾在告，进祈天永命之说，言：

法天之大者，莫过于重民命，则刑罚宜当宜平。陛下以重典绳下，逆党有诛，封疆失事有诛。一切诖误，重者杖死，轻者谪去，朝署中半染赭衣。而最伤国体者，无如诏狱。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，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，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，首除诏狱，且宽应昌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。

法天之大者，莫过于厚民生，则赋敛宜缓宜轻。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，节节追呼，闾阎困敝，贪吏益大为民厉。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。巡方黠货，何问下吏？吸膏吮脂之辈，接迹于天下矣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，首除新饷，并严饬官方，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。

然大君者，天之宗子；辅臣者，宗子之家相。陛下置辅，率由特简。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，毋驱除异己，构朝士以大狱，结国家朋党之祸；毋宠利居成功，导人主以富强，酿天下土崩之势。

周延儒、温体仁见疏不悻。以时方祷雨，而宗周称疾，指为偃蹇，激帝怒，拟旨诘之。且令陈足兵、足饷之策，宗周条画以对，延儒、体仁不能难。

为京尹，政令一新，挫豪家尤力。阉人言事辄不应，或相诟谇，宗周治事自如。武清伯苍头殴诸生，宗周捶之，枷武清门外。尝出，见优人笼筐，焚之通衢。周恤单丁下户尤至。居一载，谢病归，都人为罢市。

八年七月，内阁缺人，命吏部推在籍者，以孙慎行、林钎

及宗周名上。诏所司敦趋，宗周固辞不许。明年正月入都，慎行已卒，与钐入朝。帝问人才、兵食及流寇猖獗状。宗周言：“陛下求治太急，用法太严，布令太烦，进退天下士太轻。诸臣畏罪饰非，不肯尽职业，故有人而无人之用，有饷而无饷之用，有将不能治兵，有兵不能杀贼。流寇本朝廷赤子，抚之有道，则还为民。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，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。参罚重则吏治坏，吏治坏则民生困，盗贼由此日繁。”帝又问兵事。宗周言：“御外以治内为本。内治修，远人自服，干羽舞而有苗格。愿陛下以尧、舜之心，行尧、舜之政，天下自平。”对毕趋出。帝顾体仁迂其言，命钐辅政，宗周他用。旋授工部左侍郎。逾月，上《痛愤时艰疏》，言：

陛下锐意求治，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，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。首属意于边功，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，是为祸胎。己巳之役，谋国无良，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。自此耳目参于近侍，腹心寄于干城，治术尚刑名，政体归丛脞，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。厂卫司讥察，而告讦之风炽；诏狱及士绅，而堂廉之等夷；人人救过不给，而欺罔之习转甚；事事仰成独断，而谄谀之风日长。三尺法不伸于司寇，而犯者日众，诏旨杂治五刑，岁躬断狱以数千，而好生之德意泯。刀笔治丝纶而王言褻，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。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，吏愈横，赋愈逋；敲扑繁而民生瘁，严刑重斂交困而盗贼日起。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，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。督、抚无权而将日懦，武弁废法而兵日骄，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、抚。朝廷勒限平贼，而行间日杀良报功，生灵益涂炭。一旦天牖圣衷，撤总监之任，重守令之选，下弓旌之招，收酷吏之威，布维新之化，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，以联泰交，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。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，使大臣失

和衷之谊；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慧坐辜，使朝宁无吁咈之风。此关于国体人心非浅鲜者。

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，而不徒倚风雷；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，而不轻改作。以简要出政令，以宽大养人才，以忠厚培国脉。发政施仁，收天下泮涣之人心，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，正儒帅失律之诛，慎天潢改授之途。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，赦其无罪而流亡者。陈师险隘，坚壁清野，听其穷而自归。诛渠之外，犹可不杀一人，而毕此役，奚待于观兵哉。

疏入，帝怒甚，谕阁臣拟严旨再四。每拟上，帝辄手其疏覆阅，起行数周。已而意解，降旨诘问，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，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，且奖其清直焉。

时太仆缺马价，有诏愿捐者听，体仁及成国公硃纯臣以下皆有捐助。又议罢明年朝覲。宗周以输贖、免覲为大辱国。帝虽不悦，心善其忠，益欲大用。体仁患之，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，谓宗周道学有余，才谓不足。帝以瑚同邑，知之宜真，遂已不用。

其秋，三疏请告去。至天津，闻都城被兵，遂留养疾。十月，事稍定，乃上疏曰：

己巳之变，误国者袁崇焕一人。小人竞修门户之怨，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，日造蜚语，次第去之。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，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。文法日繁，欺罔日甚，朝政日隳，边防日坏。今日之祸，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。

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，而俾之专征，何以服王洽之死？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，而责之戴罪，何以服刘策之死？诸镇勤王之师，争先入卫者几人，不闻以逗留蒙诘责，何以服耿如杞之死？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，结一饱颺之局，则廷臣

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，又何以谢韩爌、张凤翔、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？岂昔为异己驱除，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？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。

昔唐德宗谓群臣曰：“人言卢已奸邪，朕殊不觉。”群臣对曰：“此乃已之所以为奸邪也。”臣每三覆斯言，为万世辨奸之要。故曰：“大奸似忠，大佞似信。”频年以来，陛下恶私交，而臣下多以告讦进；陛下录清节，而臣下多以曲谨容；陛下崇励精，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；陛下尚综核，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。凡若此者，正似信似忠之类，究其用心，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。陛下不察而用之，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，有所不觉矣。天下即乏才，何至尽出中官下？而陛下每当缓急，必委以大任。三协有遣，通、津、临、德有遣；又重其体统，等之总督。中官总督，置总督何地？总督无权，置抚、按何地？是以封疆尝试也。

且小人每比周小人，以相引重，君子独岸然自异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，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。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，决理乱消长之机，犹复用中官参制之，此明示以左右袒也。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，陛下即不用其言，何至并逐其人？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，若惟恐伤中官心者，尤非所以示天下也。

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，成德，傲吏也，而以赃戍，何以肃惩贪之令？申绍芳，十余年监司也，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，何以昭抑竞之典？郑鄆之狱，或以诬告坐，何以示敦伦之化？此数事者，皆为故辅文震孟引绳批根，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，而廷臣无敢言。

陛下亦无从知之也。呜呼，八年之间，谁秉国成，而至于此！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。语曰：“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。”体仁之谓也。

疏奏，帝大怒，体仁又上章力诋，遂斥为民。

十四年九月，吏部缺左侍郎，廷推不称旨。帝临朝而叹，谓大臣：“刘宗周清正敢言，可用也。”遂以命之。再辞不得，乃趋朝。道中进三札：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，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，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，凡数千言。帝优旨报之。明年八月，未至擢左都御史。力辞，有诏敦趋。逾月，入见文华殿。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，对曰：“在正己以正百僚。必存诸中者，上可对君父，下可质天下士大夫，而后百僚则而象之。大臣法，小臣廉，纪纲振肃，职掌在是，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。巡方得人，则吏治清，民生遂。”帝曰：“卿力行以副朕望。”乃列建道揆、贞法守、崇国体、清伏奸、惩官邪、饬吏治六事以献，帝褒纳焉。俄劾御史喻上猷、严云京而荐袁愷、成勇，帝并从之。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，卒为世大诟。

冬十月，京师被兵。请旌死事卢象升，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，逮跋扈悍将左良玉；防关以备反攻，防潞以备透渡，防通、津、临、德以备南下。帝不能尽行。

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。时姜埰、熊开元以言事下诏狱，宗周约九卿共救。入朝，闻密旨置二人死。宗周愕然谓众曰：“今日当空署争，必改发刑部始已。”及入对，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，请召试。宗周曰：“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，专恃火器。近来陷城破邑，岂无火器而然？我用之制人，人得之亦可制我，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？国家大计，以法纪为主。大帅跋扈，援师逗遛，奈何反姑息，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？”因议督、抚去留，则请先去督师范志完。且曰：“十五年来，陛下处分未当，致有今日败局。不追祸始，更弦易辙，欲以一切苟且之政，补目前罅漏，非长治之道也。”帝变色曰：“前不可追，善后安在？”宗周曰：“在陛下开诚布

公，公天下为好恶，合国人为用舍，进贤才，开言路，次第与天下更始。”帝曰：“目下烽火逼畿甸，且国家败坏已极，当如何？”宗周曰：“武备必先练兵，练兵必先选将，选将必先择贤督、抚，择贤督、抚必先吏、兵二部得人。宋臣曰：‘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死，则天下太平。’斯言，今日针砭也。论者但论才望，不问操守；未有操守不谨，而遇事敢前，军士畏威者。若徒以议论捷给，举动恢张，称曰才望，取爵位则有余，责事功则不足，何益成败哉？”帝曰：“济变之日，先才后守。”宗周曰：“前人败坏，皆由贪纵使然；故以济变言，愈宜先守后才。”帝曰：“大将别有才局，非徒操守可望成功。”宗周曰：“他不具论，如范志完操守不谨，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，所以三军解体。由此观之，操守为主。”帝色解曰：“朕已知之。”敕宗周起。

于是宗周出奏曰：“陛下下诏求贤，姜埰、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。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，有之自二臣始。陛下度量卓越，妄如臣宗周，戆直如臣黄道周，尚蒙使过之典，二臣何不幸，不邀法外恩？”帝曰：“道周有学有守，非二臣比。”宗周曰：“二臣诚不及道周，然朝廷待言官有体，言可用用之，不可置之。即有应得之罪，亦当付法司。今遽下诏狱，终于国体有伤。”帝怒甚，曰：“法司锦衣皆刑官，何公何私？且罪一而言官，何遽伤国体？有如贪赃坏法，欺君罔上，皆可不问乎？”宗周曰：“锦衣，膏粱子弟，何知礼义？听寺人役使。即陛下问贪赃坏法，欺君罔上，亦不可不付法司也。”帝大怒曰：“如此偏党，岂堪宪职！”有间曰：“开元此疏，必有主使，疑即宗周。”金光辰争之。帝叱光辰，并命议处。翼日，光辰贬三秩调用，宗周革职，刑部议罪。阁臣持不发，捧原旨御前恳救，乃免，斥为民。

归二年而京师陷。宗周徒步荷戈，诣杭州，责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，鸣骏诫以镇静，宗周勃然曰：“君父变出非常，公专阃外，不思枕戈泣血，激励同仇，顾藉口镇静，作逊避计耶？”鸣骏唯唯。明日，复趣之。鸣骏曰：“发丧必待哀诏。”宗周曰：“嘻，此何时也，安所得哀诏哉！”鸣骏乃发丧。问师期，则曰：“甲仗未具。”宗周叹曰：“嗟乎，是乌足与有为哉！”乃与故侍郎殊大典，故给事中章正宸、熊汝霖召募义旅。将发，而福王监国于南京，起宗周故官。宗周以大仇未报，不敢受职，自称草莽孤臣，疏陈时政，言：

今日大计，舍讨贼复仇，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；非毅然决策亲征，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。

一曰据形胜以规进取。江左非偏安之业，请进图江北。凤阳号中都，东扼徐、淮，北控豫州，西顾荆、襄，而南去金陵不远，请以驻亲征之师。大小铨除，暂称行在，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心。从此渐进，秦、晋、燕、齐必有响应而起者。

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。淮、扬数百里，设两节钺，不能御乱，争先南下，致江北一块土，拱手授贼。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，久以家属浮舟远地，是倡之逃也；于是镇臣刘泽清、高杰遂有家属寄江南之说。军法临阵脱逃者斩，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。

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。请分别各帅封赏，孰当孰滥，轻则收侯爵，重则夺伯爵。夫以左帅之恢复而封，高、刘之败逃亦封，又谁不当封者？武臣既滥，文臣随之，外臣既滥，中珰随之，恐天下闻而解体也。

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。燕京既破，有受伪官而叛者，有受伪官而逃者，有在封守而逃者，有奉使命而逃者，法皆不赦。亟宜分别定罪，为戒将来。

至于伪命南下，徘徊顺逆之间，实繁有徒；必且倡为曲说，以惑人心，尤宜诛绝。

又言：

当贼入秦流晋，渐过畿南，远近汹汹，独大江南北晏然，而二三督抚不闻遣一骑以壮声援，贼遂得长驱犯阙。坐视君父之危亡而不救，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一。凶问已确，诸臣奋戈而起，决一战以赎前愆，自当不俟朝食。方且仰声息于南中，争言固圉之策，卸兵权于阃外，首图定策之功，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又一。新朝既立之后，谓宜不俟终日，首遣北伐之师。不然，则亟驰一介，间道北进，檄燕中父老，起塞上名王，哭九庙，厝梓宫，访诸王。更不然，则起闽帅郑芝龙，以海师下直沽，九边督镇合谋共奋，事或可为。而诸臣计不出此，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。罪废诸臣，量从昭雪，自应援先帝遗诏及之，今乃概用新恩。诛阉定案，前后诏书鹤突，势必彪虎之类，尽从平反而后已，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。臣谓今日问罪，当自中外诸臣不职者始。

诏纳其言，宣付史馆，中外为悚动。而马士英、高杰、刘泽清恨甚，滋欲杀宗周矣。

宗周连疏请告不得命，遂抗疏劾士英，言：

陛下龙飞淮甸，天实予之。乃有扈蹕微劳，入内阁，进中枢，宫銜世廕，晏然当之不疑者，非士英乎？于是李沾侈言定策，挑激廷臣矣。刘孔昭以功赏不均，发愤冢臣，朝端哗然聚讼，而群阴且翩翩起矣。借知兵之名，则逆党可以然灰，宽反正之路，则逃臣可以汲引，而阁部诸臣且次第言去矣。中朝之党论方兴，何暇图河北之贼？立国之本纪已疏，何以言匡攘之略？高杰一逃将也，而奉若骄子，浸有尾大之忧。淮、扬失事，不难遣抚臣道臣以谢之，安得不长其桀骜，则亦恃士英卵翼也。

刘、黄诸将，各有旧汛地，而置若弈棋，汹汹为连鸡之势，至分割江北四镇以慰之，安得不启其雄心，则皆高杰一人倡之也。京营自祖宗以来，皆勋臣为政，枢贰佐之。陛下立国伊始，而有内臣卢九德之命，则士英有不得辞其责者。

总之，兵戈盗贼，皆从小人气类感召而生，而小人与奄宦又往往相表里。自古未有奄宦用事，而将帅能树功于方域者。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之机，出土英仍督凤阳，联络诸镇，决用兵之策。史可法即不还中枢，亦当自淮而北，历河以南，别开幕府，与士英相犄角。京营提督，独断寝之。书之史册，为弘光第一美政。

王优诏答之，而促其速入。

士英大怒，即日具疏辞位，且扬言于朝曰：“刘公自称草莽孤臣，不书新命，明示不臣天子也。”其私人硃统车类遂劾宗周疏请移蹕凤阳：“凤阳，高墙所在，欲以罪宗处皇上，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。其兵已伏丹阳，当急备。”而泽清、杰日夜谋所以杀宗周者不得，乃遣客十辈往刺宗周。宗周时在丹阳，终日危坐，未尝有惰容，客前后至者，不敢加害而去。而黄鸣骏入觐，兵抵京口，与防江兵相击斗。士英以统车类言为信也，亦震恐。于是泽清疏劾：“宗周阴挠恢复，欲诛臣等，激变士心，召生灵之祸。”刘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“三案”，为门户主盟，倡议亲征，图晁错之自为居守，司马懿之闭城拒君。疏未下，泽清复草一疏，署杰、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，言：“宗周劝上亲征，谋危君父，欲安置陛下于烽火凶危之地。盖非宗周一人之谋，姜曰广、吴牲合谋也。曰广心雄胆大，翊戴非其本怀，故阴结死党，翦除诸忠，然后迫劫乘舆，迁之别郡。如牲、宗周入都，臣等即渡江赴阙，面讦诸奸，正《春秋》讨贼之义。”疏入，举朝大骇，传谕和衷集事。宗周不得已，以

七月十八日入朝。初，泽清疏出，遣人录示杰。杰曰：“我辈武人，乃预朝事耶？”得功疏辨：“臣不预闻。”士英寝不奏。可法不平，遣使遍诘诸镇，咸云不知，遂据以入告，泽清辈由是气沮。

士英既嫉宗周，益欲去之，而荐阮大铖知兵。有诏冠带陛见。未几，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。宗周曰：“大铖进退，系江左兴亡，老臣不敢不一争之。不听，则亦将归尔。”疏入，不听，宗周遂告归，诏许乘传。将行，疏陈五事：

一曰修圣政，毋以近娱忽远猷。国家不幸，遭此大变，今纷纷制作，似不复有中原志者。土木崇矣，珍奇集矣，俳优杂剧陈矣；内竖充廷，金吾满座，戚畹骈阗矣；谗夫昌，言路扼，官常乱矣。所谓狃近娱而忽远图也。

一曰振王纲，无以主恩伤臣纪。自陛下即位，中外臣工不曰从龙，则曰佐命。一推恩近侍，则左右因而秉权；再推恩大臣，则阁部可以兼柄；三推恩勋旧，则陈乞至今未已；四推恩武弁，则疆场视同儿戏。表里呼应，动有藐视朝廷之心；彼此雄长，即为犯上无等之习。礼乐征伐，渐不出自天子，所谓褻主恩而伤臣纪也。

一曰明国是，无以邪锋危正气。朋党之说，小人以加君子，酿国家空虚之祸，先帝未造可鉴也。今更为一二元恶称冤，至诸君子后先死于党、死于徇国者，若有余戮。揆厥所由，止以一人进用，动引三朝故事，排抑旧人。私交重，君父轻，身自树党，而坐他人以党，所谓长邪锋而危正气也。

一曰端治术，无以刑名先教化。先帝颇尚刑名，而杀机先动于温体仁。杀运日开，怨毒满天下。近如贪吏之诛，不经提问，遽科罪名；未科罪名，先追赃罚。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，借成德以媚权相，又孰辨之？又职方戎政之奸弊，道路喷有烦

言，虽卫臣有不敢问者，则厂卫之设何为？徒令人主亏至德，伤治体，所谓急刑名而忘教化也。

一曰固邦本，毋以外衅酿内忧。前者淮、扬告变，未几而高、黄二镇治兵相攻。四镇额兵各三万，不以杀敌而自相屠毒，又日烦朝廷讲和，何为者！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，索十二万不杀敌之饷，必穷之术耳。不稍裁抑，惟加派横征。蓄一二苍鹰乳虎之有司，以天下徇之已矣，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也。

优诏报闻。

明年五月，南都亡。六月，潞王降，杭州亦失守。宗周方食，推案恸哭，自是遂不食。移居郭外，有劝以文、谢故事者。宗周曰：“北都之变，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以身在田里，尚有望于中兴也。南都之变，主上自弃其社稷，尚曰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以俟继起有人也。今吾越又降矣，老臣不死，尚何待乎？若曰身不在位，不当与城为存亡，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？此江万里所以死也。”出辞祖墓，舟过西洋港，跃入水中，水浅不得死，舟人扶出之。绝食二十三日，始犹进茗饮，后勺水不下者十三日，与门人问答如平时。闰六月八日卒，年六十有八。其门人殉义者有祝渊、王毓蓍。

渊，字开美，海宁人。崇祯六年举于乡。自以年少学未充，栖峰巅僧舍，读书三年，山僧罕见其面。十五年冬，会试入都，适宗周廷诤姜埰、熊开元削籍。渊抗疏曰：“宗周戆直性成，忠孝天授，受任以来，蔬食不饱，终宵不寝，图报国恩。今四方多难，贪墨成风，求一清刚臣以司风纪，孰与宗周？宗周以迂戆斥，继之者必渎涩；宗周以偏执斥，继之者必便捷。渎涩便捷之夫进，必且营私纳贿，颠倒贞邪。乞收还成命，复其故官，天下幸甚。”帝得疏不悻，停渊会试，下礼官议。渊故不识宗周，既得命往谒。宗周曰：“子为此举，无所为而为之乎，

抑动于名心而为之也？”渊爽然避席曰：“先生名满天下，诚耻不得列门墙尔，愿执贽为弟子。”明年，从宗周山阴。礼官议上，逮下诏狱，诘主使姓名。渊曰：“男儿死即死尔，何听人指使为！”移刑部，进士共疏出渊。未几，都城陷，营死难太常少卿吴麟征丧，归其柩。诣南京刑部，竟前狱，尚书谕止之。上疏请诛奸辅，通政司抑不奏。给事中陈子龙疏荐渊及待诏涂仲吉义士，可为台谏。仲吉者，漳浦人，以诸生走万里上书明黄道周冤，得罪杖谴者也。不许。

宗周罢官家居，渊数往问学。尝有过，入曲室长跪流涕自扞。杭州失守，渊方葬母，趣竣工。既葬，还家设祭，即投缢而卒，年三十五也。逾二日，宗周饿死。

毓蕃，字元趾，会稽人。为诸生，跌宕不羁。已，受业宗周之门，同门生咸非笑之。杭州不守，宗周绝粒未死，毓蕃上书曰：“愿先生早自裁，毋为王炎午所吊。”俄一友来视，毓蕃曰：“子若何？”曰：“有陶渊明故事在。”毓蕃曰：“不然。吾辈声色中人，虑久则难持也。”一日，遍召故交欢饮，伶人奏乐。酒罢，携灯出门，投柳桥下，先宗周一月死。乡人私谥正义先生。

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。已，入东林书院，与高攀龙辈讲习。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，宗周亦与焉。越中自王守仁后，一传为王畿，再传为周汝登、陶望龄，三传为陶爽龄，皆杂于禅。爽龄讲学白马山，为因果说，去守仁益远。宗周忧之，筑证人书院，集同志讲肄。且死，语门人曰：“学之要，诚而已，主敬其功也。敬则诚，诚则天。良知之说，鲜有不流于禅者。”宗周在官之日少，其事君，不以面从为敬。入朝，虽处暗室，不敢南向。或讯大狱，会大议，对明旨，必却坐拱立移时。或谢病，徒步家居，布袍粗饭，乐道安贫。闻召就道，尝不能具冠

裳。学者称念台先生。子为，字伯绳。

黄道周，字幼平，漳浦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为经筵展书官。故事，必膝行前，道周独否，魏忠贤目摄之。未几，内艰归。

崇祯二年起故官，进右中允。三疏救故相钱龙锡，降调，龙锡得减死。五年正月方候补，遭疾求去。濒行，上疏曰：

臣自幼学《易》，以天道为准。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，考其治乱，百不失一。陛下御极之元年，正当《师》之上九，其爻云：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陛下思贤才不遽得，惩小人不易绝，盖陛下有大君之实，而小人怀干命之心。臣入都以来，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，动寻苛细，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，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。序仁义道德，则以为迂昧而不经；奉刀笔簿书，则以为通达而知务。一切磨勘，则葛藤终年；一意不调，而株连四起。陛下欲整顿纪纲，斥攘外患，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，摧折缙绅；陛下欲剔弊防奸，惩一警百，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，敛怨市权。且外廷诸臣敢诋陛下者，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，而在权力谬巧之人；内廷诸臣敢诋陛下者，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，而在阿柄神丛之大。惟陛下超然省览，旁稽载籍，自古迄今，决无数米量薪，可成远大之猷，吹毛数睫，可奏三五之治者。彼小人见事，智每短于事前，言每多于事后。不救凌围，而谓凌城必不可筑；不理岛民，而谓岛众必不可用；兵逃于久顿，而谓乱生于无兵；饷糜于漏邑，而谓功销于无饷。乱视荧听，浸淫相欺，驯至极坏，不可复挽，臣窃危之。自二年以来，以察去弊，而弊愈多；以威创顽，而威滋殫。是亦反申、商以归周、孔，捐苛细以崇惇大之时矣。

帝不恚，摘“葛藤”、“株连”数语，令具陈。道周上言曰：近年诸臣所目营心计，无一实为朝廷者。其用人行事，不

过推求报复而已。自前岁春月以后，盛谈边疆，实非为陛下边疆，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；去岁春月以后，盛言科场，实非为陛下科场，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。此非所谓“葛藤”、“株连”乎？自古外患未弭，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；小人未退，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。今独以遗君父，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。行事而事失，则曰事不可为；用人而人失，则曰人不足用。此臣所谓舛也。三十年来，酿成门户之祸，今又取缙绅稍有器识者，举网投阱，即缓急安得一士之用乎！凡绝饵而去者，必非鲮鱼；恋栈而来者，必非骏马。以利禄蒙士，则所蒙者必嗜利之臣；以箠楚驱人，则就驱者必駑骀之骨。今诸臣之才具心术，陛下其知之矣。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，则小人之焰益张；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，则君子之功不立。天下总此人才，不在廊庙则在林藪。臣所知识者有马如蛟、毛羽健、任赞化，所闻习者有惠世扬、李邦华，在仕籍者有徐良彦、曾樱、硃大典、陆梦龙、邹嘉生，皆卓犖骏伟，使当一面，必有可观。

语皆刺大学士周延儒、温体仁，帝益不怿，斥为民。

九年用荐召，复故官。明年闰月，久旱修省，道周上言：“近者中外斋宿，为百姓请命，而五日内系两尚书，未闻有人申一疏者。安望其戡乱除凶，赞平明之治乎？陛下焦劳于上，小民展转于下，而诸臣括囊其间，稍有人心，宜不至此。”又上疏曰：“陛下宽仁弘宥，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载罔效、拥权自若者。积渐以来，国无是非，朝无枉直，中外臣工率苟且图事，诚可痛愤。然其视听一系于上。上急催科则下急贿赂；上乐锷核，则下乐巖险；上喜告讦，则下喜诬陷。当此南北交讧，奈何与市井细民，申勃谿之谈，修睚眦之隙乎。”时体仁方招奸人构东林、复社之狱，故道周及之。

旋进右谕德，掌司经局，疏辞。因言己有三罪、四耻、七

不如。三罪、四耻，以自责。七不如者，谓“品行高峻，卓绝伦表，不如刘宗周；至性奇情，无愧纯孝，不如倪元璐；湛深大虑，远见深计，不如魏呈润；犯言敢谏，清裁绝俗，不如詹尔选、吴执御；志尚高雅，博学多通，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、龙溪举人张燮；至鬪土累系之臣，朴心纯行，不如李汝璨、傅朝佑；文章意气，坎坷磊落，不如钱谦益、郑鄆。”鄆方被杖母大诟，帝得疏骇异，责以颠倒是非。道周疏辩，语复营护鄆。帝怒，严旨切责。

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，严冷方刚，不谐流俗。公卿多畏而忌之，乃藉不如鄆语为口实。其冬，择东宫讲官。体仁已罢，张至发当国，摈道周不与。其同官项煜、杨廷麟不平，上疏推让道周。至发言：“鄆杖母，明旨煌煌，道周自谓不如，安可为元良辅导。”道周遂移疾乞休，不许。

十一年二月，帝御经筵。刑部尚书郑三俊方下吏，讲官黄景昉救之，帝未许。而帝适追论旧讲官姚希孟尝请漕储全折以为非。道周听未审，谓帝将宽三俊念希孟也，因言：“故辅臣文震孟一生蹇直，未蒙帷盖恩。天下士，生如三俊，歿如震孟、希孟，求其影似，未可多得。”帝以所对失实，责令回奏。再奏再诘，至三奏乃已。凡道周所建白，未尝得一俞旨，道周顾言不已。

六月，廷推阁臣。道周已充日讲官，迁少詹事，得与名。帝不用，用杨嗣昌等五人。道周乃草三疏，一劾嗣昌，一劾陈新甲，一劾辽抚方一藻，同日上之。其劾嗣昌，谓：

天下无无父之子，亦无不臣之子。卫开方不省其亲，管仲至比之豨狗；李定不丧继母，宋世共指为人梟。今遂有不持两服，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。宣大督臣卢象升以父殡在途，搥心饮血，请就近推补，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。夫守制者可推，

则闻丧者可不去；闻丧者可不去，则为子者可不父，为臣者可不子。即使人才甚乏，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，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？嗣昌在事二年，张网溢地之谈，款市乐天之说，才智亦可睹矣，更起一不祥之人，与之表里。陛下孝治天下，缙绅家庭小小勃谿，犹以法治之，而冒丧戮伦，独谓无禁，臣窃以为不可也。

其论新甲，言：

其守制不终，走邪径，托捷足。天下即甚无才，未宜假借及此。古有忠臣孝子无济于艰难者，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。臣二十躬耕，手足胼胝，以养二人。四十余削籍，徒步荷担二千里，不解暎屣。今虽逾五十，非有妻子之奉，婢仆之累。天下即无人，臣愿解清华，出管锁钥，何必使被棘负涂者，被不祥以玷王化哉！

其论一藻，则力诋和议之非。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，而“缙绅”、“勃谿”语，欲为郑鄆脱罪，下吏部行谴。嗣昌因上言：“鄆杖母，禽兽不如。今道周又不如鄆，且其意徒欲庇凶徒，饰前言之谬，立心可知。”因自乞罢免，帝优旨慰之。

七月五日，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，并及道周。帝与诸臣语所司事，久之，问道周曰：“凡无所为而为者，谓之天理；有所为而为者，谓之人欲。尔三疏适当廷推不用时，果无所为乎？”道周对曰：“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，自信无所为。”帝曰：“先时何不言？”对曰：“先时犹可不言，至简用后不言，更无当言之日。”帝曰：“清固美德，但不可傲物遂非。且惟伯夷为圣之清，若小廉曲谨，是廉，非清也。”时道周所对不合指，帝屡驳，道周复进曰：“惟孝弟之人始能经纶天下，发育万物。不孝不弟者，根本既无，安有枝叶。”嗣昌出奏曰：“臣不生空桑，岂不知父母？顾念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君

臣固在父子前。况古为列国之君臣，可去此适彼；今则一统之君臣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且仁不遗亲，义不后君，难以偏重。臣四疏力辞，意词臣中有如刘定之、罗伦者，抗疏为臣代请，得遂臣志。及抵都门，闻道周人品学术为人宗师，乃不如郑鄮。

“帝曰：‘然，朕正拟问之。’乃问道周曰：‘古人心无所为，今则各有所主，故孟子欲正人心，息邪说。古之邪说，别为一教，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，系世道人心更大。且尔言不如郑鄮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匡章见弃通国，孟子不失礼貌，臣言文章不如鄮。’帝曰：‘章子不得于父，岂鄮杖母者比。尔言不如，岂非朋比？’道周曰：‘众恶必察。’帝曰：‘陈新甲何以走邪径，托捷足？且尔言软美容悦，叩首折枝者谁耶？’道周不能对，但曰：‘人心邪则行径皆邪。’帝曰：‘丧固凶礼，岂遭凶者即凶人，尽不祥之人？’道周曰：‘古三年丧，君命不过其门。自谓凶与不祥，故军礼凿凶门而出。夺情在疆外则可，朝中则不可。’帝曰：‘人既可用，何分内外？’道周曰：‘我朝自罗伦论夺情，前后五十余人，多在边疆。故嗣昌在边疆则可，在中枢则不可；在中枢犹可，在政府则不可。止嗣昌一人犹可，又呼朋引类，竟成一夺情世界，益不可。’帝又诘问久之。帝曰：‘少正卯当时亦称闻人，心逆而险，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辨，顺非而泽，记丑而博，不免圣人之诛。今人多类此。’道周曰：‘少正卯心术不正，臣心正无一毫私。’帝怒。有间，命出候旨。道周曰：‘臣今日不尽言，臣负陛下；陛下今日杀臣，陛下负臣。’帝曰：‘尔一生学问，止成佞耳！’叱之退。道周叩首起，复跪奏：‘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。夫人在君父前，独立敢言为佞，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？忠佞不别，邪正淆矣，何以致治？’帝曰：‘固也，非朕漫加尔以佞。但所问在此，所答在彼，非佞而何？’再叱之退。

顾嗣昌曰：“甚矣，人心偷薄也。道周恣肆如此，其能无正乎？”乃召文武诸臣，咸聆戒谕而退。

是时，帝忧兵事，谓可属大事者惟嗣昌，破格用之。道周守经，失帝意，及奏对，又不逊。帝怒甚，欲加以重罪，惮其名高，未敢决。会刘同升、赵士春亦劾嗣昌，将予重谴，而部拟道周谴顾轻。嗣昌惧道周轻，则论已者将无已时也，亟购人劾道周者。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改兵部，遂阿嗣昌意上疏曰：“臣闻人主之尊，尊无二上；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。今黄道周及其徒党造作语言，亏损圣德。举古今未有之好语尽出道周，无不可归过于君父。不颁示前日召对始末，背公死党之徒，鼓煽以惑四方，私记以疑后世，掩圣天子正人心息邪说至意，大不便。”帝即传谕廷臣，毋为道周劫持相朋党，凡数百言。贬道周六秩，为江西按察司照磨，而若麒果得兵部。

久之，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，推奖道周备至。故事，但下所司，帝亦不覆阅。而大学士魏照乘恶道周甚，则拟旨责学龙滥荐。帝遂发怒，立削二人籍，逮下刑部狱，责以党邪乱政，并杖八十，究党与。词连编修黄文焕、吏部主事陈天定、工部司务董养河、中书舍人文震亨，并系狱。户部主事叶廷秀、监生涂仲吉救之，亦系狱。尚书李觉斯讫轻，严旨切责，再拟谪戍烟瘴，帝犹以为失出，除觉斯名，移狱镇抚司掠治，乃还刑部狱。逾年，尚书刘泽深等言：“二人罪至永戍止矣，过此惟论死。论死非封疆则贪酷，未有以建言者。道周无封疆贪酷之罪，而有建言蒙戮之名，于道周得矣，非我圣主覆载之量也。陛下所疑者党耳，党者，见诸行事。道周抗疏，只托空言，一二知交相从罢斥，乌睹所谓党，而烦朝廷大法乎？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，万一圣意转圜，而臣已论定，悔之何及。”仍以原拟请，乃永戍广西。

十五年八月，道周戌已经年。一日，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，手一编从容问曰：“张溥、张采何如人也？”皆对曰：“读书好学人也。”帝曰：“张溥已死，张采小臣，科道官何亟称之？”对曰：“其胸中自有书，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。

“帝曰：“亦不免偏。”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，而已方再入相，欲参用公议，为道周地也，即对曰：“张溥、黄道周皆未免偏，徒以其善学，故人人惜之。”帝默然。德璟曰：“道周前日蒙戍，上恩宽大，独其家贫子幼，其实可悯。”帝微笑，演曰：“其事亲亦极孝。”行甦曰：“道周学无不通，且极清苦。”帝不答，但微笑而已。明日传旨复故官。道周在途疏谢，称学龙、廷秀贤。既还，帝召见道周，道周见帝而泣：“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，臣故有犬马之疾。”请假，许之。

居久之，福王监国，用道周吏部左侍郎。道周不欲出，马士英讽之曰：“人望在公，公不起，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？”乃不得已趋朝。陈进取九策，拜礼部尚书，协理詹事府事。而朝政日非，大臣相继去国，识者知其将亡矣。明年三月，遣祭告禹陵。濒行，陈进取策，时不能用。甫竣事，南都亡，见唐王聿键于衢州，奉表劝进。王以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。道周学行高，王敬礼之特甚，赐宴。郑芝龙爵通侯，位道周上，众议抑芝龙，文武由是不和。一诸生上书诋道周迂，不可居相位，王知出芝龙意，下督学御史搃之。

当是时，国势衰，政归郑氏，大帅恃恩观望，不肯一出关募兵。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。以七月启行，所至远近响应，得义旅九千余人，由广信出衢州。十二月进至婺源，遇大清兵。战败，被执至江宁，幽别室中，囚服著书。临刑，过东华门，坐不起，曰：“此与高皇帝陵寝近，可死矣。”监刑者从之。幕下士中书赖雍、蔡绍谨，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。

道周学贯古今，所至学者云集。铜山在孤岛中，有石室，道周自幼坐卧其中，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。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，所著《易象正》、《三易洞玑》及《太函经》，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，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。歿后，家人得其小册，自谓终于丙戌，年六十二，始信其能知来也。

叶廷秀，濮州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历知南乐、衡水、获鹿三县，入为顺天府推官。英国公张惟贤与民争田，廷秀断归之民。惟贤属御史袁弘勋驳勘，执如初。惟贤诉诸朝，帝卒用廷秀奏，还田于民。

崇祯中，迁南京户部主事，遭内外艰。服阕，入都，未补官，疏陈吏治之弊，言：“催科一事，正供外有杂派，新增外有暗加，额办外有贴助，小民破产倾家，安得不为盗贼。夫欲救州县之弊，当自监司郡守始。不澄其源，流安能洁。乃保举之令行已数年，而称职者希觐，是连坐法不可不严也。”帝纳之，授户部主事。帝以傅永淳为吏部尚书。廷秀言永淳庸才，不当任统均。甫四月，永淳果败。道周逮下狱，廷秀抗疏救之。帝怒，杖百，系诏狱。明年冬，遣戍福建。

廷秀受业刘宗周门，造詣渊邃，宗周门人以廷秀为首。与道周末相识，冒死论救，获重罪，处之恬然。及道周释还，给事中左懋第、御史李悦心复相继论荐，执政亦称其贤，道周在途又为请。帝令所司核议，已而执政复荐。十六年冬，特旨起故官。会都城陷，未赴。福王时，兵部侍郎解学龙荐道周，并及廷秀，命以佾都御史用。及还朝，马士英恶之，抑授光禄少卿。南都覆，唐王召拜左佾都御史，进兵部右侍郎。事败，为僧以终。

赞曰：刘宗周、黄道周所指陈，深中时弊。其论才守，别忠佞，足为万世龟鉴。而听者迂而远之，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

也。《传》曰：“虽危起居，竟信其志，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”，二臣有焉。杀身成仁，不违其素，所守岂不卓哉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四

崔景荣 黄克缙 毕自严 李长庚 王志道 刘之凤

崔景荣，字自强，长垣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。授平阳府推官。擢御史，劾东厂太监张鲸罪。巡按甘肃、湖广、河南，最后按四川，积台资十八年。

播州乱，景荣监大帅遇刘綎、吴广辈军。綎驰金帛至景荣家，为其父寿，景荣上疏劾之。播州平，或请以播北畀安氏，景荣不可。会总督李化龙忧去，景荣为请蠲蜀一岁租，恤上东五路，罢矿使。化龙疏叙监军功，弗及景荣。已，晋太仆少卿。

三年满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宁夏。银定素骄，岁入掠。景荣亲督战破之，因议革导贼诸部赏，诸部惧，请与银定绝。银定既失导，亦叩关求市。宁夏岁市费不貲，景荣议省之。在任三年，仅一市而已。其后延镇吉能等挟款求补市，卒勿许，岁省金钱十余万。

四十一年，入为兵部右侍郎，总京营戎政。改吏部，以疾辞去。逾年，起宣府大同总督。召还，晋兵部尚书。会辽、沈失，熊廷弼、王化贞议不协，命廷臣议经、抚去留，景荣数为言官所论。御史方震孺请罢景荣，以孙承宗代之。遂引疾归。

天启四年十一月，特起为吏部尚书。当是时，魏忠贤盗国柄，群小更相倚附，逐尚书赵南星。即家起景荣，欲倚为助。比至，忠贤饰大宅以待，景荣不赴。锦衣帅田尔耕来谒，又辞不见。帝幸太学，忠贤欲先一日听祭酒讲，议裁诸听讲大臣赐

坐赐茶礼，又议减考选员额，汰京堂添注官。景荣皆力持不行，浸忤忠贤指。又移书魏广微，劝其申救杨涟、左光斗。广微不得已，为具揭。寻以景荣书为征，曰：“景荣教我也。”于是御史倪文焕、门克新先后劾景荣阴护东林，媚奸邪而邀后福。得旨，削夺为民。崇祯改元，复原职。四年卒，赠少保。

黄克缙，字绍夫，晋江人。万历八年进士。除寿州知州，入为刑部员外郎。累官山东左布政使，就迁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请停矿税，论劾税使陈增、马堂，他惠政甚著。屡以平盗功，加至兵部尚书。四十年，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，为御史李若星、魏云中所劾，还家候命。居三年，始履任。四十四年冬，隆德殿灾，上疏陈时政，语极痛切。不报。

召理京营戎政，改刑部尚书，预受两朝顾命。李选侍将移宫，其内侍王永福、姚进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宝下吏。克缙拟二人辟，余俱未减。帝不从，命辟六人，余遣戍。克缙言：“姜升、郑稳山、刘尚理不持一物，刘逊拾地上珠，还之选侍，而与永福、进忠同戮，轻重失伦。况选侍筐中物，安知非先朝所赐？”当是时，诸珰罪重，谋脱无自，惟请帝厚待选侍，则狱情自缓。于是流言四布，谓帝薄待先朝妃嫔，而克缙首入其言。帝不悦，责克缙偏听，命如前旨。

已，杨涟陈“移宫”始末。帝即宣谕廷臣，备述选侍凌虐圣母状。且曰：“大小臣工，惟私李党，责备朕躬。”克缙惶恐上言：“礼，父母并尊。事有出于念母之诚，迹或涉于彰父之过，必委曲周全，浑然无迹，斯为大孝。若谓党庇李氏，责备圣躬，臣万死不敢出。”御史焦源溥力驳其持论之谬，末言：“群竖持货百万，借安选侍为名，妄希脱罪，克缙堕其术而不觉。”克缙奏辨，因乞罢。略言：“源溥谓在神宗时为元子者为忠，为福藩者非忠。臣敢广之曰：神宗既保护先帝，授以

大位，则为神考而全其贵妃，富贵其爱子者，尤忠之大也。又谓在先帝时为二后者为忠，为选侍者非忠。臣亦广之曰：圣母既正名定位，则光昭刑于之令德，勿虚传宫帙之忿争，尤忠之大也。若如源溥言，必先帝不得正其始，圣母不得正其终，方可议斯狱耳。”疏入，帝怒甚，责以轻肆无忌，不谙忠孝。克缙皇恐引罪，大学士刘一燝等亦代为言，乃已。无何，给事中董承业、孙杰、毛士龙，御史潘云翼、杨新期，南京御史王允成并劾克缙是非舛谬。克缙不服，言曩不举李三才，故为诸人所恶。源溥复劾克缙借三才以倾言官。克缙奏辨，再乞休，帝不问。

天启元年冬，加太子太保。寻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。廷臣议“红丸”，克缙述进药始末，力为方从哲辨。给事中薛文周诋其灭伦常，昵私交，昧大义。克缙愤，援《春秋》不书隐公、闵公之弑，力诋文周，且白选侍无殴圣母事。给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复劾克缙。先是，帝宣谕百官，明言选侍殴崩圣母。及惟炳疏上，得旨：“选侍向有触忤，朕一时传谕，不无过激。追念皇考，岂能愬然？”于是外议纷纭，咸言前此上谕，悉出王安矫托，而诸请安选侍者，益得藉为词。盖是时王安已死，魏忠贤方窃柄，故前后谕旨牴牾如此。

克缙历官中外，清强有执。持议与争“三案”者异，攻击纷起。自是群小排东林，创《要典》，率推克缙为首功。时东林方盛，克缙移疾。诏加太子太傅，乘传归。四年十二月，魏忠贤尽逐东林，召克缙为工部尚书。视事数月，复移疾归。三殿成，加太子太师。崇祯元年，起南京吏部尚书。有劾之者，不就，卒于家。

毕自严，字景曾，淄川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除松江推官。年少有才干，征授刑部主事。历工部员外郎中，迁淮徐道参议。

内艰阙，分守冀宁。改河东副使，引疾去。起洮岷兵备参政。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，进右布政使。泰昌时，召为太仆卿。

天启元年四月，辽阳覆。廷议设天津巡抚，专饬海防，改自严右佥都御史以往。置水军，缮战舰，备戎器。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，天津居其一，增设镇海诸营，用戚继光遗法，水军先习陆战，军由是可用。魏忠贤令锦衣千户刘乔速天津废将，自严以无驾帖疏论之，报闻。四方所募兵日逃亡，用自严言，摄其亲属补伍。兵部主事来斯行有武略，自严请为监军。山东白莲妖贼起，令斯行率五千人往，功多。

初，万历四十六年，辽左用兵，议行登、莱海运。明年二月，特设户部侍郎一人，兼右佥都御史，出督辽饷，语详《李长庚传》。及是，长庚迁，乃命自严代。叙前平贼功，进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。时议省天津巡抚，令督饷侍郎兼领其事，即以委自严。又议讨朝鲜，自严言不可遽讨，当俟请贡输诚，东征效力，徐许其封耳。京师数地震，因言内批宜慎，恩泽宜节，人才宜惜，内操宜罢，语甚切直。自严在事数年，综核撙节，公私赖之。

五年，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。明年正月，就改户部尚书。忠贤议鬻南太仆牧马草场，助殿工。自严持不可，遂引疾归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户部尚书。自严以度支大绌，请核逋赋，督屯田，严考成，汰冗卒，停蓟、密、昌、永四镇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，俱报可。二年三月，疏言：“诸边年例，自辽饷外，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。今蓟、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，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。统计京边岁入之数，田赋百六十九万二千，盐课百一十万三千，关税十六万一千，杂税十万三千，事例约二十万，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。而逋负相沿，所入不

满二百万，即尽充边饷，尚无赢余。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，辽东提塘三十余万，蓟、辽抚赏十四万，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，出浮于入，已一百十三万六千。况内供召买，宣、大抚赏，及一切不时之需，又有出常额外者。乞敕下廷臣，各陈所见。”于是廷臣争效计画。自严择其可者，先列上十二事，曰增盐引，议鼓铸，括杂税，核隐田，税寺产，核牙行，停修仓廩，止葺公署，南马协济，崇文铺税，京运拨兑，板木折价。已，复列上十二事，曰增关税，捐公费，鬻生祠，酌市税，汰冗役，核虚冒，加抵赎，班军折银，吏胥纳班，河滨滩荡，京东水田，殿工冠带。帝悉允行。

诏辑《赋役全书》。自严言：“《全书》之作，自行一条鞭始，距今已四十五年。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，其弊为混派；有司听奸吏暗洒瓜分，其弊为花派。当大为申饬。”因条八式以献。帝即命颁之天下。

给事中汪始亨极论盗屯损饷之弊。自严言：“相沿已久，难于核实。请无论军种民种，一照民田起科。”帝是其议。先是，忠贤乱政，边饷多缺，自严给发如期。又疏言：“最耗财者无如客饷。诸镇年例合三百二十七万，而客饷居三之一，宜大裁省。其次则有抚赏、召买、修筑诸费，皆不可不节。”帝褒纳之。其冬，京师被兵，帝忧劳国事，旨中夜数发。自严奏答无滞，不敢安寝，头目臃肿，事幸无乏。明年夏，以六罪自劾，乞罢，优旨慰留。先以考满加太子少保，叙遵、永克复功，再进太子太保。

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，自严不能止。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，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，天下益耗矣。已，陈时务十事，意主利民，帝悉采纳。又以兵饷日增，屡请清核，而兵部及督抚率为寝阁。复乞汰内地无用之兵，帝即令严饬，然

不能尽行也。

御史余应桂劾自严殿试读卷，首荐陈于泰，乃辅臣周延儒姻娅。自严引疾乞休，疏四上，不允。时有诏，县令将行取者，户部先核其钱谷。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，前任青浦，逋金花银二千九百。帝以诘户部，自严言友元已输十之七贮太仓。帝令主库者核实，无有，帝怒责自严。自严饰词辨，帝益怒，遂下自严狱，遣使逮友元。御史李若说疏救，不纳。逾月，给事中吴甘来复抗疏论救，帝乃释之。八年五月，叙四川平贼功，复官，致仕。又三年卒，赐恤如制。

李长庚，字酉卿，麻城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。历江西左、右布政使，所在励清操。入为顺天府尹。改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尽心荒政，民赖以苏。盗蔓武定诸州县，讨擒其渠魁。

四十六年，辽东用兵，议行登、莱海运。长庚初言不便，后言：“自登州望铁山西北口，至羊头凹，历中岛、长行岛抵北信口，又历兔儿岛至深井，达盖州，剥运一百二十里，抵娘娘宫，陆行至广宁一百八十里，至辽阳一百六十里，每石费一金。”部议以为便，遂行之。

明年二月，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，出督辽饷，驻天津，即以长庚为之。奏行造淮船、通津路、议牛车、酌海道、截帮运、议钱法、设按臣、开事例、严海防九事。时议岁运米百八十万石，豆九十万石，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，银三百二十四万两，长庚请留金花，行改折，借税课，言：“臣考会计录，每岁本色、折色通计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。入内府者六百余万，入太仓者，自本色外，折色四百余万。内府六百万，自金花籽粒外，皆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，岁久皆朽败。若改折一年，无损于上，有益于下。他若陕西羊绒，江、浙织造，

亦当稍停一年，济军国急。”帝不悦，言：“金花籽粒本祖宗旧制，内供正额及军官月俸，所费不貲，安得借留？其以今年天津、通州、江西、四川、广西上供税银，尽充军费。”于是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上言：“考《会典》，于内库则云：金花银，国初解南京供武俸，诸边或有急，亦取给其中。正统元年，始自南京改解内库。嗣后除武官俸外，皆为御用。是金花银国初常以济边，而正统后方供御用也。《会典》于太仓库则云：嘉靖二十二年，题准诸处京运钱粮，不拘金花籽粒，应解内府者悉解贮太仓库，备各边应用。是世宗朝金花尽充兵饷，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敛之于内也。今不考各边取给应用之例，而反云正供旧额，何相左若是？至武官月俸，岁不过十余万，乃云所费不貲哉。且原数一百万，陛下始增二十万，年深日久，颠末都忘。以臣计之，毋论今年当借，即嗣后年年借用可也；毋论未来者当济边，即见在内帑者尽还太仓可也。若夫物料改折，隆庆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济边，六年又行于南京监局，亦以济边。此则祖宗旧制，陛下独不闻耶？”帝卒不听。

时诸事创始，百务坌集，长庚悉办治。天启二年，迁南京刑部尚书，就移户部。明年，召拜户部尚书，未任，以忧归。

崇祯元年，起工部尚书，复以忧去。久之，代闵洪学为吏部尚书。六年正月，修撰陈于泰疏陈时弊，宣府监视中官王坤力诋之，侵及首辅周延儒。长庚率同列上言：“陛下博览古今，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？自今以后，廷臣拱手屏息，岂盛朝所宜有。臣等溺职，祈立赐谴黜，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，流祸无穷，为万世口实。”帝不恚。次日召对平台。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语尤切，帝责令回奏。奏上，帝益怒。及面对，诘责者久之，竟削其籍。

志道，漳浦人，天启时为给事中。议“三案”为高攀龙所

驳，谢病归。其后附魏忠贤，历擢左通政，论者薄之。及是，以忤中官罢。

长庚不植党援，与温体仁不甚合。推郎中王茂学为真定知府，帝不允。复推为顺德知府，帝怒，责以欺蒙，并追咎冠带监生授职事，责令回奏。奏上，斥为民。家居十年，国变，久之卒。

刘之风，字雍鸣，中牟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历南京御史。天启三年六月，上疏别白孙承宗、王象乾、阎鸣泰本末，请定去留，而撤毛文龙海外军，令居关内。又请亟罢内操。忤魏忠贤，传旨切责，复宣谕廷臣，再读奏者罪无赦。六年，之风方视江防，期满奏报。忠贤夺其职。

崇祯二年，起故官。帝召周延儒燕见，宵分始出。之风偕同官上疏曰：“臣等待罪陪京，去延儒原籍三百里，其立身居乡，不堪置齿颊。今乃特蒙眷注，必将日举朝尽欺，独延儒一人捐躯为国，使陛下真若廷臣无可信，而延儒乃得翦所忌，树所私，曰为冯铨、霍维华等报怨。此一召也，于国事无纤毫益，而于圣德有丘山之损。”忤旨，诘责。已，复列上五事，曰举谋勇，止援兵，练土著，密侦探，选守令，俱见采纳。

累迁刑部侍郎，遂代郑三俊为本部尚书。之风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，高墙罪独不与，上疏言之，报可。尝与左侍郎王命璿召对平台，论律例及狱情，帝申饬而退。时有火星之变，之风特请修刑，言：“自今狱情大者，一月奏断，小者半月。赃重人犯，结案在数年前者，大抵本犯无髓可敲，戚属亦无脂可吸。祈悉宥免，全好生之仁。”从之。然之风虽为此奏，其后每上狱词，帝必严驳，之风惧甚，诸司呈稿，迟疑不敢遽发，屡疏谢病，帝不从。会尚书范景文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墨，下部讯，之风予轻比。帝疑其受贿，下之吏，法司希旨坐绞。

给事中李清言于律未合，同官葛枢复论救。帝怒，镌枢级，调外。十三年四月，之凤狱中上书自白无赃贿，情可矜原。亦置不省，竟瘐死。

计崇祯朝刑部易尚书十七人。薛贞以奄党抵死。苏茂相半岁而罢。王在晋未任，改兵部。乔允升坐逸囚遣戍。韩继思坐议狱除名。胡应台独得善去。冯英被劾遣戍。郑三俊坐议狱逮系。之凤论绞，瘐死狱中。甄淑坐纳贿下诏狱，改系刑部，瘐死。李觉斯坐议狱削籍。刘泽深卒于位。郑三俊再为尚书，改吏部。范景文未任，改工部。徐石麒坐议狱，落职闲住。胡应台再召不赴。继其后者张忻，贼陷京师，与子庶吉士端并降。

赞曰：崔景荣、黄克缙皆不为东林所与，然特不附东林耳。方东林势盛，罗天下清流，士有落然自异者，诟谇随之矣。攻东林者，幸其近己也，而援以为重。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。核人品者，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，岂笃论哉？毕自严、李长庚计臣中办治才，而自严增赋之议，识者病焉。刘之凤议狱不当，罪止谪罢，竟予重比，刑罚不中，欲求治得乎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五

张鹤鸣 弟鹤腾 董汉儒 汪泗论 赵彦 王洽 王在晋
高第 梁廷栋 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 兄元颺

张鹤鸣，字元平，颍州人。中万历十四年会试，父病，驰归。越六年，始成进士。除历城知县，移南京兵部主事。累官陕西右参政，分巡临、巩，以才略闻。

再迁右佥都御史，巡抚贵州。自杨应龙平后，销兵太多，苗仲所在为寇。鹤鸣言：“仲贼乃粤西瑶种，流入黔中。自贵阳抵滇，人以三万计，砦以千四百七十计，分即为民，合即为盗。又有红苗，环铜仁、石阡、思州、思南四郡，数几十万，而镇远、清平间，大江、小江、九股诸种，皆应龙遗孽，众万余。臣部卒止万三千，何以御贼？”因列上增兵增饷九议。合诸士兵剿洪边十二马头，大破红苗，追剿獠坪。贼首老蜡鸡据峰巅仰天窝，窝有九井，地平衍，容数千人，下通三道，各列三关，老蜡鸡僭王号。鹤鸣夺其关，老蜡鸡授首，抚降余众而还。寻发兵击平定广、威平、安笼诸贼，威名甚著。迁兵部右侍郎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未上，转左侍郎，佐理部事。时兵事亟，兵部增设二侍郎，而鹤鸣与祁伯裕、王在晋并卧家园不赴。

至天启元年，辽阳破，兵事益亟。右侍郎张经世督援师出关，部中遂无侍郎。言官请趣鹤鸣等，章数十上，帝乃克期令兵部马上督催，鹤鸣等始履任。至则论平苗功，进本部尚书，

视侍郎事。尚书王象乾出督蓟、辽军务，鹤鸣遂代其位。给事中韦蕃请留象乾，出鹤鸣督师。忤旨，谪外。时熊廷弼经略辽东，性刚负气，好谩骂，凌轹朝士。鹤鸣与相失，事多龃龉，独喜巡抚王化贞。化贞本庸才，好大言，鹤鸣主之，所奏请无不从，令无受廷弼节度。中外皆知经、抚不和，必误封疆，而鹤鸣信化贞愈笃，卒致疆事大坏。

二年正月，廷议经、抚去留。给事中惠世扬、周朝瑞议以鹤鸣代廷弼，其他多言经、抚宜并任，鹤鸣独毅然主撤廷弼，专任化贞。议甫上，化贞已弃广宁遁。鹤鸣内惭，且惧罪，乃自请行边，诏加太子太保，赐蟒玉及尚方剑。鹤鸣惮行，逗遛十七日，始抵山海关。至则无所筹画，日下令捕间谍，厚啖蒙古炒花、宰赛诸部而已。

初，广宁败书闻，廷臣集议兵事。鹤鸣盛气置廷弼自解。给事中刘弘化首论之，坐夺俸。御史江秉谦、何荐可继劾，并贬官。廷臣益愤。御史谢文锦，给事中惠世扬、周朝瑞、萧良佐、侯震暘、熊德阳等交章极论，请用世宗戮丁汝夔、神宗逮石星故事，与化贞并按。鹤鸣抵言廷弼僭疆事，由故大学士刘一燝、尚书周嘉谟党庇不令出关所致，因诋言者为一燝鹰犬。且曰：“祖宗故事，大司马不以封疆蒙功罪。”于是朝瑞等复合疏劾之，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。帝不问。鹤鸣迁延数月，谢病归。

六年春，魏忠贤势大炽，起鹤鸣南京工部尚书。寻以安邦彦未灭，鹤鸣先有平苗功，改兵部尚书，总督贵州、四川、云南、湖广、广西军务，赐尚方剑。功未就，庄烈帝嗣位。给事中瞿式耜、胡永顺、万鹏以鹤鸣由忠贤进，连章击之。鹤鸣求去，诏加太子太师，乘传归。崇祯八年，流贼陷颍州，执鹤鸣，例悬于树，骂贼死，年八十五。

弟鹤腾，字元汉，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。历官云南副使。行谊醇笃，誉过其兄。城陷被执，骂不绝口而死。

董汉儒，开州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。授河南府推官，入为户部主事。疏陈减织造、裁冒滥诸事。且曰：“迩来九阁三殿间，惟闻纵酒、淫刑、黥货。时事可忧，不止国计日绌已也。”不报。朝鲜再用兵，以郎中出理饷务。

寻迁山东佥事，进副使，历湖广左右布政使，所在有声。四十年，就拜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帝赐福王庄田，责湖广四千四百余顷，汉儒以无所得田，请岁输万金代租，不听。楚宗五十余人，讐假王事获罪，囚十载，汉儒力言，王，假也，请释系者。又为满朝荐、卞孔时等乞宥。俱不报。忧归。

光宗立，召拜工部右侍郎。旋改兵部，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天启改元，辽阳失，简精卒二千入卫，诏褒之。明年秋，以左侍郎协理戎政。未上，擢兵部尚书。时辽地尽亡，汉儒请速治诸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家属，立诛逃将蔡汝贤等，报可。毛文龙居海外，屡以虚言诳中朝，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。汉儒言文龙计画疏，虚声未可长恃；又请诛逃将管大籛、张思任、孟淑孔等，语甚切。帝命速治思任等，而大籛卒置不问。诸镇援辽军多逃逸，有出塞投插部者，汉儒请捕获立诛，同伍相擒捕者重赏；且给饷以时，则逃者自少。帝亦嘉纳。

奄人王体乾、宋晋、魏忠贤等十二人有旧劳，命所廕锦衣官皆予世袭。汉儒据祖制力争，帝不从。给事中程注、御史汪泗论等合疏谏，给事中硃大典、周之纲，御史宋师襄、胡良机特疏继之，卒不纳。汉儒旋以母丧归。后忠贤大横，汉儒服阕，遂不召。追叙甘肃功，即家进太子太保，廕子锦衣百户。卒赠少保，谥肃敏。

汪泗论，字自鲁，休宁人。祖自，嘉靖中进士，历官福建兵备佥事，分守福宁。倭犯同安，自释重囚七人为军锋，击倭却之。捷闻，赉金币。

泗论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授漳浦知县，调福清，有惠政，清屯田，缮城堡。征擢御史，首请杜内批以严履霜之渐，又请召还科臣杨涟等以作士气。巡按江西，敦重持大体，奸宄肃然。宗人禄不给，疏以桥税赎醵存留接济。历太仆寺少卿。尝识黄道周于诸生中，人服其精鉴。

赵彦，肤施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。授行人，屡迁山西左布政使。光宗嗣位，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。辽阳既失，彦请增兵戍诸岛，特设大将登州，登、莱设镇，自此始。天启二年，广宁复失。彦以山东南北咽喉，列上八事，诏多允行。

先是，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，倡白莲教，自称闻香教主。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，蔓延畿辅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。森居滦州石佛庄，徒党输金钱称朝贡，飞竹筹报机事，一日数百里。万历二十三年，有司捕系森，论死，用贿得释。乃入京师，结外戚中官，行教自如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，用符咒召鬼。两教相仇，事尽露。四十二年，森复为有司所摄，越五岁，毙于狱。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、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，徒党益众。至是，好贤见辽东尽失，四方奸民思逞，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。会谋泄，鸿儒遂先期反，自号中兴福烈帝，称大成兴胜元年，用红巾为识。五月戊申陷郟城，俄陷邹、滕、峄，众至数万。

时承平久，郡县无守备，山东故不置重兵。彦任都司杨国栋、廖栋，而檄所部练民兵，增诸要地守卒。请留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，以备征调。荐起故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，讨贼。贼乘肇基未至，袭兖州，为滋阳知县杨炳所却。栋

等击败贼，复郟城。其别部犯钜野，知县赵延庆固守不下，国栋兵至，败之，又败其犯兖州者。遂偕栋等合攻邹县。兵溃，游击张榜战死，贼遂围曲阜、郟城。旋败去，遂复峰县。

七月，彦视师兖州。甫出城，遇贼万余，彦继入城。肇基急迎战，而令国栋及栋夹击，大败之横河。时贼精锐聚邹、滕中道，彦欲攻邹、滕。副使徐从治曰：“攻邹、滕难下，不如捣其中坚，两城可图也。”彦乃与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，而以大军击贼精锐于黄阴、纪王城，大败贼，蹙而殪之峰山，遂围邹。大小数十战，城未下，令天津佥事来斯行及国栋等乘间复滕县。国栋又大破贼沙河，乃筑长围以攻邹。鸿儒抗守三月，食尽，贼党尽出降；鸿儒单骑走，被擒。抚其众四万七千余人。彦乃纪绩，告庙献俘，磔鸿儒于市。鸿儒躏山东二十年，徒党不下二百万，至是始伏诛。

于弘志亦于是年六月据武邑白家屯，将取景州应鸿儒。斯行方赴援山东，还军讨之。弘志突围走，为诸生叶廷珍所获，凡举事七日而灭。好贤亦捕得伏诛。

彦已加兵部侍郎，论功，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再加太子太保，磨子锦衣世佥事，赉银币加等。奏请振济，且捐邹、滕赋三年，郟城、峰、滋阳、曲阜一年，钜野半之，皆报许。

三年八月，召代董汉儒为兵部尚书，极陈边将克饷、役军、虚伍、占马诸弊，因条列综核事宜。帝称善，立下诸边举行。参将王楹行边，为哈刺慎部袭杀，彦请核实论罪，并敕诸边抚赏毋增故额。有传我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，彦忧之，画上八事，帝皆褒纳。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，彦亦抗疏劾之，自是为忠贤所恶。贵州征苗兵屡败，彦列八策以献，诏颁示军中。

彦有筹略，晓畅兵事。然征妖贼时，诸将多杀良民冒功，而其子官锦衣，颇招摇都市。给事、御史交劾之。彦三疏乞罢，

忠贤挟前憾，令乘传归，子削籍。初，妖贼兴，辽东经略王在晋遣兵助讨，彦叙功不及在晋，在晋憾之，至是为南京吏部，数诋彦。给事中袁玉佩遂劾彦冒功滥廕，且言京观不当筑。诏削其世廕，并京观毁之。寻追叙兵部时边功，即家进太子太傅。未几卒。

王洽，字和仲，临邑人。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历知东光、任丘。服阕，补长垣。治仪表颀伟，危坐堂上，吏民望之若神明。其廉能为一方最。

擢吏部稽勋主事，历考功文选郎中。天启初，诸贤汇进，洽有力焉。迁太常少卿。三年冬，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。洽本赵南星所引，及魏忠贤逐南星，洽乞罢，不许。五年四月，御史李应公希忠贤指劾洽，遂夺职闲住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工部右侍郎，摄部事。兵部尚书王在晋罢，帝召见群臣，奇洽状貌，即擢任之。上疏陈军政十事，曰严债帅，修武备，核实兵，衡将材，核欺蔽，惩朘削，勤训练，厘积蠹，举异才，弭盗贼，帝并褒纳。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，帝召诸大臣平台，诘问良久，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，定款议，详见《象乾》、《宗衡传》。

寻上言：“祖宗养兵百万，不费朝廷一钱，屯田是也。今辽东、永平、天津、登、莱沿海荒地，及宝坻、香河、丰润、玉田、三河、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。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，本朝万历初，总督张佳允、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，为豪右所阻。其后，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。今已垦者荒，未垦者置不问，遗天施地生之利，而日讲生财之术，为养军资，不大失策乎！乞敕诸道监司，遵先朝七分防操、三分屯垦之制，实心力行，庶国计有裨，军食无缺。”帝称善，即命行之。尝奏汰年深武弁无荐者四十八人，以边才举监司杨嗣昌、梁廷栋，后皆大用。

二年十月，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，都城戒严。洽急征四方兵入卫，督师袁崇焕，巡抚解经传、郭之琮，总兵官祖大寿、赵率教、满桂、侯世禄、尤世威、曹鸣雷等先后至，不能拒，大清兵遂深入。帝忧甚，十一月召对廷臣。侍郎周延儒言：“本兵备御疏忽，调度乖张。”检讨项煜继之，且曰：“世宗斩一丁汝夔，将士震悚，强敌宵遁。”帝颔之，遂下洽狱，以左侍郎申用懋代。明年四月，洽竟瘐死。寻论罪，复坐大辟。

洽清修伉直，雅负时望，而应变非所长。骤逢大故，以时艰见绌。遵化陷，再日始得报。帝怒其侦探不明，又以廷臣玩祗，拟用重典，故于洽不少贷。厥后都城复三被兵，枢臣咸获免，人多为洽惜之。

在晋，字明初，太仓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。自部曹历监司，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，进督河道。泰昌时，迁添设兵部左侍郎。天启二年署部事。三月，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经略辽东、蓟镇、天津、登莱，代熊廷弼。八月，改南京兵部尚书，寻请告归。五年，起南京吏部尚书，寻就改兵部。崇祯元年，召为刑部尚书，未几，迁兵部。坐张庆臻改敕书事，削籍归，卒。

高第，字登之，涞州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。历官兵部尚书，经略蓟、辽。未数月，以愆怯劾罢去。崇祯二年冬，大清兵破涞州，第窜免。

梁廷栋，鄞陵人。父克从，太常少卿。廷栋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授南京兵部主事，召改礼部，历仪制郎中。天启五年，迁抚治西宁参议。七年，调永平兵备副使。督抚以下为魏忠贤建祠，廷栋独不往，乞终养归。

崇祯元年起故官，分巡口北道。明年加右参政。十一月，大清兵克遵化，巡抚王元雅自缢，即擢廷栋右佥都御史代之。

廷栋请赐对，面陈方略，报可。未几，督师袁崇焕下狱，复擢廷栋兵部右侍郎兼故官，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及四方援军。廷栋有才知兵，奏对明爽，帝心异之。

三年正月，兵部尚书申用懋罢，特召廷栋掌部事。时京师虽解严，羽书旁午，廷栋剖决无滞。而廷臣见其骤用，心嫉之。给事中陈良训首刺廷栋，同官陶崇道复言：“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，倏而为巡抚、总督、本兵，国土之遇宜何如报。乃在通州时，言遵、永易复，良、固难破，自以为神算。今何以难者易，易者难？且尝请躬履行间，随敌追击，以为此报主热血。今偃然中枢，热血何销亡也？谓制敌不专在战，似矣，而伐谋用间，其计安在？”帝不听崇道言。廷栋疏辨，乞一岩疆自效，优诏慰留之。未几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栋虚名，崇道又言廷栋轻于发言，致临洮、固原入卫兵变。帝皆不纳。五月，永平四城复，赏廷栋调度功，加太子少保，世廕锦衣佾事。

其秋，廷栋以兵食不足，将加赋，因言：“今日闾左虽穷，然不穷于辽饷也。一岁中，阴为加派者，不知其数。如朝覲、考满、行取、推升，少者费五六千金，合海内计之，国家选一番守令，天下加派数百万。巡按查盘、访缉、馈遗、谢荐，多者至二三万金，合天下计之，国家遣一番巡方，天下加派百余万，而曰民穷于辽饷，何也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，兵不过五十万，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，何忧不足。故今日民穷之故，惟在官贪。使贪风不除，即不加派，民愁苦自若；使贪风一息，即再加派，民欢忻亦自若。”疏入，帝俞其言，下户部协议。户部尚书毕自严阿廷栋意，即言今日之策，无逾加赋，请亩加九厘之外，再增三厘。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，海内并咨怨。已，陈厘弊五事：曰屯田，曰盐法，曰钱法，曰茶马，曰积粟。又极陈陕西致寇之由，请重惩将吏贪污者以纾军民之愤，塞叛

乱之源。帝皆褒纳。

廷栋居中枢岁余，所陈兵事多中机宜，帝甚倚任。然颇挟数行私，不为朝论所重。给事中葛应斗劾御史袁弘勋纳参将胡宗明金，请囑兵部；廷栋亦劾弘勋及锦衣张道濬通贿状。两人遂下狱。两人者，吏部尚书王永光私人也。廷栋谋并去永光，以己代之，得释兵事，永光遂由此去。御史水佳允者，弘勋郡人也，两疏力攻廷栋，发其所与司官手书，且言其纵奸人沈敏交关蓟抚刘可训，纳贿营私。廷栋疏辩求去，帝犹慰留。有安国栋者，初以通判主插汉抚赏事，廷栋荐其才，特擢职方主事，仍主抚赏，颇为奸利，廷栋庇之。后佳允坐他事左迁行人司副，复上疏发两人交通状，并列其贿鬻将领数事，事俱有迹。廷栋危甚，赖中人左右之，得闲住去，以熊明遇代。八年冬，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，代杨嗣昌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。明年七月，我大清兵由间道逾天寿山，克昌平，逼京师。山后地，乃廷栋所辖也，命戴罪入援。兵部尚书张凤翼惧罪，自请督师。两人个匡怯不敢战，近畿地多残破，言官交章论劾。两人益惧，度解严后必罹重谴，日服大黄药求死。八月十九日，大清兵出塞。至九月朔，凤翼卒。逾旬日，廷栋亦卒。已，法司定罪，廷栋坐大辟，以既死不究云。

廷栋既歿，其父克从尚在。后贼破鄢陵，避开封。及开封被淹，死于水。

熊明遇，字良孺，进贤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。知长兴县。四十三年，擢兵科给事中，旋掌科事。上疏极陈时弊，言：

今春以来，天鼓两震于晋地，流星昼陨于清丰，地震二十八，天火九，石首雨菽，河内女妖，辽东兵端吐火，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间，未有稠于今日者。且山东大昆，人相食，黄河水稽天，兼以太白经天，辅星湛没，荧惑袭月，金水愆行，或日

光无芒，日月同晕，为恒风，为枯旱。天谴愈深，而陛下所行皆诬天拂经之事，此诚禽息碎首、贾生痛哭之时也。敢以八忧、五渐、三无之说进。

今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，可忧一。饷臣乏饷，边臣开边，可忧二。套部图王，插部凯赏，可忧三。黄河泛滥，运河胶淤，可忧四。齐苦荒天，楚苦索地，可忧五。鼎铉不备，栋梁常挠，可忧六。群哗盈衢，讹言载道，可忧七。吴民喜乱，冠履倒置，可忧八。

八忧未已，五渐继之。太阿之柄，渐入中涓。魁垒之人，渐如陨箨。制科之法，渐成奸薮。武库之器，渐见销亡。商旅之途，渐至梗塞。

五渐未已，三无继之。匹夫可荧惑天子，小校可滥邀丝纶，是朝廷无纪纲。滇、黔之守令皆途穷，扬、粤之监司多规避，是远方无吏治。谗构之口甚于戈戟，倾危之祸惨于苏、张，是士大夫无人心。天下事可不寒心哉！

帝不省。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，出为福建佥事，迁宁夏参议。

天启元年，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，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建营伏虎山，选练苍头军，以资守御。永乐中，齐王榑以罪废，其子孙居南京，号齐庶人。有睿熿者，自负异表，与奸人谋不轨，明遇捕获之，置其党十余人于法。魏忠贤党谋尽逐东林，以明遇尝救御史游士任，五年三月，给事中薛国观遂劾其党庇徇私，忠贤即矫旨革职。未几，坐汪文言狱，追赃千二百金，谪戍贵州平溪卫。

庄烈帝即位，释还。崇祯元年，起兵部右侍郎。明年进左，迁南京刑部尚书。四年，召拜兵部尚书，疏陈四司宿弊，悉见采纳。杨鹤被逮，明遇言：“秦中流寇，明旨许抚剿并行。臣

谓渠魁乞降亦宜抚，胁从负固亦宜剿。今鹤以抚贼无功就逮，倘诸臣因鹤故欲尽戮无辜，被胁之人绝其生路。宜急救新督臣洪承畴，谕贼党杀贼自效，即神一魁、刘金辈，果立奇功，亦一体叙录。而诸将善抚驭如吴弘器等，仍与升擢，庶贼党日孤。“帝亦纳之。

五年正月，山东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，明遇过信巡抚余大成言，力主抚议，久愈猖獗，莱城被围几陷，乃调关外军讨定之。语详《徐从治传》。当是时，我大清兵入宣府，巡抚沈桀与中官王坤等遣使议和，馈金帛牢醴，师乃旋。事闻，帝恶桀专擅，召对明遇等于平台。明遇曲为桀解，帝不悦，逮桀下吏。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力诋明遇、桀交关误国，同官陈赞化、吕黄钟，御史赵继鼎连劾之。明遇再疏乞罢，帝责以疏庸僨事，命解任候勘。寻以故官致仕。久之，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，改工部，引疾归。国变后卒。

张凤翼，代州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。历广宁兵备副使，忧归。

天启初，起右参政，饬遵化兵备。三年五月，辽东巡抚阎鸣泰罢，擢凤翼右佥都御史代之。自王化贞弃广宁后，关外八城尽空，枢辅孙承宗锐意修复，而版筑未兴。凤翼闻命，疑承宗欲还朝，以辽事委之己，甚惧，即疏请专守关门。其座主叶向高、乡人韩爌柄政，抑使弗上。既抵关，以八月出阅前屯、宁远诸城，上疏极颂承宗经理功，且曰：“八城畚插，非一年可就之工；六载疮痍，非一时可起之疾。今日议剿不能，言战不得，计惟固守。当以山海为根基，宁远为门户，广宁为哨探。”其意专主守关，与承宗异议。

时赵率教驻前屯，垦田、练卒有成效。及袁崇焕、满桂守宁远，关外规模略定。忽有传中左所被兵者，永平吏民汹汹思

窜，凤翼心动，亟遣妻子西归。承宗曰：“我不出关，人心不定。”遂于四年正月东行。凤翼语人曰：“枢辅欲以宁前荒塞居我，是杀我也。国家即弃辽左，犹不失全盛，如大宁、河套，弃之何害？今举世不欲复辽，彼一人独欲复耶？”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诋马世龙贪淫及三大将建阏之非，以撼承宗。承宗不悦，举其言入告。适凤翼遭内艰，遂解去。承宗复上疏为世龙等辨，因诋凤翼才鄙而怯，识暗而狡，工于趋利，巧于避患。廷议以既去不复问。

六年秋，起故官，巡抚保定。明年冬，薊辽总督刘诏罢，进凤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。崇祯元年二月，御史甯光先劾凤翼前抚保定，建魏忠贤生祠。凤翼引罪乞罢，不许。未几，谢病去。诸建祠者俱入逆案，凤翼以边臣故获宥。

三年起故官，代刘策总督薊、辽、保定军务。既复遵、永四城，叙功，进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，世廕锦衣佾事。凤翼以西协单弱，条奏增良将、宿重兵、备火器、预军储、远哨探数事，从之。已，复谢病去。久之，召为兵部尚书。

明年二月，召对平台，与吏部尚书李长庚同奉“为国任事，洁己率属”之谕。寻以宣、大兵寡，上言：“国初额军，宣府十五万一千，今止六万七千。大同十三万五千，今止七万五千。乞两镇各增募万人，分营训练。且月饷止给五钱，安能致赴桓之士，乞一人食二饷。”帝并从之。给事中周纯修、御史葛征奇等以兵事日棘，劾凤翼溺职。凤翼连疏乞休，皆不许。

七年以恢复登州功，加太子少保。七月，我大清西征插汉，师旋，入山西、大同、宣府境。帝怒守臣失机，下兵部论罪。部议巡抚戴君恩、胡沾恩、焦源清革职赎杖，总督张宗衡闲住。帝以为轻，责凤翼对状。于是总督、巡抚及三镇总兵睦自强、曹文诏、张全昌俱遣戍，监视中官刘允中、刘文中、王坤亦充

净军。时讨贼总督陈奇瑜以招抚僨事，给事中顾国宝劾凤翼举用非人，帝亦不问。奇瑜既罢，即命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、山西、湖广军务，剿中原群盗。言官以承畴势难兼顾，请别遣一人为总督，凤翼不能决，既而承畴竟无功。及贼将南犯，请以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凤阳，防护皇陵，温体仁不听，凤翼亦不能再请。八年正月，贼果毁凤阳皇陵。言官交章劾凤翼，凤翼亦自危，引罪乞罢。帝不许，令戴罪视事。

初，贼之犯江北也，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。凤翼曰：“公南人，何忧贼？贼起西北，不食稻米，贼马不饲江南草。”闻者笑之。事益急，始令硃大典镇凤阳。寻推卢象升为总理，与洪承畴分讨南北贼，而贼已蔓延不可制矣。给事中刘昌劾凤翼推总兵陈壮猷，纳其重贿。凤翼力辩，昌贬秩调外。

已而凤翼言：“剿贼之役，原议集兵七万二千，随贼所向，以殄灭为期。督臣承畴以三万人分布豫、楚数千里，力薄，又久戍生疾，故尤世威、徐来朝俱溃。以二万人散布三秦千里内，势分，又孤军无援，故艾万年、曹文诏俱败。今既益以祖宽、李重镇、倪宠、牟文绶兵万二千，又募楚兵七千，合九万有奇，兵力厚矣。请以贼在关内者属承畴，在关外者属象升，倘贼尽出关，则承畴合剿于豫，尽入关，则象升合剿于秦。臣更有虑者，贼号三四十万，更迭出犯，势众而力合；我零星四应，势寡而力分。贼所至因粮于我，人皆宿饱；我所至樵苏后爨，动辄呼庚。贼马多行疾，一二日而十舍可至；我步多行缓，三日而重茧难驰。众寡、饥饱、劳逸之势，相悬如此，贼何日平。乞严敕督、理二臣，选将统军，军各一二万人，俾前茅、后劲、中权联络相贯，然后可制贼而不为贼制。今贼大势东行，北有黄河，南有长江，东有漕渠，彼无舟楫，岂能飞越？我兵从西北穷追，犹易为力。此防河扼险，目前要策，所当申饬者也。”

“帝称善，命速行之。凤翼自请督师讨贼，帝优诏不允。

九年二月，给事中陈昌文上言：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既假督、理二臣以便宜，则行军机要不当中制。若今日议不许斩级，明日又议必斩级，今日议征兵援凤，明日又议撤兵防河，心至无所适从。愿枢臣自今凡可掣督、抚之肘者，俱宽之文法，俾得展布可也。兵法：守敌所不攻，攻敌所不守，奇正错出，灭贼何难。今不惟不能灭，乃今日破军杀将，明日又陷邑残州，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抚，岂法之平？愿枢臣自今凡可责诸抚之成者，勿宽文法，俾加磨砺可也。”帝纳其言。

江北之贼，自滁州、归德两败后，尽趋永宁、卢氏、内乡、浙川大山中，关中贼亦由阆乡、灵宝与之合。凤翼请敕河南、郟阳、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吏扼防，毋使轶出，四川、湖广两巡抚移师近界，听援剿，而督、理二臣以大军入山蹙之，且严遏米商通贩，贼可尽殄。帝深然之，克期五月荡平，老师费财，督抚以下罪无赦。凤翼虽建此策，象升所部多骑军，不善入山，贼竟不能灭。

至七月，我大清兵自天寿山后入昌平，都城戒严。给事中王家彦以陵寝震惊，劾凤翼坐视不救。凤翼惧，自请督师。赐尚方剑，尽督诸镇勤王兵。以左侍郎王业浩署部事，命中官罗维宁监督通、津、临、德军务，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统兵入援。三人相犄角，皆退怯不敢战，于是宝坻、顺义、文安、永清、雄、安肃、定兴诸县及安州、定州相继失守。言官劾疏五六上，凤翼忧甚。

己巳之变，尚书王洽下狱死，复坐大辟。凤翼知不免，日服大黄药，病已殆，犹治军书不休。至八月末，都城解严，凤翼即以九月朔卒。已而议罪夺其官。十一年七月，论前剿寇功，有诏叙复。

帝在位十七年间，易中枢十四人，皆不久获罪。凤翼善温体仁，独居位五载。其督师也，意图逭责，乃竟以畏法死。

陈新甲，长寿人。万历时举于乡，为定州知州。崇祯元年，入为刑部员外郎，进郎中。迁宁前兵备佥事。宁前，关外要地，新甲以才能著。四年，大凌新城被围，援师云集，征缮悉倚赖焉。及城破，坐削籍。巡抚方一藻惜其才，请留之，未报。监视中官马云程亦以为言，乃报可。新甲言：“臣蒙使过之恩，由监视疏下，此心未白，清议随之，不敢受。”不许。寻进副使，仍莅宁远。

七年九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焦源清巡抚宣府。新甲以戎备久弛，亲历塞垣，经前人足迹所不到，具得士马损耗、城堡倾颓、弓矢甲仗朽敝状。屡疏请于朝，加整饬，边防赖之。杨嗣昌为总督，与新甲共事，以是知其才。九年五月，内艰归。

十一年六月，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外艰，嗣昌方任中枢，荐新甲堪代。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夺情任之。会大清兵深入内地，诏新甲受代，即督所部兵协御。未几，象升战歿，孙传庭代统其军，新甲与相倚仗，终不敢战。明年春，畿辅解严。顺天巡按刘呈瑞劾其前后逗挠。新甲历陈功状，且言呈瑞挟仇，帝不问。既赴镇，列上编队伍、严哨探、明训练、饬马政、练火器、禁侵渔诸事，报可。麾下卒夜哗，新甲请罪，亦不问。给事中戴明说尝劾之，帝以轻议重臣，停其俸。

十三年正月，召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。自弘治初贾俊后，乙榜无至尚书者。兵事方亟，诸大臣避中枢，故新甲得为之。陛见毕，陈保邦十策，多廷臣所尝言。惟言天寿山后宜设总兵，徐州亦宜设重镇，通两京咽喉，南护凤陵，中防漕运，帝并采用之。复陈枢政四要及兵事四失，帝即命饬行。

十四年三月，贼陷雒阳、襄阳，福、襄二王被难，镌新甲

三秩视事。旧制，府、州、县城郭失守者，长吏论死。宛平知县陈景建言村镇焚掠三所者，长吏当戍边。新甲主其议，言：“有司能兼顾乡城，即与优叙。若四郊被寇，与失机并论。”帝即从之。然是时中原皆盗，其法亦不能行也。杨嗣昌卒于军中，新甲举丁启睿往代，议者尤其失人。然傅宗龙、孙传庭并以微罪系狱，新甲于召对时称其才，退复上章力荐，两人获用，亦新甲力也。寻论秋防功，复所镌秩。

时锦州被围久，声援断绝。有卒逸出，传祖大寿语，请以车营逼，毋轻战。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，亦未敢决战。帝召新甲问策，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，因陈十可忧、十可议，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。若麒未返，新甲请分四道夹攻，承畴以兵分力弱，意主持重以待。帝以为然，而新甲坚执前议。若麒素狂躁，见诸军稍有斩获，谓围可立解，密奏上闻。新甲复贻书趣承畴，承畴激新甲言，又奉密敕，遂不敢主前议。若麒益趣诸将进兵。诸将以八月次松山，为我大清兵所破，大溃，士卒死亡数万人。若麒自海道遁还，言官请罪之，新甲力庇，复令出关监军。锦州围未解，承畴又被围于松山，帝深以为忧，新甲不能救。十五年二月，御史甘惟燦劾新甲寡谋误国，请速令举贤自代，不纳。三月，松山、锦州相继失，若麒复自宁远遁还。言官劾若麒者，悉及新甲。新甲屡乞罢，皆不从。

新甲雅有才，晓边事，然不能持廉，所用多债帅。深结中贵为援，与司礼王德化尤昵，故言路攻之不能入。当是时，闯贼蹂躏河南，开封屡被围，他郡县死亡相踵，总督傅宗龙、汪乔年出关讨贼，先后陷歿，贼势愈张。言官劾新甲者，章至数十。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，帝辄慰留。

初，新甲以南北交困，遣使与大清议和，私言于傅宗龙。

宗龙出都日，以语大学士谢升。升后见疆事大坏，述宗龙之言于帝。帝召新甲诘责，新甲叩头谢罪。升进曰：“倘肯议和，和亦可恃。”帝默然，寻谕新甲密图之，而外廷不知也。已，言官谒升。升言：“上意主和，诸君幸勿多言。”言官骇愕，交章劾升，升遂斥去。帝既以和议委新甲，手诏往返者数十，皆戒以勿泄。外廷渐知之，故屡疏争，然不得左验。一日，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，新甲视之置几上。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，付之抄传，于是言路哗然。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，帝愠甚，留疏不下。已，降严旨，切责新甲，令自陈。新甲不引罪，反自诩其功，帝益怒。至七月，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，遂下狱。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，不许。新甲知不免，遍行金内外。给事中廖国遴、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，拒不听。大学士周延儒、陈演亦于帝前力救，且曰：“国法，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。”帝曰：“他且勿论，戮辱我亲藩七，不甚于薄城耶？”遂弃新甲于市。

新甲为杨嗣昌引用，其才品心术相似，军书旁午，裁答无滞。旁初甚倚之，晚特恶其泄机事，且彰主过，故杀之不疑。厥后给事中沈迅力诋其失，帝曰：“令尔作新甲，恐更不如。”迅惭而退。新甲初自阳和入都门，黄雾四塞，识者以为不祥，及是果应。

冯元飙，字尔韬，慈溪人。父若愚，南京太仆少卿。天启元年，元飙与兄元颺同举于乡。明年，元飙成进士，历知澄海、揭阳。

崇祯四年，征授户科给事中。帝遣中官出镇，元飙力争。时元颺亦疏论中官，兄弟俱有直声。无何，上疏力诋周延儒，被切责。寻论山东总督刘宇烈纵寇主抚罪。又言礼部侍郎王应熊无大臣体，宜罢。复荐词臣姚希孟孤忠独立，不当夺讲官；

科臣赵东曦正词说论，不当夺言路。皆不纳。应熊谋改吏部，元飙复摭劾其贪秽数事。被旨譴责，遂乞假归。

八年春还朝。时凤阳皇陵毁，廷臣交论温体仁、王应熊朋比误国。元飙上言：“政本大臣，居实避名，受功辞罪。平时养威自重，遇天下有事，辄曰：‘昭代本无相名，吾侪止供票拟。’上委之圣裁，下委之六部，持片语，丛百欺。夫中外之责，孰大于票拟？有汉、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，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，地亲势峻，言听志行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，犹可谢天下责哉？”迁礼科右给事中，再迁刑科左给事中。数言部囚多轻罪，请帝宽宥，并采纳之。诏简东宫讲官，左谕德黄道周为首辅张至发所扼，且疏诋之。元飙言：“道周至清无徒，忠足以动人主，惟不能得执政欢。”至发恚，两疏诋元飙，帝皆置不问。由户科都给事中擢太常少卿，改南京太仆卿，就迁通政使。

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，转左。元飙多智数，尚权譎，与兄元颺并好结纳，一时翕然称“二冯”。然故与冯铨通谱谊。初在言路，诋周延儒，及为侍郎，延儒方再相，元飙因与善。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，复冠带，惮众议，元飙令引吴姓入阁助之，既而姓背延儒议。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，元飙沮止之，开元以是获重谴。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，元颺署部事。一日，帝召诸大臣游西苑，赐宴明德殿，因论兵事。良久，出御马佳者百余匹，及内制火箭，次第示元飙，元飙为辨其良楛。帝曰：“大司马缺久，无逾卿者。”元飙以多病辞，乃用张国维。

十六年五月，国维下狱，遂以元飙为尚书。帝倚之甚至，元飙顾不能有所为。河南、湖广地尽陷，关、宁又日告警。至八月，以病剧乞休。帝慰留之，赐瓜果食物，遣医诊视。请益坚，乃允其去。

元飙颇能料事。孙传庭治兵关中，元飙谓不可轻战。廷臣多言不战则贼益张，兵久易懦。元飙谓将士习懦，未经行阵，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。乃于帝前争之曰：“请先下臣狱，俟一战而胜，斩臣谢之。”又贻书传庭，戒毋轻斗，白、高两将不可任。传庭果败。将归，荐李邦华、史可法自代。帝不用，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，都城遂不守。福王时，元飙卒，其家请恤。给事中吴适言：“元飙身膺特简，莫展一筹，予以祭葬，是使误国之臣生死皆得志也。”部议卒如所请。

元颺，字尔赓，举崇祯元年进士，授都水主事。帝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、工二部事。元颺抗疏谓：“内臣当别立公署，不当踞二部堂，二部司属亦不得至彝宪门，犯交结禁。”帝责以沽名，彝宁亦愠，元颺请告归。寻起礼部主事，进员外郎中，迁苏松兵备参议。温体仁当国，唐世济为都御史，皆乌程人，其乡人盗太湖，以两家为奥主。元颺捕得其渠魁，则世济族子也，置之法。迁福建提学副使，巡抚张国维奏留之。太仓人陆文声讪其乡官张溥、张采倡复社，乱天下。巡按倪元珙以属元颺，元颺盛称溥等，元珙据以入告。体仁庇文声，两人并获谴，元颺谪山东盐运司判官。十一年，济南被兵，摄济宁兵备事。十四年，迁天津兵备副使。十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李继贞巡抚天津，兼督辽饷。明年叙军功，廕一子锦衣卫。时元飙已掌中枢。帝顾其兄弟厚，尝赐宫参疗元颺疾。而元颺以衰老乞休。诏遣李希沆代，未至而京城陷，元颺乃由海道脱归。是秋九月卒。

赞曰：明季疆场多故，则重本兵之权，而居是位者乃多庸暗闾冗之辈。若张鹤鸣之任王化贞，陈新甲之举丁启睿，皆暗于知人。至松山之役，其误国可胜言哉！梁廷栋谓民穷之故在官贪，似矣。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说，是所谓亡国之言也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六

许誉卿 华允诚 魏呈润 胡良机 李曰辅 赵东曦 毛羽健
黄宗昌 韩一良 吴执御 吴彦芳 王绩灿 章正宸 黄绍杰
李世祺 傅朝佑

庄鳌献李汝璩姜埰弟垓熊开元方士亮詹尔选汤开远成勇陈
龙正

许誉卿，字公实，华亭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授金华推官。

天启三年，征拜吏科给事中。疏言锦衣世职，不当滥畀保姆奄尹。织造中官李实诬劾苏州同知杨姜侵抚按职。中旨谓姜贿誉卿出疏，停誉卿俸半年。杨涟劾魏忠贤，誉卿亦抗疏极论忠贤大逆不道：“视汉之朋结赵婕，唐之势倾中外，宋之典兵矫诏、谋间两宫何异！”忠贤大怒。又言：“内阁政本重地，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。厂卫一奉打问之旨，五毒备施。迩复用立枷法，士民槁项毙者不知凡几。又行数十年不行之廷杖，流毒缙绅，岂所以昭君德哉！祖制，宦官不典兵。今禁旅日繁，内操未罢，聚虎狼于萧墙之内，逞金革于禁闼之中，不为早除，必貽后患。”于是忠贤怒益甚。会赵南星、高攀龙被逐，誉卿偕同列论救，遂镌秩归。

庄烈帝即位，诛崔、魏，将大计天下吏。奄党房壮丽、安伸、杨维垣之徒冀收余烬，屡诏起废，辄把持使不得进，引其同类。誉卿时已起兵科给事中，具疏争。吏部尚书王永光素附

瑄，仇东林，尤阴鸷。诏定逆案，颂瑄者即党逆。永光尝颂瑄，治逆案，阴护持之。南京给事中陈尧言疏劾永光瑄孽，不当正铨席。然帝方眷永光，责尧言。誉卿又抗疏争，于是都给事中薛国观以己亦瑄孽也，遂讦誉卿及同官沈惟炳东林主盟，结党乱政。誉卿上疏自白，即日引去。

七年起故官，历工科都给事中。明年正月，流贼陷颍州，誉卿请急调五千人守凤阳。疏入而凤阳已陷，皇陵毁焉。誉卿痛愤，直发本兵张凤翼固位失事，及大学士温体仁、王应熊玩寇速祸罪。言：“贼在秦、晋时，早设总督，遏其渡河，祸止西北一隅耳，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。及贼入楚、豫，人言交攻，然后不得已而议设之。侍郎汪庆百又避不行，乃推极边之陈奇瑜。鞭长不及，酿成今日之祸，非枢臣之固位失事乎？流寇发难已久，枢臣因东南震邻，始有淮抚操江移镇之疏，识者已恨其晚。及奉旨，则曰不必移镇。臣观各地方稍有兵力，贼即不敢轻犯。凤阳何地，使巡抚早移，岂有今日！今枢臣以曾请移镇藉口，抚臣以不必移镇为词，则辅臣欲讳玩寇速祸，其可得哉！”帝以苛求责之。

而是时言官吴履中等复交章劾体仁、应熊交相赞美，“其拟旨慰留曰忠愍，曰荏画，曰绝私奉公，曰弘济时艰。不知时事至此，忠荏安在，而奉公济艰者何事也？”誉卿再疏论，帝仍不问。誉卿曰：“皇上临驭有年，法无假贷，独于误国辅臣不一问。今者巡抚杨一鹏、巡按吴振纓且相继就逮矣。辅臣顾从容入直，退食委蛇，谓可超然事外乎？”帝终不听。

誉卿在天启时，谢升方为文选郎。及是，升长吏部，誉卿犹滞垣中。以资深当擢京卿，升希体仁意，出之南京。大学士文震孟愠语侵升，升亦愠。适山东布政使劳永嘉贿营登莱巡抚，主给事中宋之普家，升等列之举首，为给事中张第元所发。帝

以诤升，言路因欲攻升及都御史唐世济。誉卿以世济恃体仁，恶尤甚，当先去之。御史张缵曾乃独劾升，升疑出誉卿及震孟意，之普又构之升。先是，福建布政使申绍芳亦欲得登莱巡抚，誉卿曾言之升。升遂疏攻誉卿，谓其营求北缺，不欲南迁，为把持朝政地，并及嘱绍芳事。体仁从中主之，誉卿遂削籍，绍芳逮问遣戍。十五年，御史刘逵及给事中杨枝起相继论荐，竟不果用。福王立，起光禄卿，不赴。国变，薙发为僧，久之卒。

华允诚，字汝立，无锡人。曾祖舜钦，瑞州知府。祖启直，四川参政。允诚举天启二年进士。从同里高攀龙讲学首善书院，先后旋里，遂受业为弟子，传其主静之学。四年春，从攀龙入都，授都水司主事。攀龙去官，允诚亦告归。

崇祯改元，起营缮主事，进员外郎。二年冬，京师戒严，分守德胜门，四十余日不懈，帝微行察知之，赐白金，叙功，加俸一年，改职方员外郎。五年六月，以温体仁、闵洪学乱政，疏陈三大可惜、四大可忧。略言：

当事借皇上刚严，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，倚皇上综核，而骋其讼逋握算之能，遂使和恒之世竞尚刑名，清明之躬浸成丛脞。以圣主图治之盛心，为诸臣斗智之捷径。可惜一。

帅属大僚，惊魂于回奏认罪；封驳重臣，奔命于接本守科。遂使直指风裁徒征事件，长吏考课惟问钱粮。以多士靖共之精神，为案牘钩较之能事。可惜二。

庙堂不以人心为忧，政府不以人才为重。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，诸臣但有角户分门之念。意见互觭，议论滋扰。遂使剿抚等于筑舍，用舍有若举棋。以兴邦启圣之岁时，为即聳从昧之举动。可惜三。

人主所以总一天下者，法令也。丧师误国之王化贞，与杨镐异辟；洁己爱民之余大成，与孙元化并逮。甚至一言一事之

偶误，执讯随之。遂使刑罚不中，鈇钺无威。一可忧也。

国家所恃以为元气者，公论也。直言敢谏之士一鸣辄斥，指佞荐贤之章目为奸党，不惟不用其言，并锢其人，又加之罪。遂使暗默求容，是非共蔽。二可忧也。

国家所赖以防维者，廉耻也。近者中使一遣，妄自尊大，群僚趋走，惟恐后时。皇上以近臣可倚，而不知幸窦已开；以操纵惟吾，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。遂使阿谀成风，羞恶尽丧。三可忧也。

国家所藉以进贤退不肖者，铨衡也。我朝罢丞相，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，阁臣不得侵焉。今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，同邑朋比，惟异己之驱除。阁臣兼操吏部之权，吏部惟阿阁臣之意，造门请命，夜以为常。黜陟大柄，只供报复之私。甚至庇同乡，则逆党公然保举，而白简反为罪案；排正类，则讲官借题逼逐，而荐剡遂作爰书。欺莫大于此矣，擅莫专于此矣，党莫固于此矣。遂使威福下移，举措倒置。四可忧也。

疏入，帝诘其别有指使。允诚乃列上洪学徇私数事，且曰：“体仁生平，纛臂涂颜，廉隅扫地。陛下排众议而用之，以其悻直寡谐，岂知包藏祸心，阴肆其毒。又有如洪学者，为之羽翼，遍植私人，戕尽善类，无一人敢犯其锋者，臣复受何人指使？”帝以体仁纯忠亮节，而摘疏中“握定机关”语，再令陈状。允诚复上言：“二人朋比，举朝共知。温育仁不识一丁，以家贵而首拔。邓英以论沈演而谪，罗喻义以‘左右非人’一语而逐。此非事之章明较著者乎？”帝亦悟两人同里有私，乃夺允诚俸半年，而洪学亦旋罢去。

其冬，以省亲归，孝养母。母年八十三而终。后为福王验封员外郎，十余日即引疾归。

允诚践履笃实，不慕荣达。延儒再召，遣人以京卿啖之，

允诚拒不应。入南都，士英先造请，亦不报谢。国变后，屏居墓田，不肯薙发，与从孙尚濂骈斩于南京。

魏呈润，字中严，龙溪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。

三年冬，疏陈兵屯之策：“请敕顺天、保定两巡抚简所部壮士，大邑五百人，小邑二三百人，分营训练。而天津翟凤翀、通州范景文、昌平侯恂并建节钺，宜令练兵之外兼营屯田。”又陈闽海剿抚机宜六事。并议行。

明年夏，久旱求言。疏言：“驿站所裁，才六十万，未足充军饷十一，而邮传益疲，势必再编里甲。是犹剜肉医疮，疮未瘳而肉先溃。关外旧兵十八万，额饷七百余万；今兵止十万七千，合蓟门援卒，非溢原数，加派五百九十万外，新增又百四十余万，犹忧不足，可不为稽核乎！边报告急，非臣子言功之日，而小捷频闻，躐加峻秩，门客厮养诡名戎籍，不阶而升，悉糜俸料，臣惧其难继也。江淮旱灾，五湖之间，海岸为谷，旧谷不登，新丝未熟，上供织造，宜且暂停。铨法坏于事例，正途日壅，不可不疏通。抚按诸臣捐贖助饷，大抵索之民间，顾奉急公之褒。上蒙而下削，不可不禁飭。”又条陈数策，请大修北方水政。帝皆纳其言。

熹宗时，司业硃之俊议建魏忠贤祠国学旁，下教有“功不在禹下”语，置籍，责诸生捐助。及帝即位，委过诸生陆万龄、曹代何以自解，首辅韩爌以同乡庇之，漏逆案。及是，之俊已迁侍讲。呈润发其奸，请与万龄弃西市，之俊由是废。

宣府监视中官王坤以册籍委顿，劾巡按御史胡良机。帝夺良机官，即令坤按核。呈润上言：“我国家设御史巡九边，秩卑而任钜。良机在先朝以纠逆珰削籍，今果有罪，则有回道考核之法在，而乃以付坤。且边事日坏，病在十羊九牧。既有将

帅，又有监司；既有督抚，有巡方，又有监视。一官出，增一官扰，中贵之威，又复十倍。御史偶获戾，且莫自必其命，谁复以国事抗者。异日九边声息，监视善恶，奚从而闻之？乞召还良机，毋使仰鼻息于中贵。”帝以呈润党比，贬三级，出之外。

良机者，南昌人也，字省之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天启间为御史，尝纠魏忠贤之恶不减汪直、刘瑾。忠贤憾之，以年例迁广东参议。良机方按贵州，不候代而去，遂斥为民。崇祯元年起故官，按宣、大二镇。年满当代，以其敏练，再巡一年。至是，遂为坤劾罢。

时又有御史李曰辅者，亦以论中官获谴，廷臣交章论救，不听。而御史赵东曦又疏劾坤，亦获谴云。

曰辅，字元卿，亦南昌人也，与胡良机同里。万历中举于乡，为成都推官。与巡抚硃燮元计兵事，偕诸将攻复重庆。崇祯四年，擢南京御史。时中官四出，张彝宪总理户、工钱粮，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，王坤监饷宣府，刘文忠监饷大同，刘允中监饷山西。又命王应期监军关、宁，张国元监军东协，王之心监军中协，邓希诏监军西协，又命吴直监饷登岛，李茂奇监茶马陕西。曰辅上疏谏曰：“迩者一日遣内臣四，寻又遣用五，非兵机则要地也。廷臣方交章，而登岛、陕西又有两阉之遣。假专擅之权，骇中外之听，启水火之隙，开依附之门，灰任事之心，藉委卸之口。臣愚实为寒心。陛下践阼初，尽撤内臣，中外称圣。昔何以撤，今何以遣？天下多故，择将为先。陛下不筑黄金台招颇、牧，乃汲汲内臣是遣，曾何补理乱之数哉！”帝怒，谪曰辅广东布政司照磨。

东曦，字驭初，上海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崇祯五年，由知县人为刑科给事中，请兴屯塞下，以充军用，不报。适宣

塞有私和事，王坤时监宣饷，且请代。东曦上言：“宣塞失事，陛下赫然震怒，逮巡抚沈棨，罢本兵熊明遇。乃监视王坤方会饮城楼，商榷和议，边臣倚庇，欺蔽日甚。坤不得辞扶同罪，反侈边烽已熄为己功，且请代。夫内臣之遣，陛下一用之，非不易之典，今即尽撤之，犹谓不早。坤顾请代，图弥缝于去后。愿陛下正坤罪，撤各使还京。”帝言：“宣镇擅和，实坤奏发，何谓欺隐？”调东曦外任，谪福建布政司都事。

异时呈润起官，以光禄署丞终。良机起光禄典簿，终南京吏部主事。东曦稍迁行人司正、礼部郎中，奉使还里。福王时，召东曦为给事中，曰辅为御史，而二人者皆已死矣。

毛羽健，字芝田，公安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元年，由知县征授御史。好言事，首劾杨维垣八大罪及阮大铖反覆变幻状，二人遂被斥。

王师讨安邦彦久无功。羽健言：“贼巢在大方，黔其前门，蜀遵、永其后户。由黔进兵，必渡陆广奇险，七昼夜抵大方，一夫当关，千人自废，王三善、蔡复一所以屡败也。遵义距大方三日程，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行，从此进兵，何患不克？”因画上足兵措饷方略，并荐旧总督硃燮元、闵梦得等。帝即议行，后果平贼。已，陈驿递之害：“兵部勘合有发出，无缴入。士绅递相假，一纸洗补数四。差役之威如虎，小民之命如丝。”帝即饬所司严加厘革，积困为苏。

当是之时，阉党既败，东林大盛。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，温体仁猾贼，周延儒回佞。言路新进标直之徒，尤竞抨击以为名高。体仁之讪钱谦益也，以科场旧事，延儒助之恶，且目攻己者为结党欺君，帝怒而为之罢会推矣。御史黄宗昌疏纠体仁热中枚卜，欲以“结党”二字破前此公论之不予，且箝后来言路之多口。羽健亦愤朋党之说，曰：“彼附逆诸奸既不可用，

势不得不用诸奸摈斥之人。如以今之连袂登进者为相党而来，抑将以昔之鳞次削夺者为相党而去乎！陛下不识在朝诸臣与奸党诸臣之孰正孰邪，不观天启七年前与崇祯元年后之天下乎，孰危孰安？今日语太平则不足，语剔弊则有余，诸臣亦何负国家哉！一夫高张，辄疑举朝皆党，则株连蔓引，不且一网尽哉！”帝责羽健疑揣，而以前条陈驿递原之。

太常少卿谢升求巡抚于永光，永光长吏部，升当推蓟镇，畏而引病以避，后推太仆则不病。羽健劾升、永光朋比，宜并罪。永光召对文华殿，力诋羽健，请究主使之者。大学士韩爌曰：“究言官，非体也。”帝不从，已而宥之。一日，帝御文华殿，独召延儒语良久，事秘，举朝疑骇。羽健曰：“召见不以盈廷而以独侍，清问不以朝参而以燕间；更漏已沉，阁门犹启。汉臣有言‘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’。”疏入，切责。羽健既积忤权要，其党思因事去之。及袁崇焕下狱，主事陆澄源以羽健尝疏誉崇焕，劾之，落职归。卒。

黄宗昌，字长倩，即墨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初，为御史，请斥矫旨伪官，言：“先帝宾天在八月二十三日。三殿叙功止先一日，正当帝疾大渐之时，岂能安闲出诏？凡加衔进秩，皆魏氏官也。”得旨：“汰叙功冒滥者。”宗昌争曰：“臣所纠乃矫旨，非冒滥也。冒滥犹可容，矫伪不可贷。”遂列上黄克缙、范济世、霍维华、邵辅忠、吕纯如等六十一人，乞罢免。帝以列名多，不听。寻劾罢逆党尚书张我续、侍郎吕图南、通政使岳骏声、给事中潘士闻、御史王珙。又劾周延儒贪秽数事，帝怒，停俸半年。既而劾体仁，不纳。

二年冬，巡按湖广。岷王禔洪为校尉侍圣及善化王长子企鵀等所弑，参政龚承荐等不以实闻，狱不决者久之。宗昌至，群奸始伏辜。帝责问前诸臣失出罪，宗昌纠承荐等。时体仁、

延儒皆已入阁，而永光意忌，以为不先劾承荐也。镌宗昌四级，宗昌遂归。

十五年，即墨被兵，宗昌率乡人拒守，城全。仲子墓中流矢死，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、二刘氏殉之，谓之“一门五烈”。

庄烈帝初在位，锐意图治，数召见群臣论事。然语不合，辄诃谴。而王永光长吏部，尤乐沮之。澄城人韩一良者，元年授户科给事中，言：“陛下平台召对，有‘文官不爱钱’语，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？何官非爱钱之人？向以钱进，安得不以钱偿。以官言之，则县官为行贿之首，给事为纳贿之尤。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，然守令亦安得廉？俸薪几何，上司督取，过客有书仪，考满、朝覲之费，无虑数千金。此金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，而欲守令之廉，得乎？臣两月来，辞却书帕五百金，臣寡交犹然，余可推矣。伏乞陛下大为惩创，逮治其尤者。”帝大喜，召见廷臣，即令一良宣读。读已，以疏遍视阁臣曰：“一良忠鯁，可金都御史。”永光请令指实。一良唯唯，如不欲告讦人者，则令密奏。五日不奏，而举周应秋、阎鸣泰一二旧事为言，语颇侵永光。帝乃再召见一良、永光及廷臣，手前疏循环颂，音琅然，而曰“此金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”，则掩卷而叹。问一良：“五百金谁之馈也？”一良卒无所指。固问，则对如前。帝欲一良指实，将有所惩创，一良卒以风闻谢，大不悻。谓大学士刘鸿训曰：“都御史可轻授耶！”叱一良前后矛盾，褫其官。

吴执御，字朗公，黄岩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除济南推官。德州建魏忠贤祠，不赴。

崇祯三年，征授刑科给事中。明年请除掣签法，使人地相配，议格不行。请蠲畿辅加派，示四方停免之期，晓然知息肩有日，不至召乱。请罢捐助搜括，毋为贪墨藏奸藪。帝以沽名

市德责之。

劾吏部尚书王永光比匪：“用王元雅而封疆误，听张道浚贿举尹同皋而祖制紊。国家立法惩贪，而永光诲贪，官邪何日正，宠赂何日清。”帝以永光清慎，不纳其言。请召黄克缙、刘宗周、郑鄮，忤旨谯让。又言：“往者边警，袁崇焕、王元雅拥金钱数百万，士马数十万，狼狈失守，而史应聘、王象云、张星、左应选以一邑抗强敌。故曰筹边不在增兵饷，而在择人。请畿辅东北及秦、晋沿边州县，选授精敏甲科，赐玺书，畀本地租赋，抚练军民自御寇。边关文武吏缮修战守外，责以理财，如先臣王翱、叶盛辈所为。客兵可撤，饷省可数百万。”帝时未审执御所论畿辅、秦、晋也，而曰：“岁赋留本地，则国用何资？”不听。

又劾首辅周延儒揽权，其姻亲陈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关为奸利。初，执御行取入都，延儒遣元功招之，不赴，至是竟劾延儒。又陈内外阴阳之说：“九边、中原、庙堂之上，无非阴气；心膂大臣，不皆君子。”帝以所称“阳刚君子”无主名，令指实。执御乃以前所荐刘宗周三入，及姜曰广、文震孟、陈仁锡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曹于汴、惠世扬、罗喻义、易应昌对。会御史吴彦芳言：“执御所举固真君子，他若侍郎李瑾、李邦华、毕懋康、倪思辉、程绍皆忠良当用，通政使章光岳邪媚当斥。”帝怒其朋比，执政复从中构之，遂削二人籍，下法司讯。时御史王绩灿方以荐李邦华、刘宗周等下狱，而执御、彦芳复继之，举朝震骇。言官为申救，卒坐三人赎徒三年。

彦芳，字延祖，歙县人，为御史。大凌被围，疏论孙承宗。又驳逆案吕纯如辨冤之谬。登州用兵，请设监岛中官。至是谴归。

绩灿，字伟奏，安福人。与给事中邓英陈奸吏私派之弊，

又进赐环、起废、容谏三说。荐张凤翔、李邦华、刘宗周、惠世扬，遂获罪卒。福王时，复官。

彦芳、绩灿两人者，皆以天启五年举进士。彦芳授莆田知县，绩灿授兴化知县，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祯四年御史，并有声。其免官也，又皆以荐才不中，与吴执御同论谴云。

章正宸，字羽侯，会稽人。从学同里刘宗周，有学行。崇祯四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。劝帝法周、孔，黜管、商，崇仁义，贱富强。

礼部侍郎王应熊者，温体仁私人也，廷推阁臣，望轻不得与。体仁引为助，为营入阁。正宸上言：“应熊强愎自张，何缘特简。事因多扰，变以刻成，综核伤察，宜存浑厚。奈何使很傲之人，与赞平明之治哉？”帝大怒，下狱拷讯，竟削籍归。

九年冬，召为户科给事中，迁吏科都给事中。周延儒再相，帝尊礼之特重。正宸出其门，与搢拄。岁旦朝会，帝隆师傅礼，进延儒等而揖之曰：“朕以天下听先生。”正宸曰：“陛下隆礼阁臣，愿阁臣积诚以格君心。毋缘中官，毋修恩怨，毋以宠利居成功，毋以爵禄私亲昵。”语皆风刺延儒。延儒欲用宣府巡抚江禹绪为宣大总督，正宸持不可，吏部希延儒指，用之。延儒欲起江陵知县史调元，正宸止之。延儒以罪辅冯铨力得再召，欲假守涿功复铨冠带，正宸争之，事遂寝。其不肯阿徇如此。未几，会推阁臣，救李日宣，谪戍均州。语在《日宣传》。

福王立，召复正宸故官。正宸痛举朝无讨贼心，上疏曰：“比者河北、山左各结营寨，擒杀伪官，为朝廷效死力。忠义所激，四方响应。宜亟檄江北四镇，分渡河、淮，联络诸路，一心齐力，互为声援。两京血脉通，而后塞井陘，绝孟津，据武关以攻陇右。陛下缟素，亲率六师，驻蹕淮上，声灵震动，人切同仇，勇气将自倍。简车徒，选将帅，缮城堑，进寸则寸，

进尺则尺，据险处要，以规中原。天下大矣，渠无人应运而出哉？”魏国公徐弘基荐逆案张捷，部议并起用邹之麟、张孙振、刘光斗，安远侯柳祚昌等荐起阮大铖，正宸并疏谏，不纳。改大理丞，正宸请假归。鲁王监国，署旧官。事败，弃家为僧。

黄绍杰，万安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。

崇祯元年，考选给事中。需次，劾罢奄党南京御史李时馨、徐复阳。补授兵科。五年，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中官邓希诏相讦。绍杰言：“文衡烈士，受内臣指摘，何颜立三军上。希诏内竖，讦边臣辱国，大不便。宜亟更文衡而罢希诏。”帝不听。久之，文衡以闲住去，绍杰迁刑科左给事中。

七年五月，因旱求言。绍杰疏论大学士温体仁曰：“汉世灾异，策免三公，宰执亦引罪以求罢。今者久旱，陛下修明政治，纳谏言，可谓应天以实矣，而雨泽不降，何哉？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。次辅温体仁者，秉政数载，上干天和，无岁不旱无日不风霾，无处不盗贼，无人不愁怨。秉政既久，窥矚益工，中外趋承益巧。一人当用，则曰：‘体仁意未遽尔也。’一事当行，则曰：‘体仁闻恐不乐也。’覆一疏，建一议，又曰：‘虑体仁有他属。’不然，则：‘体仁忌讳，毋撻其凶锋也。’凡此召变之尤。愿陛下罢体仁以回天意。体仁罢而甘霖不降，杀臣以正欺君之罪。”帝方眷体仁，贬绍杰一秩。体仁辨，且讦其别有指授。绍杰言：“廷臣言事，指及乘舆，犹荷优容，一字涉体仁，必遭贬黜。谁不自爱，为人指授耶？”因列其罪状：东南不肯设立总督，庇兵部侍郎彭汝楠，致失机宜；用贪秽胡钟麟为职方郎，而黜李继贞；嘱尚书闵洪学起私人唐世济为南京总宪，锢正人瞿式耜等；庇姻娅沈燬为宣抚，私款辱国；庇主考丁进，从宽磨勘。且曰：“臣所仰祝圣明，洞烛体仁奸欺者，其说则有两端。下惟朋党一语，可以箝言官之口，挑善类

之祸；上惟票拟一语，可以激圣明之怒，盖僨误之愆。”体仁犹辨，且以朋党为言。绍杰遂言：“体仁受铜商王诚金，体仁长子受巡抚柴及两淮巡盐高钦顺等金，皆万计。体仁用门干王治，东南之利皆其转输。体仁私邸两被盗，失黄金宝玉无算，匿不敢言。”帝怒，调为上林苑署丞，迁行人司副。八年，贼犯皇陵，绍杰再劾体仁误国召寇，再谪应天府检校。屡迁南京吏部郎中，卒。

先是，七年正月，给事中李世祺论温体仁及大学士吴宗达，并劾兵部尚书张凤翼溺职状。帝怒，谪福建按察司检校。世祺，字寿生，青浦人。天启二年进士，授行人。

崇祯三年，擢刑科给事中，陈大计之当定者二：曰兵食之计，民生之计；大弊之当厘者三：曰六曹之弊在吏胥，边吏之弊在欺隐，贪墨之弊在奢靡。夏旱，祷雨未应，乃进修政之说三：曰恤畿甸，议催科，预储备。帝并纳之。中官出镇，世祺上言：“祖宗立法，钱谷兵马，军民各分事权，防专擅。内阁入奉天颜，出司兵食，内廷意旨既得而阴伺之，外廷事权又得而显操之。魏忠贤盗弄神器，则赖圣天子躬翦除之，而奈何复躬自蹈之。”不听。

五年八月，淫雨损山陵，昌平地动。世祺上言：“日者辅理调燮无闻，精神为固宠之用；统军衡才无术，缓急无可恃之人。中枢决策，掩耳盗铃；主计持筹，医疮剜肉。州县迫功令，鞭策不前；六曹窘簿书，救过不贍。簪笔执简之臣，接迹圉圉；考槃絃轴之士，抗声鸿举。一人议，疑及众人；一事訾，疑及众事。黄衣之使，颡颡卿贰之堂；貂蝉之座，雄踞节钺之上。低眉则气折，强项则衅开。各边监视之遣，已将期月，初虽间有摘发，至竟同归模棱，效不效可概见。伏愿撤回各使，以明阴不干阳之分。然后采公论以进退大臣，酌事情以衡量小臣，

释疑忌之根，开功名之路，庶天变可回，时艰可济。”帝以借端渎奏，切责之。

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，谓：“延儒尝语人曰：今上，羲皇上人也。此成何语？臣闻之世祺。”帝诘世祺，则言闻之赞化。帝诘责者再三，世祺执如初，乃已。至是论体仁绝世之奸，大贪之尤，遂贬官。久之，起行人司副，屡迁太仆寺卿。遣祭鲁王，事竣旋里。国变，杜门不出，久之卒。

傅朝佑，字右君，临川人。有孝行。万历中举乡试第一，师事邹元标。天启二年成进士，授中书舍人。

崇祯三年，考选给事中。永平初复，列上善后七事。帝采纳之，补授兵科。明年八月，疏劾首辅周延儒：“以机械变诈之心，运刑名督责之术。见佞则加之膝，结袁弘勋、张道浚为腹心；遇贤则坠之渊，摈钱象坤、刘宗周于草莽。倾陷正士，加之极刑，曰‘上意不测也’；攘窃明旨，播诸朝右，曰‘吾意固然也’。皇上因旱求言，则恐其扬己过，故削言官以立威；皇上慎密兵机，则欲其箝人口，故挫直臣以怵众。往时纠其罪恶者尽遭斥逐，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。大臣之道固如是乎？”忤旨切责。

屡迁工科左给事中，陈当务十二事：一纳谏，二恤民，三择相，四勿以内批用辅臣，五勿使中官司弹劾，六勿令法外加滥刑，七止缇骑，八停内操，九抑武臣骄玩，十广起废，十一敕有司修城积粟，十二讲圣谕六条。出封益藩，事竣还里。

九年，即家进刑科都给事中。还朝愆期，为给事中陈启新所劾，贬秩调外。未行，疏论温体仁六大罪。略言：

陛下当边警时，特简体仁入阁。体仁乃不以道事君，而务刑名。窥陛下意在振作，彼则借以快恩仇；窥陛下治尚精明，彼则托以张威福。此谓得罪于天子。凤阳、昌平钟灵之地，体

仁曾无未雨绸缪，两地失守，陵寝震惊。此谓得罪于祖宗。燮理职在三公，体仁为相，日月交蚀，星辰失行，风霾迭见，四方告灾，岁比不登，地震河决，城陷井枯，曾莫之惩，则日寻恩怨，图报睚眦。此谓得罪于天地。强敌内逼，大盗四起，高丽旦暮且陷。体仁冒赏冒廕，中外解体因之。此谓得罪于封疆。体仁子见屏于复社诸生，募人纠弹，株连不已。且七年又议裁减茂才，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，一旦坏于体仁之手。此谓得罪于圣贤。同生天地，谁无本心，体仁自有肺肠，偏欲残害忠良。只今文武臣僚，几数百人，骈首囹圄，天良尽丧。此谓得罪于心性。

夫人主之辨奸在明，而人主之去奸在断。伏愿陛下大施明断，速去体仁。毋以天变为不足畏，毋以人言为不足恤，毋以群小之逢迎为必可任，毋以一己之清明为必可恃。大赦天下，除苛政，庶倒悬可解，太平可致。

帝怒，除名，下吏按治。逾月，体仁亦罢。

中官杜勋雅重朝佑，令其上疏请罪，而已从中主之，可复故官，朝佑不应。十一年冬，国事益棘，获罪者益众，狱几满。朝佑乃从狱中上书，请宽恤，语过激。会有边警，未报也。明年春，责以颠倒贤奸，恣意讪侮，廷杖六十，创重而卒。

当时台省竞言事，言不中多获谴。章正宸、庄鳌献、李汝璈之徒好直谏，朝佑尝疏称之。

鳌献，字任公，晋江人。崇祯六年，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，上《太平十二策》，极论东厂之害。忤旨，贬浙江布政司照磨。

汝璈，字用章，南昌人。崇祯时为刑科给事中。十年闰月因旱求言，陈回天四要，论财用政事之弊。又言：“八、九年来，干和召灾，始于端揆，积于四海。水旱盗贼，频见叠出，

势将未已，何怪其然。”帝怒，削籍归。国变，衰经北面哀号，作《祈死文》祈死，竟死。

汝璫、朝佑既死，福王时，复官。鰲献事福王，复官，久之卒。

姜埰，字如农，莱阳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密云知县，调仪真，迁礼部主事。十五年，擢礼科给事中。

山阳武举陈启新者，崇祯九年诣阙上书，言：“天下三大病。士子作文，高谈孝悌仁义，及服官，恣行奸慝。此科目之病也。国初典史授都御史，贡士授布政，秀才授尚书，嘉靖时犹三途并用，今惟一途。举贡不得至显官，一举进士，横行放诞。此资格之病也。旧制，给事、御史，教官得为之，其后途稍隘，而举人、推官、知县犹与其列，今惟以进士选。彼受任时，先以给事、御史自待，监司、郡守承奉不暇，剥下虐民，恣其所为。此行取考选之病也。请停科目以绌虚文，举孝廉以崇实行，罢行取考选以除积横之习，蠲灾伤田赋以苏民困，专拜大将以节制有司便宜行事。”捧疏跪正阳门三日，中官取以进。帝大喜，立擢吏科给事中，历兵科左给事中。刘宗周、詹尔选等先后论之。歙人杨光先讪其出身贱役，及徇私纳贿状。帝悉不究。然启新在事所条奏，率无关大计。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职，帝怒，谪聚奎。以佾都御史李先春议聚奎罚轻，并夺其职。久之，御史伦之楷劾其请托受赇，还乡骄横，始诏行勘。未上而启新遭母忧，埰因劾其不忠不孝，大奸大诈。遂削启新籍，下抚按追赃拟罪。启新竟逃去，不知所之。国变后，为僧以卒。

时帝以寇氛未息，民罹锋镝，建斋南城。埰上疏谏，不报。已，陈荡寇二策，曰明农业，收勇敢。帝善其言。

初，温体仁及薛国观排异己及建言者。周延儒再相，尽反

所为，广引清流，言路亦蜂起论事。忌者乃造二十四气之说，以指朝士二十四人，直达御前。帝适下诏戒谕百官，责言路尤至。塚疑帝已入其说，乃上言：“陛下视言官重，故责之严。如圣谕云‘代人规卸，为人出缺’者，臣敢谓无其事。然陛下何所见而云？倘如二十四气蜚语，此必大奸巨慝，恐言者不利己，而思以中之，激至尊之怒，箝言官之口，人皆喑默，谁与陛下言天下事者？”先是，给事中方士亮论密云巡抚王继谟不胜任，保定参政钱天锡因夤缘给事中杨枝起、廖国遴，以属延儒，及廷推，遂得俞旨。适帝有“为人出缺”谕，盖举廷臣积习告戒之，非为天锡发也。塚探之未审，谓帝实指其事，仓卒拜疏。而帝于是时方忧劳天下，默告上帝，戴罪省愆，所颁戒谕，词旨哀痛，读者感伤。塚顾反覆诘难，若深疑于帝者，帝遂大怒，曰：“塚敢诘问诏旨，藐玩特甚。”立下诏狱考讯。掌镇抚梁清宏以狱词上，帝曰：“塚情罪特重。且二十四气之说，类匿名文书，见即当毁，何故累腾奏牍？其速按实以闻。”时行人熊开元亦以建言下锦衣卫。帝怒两人甚，密旨下卫帅骆养性，令潜毙之狱。养性惧，以语同官。同官曰：“不见田尔耕、许显纯事乎？”养性乃不敢奉命，私以语同乡给事中廖国遴，国遴以语同官曹良直。良直即疏劾养性“归过于君，而自以为功。陛下无此旨，不宜诬谤；即有之，不宜泄。”请并诛养性、开元。养性大惧，帝亦不欲杀谏臣，疏竟留中。会镇抚再上塚狱，言掠讯者再，供无异词。养性亦封还密旨。乃命移刑官定罪，尚书徐石麒等拟塚戍，开元赎徒。帝责以徇情骫法，令对状。乃夺石麒及郎中刘沂春官，而逮塚、开元至午门，并杖一百。塚已死，塚弟垓口溺灌之，乃复苏，仍系刑部狱。明年秋，大疫，命诸囚出外收保。塚、开元出，即谒谢宾客。帝以语刑部尚书张忻，忻惧，复禁之狱。十七年二月始释塚，

戍宣州卫。将赴戍所而都城陷。

福王立，遇赦，起故官。丁父艰，不赴。国变后，流寓苏州以卒。且死，语其二子曰：“吾奉先帝命戍宣州，死必葬我敬亭之麓。”二子如其言。

垓，字如须，崇祯十三年进士。授行人。垓下狱，垓尽力营护。后闻乡邑破，父殉难，一门死者二十余人。垓请代兄系狱，释垓归葬，不许。即日奔丧，奉母南走苏州。初，垓为行人，见署中题名碑，崔呈秀、阮大铖与魏大中并列，立拜疏请去二人名。及大铖得志，滋欲杀垓甚。垓乃变姓名，逃之宁波。国亡乃解。

熊开元，字鱼山，嘉鱼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除崇明知县，调繁吴江。

崇祯四年，征授吏科给事中。帝遣中官王应期等监视关、宁军马，开元抗疏争，不纳。王化贞久系不决，奸人张应时等疏颂其功，请以身代死，俾戴罪立功。开元疏驳之，言：“化贞家赀钜万，每会朝审，辄买燕市少年，杂立道旁，投熊廷弼瓦砾，嗟叹化贞不休，以此荧惑上听。今应时复敢为此请，宜立肆化上贞市朝。”化贞卒正法。

时有令，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。给事中周瑞豹考选而后完赋，帝怒，贬谪之，命如瑞豹者悉以闻。于是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，开元不赴官。久之，起山西按察司照磨，迁光禄寺监事。

十三年，迁行人司副。左降官率骤迁，开元以淹久颇觖望。会光禄丞缺，开元诣首辅周延儒述己困顿状。延儒适以他事辄命驾出，开元大愠。会帝以畿辅被兵求言，官民陈事者，报名会极门，即日召对。

开元欲论延儒，次日即请见。帝召入文昭阁，开元请密论

军事。帝屏左右，独辅臣在，开元不敢言，但奏军事而出。越十余日，复请见。帝御德政殿，秉烛坐，开元从辅臣入，奏言：“《易》称‘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’，请辅臣暂退。”延儒等引退者再，帝不许。开元遂言：“陛下求治十五年，天下日以乱，必有其故。”帝曰：“其故安在？”开元言：“今所谋画，惟兵食寇贼。不揣其本，而末是图，虽终日夜不寝食，求天下治无益也。陛下临御以来，辅臣至数十人，不过陛下曰贤，左右曰贤而已，未必诸大夫国人皆曰贤也。天子心膂股肱，而任之易如此。庸人在高位，相继为奸，人祸天殃，迄无衰止。迨言官发其罪状，诛之斥之，已败坏不可复救矣。”帝与诘问久之，疑开元有所为，曰：“尔意有人欲用乎？”开元辨无有，且奏且频目延儒。延儒谢，帝曰：“天下不治皆朕过，于卿等何与？”开元言：“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，而辅臣在左右，谁敢为异同之论以速祸？且昔日辅臣，繁刑厚敛，屏弃忠良，贤人君子攻之。今辅臣奉行德意，释累囚，蠲逋赋，起废籍，贤人君子皆其所引用。偶有不平，私慨叹而已。”帝责开元有私。开元辨，延儒等亦前为解。

开元复请遍召廷臣，问以辅臣贤否。“辅臣心事明，诸臣流品亦别。陛下若不察，将吏徇情面贿赂，失地丧师，皆得无罪，谁复为陛下捐躯报国者？”延儒等奏情面不尽无，贿赂则无有。开元复言：“敌兵入口四十余日，未闻逮治一督、抚。”帝曰：“督、抚初推，人以为贤，数月后即以为不贤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边方与内地不同，使人何以展布。”开元言：“四方督、抚，率自监司。明日廷推，今日传单，其人姓名不列。至期，吏部出诸袖，诸臣唯唯而已。既推后，言官转相采访，而其人伎俩亦自露于数月间，故人得而指之。非初以为贤，继以为不贤也。”帝命之退。延儒等请令补牍，从之。

当是时，开元欲发延儒罪，以其在侧不敢言。而延儒虑其补牍，谋沮之。大理卿孙晋、兵部侍郎冯元飙责开元：“首辅多引贤者。首辅退，贤者且尽逐。”开元意动。大理丞吴履中至，亦以开元言为骤。礼部郎中吴昌时者，开元知吴江时所拔士也，复致书言之。开元乃止述奏辞，不更及延儒他事。帝方信延儒，大清兵又未退，焦劳甚。得奏，大怒，令锦衣卫逮治。卫帅骆养性，开元乡人也，雅怨延儒，次日即以狱上。帝益怒，曰：“开元谗譖辅弼，必使朕孤立于上，乃便彼行私，必有主使者。养性不加刑，溺职甚，其再严讯以闻。”十二月朔，严刑诘供主谋。开元坚不承，而尽发延儒之隐，养性具以闻。帝乃廷杖开元，系狱。

始，方士亮劾罢密云巡抚王继谟，参政钱天锡得巡抚。御史孙凤毛发其事，劾给事中杨枝起、廖国遴为天锡夤缘，因言开元面奏，实二人主之，欲令邱瑜秉政，陈演为首辅。御史李陈玉亦言之。帝以开元已下吏，不问，而责令凤毛陈奏。凤毛死，其子诉冤，谓国遴、枝起鸩杀之。两人及天锡并削职下狱。士亮又言恐代继谟者未能胜继谟，继谟得留任。十六年六月，延儒罢，言官多救开元者，不报。刑部拟赎徒，不许。明年正月，遣戍杭州。

未几，京师陷，福王召起吏科给事中。丁母艰，不赴。唐王立，起工科左给事中。连擢太常卿、左佾都御史，随征东阁大学士。乞假归。汀州破，弃家为僧，隐苏州之灵岩以终。

士亮，歙县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历嘉兴、福州推官，擢兵科给事中。与同官硃徽、倪仁祜等谒大学士谢升于朝房，升言：“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。今上太用聪明，致天下尽坏。”又曰：“款事诸君不必言，皇上祈签奉先殿，意已决。”诸人退，谓升诽谤君父，泄禁中语。仁祜、国遴等交章论之，斥升大不

道，无人臣礼。士亮及他言官继之，疏数十上。帝大怒，削升籍。已而士亮连劾诸督抚张福臻、徐世廕、硃大典、叶廷贵，及兵部侍郎吕大器、甘肃总兵马爌，事多施行。又请召旧谏臣姚思孝、何楷、李化龙、张作楫、张焜芳、李模、詹尔选、李右谏、林兰友、成勇、傅元初，而恤已死者吴执御、魏呈润、傅朝佑、吴彦芳、王绩灿、葛枢，帝颇采纳。周延儒出督师，请士亮赞画军务。延儒获谴，士亮亦削职下狱，久之释归。福王时，复官。国变后卒。

詹尔选，字思吉，抚安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太常博士。八年，擢御史。时诏廷臣举守令，尔选言：“县令多而难择，莫若精择郡守。郡守贤，县令无不贤。”因请起用侍郎陈子壮、推官汤开远，报闻。

明年，疏劾陈启新：“宜召九卿科道，覲面敷陈，罄其底蕴。果有他长，然后授官。遽尔授官，非所以重名器。吏部尚书谢升、大学士温体仁不加驳正，尸素可愧。”帝怒。未几，大学士钱士升以争武生李璉搜括富户，忤旨，引罪乞休去。尔选上疏曰：

辅臣引咎求黜，遽奉回籍之谕。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，其源在不肯去耳。辅臣肯言肯去，臣实荣之，独不能不为朝廷惜此一举也。璉以非法导主上，其端一开，大乱将至。辅臣忧心如焚，忽奉改拟之命，遂尔执奏。皇上方嘉许不暇，顾以为疑君要誉耶？人臣无故疑其君，非忠也；乃谓吾君万举万当者，第容悦之借名，必非忠。人臣沽名，义所不敢出也，乃人主不以名誉鼓天下，使其臣尸位保宠，寡廉鲜耻，亦必非国家利。

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。将骄卒惰，尚方不灵，亿万民命，徒供武夫贪冒，则或疑过于右武。穿札与操觚并课，非是者弗录。人见卖牛买马，绌德齐力，徒使强寇混迹于道途，父

兄莫必其子弟，则或疑缓于敷文。免覲之说行，上意在苏民困也，而或疑朝宗之大义，不敌数万路用之金钱；驳问之事烦，上意在惩奸顽也，而或疑明启之刑书，几禁加等之纷乱。

其君子忧驱策之无当，其小人惧陷累之多门，明知一切苟且之政，或拊心愧恨，或对众歔歔。辅臣不过偶因一事，代天下发愤耳，而竟郁郁以去，恐后之大臣无复有敢言者矣。大臣不敢言，而小臣愈难望其言矣。所日与皇上言者，惟苛细刻薄不识大体之徒，似忠似直，如狂如痴，售则挺身招摇，败则潜形遁窜，骇心志而 龛耳目，毁成法而酿隐忧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！祈皇上以远大宅心，以简静率宪，责大臣弼违之义，作言官敢谏之风。宁献可替否，毋藉口圣明独断，掩圣主之谦冲；宁进礼退义，毋藉口君恩未酬，饰引身之濡滞。臣愚不胜 卷 卷。

疏入，帝震怒，召见武英殿，诘之曰：“辅臣之去，前旨甚明，汝安得为此言？”对曰：“皇上大开言路，辅臣乃以言去国，恐后来大臣以言为戒，非皇上求言意。”帝曰：“建言乃谏官事，大臣何建言？”对曰：“大臣虽在格心，然非言亦无由格。大臣止言其大者，决无不言之理。大臣不言，谁当言者？”帝曰：“朕如此焦劳，天下尚疑朕乎？即尚方剑何尝不赐，彼不能用，何言不灵？”对曰：“诚如圣谕。但臣见督理有参疏，未蒙皇上大处分，与未赐何异？”帝曰：“刑官拟罪不合，朕不当驳乎？”对曰：“刑官不职，但当易其人，不当侵其事。”帝曰：“汝言一切苟且之政，何者为苟且？”对曰：“加派。”帝曰：“加派，因贼未平，贼平何难停。汝尚有言乎？”对曰：“搜括抽扣亦是。”帝曰：“此供军国之用，非输之内帑。汝更何言？”对曰：“即捐助亦是。”帝曰：“本令愿捐者听，何尝强人？”时帝声色俱厉，左右皆震慑，而

尔选词气不挠。帝又诘发愤诸语，及帖黄简略，斥为欺罔，命锦衣提下。尔选叩头曰：“臣死不足惜，皇上幸听臣，事尚可为。即不听，亦可留为他日思。”帝愈怒，罪且不测，诸大臣力救，乃命系于直庐。明日下都察院议罪，议止停俸。帝以语涉夸诩，并罪视草御史张三谟，令吏部同议。请镌五级，以杂职用。复不许，乃削籍归。自后言者屡荐，皆不听。十五年，给事中沈迅、左懋第相继荐。有诏召还，未及赴而都城陷。

福王立，首起故官。未上，群小用事，惮尔选鲠直，令补外僚，遂不出。国变后，又十二年而终。

汤开远，字伯开，主事显祖子也。早负器识，经济自许。崇祯五年，由举人为河南府推官。帝恶廷臣玩卜妻，持法过严。开远疏谏曰：

陛下临御以来，明罚敕法。自小臣至大臣，蒙重谴下禁狱者相继，几于刑乱国用重典矣。见廷臣荐举不当，疑为党徇；恶廷臣执奏不移，疑为藐抗。以策励望诸臣，于是戴罪者多，而不开以立功之路；以详慎责诸臣，于是引罪者众，而不谅其致误之由。墨吏宜逮，然望稍宽出入，无绌能臣。至三时多害，五方交警，诸臣怵参罚，惟急催科，民穷则易为乱。陛下宽一分在臣子，即宽一分在民生，此可不再计决者。尤望推诸臣以心，待诸臣以礼，谕中外法司以平允。至锦衣禁狱，非寇贼奸宄，不宜轻入。

帝怒，摘其疏中“桁杨惨毒，遍施劳臣”语，责令指实。乃上奏曰：

时事孔棘，诸臣有过可议，亦有劳可准；有罪可程，亦有情可原。究之议过不足惩过，而后事转因前事以灰心；声罪不足服罪，而故者更藉误者以实口。综核太过则要领失措，惩创太深则本实多缺。往往上以为宜详宜新之事，而下以为宜略宜

仍之事；朝所为纆辱摈弃不少爱之人，又野所为推重恹叹不可少之人。上与下异心，朝与野异议，欲天下治平，不可得也。

苏州佥事左应选任昌黎县令，率土著保孤城。事平之日，擢任监司。乃用小过，卒以赃拟。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贷，捍御著绩者又不获原，诸臣安所适从哉？事急则钜万可捐，事平则锱铢必较。向使昌黎不守，同于遵、永，不知费朝廷几许金钱，安所得涓滴而问之？臣所惜者此其一。

给事中马思理、御史高倬，值草场火发，狂奔尽气，无救燎原，此不过为法受过耳，更欲以他罪论，则甚矣。今岁盛夏雪雹，地震京圻，草场不熟自焚。陛下不宽刑修省，反严鞫而长系之，非所以召天和，称善事也。臣所惜者此其一。

宣大巡按胡良机，陛下知其谄练，两任岩疆，寻因过误褫革，舆论惜之，岂成命终难反汗哉！臣所惜者此其一。

监兑主事吴澧，宵旦河干，经营漕事，运弁稽违，量行责戒，乃褫革之，又欲究治之。夫兵哗则为兵易将，将哗则为武抑文，勇于哗而怯于斗，安用此骄兵骄将为也！臣所惜者此又其一。

未复为都御史陈于廷、易应昌申辨。帝怒，切责之。

河南流贼大炽，开远监左良玉军，躬擐甲胄，屡致克捷。帝以天下用兵，意颇重武，督、抚失事多逮系，而大将率姑息。开远以为偏，八年十月上疏曰：

比年寇贼纵横，抚、镇为要。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，于镇臣则优遇之。试观近日诸抚臣，有不褫夺、不囚系者乎？诸帅臣及偏裨，有一礼貌不崇、升磨不遂者乎？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，有不宽假优容者乎？夫惩创抚臣，欲其惕而戒也；优遇武臣，欲其感而奋也。然而封疆日破坏、寇贼日蔓延者，分别之法少也。抚臣中清操如沈棨，干济如练国事，捍御两河、

身自为将如元默，拮据兵事、沮贼长驱如吴姓，或丽爱书，或登白简，其他未可悉数。而武臣桀骜恣睢，无日不上条陈，争体统。一旦有警，辄逡巡退缩，即严旨屡颁，褒如充耳。如王朴、尤世勋、王世恩辈，其罪可胜诛哉！

秦抚甘学阔有《法纪全疏》一疏，请正纵贼诸弁以法，明旨顾切责之。然则自今以后，败将当不问矣。文臣未必无才能，乃有宁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，以任亦罪，不任亦罪，不任之罪犹轻，而任之罪更重也。诚欲使诸臣踊跃任事，在宽文法，原情实，分别去留，毋以一管弃贤才。至鞅鞅之夫，不使怯且欺者幸乎其间，则赏罚以平，文武用命矣。

帝以抚臣不任者，无所指实，责令再陈。乃上言曰：

朝廷赏罚无章，于是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，而肯任敢任者亦罪，且其罪反重。劝惩无当，欲勘定大乱，未之前闻。从来无诎督臣以伸庸帅者，至今而杨嗣昌不得关其说；从来无抑言路以伸劣弁者，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。王朴、王匡怯暴著，听敌饱去，犹得与吴姓并论，播之天下，不大为口实哉！若抚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，如了陕西之胡廷晏，山西之仙克谨、宋统殷、许鼎臣，何以当日处分视后皆轻？练国事、元默承大坏极敝之后，竭力撑持，何以当日处分较前更重？且近日为办寇而诛督臣者一，逮督臣抚臣者二，褫抚臣者亦二。甚至巡方与抚臣并议，而并逮两按臣；计典与失事牵合，而并褫南枢臣。若监司、守令之获重谴者，不可胜纪。试问前后诸帅臣，有一诛且逮者乎？即降而偏裨，有一诛且逮者乎？甚至避寇、纵寇、养寇、助寇者，皆置弗问。即或处分，不过降级戴罪而已。然则诸将之不肯任不敢任者，直谓之无罪可乎？是陛下于文武二途，委任同，责成不同。明旨所谓一体者，终非一体矣。

不特此也。按臣曾周当旧抚艰去，力障寇锋，初非失事，

乃竟从逮配，将来无肯任敢任之按臣矣。道臣祝万龄拮据兵食，寝饵俱废，至疽发于背，而遽行削籍，将来无肯任敢任之监司矣。史洪谟作令宜阳，战守素备，贼渡澠池，不敢薄城，及知六安，复有全城之绩，而褫夺骤加，将来无肯任敢任之州县矣。贼薄永宁，旧蜀抚张论与子给事鼎延倾赏募士，夙夜登陴，及论物故，鼎延请恤，并其子官夺之，将来无肯任敢任之乡官矣。吏部惟杂职多弊，臣乡吴羽文竭力厘剔，致刀笔贾竖哄然而起，羽文略不为挠，乃以起废一事，长系深求，将来无肯任敢任之部曹矣。

臣读明旨，谓诸事皆经确核，以议处有铨部，议罪有法司，稽核纠举有按臣也。不知诏旨一下，铨部即议降议革，有肯执奏曰“此不当处”者乎？一下法司，即拟配拟戍，有肯执奏曰“此不当罪”者乎？至查核失事，按臣不过据事上闻，有原功中之罪、罪中之功，乞贷于朝廷者乎？是非诸臣不肯分别也，知陛下一意重创，言之必不听，或反以甚其罪也。所以行间失事，无日不议处议罪，而于荡寇安民毫无少补。则今日所少者，岂非大公之赏罚哉！

帝得奏大怒，命削籍，抚按解京讯治。河南人闻之，若失慈母。左良玉偕将士七十余人合奏乞留，巡按金光辰亦备列其功状以告。帝为动容，命释还戴罪办贼。

十年正月，讨平舞阳大盗杨四。论功当进秩，总理王家祯复荐之。乃擢按察僉事，监安、庐二郡军。其年冬，太子将出阁。奏言：“陛下言教不如身教。请谨幽独，恤民穷，优大臣，容直谏，宽拙吏，薄货财，疏滞狱，俾太子得习见习闻，为他日出治临民之本。”帝深纳之。

是时，贼大扰江北，开远数有功。巡抚史可法荐其治行卓异，进秩副使，监军如故。十三年，与总兵官黄得功等大破革

里眼诸贼，贼遂乞降。朝议将用为河南巡抚，竟以劳瘁卒官，军民咸为泣下。赠太仆少卿。

成勇，字仁有，安乐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饶州推官。谒邹元标于吉水，师事之。中使至，知府以下郊迎，勇不往，且捕笞其从人。丁内外艰。历开封、归德二府推官。流贼攻归德，击走之。

崇祯十年，行取入京。时变考选例，优者得为翰林。公论首勇，而吏部尚书田唯嘉抑之，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。明年二月，帝御经筵，问讲官保举考选得失，谕德黄景昉讼勇及硃天麟屈。帝亲策诸臣，天麟得翰林，而勇以先赴南京不与。寻用御史涂必泓言，授南京御史。

杨嗣昌夺情入阁，言者咸获谴。勇愤，其年九月上疏言：“嗣昌秉枢两年，一筹莫展，边警屡惊，群寇满野。清议不畏，名教不畏，万世公义不畏，臣窃为青史虑。”疏入，帝大怒，削籍提讯，诘主使姓名。勇狱中上书言：“臣十二年外吏，数十日南台，无权可招，无贿可纳，不知有党。”帝怒，竟戍宁波卫。中外荐者十余疏，不召。后以御史张玮言，执政合词请擢用，帝以勇宥罪方新，不当复职，命以他官用。甫闻命，而京师陷。

福王时，起御史，不赴。披缁为僧，越十五年而终。

陈龙正，字惕龙，嘉善人。父于王，福建按察使。龙正游高攀龙门。崇祯七年成进士，授中书舍人。时政尚综核，中外争为深文以避罪，东厂缉事尤冤滥。

十一年五月，荧惑守心，下诏修省，有“哀恳上帝”语。龙正读之泣，上《养和》、《好生》二疏。略曰：“回天在好生，好生无过减死。皋陶赞舜曰‘罪疑惟轻’，是圣人于折狱不能无失也。盖狱情至隐，人命至重，故不贵专信，而取兼疑，不

务必得，而甘或失。臣居家所见闻，四方罪犯，无甚穷凶奇谋者，及来京师，此等乃无虚月。且罪案一成，立就诛磔，亦宜有所惩戒，何犯者若此累累？臣愿陛下怀帝舜之疑，宁使圣主有过仁之举，臣下获不经之愆。”盖阴指东厂事也。越数日，果谕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轻视人命云。其冬，京师戒严，诏廷臣举堪任督、抚者。御史叶绍颢举龙正。久之，刑部主事赵奕昌请求天下真贤才。帝令奕昌自举，亦以龙正对。帝皆不用。

龙正居冷曹，好言事。十二年十月，彗星见。是岁冬至，大雷电雨雹。十三年二月，京师大风，天黄日昏，浹旬不解。龙正皆应诏条奏，大指在听言省刑。

十五年夏，帝复下诏求言，云“拯困苏残，不知何道”。龙正上言：“拯困苏残，以生财为本，但财非折色之谓。以折色为财，则取于人而易尽，必知本色为财，则生于地而不穷。今持筹之臣曰设处，曰搜括，曰加派，皆损下之事，聚敛之别名也。民日病，国奚由足？臣谓宜专意垦荒，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，招集南人巨贾，尽垦荒田，使畿辅、河南、山东菽粟日多，则京仓之积，边军之饷，皆可随宜取给。或平余，或拜爵，或中监，国家命脉不专倚数千里外之转运，则民间加派自可尽除。”然是时中原多残破，有田不得耕，龙正执常理而已。翌日复进《用人探本疏》，帝皆优容焉。

给事中黄云师劾其学非而博，言伪而辩，又以进垦荒议为陵竞。帝不问。时议欲用龙正为吏部，御史黄澍以伪学诋之。十七年正月，左迁南京国子监丞。甫抵家而京师陷。

福王立于南京，用为祠祭员外郎，不就。南京不守，龙正已得疾，遂卒。

赞曰：崇祯时，佥壬相继枋政，天下多故，事之可言者众矣。许誉卿诸人，抨击时宰，有直臣之风。然傅朝佑死杖下，

姜埰、熊开元得重谴，而詹尔选抗雷霆之威，顾获放免。言天子易，言大臣难，信哉。汤开远以疏远处僚，侃侃论事，愤惋溢于辞表。就其所列国势，亦重可慨矣夫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七

杨镐 李维翰 周永春 袁应泰 薛国用 熊廷弼 王化贞
袁崇焕 毛文龙 赵光抃 范志完

杨镐，商丘人。万历八年进士。历知南昌、蠡二县。入为御史，坐事调大理评事。再迁山东参议，分守辽海道。尝偕大帅董一元雪夜度墨山，袭蒙古炒花帐，大获。进副使。垦荒田百三十余顷，岁积粟万八千余石。进参政。

二十五年春，偕副将李如梅出塞，失部将十人，士卒百六十余人。会朝鲜再用兵，命免镐罪，擢右佥都御史，经略朝鲜军务。镐未至，先奏陈十事，请令朝鲜官民输粟得增秩、授官、赎罪，及乡吏奴丁免役，大氏皆苟且之事。又以朝鲜君臣隐藏储蓄不饷军，劾奏其罪。由是朝鲜多怨。

当是时，倭将行长、清正等已入据南原、全州，引兵犯全罗、庆尚，逼王京，锐甚。赖沈惟敬就擒，乡导乃绝。而朝鲜兵燹之余，千里萧条，贼掠无所得，故但积粟全罗，为久留计，而中国兵亦渐集。九月朔，镐始抵王京。会副将解生等屡挫贼，朝鲜军亦数有功，倭乃退屯蔚山。十二月，镐会总督邢玠、提督麻贵议进兵方略，分四万人为三协，副将高策将中军，李如梅将左，李芳春、解生将右，合攻蔚山。先以少兵尝贼，贼出战，大败，悉奔据岛山，结三栅城外以自固。镐官辽东时，与如梅深相得。及是，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，第三栅垂拔矣，镐以如梅未至，不欲寅功出其上，遽鸣金收军。贼乃闭城不出，

坚守以待援。官兵四面围之，地泥淖，且时际穷冬，风雪裂肤，士无固志。贼日夜发砲，用药煮弹，遇者辄死，官兵攻围十日不能下。贼知官兵懈，诡乞降以缓之。明年正月二日，行长救兵骤至。镐大惧，狼狈先奔，诸军继之。贼前袭击，死者无算。副将吴惟忠、游击茅国器断后，贼乃还，辎重多丧失。

是役也，谋之经年，倾海内全力，合朝鲜通国之众，委弃于一旦，举朝嗟恨。镐既奔，挈贵奔趋庆州，惧贼乘袭，尽撤兵还王京，与总督玠诡以捷闻。诸营上军籍，士卒死亡殆二万，镐大怒，屏不奏，止称百余人。镐遭父丧，诏夺情视事。御史汪先岸尝劾其他罪，阁臣庇之，拟旨褒美，旨久不下。赞画主事丁应泰闻镐败，诣镐咨后计。镐示以张位、沈一贯手书，并所拟未下旨，扬扬诩功伐。应泰愤，抗疏尽列败状，言镐当罪者二十八、可羞者十，并劾位、一贯扶同作奸。帝震怒，欲行法。首辅赵志皋营救，乃罢镐，令听勘，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之。已，东征事竣，给事中杨应文叙镐功，诏许复用。

三十八年，起抚辽东。袭炒花于镇安，破之，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。时辽左多事，镐力荐李如梅，请复用为大将，为给事中麻僖、御史杨州鹤所劾。镐疏辨乞休，帝不问，镐竟引去。

四十六年四月，我大清兵起，破抚顺，守将王命印死之。辽东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允往援，与副总兵颇廷相等俱战歿，远近大震。廷议镐熟谙辽事，起兵部右侍郎往经略。既至，申明纪律，征四方兵，图大举。至七月，大清兵由鸦鹞关克清河，副将邹储贤战死。诏赐镐尚方剑，得斩总兵以下官，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、高炫徇军中。其冬，四方援兵大集，遂议进师。时蚩尤旗长竟天，彗见东方，星陨地震，识者以为败征。大学士方从哲、兵部尚书黄嘉善、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餽匮，发红旗，日趣镐进兵。

明年正月，镐乃会总督汪可受、巡抚周永春、巡按陈王庭等定义，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，二十一日出塞。兵分四道：总兵官马林出开原攻北，杜松出抚顺攻西，李如柏从鸦鹞关出趋清河攻南，东南则以刘綎出宽奠，由凉马佃捣后，而以朝鲜兵助之。号大兵四十七万，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。天大雪，兵不前，师期泄。松欲立首功，先期渡浑河，进至二道关，伏发，军尽覆。林统开原兵从三岔口出，闻松败，结营自固。大清兵乘高奋击，林不支，遂大败，遁去。镐闻，急檄止如柏、綎两军，如柏遂不进。綎已深入三百里，至深河，大清兵击之而不动。已，乃张松旗帜，被其衣甲，给綎。既入营，营中大乱，綎力战死。惟如柏军获全。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，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，亡失马驼甲仗无算。败书闻，京师大震。御史杨鹤疏劾之，不报。无何，开原、铁岭又相继失。言官交章劾镐，逮下诏狱，论死。崇祯二年伏法。

李维翰，睢州人。万历四十四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。辽三面受敌，无岁不用兵，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，军民益困。而先后抚臣皆庸才，玩卜妻苟岁月。天子又置万几不理，边臣呼吁，漠然不闻，致辽事大坏。及张承允覆没，维翰犹获善归。至天启初，始下吏论死。

周永春，金乡人。官礼科都给事中。齐党方炽，永春与元诗教为之魁。寻由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，代维翰为巡抚。值丧败之后，佐经略调度军食，拮据劳瘁。越二年，罢归。天启初，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，遣戍。

袁应泰，字大来，凤翔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。授临漳知县。筑长堤四十余里，捍御漳水。调繁河内，穿太行山，引沁水，成二十五堰，溉田数万顷，邻邑皆享其利。河决硃旺，役夫多死者。应泰设席为庐，饮食作止有度，民欢然趋事，治行

冠两河。

迁工部主事，历兵部武选郎中。汰遣假冒世职数百人。迁淮徐兵备参议。山东大饥，设粥厂哺流民，缮城浚濠，修先圣庙，饥者尽得食。更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，先后发振。户部劾其擅移官廩，时已迁副使，遂移疾归。

久之，起河南右参政，以按察使治兵永平。辽事方棘，应泰练兵缮甲，修亭障，饬楼橹，关外所需刍茭、火药之属呼吸立应。经略熊廷弼深赖焉。

泰昌元年九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周永春巡抚辽东。逾月，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职，代廷弼为经略，而以薛国用为巡抚。应泰受事，即刑白马祀神，誓以身委辽。疏言：“臣愿与辽相终始，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，与臣相终始。有托故谢事者，罪无赦。”熹宗优诏褒答，赐尚方剑。乃戮贪将何光先，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，遂谋进取抚顺。议用兵十八万，大将十人，上奏陈方略。

应泰历官精敏强毅，用兵非所长，规画颇疏。廷弼在边，持法严，部伍整肃，应泰以宽矫之，多所更易。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，多入塞乞食。应泰言：“我不急救，则彼必归敌，是益之兵也。”乃下令招降。于是归者日众，处之辽、沈二城，优其月廩，与民杂居，潜行淫掠，居民苦之。议者言收降过多，或阴为敌用，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，祸且叵测。应泰方自诩得计，将藉以抗大清兵。会三岔儿之战，降人为前锋，阵死者二十余人，应泰遂用以释群议。

明年，天启改元，三月十有二日，我大清兵来攻沈阳。总兵官贺世贤、尤世功出城力战，败还。明日，降人果内应，城遂破，二将战死。总兵官陈策、童仲揆等赴援，亦战死。应泰乃撤奉集、威宁诸军，并力守辽阳，引水注濠，沿濠列火器，

兵环四面守。十有九日，大清兵临城。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、李秉诚、梁仲善、姜弼、硃万良出城五里迎战，军败多死。其夕，应泰宿营中，不入城。明日，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，分兵塞城东水口，击败诸将兵，遂渡濠，大呼而进。鏖战良久，骑来者益众，诸将兵俱败，望城奔，杀溺死者无算。应泰乃入城，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。诸监司高出、牛维曜、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，人心离沮。又明日，攻城急，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，又败。薄暮，谯楼火，大清兵从小西门入，城中大乱，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，妇女示盛饰迎门，或言降人导之也。应泰居城楼，知事不济，太息谓铨曰：“公无守城责，宜急去，吾死于此。”遂佩剑印自缢死。妇弟姚居秀从之。仆唐世明凭尸大恸，纵火焚楼死。事闻，赠兵部尚书，予祭葬，官其一子。

国用，洛南人。历官山东右参政，分守辽海道，以右佥都御史代应泰巡抚辽东。应泰死，廷议将起廷弼，道远未至，乃进国用兵部右侍郎，代应泰为经略。历官醇谨，久于辽，日夜忧战守备。会大清兵不至，得安其位。无何请告，竟卒于官。

熊廷弼，字飞百，江夏人。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。明年成进士，授保定推官，擢御史。

三十六年，巡按辽东。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弃宽奠新疆八百里，徙编民六万家于内地。已，论功受赏，给事中宋一韩论之。下廷弼覆勘，具得弃地驱民状，劾两人罪，及前任按臣何尔健、康丕扬党庇。疏竟不下。时有诏兴屯，廷弼言辽多旷土，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，可得粟百三十万石。帝优诏褒美，命推行于诸边。边将好捣巢，辄生衅端。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，缮垣建堡，有十五利，奏行之。岁大旱，廷弼行部金州，禱城隍神，约七日雨，不雨毁其庙。及至广宁，逾三日，

大书白牌，封剑，使使往斩之。未至，风雷大作，雨如注，辽人以为神。在辽数年，杜馈遗，核军实，按劾将吏，不事姑息，风纪大振。

督学南畿，严明有声。以杖死诸生事，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。养乔投劾去，廷弼亦听勘归。

四十七年，杨镐既丧师，廷议以廷弼熟边事，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，宣慰辽东。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代镐经略。未出京，开原失，廷弼上言：“辽左，京师肩背；河东，辽镇腹心；开原又河东根本。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。敌未破开原时，北关、朝鲜犹足为腹背患。今已破开原，北关不敢不服，遣一介使，朝鲜不敢不从。既无腹背忧，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，然则辽、沈何可守也？乞速遣将士，备刍粮，修器械，毋窘臣用，毋缓臣期，毋中格以沮臣气，毋旁挠以掣臣肘，毋独遗臣以艰危，以致误臣、误辽，兼误国也。”疏入，悉报允，且赐尚方剑重其权。甫出关，铁岭复失，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，辽阳汹汹。廷弼兼程进，遇逃者，谕令归。斩逃将刘遇节、王捷、王文鼎，以祭死节士。诛贪将陈伦，劾罢总兵官李如楨，以李怀信代。督军士造战车，治火器，浚濠缮城，为守御计。令严法行，数月守备大固。乃上方略，请集兵十八万，分布碯阳、清河、抚顺、柴河、三岔儿、镇江诸要口，首尾相应，小警自为堵御，大敌互为应援。更挑精悍者为游徼，乘间掠零骑，扰耕牧，更番迭出，使敌疲于奔命，然后相机进剿。疏入，帝从之。

廷弼之初抵辽也，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，憚不肯行。继命佥事阎鸣泰，至虎皮驿恸哭而返。廷弼乃躬自巡历，自虎皮驿抵沈阳，复乘雪夜赴抚顺。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沮之，廷弼曰：“冰雪满地，敌不料我来。”鼓吹入。时兵燹后，数百里无

人迹，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。遂耀兵奉集，相度形势而还，所至招流移，缮守具，分置土马，由是人心复固。

廷弼身长七尺，有胆知兵，善左右射。自按辽即持守边议，至是主守御益坚。然性刚负气，好谩骂，不为人下，物情以故不甚附。

明年五月，我大清兵略地花岭。六月，略王大人屯。八月，略蒲河。将士死亡七百余人，诸将世贤等亦有斩获功。而给事中姚宗文腾谤于朝，廷弼遂不安其位。宗文者，故户科给事中，丁忧归。还朝，欲补官，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，宗文患之。假招徠西部名，属当事荐己。疏屡上，不得命。宗文计穷，致书廷弼，令代请。廷弼不从，宗文由是怨。后夤缘复吏科，阅视辽东土马，与廷弼议多不合。辽东人刘国缙先为御史，坐大计谪官。辽事起，廷议用辽人，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。国缙主募辽人为兵，所募万七千余人，逃亡过半。廷弼闻于朝，国缙亦怨。廷弼为御史时，与国缙、宗文同在言路，意气相得，并以排东林、攻道学为事。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，廷弼不能如前，益相失。宗文故出国缙门下，两人益相比，而倾廷弼。及宗文归，疏陈辽土日蹙，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，且曰：“军马不训练，将领不部署，人心不亲附，刑威有时穷，工作无时止。”复鼓其同类攻击，欲必去之。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，漫无定画；蒲河失守，匿不上闻；荷戈之士徒供挑浚，尚方之剑逞志作威。

当时，光宗崩，熹宗初立，朝端方多事，而封疆议起。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、欺君者三，谓不罢，辽必不保。诏下廷议。廷弼愤，抗疏极辨，且求罢。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。廷弼益愤，再疏自明，云“辽已转危为安，臣且之生致死。”遂缴还尚方剑，力求罢斥。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。

朝议允廷弼去，以袁应泰代。廷弼乃上疏求勘，言：“辽师覆没，臣始驱羸卒数千，踉跄出关，至杏山，而铁岭又失。廷臣咸谓辽必亡，而今且地方安堵，举朝帖席。此非不操练、不部署者所能致也。若谓拥兵十万，不能斩将擒王，诚臣之罪。然求此于今日，亦岂易言。令箭催而张帅殒命，马上催而三路丧师，臣何敢复蹈前轨？”三元、应嘉、修德等复连章极论，廷弼即请三人往勘。帝从之。御史吴应奇、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，乃改命兵科给事中硃童蒙往。廷弼复上疏曰：“臣蒙恩回籍听勘，行矣。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，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。今朝堂议论，全不知兵。冬春之际，敌以冰雪稍缓，哄然言师老财匮，马上促战。及军败，始愀然不敢复言，比臣收拾甫定，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。自有辽难以来，用武将，用文吏，何非台省所建白，何尝有一效。疆场事，当听疆场吏自为之，何用拾帖括语，徒乱人意，一不从，辄佛然怒哉！”及童蒙还奏，备陈廷弼功状，未言：“臣入辽时，士民垂泣而道，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，其罪何可轻议？独是廷弼受知最深，蒲河之役，敌攻沈阳，策马趋救，何其壮也？及见官兵弩弱，遽尔乞骸以归，将置君恩何地？廷弼功在存辽，微劳虽有可纪；罪在负君，大义实无所逃。此则罪浮于功者矣。”帝以廷弼力保危城，仍议起用。

天启元年，沈阳破，应泰死，廷臣复思廷弼。给事中郭巩力诋之，并及阁臣刘一燝。及辽阳破，河西军民尽奔，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，烟火断绝，京师大震。一燝曰：“使廷弼在辽，当不至此。”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，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。帝乃治前劾廷弼者，贬三元、修德、应嘉、巩三秩，除宗文名。御史刘廷宣救之，亦被斥。乃复诏起廷弼于家，而擢王化贞为巡抚。

化贞，诸城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，分守广宁。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，化贞抚之，皆不敢动。硃童蒙勘事还，极言化贞得西人心，勿轻调，隳抚事。化贞亦言辽事将坏，惟发帑金百万，亟款西人，则敌顾忌不敢深入。会辽、沈相继亡，廷议将起廷弼，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，便宜从事，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。乃进化贞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广宁。广宁城在山隈，登山可俯瞰城内，恃三岔河为阻，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。广宁止孱卒千，化贞招集散亡，复得万余人，激励士民，联络西部，人心稍定。辽阳初失，远近震惊，谓河西必不能保。化贞提弱卒，守孤城，气不慑，时望赫然。中朝亦谓其才足倚，悉以河西事付之。而化贞又以登莱、天津兵可不设，诸镇入卫兵可止。当事益信其有才，所奏请辄报可。时金、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，多结砦自固，以待官军，其逃入朝鲜者，亦不下二万。化贞请鼓舞诸人，优以爵禄，俾自奋于功名，诏谕朝鲜，褒以忠义，勉之同仇。帝亦从之。

至六月，廷弼入朝，首请免言官贬谪，帝不可。乃建三方布置策：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，以形势格之，缀敌全力；天津、登、莱各置舟师，乘虚入南卫，动摇其人心，敌必内顾，而辽阳可复。于是登、莱议设巡抚如天津，以陶朗先为之；而山海特设经略，节制三方，一事权。遂进廷弼兵部尚书，兼右副都御史，驻山海关，经略辽东军务。廷弼因请尚方剑，请调兵二十余万，以兵马、刍粮、器械之属责成户、兵、工三部。白监军道臣高出、胡嘉栋，督饷郎中傅国无罪，请复官任事。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，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佾事，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，军前赞画，用收拾辽人心，并报允。七月，廷弼将启行，帝特赐麒麟服一，彩币四，宴之郊外，命文武大臣陪饯，异数也。又以京营选锋五

千护廷弼行。

先是，袁应泰死，薛国用代为经略，病不任事。化贞乃部署诸将，沿河设六营，营置参将一人，守备二人，画地分守；西平、镇武、柳河、盘山诸要害，各置戍设防。议即上，廷弼不谓然，疏言：“河窄难恃，堡小难容，今日但宜固守广宁。若驻兵河上，兵分则力弱，敌轻骑潜渡，直攻一营，力必不支。一营溃，则诸营俱溃，西平诸戍亦不能守。河上止宜置游徼兵，更番出入，示敌不测，不宜屯聚一处，为敌所乘。自河抵广宁，止宜多置烽堠；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，为传烽哨探之用。而大兵悉聚广宁，相度城外形势，犄角立营，深垒高栅以俟。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，非敌骑一日能到，有声息，我必预知。断不宜分兵防河，先为自弱之计也。”疏上，优旨褒答。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，议乃寝。而化贞以计不行，愠甚，尽委军事于廷弼。廷弼乃请申谕化贞，不得藉口节制，坐失事机。先是，四方援辽之师，化贞悉改为“平辽”，辽人多不悦。廷弼言：“辽人未叛，乞改为‘平东’或‘征东’，以慰其心。”“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，而经、抚不和之议起矣。”

八月朔，廷弼言：“三方建置，须联络朝鲜。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，俾尽发八道之师，连营江上，助我声势。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，招集团练，别为一军，与朝鲜军合势。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，控制联络，俾与登、莱声息相通，于事有济。更宜发银六万两，分犒朝鲜及辽人，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，俾承制拜除。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，即署都司；五百人者，署守备。将一呼立应，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。”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，习朝鲜事，可充命使。帝立从之，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，赐一品服以宠其行。之垣乃列上重事权、定职掌八事，帝亦报可。

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，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，奏捷。举朝大喜，亟命登、莱、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，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，合蒙古军乘机进取，而廷弼居中节制。命既下，经、抚、各镇互观望，兵不果进。顷之，化贞备陈东西情形，言：“敌弃辽阳不守，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，即执敌将以降。而西部虎墩兔、炒花咸愿助兵。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，河上止辽卒三千，若潜师夜袭，势在必克。敌南防者闻而北归，我据险以击其惰，可尽也。”兵部尚书张鹤鸣以为然，奏言时不可失。御史徐卿伯复趣之，请令廷弼进驻广宁，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。会化贞复驰奏：“敌因官军收复镇江，遂驱掠四卫屯民。屯民据铁山死守，伤敌三四千人，敌围之益急。急宜赴救。”于是兵部愈促进师。化贞即以是月渡河。廷弼不得已出关，次右屯，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，不宜轻举。化贞卒无功而还。

化贞为人驽而愎，素不习兵，轻视大敌，好谩语。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，与廷弼尤牴牾。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，信西部言，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，遂欲以不战取全胜。一切士马、甲仗、糗粮、营垒俱置不问，务为大言罔中朝。尚书鹤鸣深信之，所请无不允，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。广宁有兵十四万，而廷弼关上无一卒，徒拥经略虚号而已。延绥入卫兵不堪用，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，鹤鸣议宽之；廷弼请用卜年，鹤鸣上驳议；廷弼奏遣之垣，鹤鸣故稽其饷。两人遂相怨，事事龃龉。而廷弼亦褊浅刚愎，有触必发，盛气相加，朝士多厌恶之。

毛文龙镇江之捷，化贞自谓发踪奇功。廷弼言：“三方兵力未集，文龙发之太早，致敌恨辽人，屠戮四卫军民殆尽，灰东山之心，寒朝鲜之胆，夺河西之气，乱三方并进之谋，误属国联络之算，目为奇功，乃奇祸耳！”贻书京师，力诋化贞。

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，闻其言，亦多不服。廷弼又显诋鹤鸣，谓：“臣既任经略，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，乃鹤鸣径自发戍，不令臣知。七月中，臣咨部问调军之数，经今两月，置不答。臣有经略名，无其实，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。”鹤鸣益恨。至九月，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，请速济师。廷弼言：“抚臣恃西部，欲以不战为战计。西部与我，进不同进，彼入北道，我入南道，相距二百余里，敌分兵来应，亦须我自撑拒。臣未敢轻视敌人，谓可不战胜也。臣初议三方布置，必使兵马、器械、舟车、刍茭无一不备，而后克期齐举，进足战，退亦足以守。今临事中乱，虽枢臣主谋于中，抚臣决策于外，卜一举成功，而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也。”既而西部竟不至，化贞兵亦不敢进。

廷弼既与化贞隙，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。给事中杨道寅谓出、嘉栋不宜用。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，刺廷弼，诋之垣遣遥故乡，不称任使。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，不当远驻山海，因言登、莱水师无所用。廷弼怒，抗疏力诋三人。帝皆无所问。而帝于讲筵忽问：“卜年系叛族，何擢佥事？国缙数经论列，何起用？嘉栋立功赎罪，何在天津？”廷弼知左右谮之，抗疏辨，语颇愤激。

是时，廷弼主守，谓辽人不可用，西部不可恃，永芳不可信，广宁多间谍可虞。化贞一切反之，绝口不言守，谓我一渡河，河东人必内应，且腾书中朝，言仲秋之月，可高枕而听捷音。识者知其必僨事，以疆场事重，无敢言其短者。

至十月，冰合，广宁人谓大清兵必渡河，纷然思窜。化贞乃与震孺计，分兵守镇武、西平、闾阳、镇宁诸城堡，而以大军守广宁。鹤鸣亦以广宁可虑，请敕廷弼出关。廷弼上言：“枢臣第知经略一出，足镇人心；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，其动摇

人心更甚。且臣驻广宁，化贞驻何地？鹤鸣责经、抚协心同力，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？为今日计，惟枢部俯同于臣，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。”其言甚切至，鹤鸣益不悦。廷弼乃复出关，至右屯，议以重兵内护广宁，外扼镇武、闾阳，乃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，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。又令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。复申令曰：“敌来，越镇武一步者，文武将吏诛无赦。敌至广宁而镇武、闾阳不夹攻，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，亦如之。”部署甫定，化贞又信谍者言，遽发兵袭海州，旋亦引退。廷弼乃上言：“抚臣之进，及今而五矣。八、九月间屡进屡止，犹未有疏请也。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，则拜疏辄行者也，臣疾趋出关，而抚臣归矣。西平之会，相与协心议守，犄角设营，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。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，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，比至中途，而军马又遣还矣。初五日，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，夺马圈守之，为明年进兵门户。时马圈无一敌兵，即得牛庄，我不能守，敌何损，我何益？会将吏力持不可，抚臣亦快快回矣。兵屡进屡退，敌已窥尽伎俩，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。愿陛下明谕抚臣，慎重举止，毋为敌人所笑。”化贞见疏不悦，驰奏辨。且曰：“愿请兵六万，一举荡平。臣不敢贪天功，但厚赉从征将士，辽民赐复十年，海内得免加派，臣愿足矣。即有不称，亦必杀伤相当，敌不复振，保不为河西忧。”因请便宜行事。

时叶向高复当国，化贞座主也，颇右之。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，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，款赏无益，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可信，与廷弼合。余多右化贞，令毋受廷弼节制。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，得便宜操纵。孙杰劾一燬以用出、嘉栋、卜年为罪，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。廷弼愤，上言：“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，而适遘事机难处

之会。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，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，何必内借阁部，外借抚道以相困？”又言：“经、抚不和，恃有言官；言官交攻，恃有枢部；枢部佐斗，恃有阁臣。臣今无望矣。”帝以两臣争言，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，抗违不遵者治罪。命既下，廷弼言遣官不便，乃下廷臣集议。

初，廷弼之出关也，化贞虑夺己兵权，佯以兵事委廷弼。廷弼上言：“臣奉命控扼山海，非广宁所得私。抚臣不宜卸责于臣。”会震孺奏经、抚不和，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，廷弼据以刺化贞，化贞益不悦。及化贞请一举荡平，廷弼乃言：“宜如抚臣约，亟罢臣以鼓士气。”当是时，中外举知经、抚不和，必误疆事，章日上。而鹤鸣笃信化贞，遂欲去廷弼。二年正月，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，嫉能妒功，不去必坏辽事。疏并下部，鹤鸣乃集廷臣大议。议撤廷弼者数人，余多请分任责成。鹤鸣独言化贞一去，毛文龙必不用命，辽人为兵者必溃，西部必解体，宜赐化贞尚方剑，专委以广宁，而撤廷弼他用。议上，帝不从，责吏、兵二部再奏。会大清兵逼西平，遂罢议，仍兼任二臣，责以功罪一体。

无何，西平围急。化贞信中军孙得功计，尽发广宁兵，畀得功及祖大寿往会秉忠进战。廷弼亦驰檄渠撤营赴援。二十二日，遇大清兵平阳桥。锋始交，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，镇武、闾阳兵遂大溃，渠、秉忠战没沙岭，大寿走觉华岛。西平守将一贯待援不至，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歿。廷弼已离右屯，次闾阳。参议邢慎言劝急救广宁，为佥事韩初命所沮，遂退还。时大清兵顿沙岭不进。化贞素任得功为腹心，而得功潜降于大清，欲生缚化贞以为功，讹言敌已薄城。城中大乱奔走，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。化贞方阖署理军书，不知也。参将江朝栋排闥入，化贞怒呵之，朝栋大呼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公速走。”

化贞莫知所为。朝栋掖之出上马，二仆人徒步从，遂弃广宁，踉跄走，与廷弼遇大凌河。化贞哭，廷弼微笑曰：“六万众一举荡平，竟何如？”化贞惭，议守宁远及前屯。廷弼曰：“嘻，已晚，惟护溃民入关可耳。”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，尽焚积聚。二十六日，偕初命护溃民入关。化贞、出、嘉栋先后入，独邦佐自经死。得功率广宁叛将迎大清兵入广宁，化贞逃已两日矣。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，不得食，乃还。报至，京师地震，鹤鸣恐，自请视师。

二月逮化贞，罢廷弼听勘。四月，刑部尚书王纪、左都御史邹元标、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，廷弼、化贞并论死。后当行刑，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，既而背之。魏忠贤大恨，誓速斩廷弼。及杨涟等下狱，诬以受廷弼贿，甚其罪。已，逻者获市人蒋应旸，谓与廷弼子出入禁狱，阴谋叵测。忠贤愈欲速杀廷弼，其党门克新、郭兴治、石三畏、卓迈等遂希指趣之。会冯铨亦憾廷弼，与顾秉谦等侍讲筵，出市刊《辽东传》譖于帝曰：“此廷弼所作，希脱罪耳。”帝怒，遂以五年八月弃市，传首九边。已，御史梁梦环谓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。御史刘徽谓廷弼家资百万，宜籍以佐军。忠贤即矫旨严追，罄赀不足，姻族家俱破。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，不获，将搯之。其长子兆珪自刭死，兆珪母称冤。尔玉去其两婢衣，搯之四十。远近莫不嗟愤。

崇祯元年，诏免追赃。其秋，工部主事徐尔一讼廷弼冤，曰：

廷弼以失陷封疆，至传首陈尸，籍产追赃。而臣考当年，第觉其罪无足据，而劳有足矜也。广宁兵十三万，粮数百万，尽属化贞，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，驻右屯，距广宁四十里耳。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，廷弼五千人，不同溃足矣，

尚望其屹然坚壁哉！廷弼罪安在？化贞仗西部，廷弼云“必不足仗”；化贞信李永芳内附，廷弼云“必不足信”。无一事不力争，无一言不奇中。廷弼罪安在？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。徒拥虚器，抱空名，廷弼罪安在？唐郭子仪、李光弼与九节度师同溃，自应收溃兵扼河阳桥，无再往河阳坐待思明缚去之理。今计广宁西，止关上一门限，不趣扼关门何待？史称慕容垂一军三万独全，亦无再驻淝水与晋人决战之理。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，至大凌河付与化贞，事政相类，宁得与化贞同日道乎！所谓劳有足矜者：当三路同时陷没，开、铁、北关相继奔溃，廷弼经理不及一年，俄进筑奉集、沈阳，俄进屯虎皮驿，俄迎扼敌兵于横河上，于辽阳城下凿河列栅埋砲，屹然树金汤。令得竟所施，何至举榆口关外拱手授人！而今俱抹掇不论，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。其才既笼盖一时，其气又陵厉一世，揭辩纷纷，致撻众怒，共起杀机，是则所由必杀其軀之道耳。当廷弼被勘被逮之时，天日辄为无光，足明其冤。乞赐昭雪，为劳臣劝。

不从。明年五月，大学士韩爌等言：

廷弼遗骸至今不得归葬，从来国法所未有。今其子疏请归葬，臣等拟票许之。盖国典皇仁，并行不悖，理合如此。若廷弼罪状始末，亦有可言。皇祖朝，戊申己酉间，廷弼以御史按辽东，早以辽患为虑，请核地界，饬营伍，联络南、北关，大声疾呼，人莫为应。十年而验若左券，其可言者一。戊午己未，杨镐三路丧师，抚顺、清河陷没，皇祖用杨鹤言，召起廷弼代镐。一年余，修饬守具，边患稍宁。会皇祖宾天，廷议以廷弼无战功，攻使去，使袁应泰代，四阅月而辽亡。使廷弼在，未必至此，其可言者二。辽阳既失，先帝思廷弼言，再起之田间，复任经略。化贞主战，廷弼主守，群议皆是化贞。廷弼屡言玩

师必败，奸细当防，莫有听者，徘徊踟躅，以五千人驻右屯。化贞兵十三万驻广宁。广宁溃，右屯乃与俱溃，其可言者三。

假令廷弼于此时死守右屯，捐躯殉封疆，岂非节烈奇男子。不然，支撑宁、前、锦、义间，扶伤救败，收拾残黎，犹可图桑榆之效。乃仓皇风鹤，偕化贞并马入关，其意以我国尝言之，言而不听，罪当未减。此则私心短见，杀身以此，杀身而无辞公论，亦以此。传首边庭，头足异处，亦足为临难鲜忠者之戒矣。然使诛廷弼者，按封疆失陷之条，偕同事诸臣，一体伏法，廷弼九原目瞑。乃先以贿赃拷坐杨涟、魏大中等，作清流陷阱；既而刊书惑众，借题曲杀。身死尚悬坐赃十七万，辱及妻孥，长子兆珪迫极自刎。斯则廷弼死未心服，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。特以“封疆”二字，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。

臣等平心论之，自有辽事以来，诬官营私者何算，廷弼不取一金钱，不通一馈问，焦唇敝舌，争言大计。魏忠贤盗窃威福，士大夫靡然从风。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，屈曲则生，抗违则死，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，致独膺显戮，慷慨赴市，耿耿刚肠犹未尽泯。今纵不敢深言，而传首已逾三年，收葬原无禁例，圣明必当垂仁。臣所以娓娓及此者，以兹事虽属封疆，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。皇上天纵英哲，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。

诏许其子持首归葬。五年，化贞始伏诛。

袁崇焕，字元素，东莞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授邵武知县。为人慷慨负胆略，好谈兵。遇老校退卒，辄与论塞上事，晓其厄塞情形，以边才自许。

天启二年正月，朝覲在都，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，遂擢兵部职方主事。无何，广宁师溃，廷议扼山海关，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。部中失袁主事，讶之，家人亦莫知所往。已，还朝，具言关上形势，曰：“予我军马钱谷，我一人足守此。”廷臣

益称其才，遂超擢佥事，监关外军，发帑金二十万，俾招募。时关外地悉为哈刺慎诸部所据，崇焕乃驻守关内。未几，诸部受款，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，监参将周守廉、游击左辅军，经理前屯卫事。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，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，以四鼓入城，将士莫不壮其胆。在晋深倚重之，题为宁前兵备佥事，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，不尽遵其令。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，崇焕以为非策，争不得，奏记首辅叶向高。

十三山难民十余万，久困不能出。大学士孙承宗行边，崇焕请：“将五千人驻宁远，以壮十三山势，别遣骁将救之。宁远去山二百里，便则进据锦州，否则退守宁远，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？”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。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，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，承宗以为然，告在晋。在晋竟不能救，众遂没，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。及承宗驳重城议，集将吏谋所守。阎鸣泰主觉华，崇焕主宁远，在晋及张应吾、邢慎言持不可，承宗竟主崇焕议。已，承宗镇关门，益倚崇焕，崇焕内拊军民，外饬边备，劳绩大著。崇焕尝核虚伍，立斩一校。承宗怒曰：“监军可专杀耶？”崇焕顿首谢，其果于用法类此。

三年九月，承宗决守宁远。佥事万有孚、刘诏力阻，不听，命满桂偕崇焕往。初，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，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，筑仅十一，且疏薄不中程。崇焕乃定规制：高三丈二尺，雉高六尺，址广三丈，上二丈四尺。大寿与参将高见、贺谦分督之，明年迄工，遂为关外重镇。桂，良将，而崇焕勤职，誓与城存亡；又善抚，将士乐为尽力。由是商旅辐辏，流移骈集，远近望为乐土。遭父忧，夺情视事。四年九月，偕大将马世龙、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，东巡广宁，谒北镇祠，历十三山，抵右屯，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。寻以五防叙劳，进

兵备副使，再进右参政。

崇焕之东巡也，请即复锦州、右屯诸城，承宗以为时未可，乃止。至五年夏，承宗与崇焕计，遣将分据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、小凌河，缮城郭居之。自是宁远且为内地，开疆复二百里。十月，承宗罢，高第来代，谓关外必不可守，令尽撤锦、右诸城守具，移其将士于关内。督屯通判金启倅上书崇焕曰：“锦、右、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。倘收兵退，既安之民庶复播迁，已得之封疆再沦没，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！”崇焕亦力争不可，言：“兵法有进无退。三城已复，安可轻撤？锦、右动摇，则宁、前震惊，关门亦失保障。今但择良将守之，必无他虑。”第意坚，且欲并撤宁、前二城。崇焕曰：“我宁前道也，官此当死此，我必不去。”第无以难，乃撤锦州、右屯、大、小凌河及松山、杏山、塔山守具，尽驱屯兵入关，委弃米粟十余万，而死亡载途，哭声震野，民怨而军益不振。崇焕遂乞终制，不许。十二月进按察使，视事如故。

我大清知经略易与，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，二十三日抵宁远。崇焕闻，即偕大将桂，副将左辅、硃梅，参将大寿，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。崇焕更刺血为书，激以忠义，为之下拜，将士咸请效死。乃尽焚城外民居，携守具入城，清野以待。令同知程维模诘奸，通判启倅具守卒食，辟道上行人。檄前屯守将赵率教、山海守将杨麒，将士逃至者悉斩，人心始定。明日，大军进攻，载楯穴城，矢石不能退。崇焕令闽卒罗立，发西洋巨砲，伤城外军。明日，再攻，复被却，围遂解，而启倅亦以然砲死。

启倅起小吏，官经历，主赏功事，勤敏有志介。承宗重之，用为通判，核兵马钱粮，督城工，理军民词讼，大得众心。死，赠光禄少卿，世廕锦衣试百户。

初，中朝闻警，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，无善策。经略第、总兵麒并拥兵关上，不救，中外谓宁远必不守。及崇焕以书闻，举朝大喜，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，玺书奖励，桂等进秩有差。

我大清初解围，分兵数万略觉华岛，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。崇焕方完城，力竭不能救也。高第镇关门，大反承宗政务，折辱诸将，诸将咸解体，遇麒若偏裨，麒至，见侮其卒。至是，坐失援，第、麒并褫官去，而以王之臣代第，赵率教代麒。

我大清举兵，所向无不摧破，诸将罔敢议战守。议战守，自崇焕始。三月，复设辽东巡抚，以崇焕为之。魏忠贤遣其党刘应坤、纪用等出镇。崇焕抗疏谏，不纳。叙功，加兵部右侍郎，赉银币，世廕锦衣千户。

崇焕既解围，志渐骄，与桂不协，请移之他镇，乃召桂还。崇焕以之臣奏留桂，又与不协。中朝虑僨事，命之臣专督关内，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。崇焕虞廷臣忌己，上言：“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，用辽人守辽土，且守且战，且筑且屯。屯种所入，可渐减海运。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，乘间击瑕以为用；战虽不足，守则有余；守既有余，战无不足。顾勇猛图敌，敌必仇；奋迅立功，众必忌。任劳则必召怨，蒙罪始可有功；怨不深则劳不著，罪不大则功不成。谤书盈筐，毁言日至，从古已然，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。”帝优旨褒答。

其冬，崇焕偕应坤、用、率教巡历锦州、大、小凌河，议大兴屯田，渐复第所弃旧土。忠贤与应坤等并因是廕锦衣，崇焕进所廕为指挥僉事。崇焕遂言：“辽左之坏，虽人心不固，亦缘失有形之险，无以固人心。兵不利野战，只有凭坚城、用大砲一策。今山海四城既新，当更修松山诸城，班军四万人，

缺一不可。”帝报从之。

先是，八月中，我太祖高皇帝晏驾，崇焕遣使吊，且以覘虚实。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，崇焕欲议和，以书附使者还报。我大清兵将讨朝鲜，欲因此阻其兵，得一意南下。七年正月，再遣使答之，遂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。朝议以崇焕、之臣不相能，召之臣还，罢经略不设，以关内外尽属崇焕，与镇守中官应坤、用并便宜从事。崇焕锐意恢复，乃乘大军之出，遣将缮锦州、中左、大凌三城，而再使使持书议和。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，朝命崇焕发兵援，崇焕以水师援文龙，又遣左辅、赵率教、硃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，为牵制之势，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，诸将乃还。

崇焕初议和，中朝不知。及奏报，优旨许之，后以为非计，频旨戒谕。崇焕欲藉是修故疆，持愈力。而朝鲜及文龙被兵，言官因谓和议所致。四月，崇焕上言：“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，北负山，南阻海，广四十里尔。今屯兵六万，商民数十万，地隘人稠，安所得食？锦州、中左、大凌三城，修筑必不可已。业移商民，广开屯种。倘城不完而敌至，势必撤还，是弃垂成功也。故乘敌有事江东，姑以和之说缓之。敌知，则三城已完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，金汤益固矣。”帝优旨报闻。

时率教驻锦州，护版筑，朝命尤世禄来代，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，驻大凌河。世禄未至，辅未入大凌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，四面合围。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，而遣使议和，欲缓师以待救，使三返不决，围益急。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，选精骑四千，令世禄、大寿将，绕出大军后决战；别遣水师东出，相牵制；且请发蓟镇、宣、大兵，东护关门。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，三屯孙祖寿移山海，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，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；又发昌平、天津、保定兵驰赴上关；檄

山西、河南、山东守臣整兵听调。世禄等将行，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。崇焕与中官应坤、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，列营濠内，用砲距击；而桂、世禄、大寿大战城外，士多死，桂身被数矢，大军亦旋引去，益兵攻锦州。以溽暑不能克，士卒多损伤，六月五日亦引还，因毁大、小凌河二城。时称宁、锦大捷，桂、率教功为多。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，崇焕遂乞休。中外方争颂忠贤，崇焕不得已，亦请建祠，终不为所喜。七月，遂允其归，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，驻宁远。及叙功，文武增秩赐廕者数百人，忠贤子亦封伯，而崇焕止增一秩。尚书霍维华不平，疏乞让廕，忠贤亦不许。

未几，熹宗崩。庄烈帝即位，忠贤伏诛，削诸冒功者。廷臣争请召崇焕。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，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。崇祯元年四月，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蓟辽、兼督登莱、天津军务，所司敦促上道。七月，崇焕入都，先奏陈兵事，帝召见平台，慰劳甚至，咨以方略。对曰：“方略已具疏中。臣受陛下特眷，愿假以便宜，计五年，全辽可复。”帝曰：“复辽，朕不吝封侯赏。卿努力解天下倒悬，卿子孙亦受其福。”崇焕顿首谢。帝退少憩，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。崇焕言：“圣心焦劳，聊以是相慰耳。”誉卿曰：“上英明，安可漫对。异日按期责效，奈何？”崇焕恍然自失。顷之，帝出，即奏言：“东事本不易竣。陛下既委臣，臣安敢辞难。但五年内，户部转军饷，工部给器械，吏部用人，兵部调兵选将，须中外事事相应，方克有济。”帝为饬四部臣，如其言。

崇焕又言：“以臣之力，制全辽有余，调众口不足。一出国门，便成万里，忌能妒功，夫岂无人。即不以权力掣臣肘，亦能以意见乱臣谋。”帝起立倾听，谕之曰：“卿无疑虑，朕自有主持。”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、桂尚方剑，以赐崇

焕，假之便宜。帝悉从之，赐崇焕酒馔而出。崇焕以前此熊廷弼、孙承宗皆为人排构，不得竟其志，上言：“恢复之计，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，守为正著，战为奇著，和为旁著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，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，与为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，信而勿疑？盖驭边臣与廷臣异，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，但当论成败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为怨实多，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，敌亦从而间之，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，臣何必过疑惧，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”帝优诏答之，赐蟒玉、银币，疏辞蟒玉不受。

是月，川、湖兵戍宁远者，以缺饷四月大噪，余十三营起应之，缚系巡抚毕自肃、总兵官硃梅、通判张世荣、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。自肃伤重，兵备副使郭广初至，躬翼自肃，括抚赏及朋楮二万金以散，不厌，贷商民足五万，乃解。自肃疏引罪，走中左所，自经死。崇焕以八月初抵关，闻变驰与广密谋，宥首恶张正朝、张思顺，令捕十五人戮之市；斩知谋中军吴国琦，责参将彭簪古，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。发正朝、思顺前鋒立功，世荣、涵淳以贪虐致变，亦斥之。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，特为奖励。一方乃靖。

关外大将四五人，事多掣肘。后定设二人，以梅镇宁远，大寿仍驻锦州。至是，梅将解任，崇焕请合宁、锦为一镇，大寿仍驻锦州，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，代梅驻宁远，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，关内外止设二大将。因极称三人之才，谓：“臣自期五年，专藉此三人，当与臣相终始。届期不效，臣手戮三人，而身归死于司败。”帝可之，崇焕遂留镇宁远。自肃既死，崇焕请停巡抚，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，崇焕又请罢不设。

帝亦报可。哈刺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，后为插汉所迫，且岁饥，有叛志。崇焕召至于边，亲抚慰，皆听命。二年闰四月，叙春秋两防功，加太子太保，赐蟒衣、银币，磨锦衣千户。

崇焕始受事，即欲诛毛文龙。文龙者，仁和人。以都司援朝鲜，逗留辽东，辽东失，自海道遁回，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，报巡抚王化贞，而不及经略熊廷弼，两人隙始开。用事者方主化贞，遂授文龙总兵，累加至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赐尚方剑，设军镇皮岛如内地。皮岛亦谓之东江，在登、莱大海中，绵亘八十里，不生草木，远南岸，近北岸，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。岛上兵本河东民，自天启元年河东失，民多逃岛中。文龙笼络其民为兵，分布哨船，联接登州，以为犄角计。中朝是之，岛事由此起。

四年五月，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，侵大清国东偏，为守将击败，众尽歼。八月，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，入岛中屯田，大清守将觉，潜师袭击，斩五百余级，岛中粮悉被焚。五年六月，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，败归。六年五月，遣兵袭鞍山驿，丧其卒千余。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，攻城南，为大清守将所却。七年正月，大清兵征朝鲜，并规剿文龙。三月，大清兵克义州，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。文龙败，遁归岛中。时大清恶文龙蹶后，故致讨朝鲜，以其助文龙为兵端。

顾文龙所居东江，形势虽足牵制，其人本无大略，往辄败衄，而岁糜饷无算；且惟务广招商贾，贩易禁物，名济朝鲜，实阑出塞，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，有事亦罕得其用。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，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，治兵关、宁。兵部议不可，而崇焕心弗善也，尝疏请遣部臣理饷。文龙恶文臣监制，抗疏驳之，崇焕不悦。及文龙来谒，接以宾礼，文龙又不让，崇焕谋益决。

至是，遂以阅兵为名，泛海抵双岛，文龙来会。崇焕与相燕饮，每至夜分，文龙不觉也。崇焕议更营制，设监司，文龙怫然。崇焕以归乡动之，文龙曰：“向有此意，但惟我知东事，东事毕，朝鲜衰弱，可袭而有也。”崇焕益不悦。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，先设幄山上，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。文龙至，其部卒不得入。崇焕曰：“予诘朝行，公当海外重寄，授予一拜。”交拜毕，登山。崇焕问从官姓名，多毛姓。文龙曰：“此皆予孙。”崇焕笑，因曰：“尔等积劳海外，月米止一斛，言之痛心，亦授予一拜，为国家尽力。”众皆顿首谢。

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，文龙抗辩。崇焕厉色叱之，命去冠带縶缚，文龙犹倔强。崇焕曰：“尔有十二斩罪，知之乎？祖制，大将在外，必命文臣监。尔专制一方，军马钱粮不受核，一当斩。人臣之罪莫大欺君，尔奏报尽欺罔，杀降人难民冒功，二当斩。人臣无将，将则必诛。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，大逆不道，三当斩。每岁饷银数十万，不以给兵，月止散米三斗有半，侵盗军粮，四当斩。擅开马市于皮岛，私通外番，五当斩。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，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，走卒、舆夫尽金绯，六当斩。自宁远还，剽掠商船，自为盗贼，七当斩。强取民间子女，不知纪极，部下效尤，人不安室，八当斩。驱难民远窃人参，不从则饿死，岛上白骨如莽，九当斩。辇金京师，拜魏忠贤为父，塑冕旒像于岛中，十当斩。铁山之败，丧军无算，掩败为功，十一当斩。开镇八年，不能复寸土，观望养敌，十二当斩。”数毕，文龙丧魂魄不能言，但叩头乞免。崇焕召谕其部将曰：“文龙罪状当斩否？”皆惶怖唯唯。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，崇焕叱之曰：“文龙一布衣尔，官极品，满门封廕，足酬劳，何悖逆如是！”乃顿首请旨曰：“臣今诛文龙以肃军。诸将中有若文龙者，悉诛。臣不能成功，皇上亦

以诛文龙者诛臣。”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。乃出谕其将士曰：“诛止文龙，余无罪。”当是时，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，惮崇焕威，无一敢动者，于是命棺敛文龙。明日，具牲醴拜奠曰：“昨斩尔，朝廷大法；今祭尔，僚友私情。”为下泪。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，以文龙子承祚、副将陈继盛、参将徐敷奏、游击刘兴祚主之。收文龙敕印、尚方剑，令继盛代掌。犒军士，檄抚诸岛，尽除文龙虐政。还镇，以其状上闻，末言：“文龙大将，非臣得擅诛，谨席稿待罪。”时崇祯二年五月也。帝骤闻，意殊骇，念既死，且方倚崇焕，乃优旨褒答。俄传谕暴文龙罪，以安崇焕心，其爪牙伏京师者，令所司捕。崇焕上言：“文龙一匹夫，不法至此，以海外易为乱也。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，妄称十万，且民多，兵不能二万，妄设将领千。今不宜更置帅，即以继盛摄之，于计便。”帝报可。

崇焕虽诛文龙，虑其部下为变，增饷银至十八万。然岛弁失主帅，心渐携，益不可用，其后致有叛去者。崇焕言：“东江一镇，牵制所必资。今定两协，马军十营，步军五，岁饷银四十二万，米十三万六千。”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，以崇焕故，特如其请。

崇焕在辽，与率教、大寿、可刚定兵制，渐及登莱、天津，及定东江兵制，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，马八万一千有奇，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，减旧一百二十余万。帝嘉奖之。

文龙既死，甫逾三月，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、大安口。崇焕闻，即督大寿、可刚等入卫。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，所历抚宁、永平、迁安、丰润、玉田诸城，皆留兵守。帝闻其至，甚喜，温旨褒勉，发帑金犒将士，令尽统诸道援军。俄闻率教战歿，遵化、三屯营皆破，巡抚王元雅、总兵硃国彦自尽，大清兵越蓟州而西。崇焕惧，急引兵入护京师，营广渠门外。

帝立召见，深加慰劳，咨以战守策，赐御饌及貂裘。崇焕以士马疲敝，请入休城中，不许。出与大军鏖战，互有杀伤。

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，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，自谓有功无罪。然都人骤遭兵，怨谤纷起，谓崇焕纵敌拥兵。朝士因前通和议，诬其引敌胁和，将为城下之盟。帝颇闻之，不能无惑。会我大清设间，谓崇焕密有成约，令所获宦官知之，阴纵使去。其人奔告于帝，帝信之不疑。十二月朔再召对，遂缚下诏狱。大寿在旁，战栗失措，出即拥兵叛归。大寿尝有罪，孙承宗欲杀之，爱其才，密令崇焕救解。大寿以故德崇焕，惧并诛遂叛。帝取崇焕狱中手书，往召大寿，乃归命。

方崇焕在朝，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，微及欲杀毛文龙状。及崇焕欲成和议，龙锡尝移书止之。龙锡故主定逆案，魏忠贤遗党王永光、高捷、袁弘勋、史褱辈谋兴大狱，为逆党报仇，见崇焕下吏，遂以擅主和议、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。捷首疏力攻，褱、弘勋继之，必欲并诛龙锡。法司坐崇焕谋叛，龙锡亦论死。三年八月，遂磔崇焕于市，兄弟妻子流三千里，籍其家。崇焕无子，家亦无余赀，天下冤之。

崇焕既缚，大寿溃而去。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，与大清兵战，竟死，去缚崇焕时甫半月。初，崇焕妄杀文龙，至是帝误杀崇焕。自崇焕死，边事益无人，明亡征决矣。

赵光抃，字彦清，九江德化人。父赞化，工部郎中，光抃举天启五年进士。乡人曹钦程父事魏忠贤，骤得太仆少卿。光抃语之曰：“富贵一时，名节千古，君不可不审。”钦程恶之，即日出赞化为南宁知府。南宁恶地，赞化宅祭而死，光抃奔丧归。

崇祯初，服闋，除工部都水主事，历兵部职方郎中。十年秋，遣阅蓟、辽戎务，尽得边塞形势，战守机宜，列十二事以

献。明年冬，大清兵入密云，总督吴阿衡败歿，廷议增设巡抚一人，驻密云，遂擢光抃右佥都御史任之。至即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。帝召希诏还，而令分守中官孙茂霖核实。茂霖为希诏解，光抃反得罪，遣戍广东。

十五年，兵事益棘，廷臣荐光抃复官。光抃家素饶，闻命，持数万金入都为军资。既至，召见德政殿。奏对称旨，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蓟州、永平、山海、通州、天津诸镇军务。而大清已克蓟州，分兵四出，命光抃兼督诸路援军。诸援军观望，河间迤南皆失守，光抃不敢救，尾而南。已，闻塞上警，又驱而北。廷臣交章劾光抃，谓列城被攻不救，退回高阳，坐视沦覆。明年，复论光抃及范志完。四月，大清兵北旋，光抃、唐通、白广恩等八镇兵邀于螺山，皆败走。帝闻，大怒。既解严，与志完并获谴。帝召见雷縡祚，縡祚诋志完，而称光抃。帝曰：“志完、光抃逗遛河间，独罪志完，渠服其心乎？”遂并逮光抃。光抃尝荐广恩，广恩抗不赴召，帝以是益恶光抃，卒与志完同日斩西市。

光抃才气豪迈，而于大虑亦疏。在职方，深为尚书杨嗣昌所倚，曰：“吾不及光抃。”先是，毛文龙据东江，海疆赖之。文龙死，陈继盛、黄龙、沈世魁代其部，往往为乱，中朝又素以糜饷为忧。及世魁死，岛中无帅，光抃怂臬嗣昌撤之。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，而于边计亦左焉。光抃虽文士，有胆决，尝遇敌，诸将欲奔，光抃坐地不起，久之，乃引归。其起戍中也，将士不相习，猝遇大敌，先胆落，故所当辄败。然受事破军之余，身先被创，顾与志完同诛，人咸以为冤。福王时，太仆万元吉奏复其官。

范志完，虞城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永平推官，专理插汉抚赏，意不欲行，上疏言权轻，请得特疏奏军事。当事者恶之，

谪湖广布政司检校。擢宁国推官，历官分巡关内佥事。十四年冬，超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其座主周延儒当国，遂拜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蓟州、永平、山海、通州、天津诸镇军务，代杨绳武。

绳武者，云南弥勒人也。由庶吉士改授御史。十一年冬，用杨嗣昌荐召见，吐言如流，画地成图。帝伟之，遂超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顺天。洪承畴困松山，遂擢绳武总督，寻以志完代之，而令绳武总督辽东、宁远诸军，出关救松、锦，加衔督师。

明年正月，绳武卒官，赠兵部尚书，廕锦衣、世袭百户。遂进志完左侍郎，督师出关如绳武，而以张福臻督蓟镇，驻关内。自王朴诸军败，兵力益单，松、锦相继失，志完乃筑五城宁远城南，护转输，募土著实之。又议修觉华岛城，为犄角势，帝甚倚之。六月易衔钦命督师，总督蓟、辽、昌、通等处军务，节制登、津抚镇。辽事急则移驻中后、前屯，关内急则星驰入援，三协有警则会同蓟、昌二督并力策应。时关内外并建二督，而关外加督师衔，地望尤尊，又于昌平、保定设二督，于是千里之内有四督臣，又有宁远、永平、顺天、密云、天津、保定六巡抚，宁远、山海、中协、西协、昌平、通州、天津、保定八总兵。星罗棋置，无地不防，而事权反不一。

十五年，给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，因言移督师关内，则蓟督可裁，福臻可罢。于是召还福臻，令志完兼制关内，移驻关门。志完辞，不许。求去，不许。上疏言不能兼蓟，请仍设蓟督。逾月，始以赵光抃任之。而大清兵已入自墙子岭，克蓟州而兵部劾志完疏防，廷臣亦言志完贪懦，帝以敌兵未退，责令戴罪立功。然志完无谋略，恒怯甚，不敢一战，所在州县覆没，惟尾而呵噪，兵所到剽虏。至德州，佥事雷縯祚劾之，自

是论列者益众。帝犹志完效，志完终不敢战。

明年，大清兵攻下海州、赣榆、沐阳、丰县，已而北旋。志完、光抃卒观望，皆不进。事定，议罪，召續祚廷质，问志完逗遛淫掠状，志完辨。问御史吴履中，对如續祚言。时座主延儒督师亦无功，遂命下志完狱，以十二月斩志完。

先是，十二年封疆之案，伏罪者三十有六人。至是，失事甚于前，诛止志完、光抃及巡抚马成名、潘永图，总兵薛敏忠，副将柏永镇，其他悉置不问。而保定巡抚杨进得善去，山东巡抚王永吉反获迁擢。帝之用刑，至是穷矣。

赞曰：三路丧师，收降取败，镐与应泰同辜。然君子重绳镐而宽论应泰，岂不以士所重在节哉！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，褊性取忌，功名显于辽，亦隳于辽。假使廷弼效死边城，义不反顾，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！广宁之失，罪由化贞，乃以门户曲杀廷弼，化贞稽诛者且数年。崇焕智虽疏，差有胆略，庄烈帝又以逸间诛之。国步将移，刑章颠覆，岂非天哉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八

杨鹤 从弟鸮 陈奇瑜 元默 熊文灿 洪云蒸 练国事
丁启睿 从父魁楚 郑崇俭 方孔炤 杨一鹏 邵捷春 余应桂
高斗枢 张任学

杨鹤，字修龄，武陵人。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授雒南知县，调长安。

四十年擢御史，上疏请东宫讲学。且言：“顷者，爱女被躏于宫奴，馆甥受挞于朝市，叩阍不闻，上书不达，壅蔽极矣。“时寿宁主婿冉兴让为掌家宫人梁盈女、内官彭进朝等殴辱，公主三奏不达，兴让挂冠长安门去，故鹤言及之。

寻出督两淮盐法，巡按贵州。贵州接壤乌撒，去川南叙州千里，节制难。土官安云龙死，其族人与沾益安效良争印，构兵三十年，后竟为效良所据，其父绍庆又据沾益州，皆川、云、贵咽喉地。鹤请割乌撒隶贵州，地近节制便，可弭后患，朝议不决。未几，效良为乱，如其言。贵州土官以百数，水西安氏最大，而土地、户口、贡赋之属，无籍可稽。鹤乃檄宣慰安位尽著之籍，并首领目把主名、承袭源委，悉列上有司。自是簿牒始明，奸弊易核。事竣，不候命径归。久之，还朝。

杨镐四路师败，鹤荐熊廷弼、张鹤鸣、李长庚、薛国用、袁应泰，言：“辽事之失，不料彼己，丧师辱国，误在经略；不谙机宜，马上催战，误在辅臣；调度不闻，束手无策，误在枢部。至尊优柔不断，又至尊自误。”当事恶其直，将假他事

逐之，乃引疾去。丁外艰。天启初，起太仆少卿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。未任，丁内艰，而广宁又败。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，除鹤名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左佥都御史，进左副都御史。鹤上言：“图治之要，在培元气。自大兵大役，加派频仍，公私交罄，小民之元气伤；自辽左、黔、蜀丧师失律，暴骨成丘，封疆之元气伤；自搢绅构党，彼此相倾，逆奄乘之，诛锄善类，士大夫之元气伤。譬如重病初起，百脉未调，风邪易入，道在培养。时以为名言。

先是，辽左用兵，逃军惮不敢归伍，相聚剽虏。至是，关中频岁昆，有司不恤下。白水王二者，鸠众，墨其面，闯入澄城，杀知县张耀采。由是府谷王嘉允、汉南王大梁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，三边饥军应之，流氛之始也。当是时，承平久，卒被兵，人无固志。大吏恶闻贼，曰：“此饥氓，徐自定耳。”明年，总督武之望死。久之，廷臣莫肯往者，群推鹤。帝召见鹤，问方略。对曰：“清慎自持，抚恤将卒而已。”遂拜鹤兵部右侍郎，代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至则大梁、大旺、王二已前诛灭，而继起者益众。鹤素有清望，然不知兵。其冬，京师戒严，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。延绥兵中道逃归，甘肃兵亦哗，惧诛，并合于贼，贼益张。

三年正月，王左挂等攻宜川，为知县成材所却，转攻韩城。军中无帅，鹤命参政洪承畴御之。俘斩三百余人，围解，贼走清涧。鹤连疏请诸将还镇，不果，起故将杜文焕任之。二月，延安知府张犖、都司艾穆蹙贼延川，降其魁王子顺、张述圣、姬三儿。别贼王嘉允掠延安、庆阳，鹤匿不奏，而给降贼王虎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掠地虎、混江龙等免死牒，安置延绥、河曲

间。贼淫掠如故，有司不敢问。寇患成于此矣。

七月，嘉允陷黄甫、清水、木瓜，遂陷府谷，文焕击走之，贼流入山西。已抚王左挂以白汝学攻绥德州，谋内应。事觉，巡按李应期与承畴计诛左挂等绥德，五十七人皆死。十二月，贼神一元攻陷新安、宁塞、柳树涧等堡。宁塞，文焕所居，宗人多死。

明年正月，贼弃宁塞，陷保安。一元死，弟一魁围庆阳，陷合水，鹤闻，移驻宁州。一魁求抚，送还合水知县蒋应昌，别贼拓先龄、金翅鹏、过天星、田近庵、独头虎、上天龙等亦先后降。鹤设御座于城楼，贼跪拜呼万岁。鹤宣圣谕，令设誓，或归伍，或归农，贼佯应之，则立赦其罪，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。鹤又以一魁最强，致其婿帐中，同卧起，而一魁果至。数以十罪，则稽首谢。即宣诏赦之，畀以官，处其众四千余人于宁塞，使守备吴弘器护焉。文焕闻之，叹曰：“宁塞之役，贼畏我而逃。今者贼伪降，杨公信之，借名城为盗资。我宗人，可与贼逼处此土乎！”遂以其族行。

五月，鹤移驻耀州。贼攻破金锁关，杀都司王廉。七月，别贼李老柴、独行狼攻陷中部，田近庵以六百人守马栏山应之。而降渠一魁之党茹成名者，尤桀骜，鹤令一魁诱杀之于耀州，其党猜惧，挟一魁以叛。御史谢三宾言：“鹤谓庆阳抚局既毕，贼散遣俱尽。中部之贼，宁自天降？”疏下巡按御史吴牲核奏，牲奏鹤主抚误国。帝怒，逮鹤下狱，戍袁州。

七年秋，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，疏辞，言：“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，臣何心复居此职。”帝优诏答之，而不赦鹤罪。八年冬，鹤卒于戍所，嗣昌请恤。帝复鹤官，而不予恤。鹤初以尤世禄宁夏大捷功，进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世廕锦衣千户。十年，叙贺虎臣宁夏破贼功，追加太子少傅。十三年，

又以甘肃叙功，任一子官。

从弟鸮，崇祯四年进士。官御史，有才名，擢顺天巡抚。京师陷，南归，福王以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川、湖军务。

陈奇瑜，字玉铉，保德州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除洛阳知县。天启二年，擢礼科给事中。杨涟劾魏忠贤，奇瑜亦抗疏力诋。六年春，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，迁右参政，分守南阳。

崇祯改元，加按察使职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。五年，擢右金都御史，代张福臻巡抚延绥。时大盗神一魁、不沾泥等已殀，而余党犹众。岁大凶，民多从贼。明年五月，奇瑜上疏，极言鄙、延达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状，诏免延安、庆阳田租。奇瑜乃遣副将卢文善讨斩截山虎、柳盗跖、金翅鹏等。寻遣游击常怀德斩薛仁贵，参政戴君恩斩一条龙、金刚钻、开山鹞、黑煞神、人中虎、五阎王、马上飞，都司贺思贤斩王登槐，巡检罗圣楚斩马红狼、满天飞，参政张伯鲸斩满鹅，擒黄参耀、隔沟飞，守备阎士衡斩张聪、樊登科、樊计荣、一塊铁、青背狼、穿山甲、老将军、二将军、满天星、上山虎，把总白士祥斩扫地虎，守备郭金城斩扒地虎、括天飞，守备郭太斩跳山虎、新来将、就地滚、小黄莺、房日兔，游击罗世勋斩贾总管、逼上天、小红旗，他将斩草上飞、一只虎、一翅飞、云里手、四天王、薛红旗、独尾狼，诸渠魁略尽。奇瑜乃上疏曰：“流寇作难，始于岁饥，而成于元凶之煽诱，致两郡三路皆盗藪。今未顿一兵，未绝一弦，擒斩头目百七十七人，及其党千有奇。头目既除，余党自散，向之斩木揭竿者，今且荷锄负耒矣。”帝嘉之，令录有功将士以闻。

延绥群贼多解，独钻天哨、开山斧据永宁关。永宁在镇城东，前阻山，下临黄河，数年不下。奇瑜谓是不可以力取，乃

阴简锐士，阳言总制檄发兵，令贺人龙将之而西，身为后劲，直抵延川。俄策马东，曰：“视吾马首所向。”潜师疾走入山，贼不虞大兵至，惊溃。焚其巢，斩首千六百有奇，二贼俱馘。分兵击斩金翅鹏、一座城，获首五百五十。延水群盗尽平，奇瑜威名著关陕。于是群盗尽萃于山西，流突河北、畿南。冬冰坚，从澠池渡，躡河南、湖广，窥四川。

明年，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，宜设大臣统之，多推荐洪承畴。以承畴方督三边，不可易，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专办流贼。奇瑜檄诸将会兵陕州。先是，老回回、过天星、满天星、闯塌天、混世王五大营自楚入蜀，陷夔州。阻险，复走还楚，分为三：一犯均州，往河南；一犯郟阳，往浙川；一犯金漆坪，渡河犯商南。奇瑜乃驰至均州，檄四巡抚会讨。陕西练国事驻商南，遏其西北；郟阳卢象升驻房、竹，遏其西；河南元默驻卢氏，遏其东北；湖广唐晖驻南漳，遏其东南。奇瑜乃偕象升督将士由竹溪至平利之乌林关，十余战，斩贼千七百余级。越七日，大破之七家沟，斩千八十余级，总兵邓 功为多。已，设伏蚋溪，连战，斩三百余级。至狮子山，斩七百二十余级。别将杨化麟、杨世恩、周任凤、杨正芳等分道击杀贼，擒其魁闯王、翻山虎等。

奇瑜上言：“楚中屡捷，一时大盗几尽，其窜伏深山者，臣督乡兵为向导，无穴不搜，楚中渐有宁宇。”帝嘉劳之。乃督副将刘迁等搜竹溪、平利贼，追至五狼河，擒其魁十二人。遣参将贺人龙等追八昼夜至紫阳，贼死者万余人。

先是，贼入蜀，复自蜀入秦，由阳平关奔巩昌，承畴御之秦州。贼遂越两当，袭破凤县，分为二：一向汉中，取间道犯城固、洋县；一由凤县奔宝鸡、汧阳。于是贼在平利、洵阳间

者数万，自四川入西乡者二万。犯城固、洋县者，又东下石泉、汉阴，会汉、兴，窥商、雒。当是时，奇瑜以湖广贼尽，鼓行而西，谓贼不足平也。乃遣游击唐通防汉中，以护藩封；遣参将贺人龙、刘迁、夏镐扼略阳、沔县，防贼西遁；遣副将杨正芳、余世任扼褒城，防贼北遁；自督副将杨化麟、柳国镇等驻洋县，防贼东遁；又檄练国事、卢象升、元默各守要害，截贼奔逸。

贼见官军四集，大惧，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，诸渠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咸在焉。峡四山巉立，中亘四十里，易入难出。贼误入其中，山上居民下石击，或投以炬火，山口累石塞，路绝，无所得食，困甚。又大雨二旬，弓矢尽脱，马乏刍，死者过半。当是时，官军蹙之，可尽歼，自成等见势绌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，伪请降。奇瑜无大计，遽许之，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，悉劳遣归农。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，檄所过州县具粮粮传送，诸将无邀挠抚事。诸贼未大创，降非实也，既出栈道，遂不受约束，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，攻掠诸州县，关中大震。

奇瑜悔失计，乃委罪他人以自解。贼初叛，猝至凤翔，诱开城，守城知其诈，给以绝城上，杀其先登者三十六人，余噪而去。其犯宝鸡，亦为知县李嘉彦所挫。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挠抚局，抚按官亦异心。帝怒，切责抚按，逮嘉彦、鹏及士民五十余人。奇瑜又请敕陕西、郟阳、湖广、河南、山西五巡抚各守要害，有失则治诸臣罪，冀以分己过。又委罪巡抚练国事，国事亦被逮。给事中顾国宝劾奇瑜误封疆，诏解任候勘。御史傅永淳复劾奇瑜解陇州围报首功不实，诏除名，锦衣官逮讯。九年六月谪戍边。

初，奇瑜官南阳，唐王杀其世子，欲并废世子子聿键。赖

奇瑜力，聿键得为世孙。后聿键自立于闽，召奇瑜为东阁大学士。道远，未闻命，卒于家。

元默，字中象，静海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除怀庆推官，擢吏科给事中。魏忠贤焰方炽，以乡里欲招致之，默谢不可。言路承忠贤意，劾罢归。

崇祯初，复官，历迁太常卿。六年春，以佾都御史巡抚河南。流贼由均州犯河内，默率左良玉、汤九州、李卑、邓兵待境上；复率九州乘雪夜薄吴城贼营，大破之。嵩、雒以北名城数十，贼避勿敢攻。奇瑜既失李自成于车箱峡，默自汝州移驻卢氏，檄良玉、九州各陈兵守要害，得稍宁者数月。当是时，贼势张，良玉等承督师檄，戒备尚固。默率诸将斩获多，贼多趋秦、楚境。已，分为三，自颍州犯凤阳皇陵，中州所在告急。八年夏，默被逮去。久之，得释归，八年卒。

熊文灿，贵州永宁卫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授贵州推官，迁礼部主事，历郎中。出封琉球还，擢山东左参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山东右布政使。忧归，自是徙家蕲水。

崇祯元年，起福建左布政使。三月，就拜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海上故多剧盗，袁进、李忠既降，杨六、杨七及郑芝龙继起。总兵官俞咨皋招六、七降，芝龙猖獗如故。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，释不追；获一游击，不杀；咨皋战败，纵之走。当事知其可抚，遣使谕降之。文灿至，善遇芝龙，使为己用。其党李魁奇再降，再叛去，芝龙击擒之。海警渐息，而钟斌又起。斌初亦就抚，后复叛，寇福州。文灿诱斌往泉州，令芝龙击败之。既而蹙之大洋，斌投海死。闽中屡平巨寇，皆芝龙力，文灿亦叙功增秩焉。

五年二月，擢文灿兵部右侍郎兼右佾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，兼巡抚广东。先是，海寇钟灵秀既降复叛，为芝龙所擒，

其党溃入长汀，转掠江西属邑，文灿檄芝龙屡败贼。而福建有红夷之患，海盗刘香乘之，连犯闽、广沿海邑，帝以责文灿。文灿不能讨，乃议招抚，贼佯许之。参政洪云蒸，长沙人，初官广西参政，尝搜灵秀余党，斩三十余级，尽毁其巢。文灿乃令云蒸与副使康承祖，参将夏之本、张一杰入贼舟宣谕，俱被执。文灿惧罪，奏诸臣信贼自陷。给事中硃国栋劾之，诏贬秩，戴罪自效。八年，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。香胁云蒸止兵，云蒸大呼曰：“我矢死报国，急击勿失！”遂遇害。香势蹙，自焚溺死，承祖等脱还。贼党千余人诣浙江归款，海盗尽平。

文灿官闽、广久，积赀无算，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，谋久镇岭南。会帝疑刘香未死，且不识文灿为人，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，往覘之。既至，文灿盛有所赠遗，留饮十日。中使喜，语及中原寇乱，文灿方中酒，击案骂曰：“诸臣误国耳。若文灿往，讵令鼠辈至是哉！”中使起立曰：“吾非往广西采办也，街上命覘公。公信有当世才，非公不足办此贼。”文灿出不意，悔失言，随言有五难四不可。中使曰：“吾见上自请之，若上无所吝，即公不得辞矣。”文灿辞穷，应曰“诺”。中使还朝，果言之帝。初，文灿徙蕲水，与邑人姚明恭为姻昵，明恭官詹事，又与杨嗣昌善。嗣昌握兵柄，承帝眷，以帝急平贼，冀得一人自助，明恭因荐文灿，且曰：“此有内援可引也。”嗣昌喜，遂荐之。

十年四月，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代王家祯总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。文灿拜命，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，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，弓刀甲冑甚整。次庐山，谒所善僧空隐。僧迎谓曰：“公误矣。”文灿屏人问故，僧曰：“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

命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诸将有可属大事、当一面、不烦指挥而定者乎？”曰：“未知何如也。”曰：“二者既不能当贼，上特以名使公，厚责望，一不效，诛矣。”文灿却立良久，曰：“抚之何如？”僧曰：“吾料公必抚。然流寇非海寇比，公其慎之。”文灿去，抵安庆，帝所遣中官刘元斌、卢九德监勇卫营军者亦至。良玉宿将桀骜，不受文吏节制，会其下与粤军不和，大诟。文灿不得已，遣还南兵，然良玉军实不为用。嗣昌言于帝，乃以边将冯举、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。有才败于真阳，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，威甚振。

当是时，嗣昌建“四正六隅”之策，增兵饷大半，期灭贼，贼颇惧。及文灿至，京军屡捷，益惧。文灿顾决计招降。初抵安庆，即遣人招张献忠、刘国能，二人听命。乃益刊招降檄，布通都。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，贼无所掠，当自退。帝怒，谯让文灿。嗣昌亦心非之，既已任之，则曲为文灿解。因其请，畀以畿辅、山西兵各三千。明年，国能果降，而献忠袭据谷城。会得功又大破贼舞阳，马士秀、杜应金夜半降信阳城下。献忠为左良玉所创，几被擒，其下饥困多散去。献忠穷蹙，亦因陈洪范以降。于是嗣昌议功罪，绌洪承畴、曹变蛟等，而称文灿功焉。

已而京军解遂平围，斩获三千有奇。时文灿在裕州，马进忠、罗汝才十三家贼聚南阳，文灿下令，杀贼者偿死。贼不肯从，则赍金帛酒牢犒之，名曰“求贼”。帝诘得状，曰：“文灿大言无实。”文灿恐。孙传庭出关击贼，文灿不救，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枢矣。九月，文灿次襄阳，贼分踞郟、襄诸险。诸将请战，文灿议分兵。卢九德曰：“兵分则力弱，一失利，全军摇矣。莫若厚集其力而合击之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乃以佾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、陈洪范军，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

田军，战于双沟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余级。罗汝才、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，李万庆率三营走光、固。

十一月，京师戒严，召洪承畴、孙传庭入卫。汝才等以为讨己也，惧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，求抚于文灿，许之。处汝才及一丈青、小秦王、一条龙四营于郟县，处登相及王国宁、常德安、杨友贤、王光恩五营于均州。上言：“臣于李万庆、贺一龙、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剿，他皆主抚。请赦汝才等罪，授之官。”可之。时京军、良玉军皆以入卫行，马士秀、杜应金遂叛于许州。初，士秀等降，良玉以其众处许之郊外。许，大州也，良玉诸将寄孳与贿焉。良玉久征不归，士秀、应金在文灿军中，伪请急，假良玉军号入城。夜半，兵从府第出，烧城南楼，劫库，杀官吏，挈其货投万庆。万庆者，贼魁射塌天也。

十二年三月，良玉还，破降马进忠，使刘国能击降万庆，士秀、应金亦再降。顺天王已前死，其党顺义王为其下所杀。文灿遂上言：“臣兵威震慑，降者接踵。十三家之贼，惟革、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，可岁月平也。”帝优诏报之。

初，张献忠之降也，拥兵万人踞谷城，索十万人饷，文灿及中外要人曰与之。为请官、请地、请关防矣，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，既而三檄其兵不应，朝野知献忠必叛也。其后，汝才降，不肯释甲。及进忠、万庆等并降，文灿以为得策，谓天下且无贼也。五月，献忠遂反于谷城，劫汝才于房县，于是九营俱反。初，均州五营惧见讨，自疑，相与歃血拒献忠，无何亦叛去。帝闻变，大惊，削文灿官，戴罪视事。七月，良玉击献忠罗英山，败绩。帝大怒，命嗣昌来代。嗣昌已至军，即遣使逮文灿下狱，坐大辟，所亲姚明恭柄国而不能救也。十三年十月，文灿竟弃市。

练国事，字君豫，永城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授沛县知

县，调山阳。

天启二年，征授御史。广宁失守，国事请蓟州、宣府、大同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抚臣各练兵万，以壮山海声援。又请捕诛杀大同妖人。又疏论魏忠贤使群阉辱尚书钟羽正，索冬衣，伤国体。国事在谏垣，匡救多。给事中赵兴邦，忠贤私人也，以国事为赵南星党，劾之，削籍。

崇祯元年复官，擢太仆少卿，进右佥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关中频岁饥，盗贼蜂起。四年正月，神一元陷保安。国事遣贺虎臣援延安，而身率副将张全昌连破点灯子于中部、合阳、韩城，又破别部于宜君、雒川，降其魁李应鳌。诸将张全昌、赵大允、王承恩、杜文焕、贺虎臣等分剿贼澄城、宜川、耀州、白水、合阳，斩首千九百有奇。总督杨鹤既受群贼降，已，复相继叛，田近庵、李老柴陷中部。国事偕承恩攻围五月，克之，而所部亦频失事，杨鹤被征，国事亦戴罪自赎。

五年，红军友、李都司等将犯平凉。国事自泾趋固原，檄大帅杨嘉谟杀贼塘马，断其侦探。贼乃走庆阳西壕，嘉谟、曹文诏邀击，大败之。自三月至五月，大小数十战，贼迄破灭。国事免戴罪。

当是时，关中五镇，大帅曹文诏、杨嘉谟、王承恩、杨麟、贺虎臣各督边军协讨，总督洪承畴尤善调度。贼魁多歼，余尽走山西，关中稍靖。

六年冬，贼既从澠池渡，入卢氏。明年，贼遂由河南、湖广入汉南。总督陈奇瑜檄国事驻商州，协剿商南、卢氏贼。汉南贼遂由宁羌至两当，掠凤县，出栈道，陷宝鸡，关中贼复炽。既而奇瑜受贼降，檄诸军勿击。贼出险，遂大掠凤翔、麟游、宝鸡、扶风、汧阳、乾州、泾阳、醴泉。奇瑜委罪国事以自解，国事上言：“汉南贼尽入栈道，奇瑜檄止兵，臣未知所抚实数。

及见奇瑜疏，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，蝎子塊部万五百余人，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，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，臣不觉仰天长叹。夫一月内，抚强寇四万余，尽从栈道入内地，食饮何自出，安得无剽掠？且一大帅将三千人，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，安能受纪律？即藉口回籍，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，安集何所？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，而降贼逾四万，岂内地兵力所能支，宜其连陷名城而不可救也。若咎臣不堵剿，则先有止兵檄矣；若云贼已受抚，因误杀使人致然，则未误杀之先，何为破麟游、永寿。今事已至此，惟急调大军致讨，若仍以愿回原籍，禁兵勿剿，三秦之祸安所终极哉！”疏入，事已不可为，遂逮下狱。九年正月遣戍广西。久之，叙前功，赦还，复冠带。

福王时，召为户部左侍郎，寻改兵部。十二月加尚书，仍莅侍郎事。明年二月致仕，未几卒。

丁启睿，永城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崇祯初，历山东右参政，坐事谪陕西副使。九年，宁夏兵变，启睿捕斩杀巡抚王楫者首恶六人，军中大定。再迁右布政使，分守关南，从巡抚孙传庭讨贼。

十一年冬，就拜右佥都御史，代传庭巡抚陕西。岁频旱，民益为盗，长武、环、白水、长安、临潼、咸阳贼起如蝥毛。十三年，用督师杨嗣昌荐，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贼。明年，嗣昌死，加启睿兵部尚书，改称督师，代嗣昌尽督陕西、湖广、河南、四川、山西及江南、北诸军，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，赐剑、敕、印如嗣昌。

启睿自谪河西副使，数迁皆在陕西，然实庸才。为督、抚，奉督师期会，谨慎无功过；及督师任重专制，即莫知为计。启睿已受命出潼关，将由承天赴嗣昌军于荆州。湖广巡按汪承诏言大寇在河南，荆、襄幸息警，无烦大军，尽匿汉津船。启睿

至，五日不得渡，折而向邓州，州人闭门诟；过内乡，长吏闭之余。军行荒山间，割马骡，燎以野草，士啖不得饱。是时李自成已陷洛阳，围开封，有众七十万，启睿惮不敢援。闻张献忠在光山、固始间，少弱，乃谋于诸将曰：“上命我剿豫贼，此亦豫贼也。”遂檄左良玉破之于麻城，斩首千二百。开封日告急，则曰：“我方有事于献忠，不赴矣。”闻傅宗龙将入关督秦师，启睿曰“三边已置总督矣”，乞帝更敕书，乃更敕书宗龙办自成。九月，宗龙败歿于项城，启睿不能救。贼乘胜陷南阳，杀唐王，开、汝二郡望风下。十二月，自成再围开封。河南巡抚高名衡飞檄至，启睿督兵赴之，避贼入城，部下大淫掠。总兵陈永福射自成，中其左目。明年正月，贼解围去。

启睿之在许州也，畏贼逼，始赴开封。离城三十里，而城即破。其抵开封，启门入，贼乘之，几陷。四月，自成合群贼复攻开封。六月，帝释侯恂于狱，命督援剿诸军救开封。未至，开封围益急。帝数诏切责启睿。启睿不得已，乃大集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政、方国安之军，偕保定总督杨文岳，以七月会于硃仙镇，与贼垒相望。贼众百万，启睿欲战，良玉曰：“贼锋锐，未可击也。”启睿曰：“围已急，必击之。”诸将皆惧。良玉归营即先走，诸营俱走，启睿、文岳联骑奔汝宁。贼渡河逐之，追奔四百里。丧马骡七千，将士数万，启睿敕书、印、剑俱失。事闻，诏褫职候代。九月，贼决马家口河灌开封，开封遂陷，乃征下吏，久之释归。自嗣昌死二年而启睿败，启睿败又二年而明亡矣。

福王时，启睿夤缘马士英充为事官，督河南劝农、剿寇诸务。寻以擒斩归德伪官，拜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，官其一子。事败，脱身旋里，久之卒。

从父魁楚，崇祯四年春，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。七年，

擢兵部右侍郎，代傅宗龙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。九年七月，畿辅被兵，魁楚坐下吏，久之放还。福王时，起故官，总督河南、湖广，兼巡抚承天、德安、襄阳。未赴，会两广总督沈犹龙入为侍郎，魁楚竟代其任。寻加兵部尚书。唐王自立于福州，命以故官协理戎政。靖江王亨嘉反桂林，下梧州，执巡抚瞿式耜。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等袭走之，获于桂林。封魁楚平粤伯，仍留镇两广。闽中事败，与式耜拥立桂王于肇庆，进东阁大学士，兼理戎政。大清兵下广州，渐迫肇庆。魁楚奉王走梧州，复弃之，走岑溪。辎重多，舳舻相属，为大将李成栋追获，魁楚遂降。成栋与有隙，录其家数百人杀之，魁楚乞一子，成栋笑曰：“汝身且莫保，尚求活人耶？”并杀之。

郑崇俭，字大章，宁乡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授河南府推官，历济南兵备副使。崇祯初，迁陕西右参政。屡迁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宁夏。数败套寇，赉银币，世廕锦衣副千户。

十二年正月，擢兵部右侍郎，代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五月，张献忠反谷城，罗汝才等九营皆反，兴安告警。总理熊文灿请敕楚抚方孔炤防荆门、当阳，郧抚王鳌永防江陵、远安，陕抚丁启睿、蜀抚邵捷春各严兵于其境。而崇俭主提兵合击，时固原、临洮、宁夏三总兵左光先、曹变蛟、马科随承畴人卫，柴时华中道还甘肃，征之不应，崇俭乃檄副将贺人龙、李国奇等军发西安。国奇至洛阳，卒大噪，剽瑞王租。国奇已擢陕西总兵官，坐停新命，崇俭亦贬一秩。

献忠既叛，大败左良玉军于房县之罗英山，谋入陕。崇俭率人龙、国奇军扼之兴安，贼还走兴山、太平，处楚、蜀交。是时，杨嗣昌已出师，入文灿军而代之矣。先是，尚书傅宗龙议令崇俭兼督蜀军，而嗣昌亦檄秦军入蜀。崇俭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龙、国奇会良玉大败贼于玛瑙山，获首功千三百三十有

三，降贼将二十有五人，获马骡、甲仗无算。是役也，崇俭身在行，而嗣昌远处襄阳。及论功，所赐半嗣昌，但增一秩，复先所降一秩而已。

献忠既败，窜柯家坪，蜀将张令追之，被围。崇俭遣兵击走贼，人龙、国奇等复追败之寒溪寺、盐井，先后斩首千五百级，其党顺天王、一条龙、一只龙皆降。崇俭军五日三捷，威名甚振。以年衰乞骸骨，不许，令率总兵郑家栋还关中，留人龙、国奇讨贼。

当是时，献忠窜伏兴、归山中。秦、楚师俱集于夔，诸将协心穷搜深箐，千余残寇可尽歼。崇俭既去，未几，人龙军亦自开县噪而西归，楚师遂败绩于土地岭，蜀中由是大乱。嗣昌因言崇俭撤兵太早，致贼猖獗。帝初以崇俭不能驭军，不悦，及是命削籍，以启睿赴军前代理，而疑崇俭托疾，令按臣核实。明年春，献忠陷襄阳，嗣昌死，帝益恨崇俭不掎角平贼也，逮下狱，责以纵兵擅还，失误军律。不俟秋后，以五月弃市。

帝自即位以来，诛总督七人，崇俭及袁崇焕、刘策、杨一鹏、熊文灿、范志完、赵光抃也。帝愤寇日炽，用法益峻，功罪不假贷，而疆事寝坏，卒至于亡。福王时，给事中李清言：“崇俭未失一城、丧一旅，因他人巧卸，遂服上刑。群臣微知其冤，无敢讼言者，臣甚痛之。”崇俭冤始白。

方孔炤，字潜夫，桐城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天启初，为职方员外郎。忤崔呈秀，削籍。

崇祯元年，起故官。忧归。定桐城民变，还朝。十一年，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，击贼李万庆、马光玉、罗汝才于承天，八战八捷。时文灿纳献忠降，处之谷城。孔炤条上八议，言主抚之误，不听，而阴厉士马备战守。已而贼果叛，如孔炤言。贼故畏孔炤，不敢东，文灿乃檄孔炤防荆门、当阳，鰲永防江

陵、远安，秦、蜀各严兵。崇俭主合击，孔炤乃请专断德、黄，守承天，护猷陵；而江、汉以南责鰲永。会嗣昌代文灿，令孔炤仍驻当阳。惠王常润言：“孔炤遏献忠，有来家河、神通堡之捷，射中贼魁马光玉，陵寝得无虞。请增秩久任。”章下部，未奏，而部将杨世恩、罗安邦奉调，会川、沅兵剿竹山寇。两将深入，至香油坪而败。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，又忤其言中，遂因事独劾孔炤，逮下诏狱。子检讨以智，国变后，弃家为僧，号无可者也，伏阙讼父冤，膝行沙堰者两年。帝为心动，下议，孔炤护陵寝功多，减死戍绍兴。久之，用荐复官，以右金都御史屯田山东、河北。驰至济南，复命兼理军务，督大名、广平二监司御贼。命甫下而京师陷，孔炤南奔。马、阮乱政，归隐十余年而终。

先是，有以陵寝失守获重谴者，为杨一鹏。一鹏，临湘人。历官大理寺丞，削籍。崇祯六年，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书兼右金都御史，总督漕运，巡抚江北四府。凤阳军民素疾守陵太监杨泽贪虐，引贼来寇。八年正月，贼遂攻陷凤阳，焚皇陵，烧龙兴寺，燔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，戮中都留守硃国相、指挥使程永宁等四十有一员，杀军民数万人。

先是，贼渐逼江北，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敕一鹏移镇凤阳，温体仁格其议。贼骤至，一鹏在淮安，远不及救。帝闻变大惊，素服避殿，亲祭告太庙，遂逮一鹏及巡按御史吴振纓、守陵官泽。泽先自杀，一鹏弃市，振纓戍边。

邵捷春，字肇复，侯官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累官稽勋郎中。

崇祯二年，出为四川右参政，分守川南，抚定天全六番高、杨二氏。迁浙江按察使。大计，坐贬。久之，起四川副使，以十年秋抵成都。时秦贼已入蜀，巡抚王维章、总兵侯良柱悉众

北拒，城中惟屯田军及蜀府护卫军，人情恇惧，捷春启门纳乡民避贼者。中尉奉鐻勾贼抵城下，捷春与御史陈廷谟擒击奉鐻，而募市人、起废将固守。贼去，蜀王疏其功。会维章罢，傅宗龙代，命捷春监军，偕总兵罗尚文击贼。明年，尚文及安锦副使吴麟征大破贼过天星等。捷春进右参政，仍监军。

十二年五月，宗龙入掌中枢，即擢捷春右佥都御史代之。时张献忠、罗汝才已叛，谋入秦。秦兵扼之兴安，乃犯兴山及蜀太平，遂窥大宁。捷春遣副将王之纶、方国安分道扼之。国安连破贼，贼遂还入秦、楚。十月朔，杨嗣昌誓师襄阳，檄蜀军受节度。嗣昌以楚地广衍，贼难制，驱使入蜀，蜀险阻，贼不得逞，蹙之可全胜，又虑蜀重兵扼险，贼将还毒楚，调蜀精锐万余为己用，蜀中卒自是益疲弱不足支矣。捷春愤曰：“令甲失一城，巡抚坐。今以蜀委贼，是督师杀我也。”争之，不能得。于是汝才、惠登相遂自兴山、远安犯大宁、大昌，献忠亦西至太平。明年二月，左良玉大破献忠玛瑙山，他将张应元、张令等复数败之。献忠乃逃兴、归山中。久之复振，由汝才入宁昌故道走而西。

初，汝才在宁昌阻江，为诸将刘贵、秦良玉、秦翼明、杨茂选等所拒，不得渡。会献忠西，遂与合。贵等战皆却，贼乃渡江，营万顷山、苦桃湾，其别部营红茨崖、青平砦，归、巫间大震。嗣昌乃上夷陵，而檄捷春扼夔门。蜀大宁、大昌界楚竹溪、房县，有三十二隘口，嗣昌欲厚集兵力专守夔，弃宁、昌啖贼，官军环攻之。捷春曰：“弃隘口不守，是延贼入户也。”乃遣茂选及覃思岱等出关分守。二将不相得，思岱潜杀茂选，捷春令兼统其众，其众相率去。贼入隘，守者溃，贼夜斩夔关，将士大惊溃，新宁、大竹皆陷。而汝才、登相越巴雾河，陷开县，为郑嘉栋、贺人龙所破。汝才乃与小秦王、混世王东奔，

而登相独过开县西。人龙及李国奇又西追之，汝才等遁还兴山，屡挫。会嗣昌下招降令，小秦王、混世王皆降，惟汝才逸去。嗣昌见楚地无贼，以八月终率师入蜀，于是群贼尽萃蜀中。

当是时，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，所倚惟秦良玉、张令军。无何，秦师噪而西归，楚将张应元等败绩于夔州之土地岭。于是捷春以大昌上、中、下马渡水浅地平，难与持久，乃扼水寨观音岩为第一隘，以部将邵仲光守之。而夜叉岩、三黄岭、磨子岩、鱼河洞、下涌诸处，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。万元吉以兵分力弱为忧，捷春不听。九月，献忠突败仲光军，破上马渡。元吉急檄诸将分邀之，复令张奏凯屯净壁，捷春遣二将罗洪政、沈应龙为助。十月，献忠突净壁，遂陷大昌，屯开县。良玉、令两军皆覆。贼行则哨探，止则息马抄粮。关隘侦候不明，防军或远离戍所，贼乘隙而过无人之境。嗣昌遂收斩仲光，上疏劾捷春失事。捷春收兵扼梁山。时登相已归正，而汝才复与献忠合，以梁山河深不能渡，乃自开县西走达州。捷春退保绵州，扼涪江。贼疾走，陷剑州，遂趋广元，将由间道入汉中，为秦兵所扼，乃复走巴西。应元诸军邀之梓潼，战小利，既而衄，蜀将曹志耀等力战却之。降将张一川、张载福陷阵死，涪江师遂溃，贼屠绵州。捷春归成都，贼逼成都。十一月，逮捷春使者至，遂以军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。

捷春为人清谨，治蜀有惠政。士民哭送者载道，舟不得行，竟逐散官旗。蜀王为疏救，不听。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师，下狱论死。捷春知不可脱，明年八月仰药死狱中。福王时，复官，赠兵部右侍郎。

余应桂，字二矶，都昌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历知武康、龙岩、海澄三县。

崇祯四年，征授御史。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朋比，殿试读卷，

取陈于泰第一。于泰者，首辅周延儒姻也。劾延儒纳孙元化参、貂，受杨鹤重赂。帝方眷延儒，责应桂。未几，贼陷登州，元化被执，应桂再疏劾延儒。帝怒，贬三秩视事，应桂引疾归。

七年还朝，出按湖广，居守承天。捐赎鍰十余万募壮士，缮城治器，贼不敢逼献陵。帝闻而嘉之。期满，命再巡一年。贻赎鍰万五千助卢象升军需，而奏报属城失事，具以实闻。帝以是知巡抚王梦尹诈，而益信应桂。期满，命再巡一年。十年，即擢应桂右佥都御史，代梦尹。

当是时，诸监司袁继咸、包凤起、高斗枢辈已削平湖南群贼，而江北贼势日炽，诸将虽奏捷，不能大创也。帝命熊文灿为总理，文灿主抚。明年，降其渠刘国能、张献忠。马进忠西走潼关，马光玉、贺一龙、李万庆、顺义王、九条龙众十余万萃麻城、黄安。应桂谕降光玉、一龙，未至，而遣将击顺天王等于黄福店，贼遂走黄安。会文灿至麻城，应桂请协击，不从。贼复东走江北，为左良玉所遏，折而走广济、蕲水。文灿檄诸道兵合击贼于茶山，贼逸于应桂所分地，文灿遂劾其后期误军。兵部尚书杨嗣昌以应桂曾劾其父鹤也，奏逮之。应桂乃陈抚剿始末，白己无罪，而诋文灿，言：

正月初，议抚刘国能，其党李万庆等诸大贼尽走泌阳、枣阳。时文灿、良玉并在德安。臣以为兵势方盛，宜乘此追剿，而文灿调良玉诸军尽赴信阳剿马进忠。臣谓进忠小寇，胜之不武，文灿不听。自此机一失，贼走西，而文灿东，致张献忠攻陷谷城以要抚，李万庆五部收余烬，势复振。而豫、楚之患，遂自文灿之悞谏贻之矣。迨贼西溃之后，遮饰上闻，妄报斩级。其自恃所长惟火炮火攻，经过州县用夫至八百，死亡载道，未见其一试也。

且文灿办贼之策曰“先抚后剿”。乃茶山不效，麻城又不

效，第见招抚之旗络绎于道。一遣使招贺一龙，而使者被杀；一遣使招李万庆，而馈盐椒运鱼肉与通市，贼反因之焚掠，未见一贼归顺也。天下有如是抚法乎！其一切军需，悉取于所历之有司，名曰“借办”，致城市空虚，子遗尽绝。三月至麻城，民不堪淫掠，欲焚其署，始踉跄而走。麻城，文灿婿家也，戚里如是，余可知矣。三月在蕲水，其兵杀乡民报捷，民家环哭，竟不敢治一兵。蕲水，文灿家园也，乡里如是，余可知矣。是以捷报日张，寇势愈炽。十三家之贼蹂躏南阳、汝宁，如履无人之境。文灿驻宛、汝已久，调度不闻，天下有如是剿法乎！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，买马置器，人人知其叵测。文灿顾欲借之为前茅，遣官调之，非惟不应，复留解饷之官，求总兵湖广。今已造浮桥跨汉水矣。文灿前既夸张而叙功，后复掩匿而不报，可不谓之欺君乎！以总理之大柄畀之颠蹶之耄夫，臣不知其可也。

帝不纳。逮至，下狱。

初，应桂贻书文灿，言献忠必反，可先未发图之。其书为献忠逆者所得，献忠腾牒郟阳巡抚戴东旻，言“抚军欲杀我”，东旻闻之文灿，文灿再纠应桂。应桂再疏辨，帝亦不纳。应桂竟遣戍。无何，献忠果反，廷臣交章荐应桂。

十六年，起应桂兵部右侍郎。十月，潼关陷，帝召问大臣。陈演言：“贼入关中，必恋子女玉帛，犹虎入陷阱。”应桂叱之曰：“壮士健马咸出关西。贼得之，必长驱横行，大臣安得面谩！”演股栗失色。十一月，督师孙传庭战歿，命应桂兼右佥都御史往代之。应桂以无兵无饷，入见帝而泣。帝但遣京军千人护行，给御用银万两、银花四百、银牌二百、蟒币二百、杂币倍之，为军前赏功之用而已。应桂既受命，日夜悲疑，将至山西，则伪官充斥，逡巡不得前。帝责以逗遛，夺职，命新

擢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，化熙亦不能进也。未几，京师陷。应桂家居不出。久之，死于难。

高斗枢，字象先，鄞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坐议巡抚耿如杞狱，与同列四人下诏狱。寻复官，进员外郎。

五年，迁荆州知府。久之，擢长沙兵备副使。楚郡之在湖北者，尽罹贼祸，势且及湖南，临、蓝、湖、湘间土寇蜂起。长沙止老弱卫卒五百，又遣二百戍攸县，城库雉堞尽圯。斗枢至，建飞楼四十，大修守具。临、蓝贼艘二百余，由衡、湘抵城下，相拒十余日乃却去，转攻袁州。遣都司陈上才蹶其后，贼亦解去。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，抚定余众。诏录其功。巡抚陈睿谟大征临、蓝寇，斗枢当南面，大小十余战，贼尽平。诏赉银币。

十四年六月进按察使，移守郟阳。郟被寇且十载，属邑有六，居民不四千，数百里荆榛。抚治王永祚以襄阳急，移师镇之。斗枢至甫六日，张献忠自陕引而东。斗枢与知府徐启元遣游击王光恩及弟光兴分扼之，战频捷，贼不敢犯。光恩者，均州降渠小秦王也。初与张献忠、罗汝才辈为贼，献忠、汝才降而复叛，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。又以献忠强，虑为所并，光恩敛众据要害以拒献忠。居久之，乃有稍稍颺去者，光恩亦去，已而复降。光恩善用其下，下亦乐为之用。斗枢察其诚，招入郡守。当是时，斗枢、启元善谋，光恩善战，郟城危而复全。

十五年冬，李自成陷襄阳、均州，攻郟阳四日而去。明年春，复来攻，十余日不克，乃退屯杨溪。五月，斗枢召游击刘调元入城，旬日间杀贼三千余。自成将来攻，卒不克而去。乃令光恩复均州，调元下光化，躬率将士复谷城。将袭襄阳，闻孙传庭败，旋师，均州复为贼有。

十七年正月，自成遣将路应标等以三万人攻郟。斗枢遣人

入均州，烧其蓄积，贼乏食而退。当是时，湖南、北十四郡皆陷，独郟在。自十五年冬抚治王永祚被逮，连命李乾德、郭景昌代之，路绝不能至，中朝谓郟已陷，不复设抚治。十六年夏，斗枢上请兵疏，始知郟存，众议即任斗枢。而陈演与之有隙，乃擢启元右佾都御史任之，加斗枢太仆少卿，路阻亦不能达。是年二月，朝议设汉中巡抚，兼督川北军务，擢斗枢右副都御史以往，朝命亦不达。至三月始闻太仆之命，即以军事付启元。七月而北都变闻，并闻汉中之命，地已失，不可往。

福王立，移斗枢巡抚湖广，代何腾蛟。复以道路不通，改用王骥，斗枢皆不闻也。国变后数年卒。启元、光恩亦皆以功名终。

张任学，安岳人，天启五年进士。授太原知县，以才调榆次。

崇祯四年，举治行卓异入为御史。陈蜀中私税、催科、讼狱三大苦，帝为饬行。出视两浙盐法，数条奏利弊。八年，流贼陷凤阳，诏逮巡按吴振纓，命任学往代。还朝，复按河南，监军讨贼，时群盗纵横，而诸将缩朒不敢击。任学慨然曰：“事不辞难，臣职也。贼势如此，我辈可雍容坐镇耶！”十一年二月，遂上疏极诋诸将。请易武阶，亲执干戈，为国平贼。帝壮之，下吏、兵二部及都察院议。诸臣以文吏无改武职者，请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。帝不从，命授署都督佾事，为河南总兵官。河南旧无总兵，左良玉、陈永福并以客兵备援剿，至是大将特设，而麾下无一官，兵部乃以署镇许定国兵授之，使参将罗岱为中军。岱，健将，屡著战功，任学倚以自强。时熊文灿专主抚，刘国能、张献忠俱降，罗汝才、马进忠、李万庆等躡中原如故。河南人据坞壁自保者数十，贼悉摧破之，踞息县、光州，磔人投汝水，水为赤，任学不能大创也。进忠势衰，佯

求抚，文灿及巡抚常道立许之，乘间逸去。事闻，任学与文灿、道立并镌秩。

七月，任学督岱等赴罗山，合左良玉军击汝才、万庆及紫微星、顺义王，大败之，追奔五十里，斩首一千四百有奇，获黑虎狼、满天星，贼奔遂平。九月，进忠寇开封，至瓦子坡。岱奋击，贼尽弃辎重遁入大隗山，获其妻子。

其冬，京师戒严，任学入卫，道谒文灿，言：“献忠狼子野心，终为国患，我以勤王为名，出其不意，可立缚也。”文灿不能用。抵畿南，有诏却还。巡抚道立调良玉兵于陕州，贼乘卢氏虚，遁入内乡、淅川，为文灿所劾。明年除道立名，任学亦镌一秩。游击宋怀智、都司孔道兴再破贼陈州，部将王应龙、尤之龙等破贼襄城，五战皆胜。副将岱与应龙、怀智等复破贼叶县，十日奏八捷，帝诏所司核实。已，又挫贼裕州。而是时总兵孙应元、黄得功统京军讨贼，屡奏大捷。凯旋录功，任学亦叙复二秩。

寻与左良玉、陈洪范蹙李万庆于内乡。万庆方降，献忠已叛，文灿尽调河南军援剿，独任学留汝南。川贵总督李若星论文灿主抚之谬，请复任学原官，摄行大将，督察军事。不从。七月，献忠合汝才自房县西走，岱偕良玉追之。良玉令岱为前锋，已随其后。至罗矛英山，军乏食。贼伏兵要害，岱与副将刘元捷鼓勇直上，伏四起。岱马足挂于藤，抽刀断之，蹶而复进，乃弃马步斗，久之矢尽，陷于贼，良玉军亦大败。事闻，任学坐褫职。十五年，言官请起废，任学与焉，未及用而卒。

赞曰：流贼之肆毒也，祸始于杨鹤，成于陈奇瑜，而炽于熊文灿、丁启睿。然练国事、郑崇俭先罹其罚，而邵捷春、余应桂亦或死或戍。疆场则剿抚乖方，庙堂则赏罚不当，债师玩寇，贼势日张，谓非人谋不臧实使之然乎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九

卢象升 弟象晋 象观 从弟象同 刘之纶 邱民仰 邱禾嘉

卢象升，字建斗，宜兴人。祖立志，仪封知县。象升白皙而臞，膊独骨，负殊力。举天启二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历员外郎，稍迁大名知府。

崇祯二年，京师戒严，募万人入卫。明年，进右参政兼副使，整饬大名、广平、顺德三府兵备，号“天雄军”。又明年举治行卓异，进按察使，治兵如故。象升虽文士，善射，娴将略，能治军。

六年，山西贼流入畿辅，据临城之西山。象升击却之，与总兵梁甫、参议寇从化连败贼。贼走还西山，围游击董维坤冷水村。象升设伏石城南，大破之，又破之青龙冈，又破之武安。连斩贼魁十一人，歼其党，收还男女二万。三郡之民，安堵者数岁。象升每临阵，身先士卒，与贼格斗，刃及鞍勿顾，失马即步战，逐贼危崖，一贼自巔射中象升额，又一矢仆夫毙马下，象升提刀战益疾。贼骇走，相戒曰：“卢廉使遇即死，不可犯。”象升以是有能兵名。贼惧，南渡河。

明年，贼入楚，陷郟阳六县。命象升以右佥都御史，代蒋允仪抚治郟阳。时蜀寇返楚者驻郟之黄龙滩，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道夹击，自乌林关、七家沟、石泉坝、康宁坪、狮子山、太平河、竹木砭、箐口诸处，连战皆捷，斩馘五千六百有奇，汉南寇几尽。因请益郟主兵，减税赋，缮城郭，贷邻郡仓谷，

募商采铜铸钱，郾得完辑。

八年五月，擢象升右副都御史，代唐晖巡抚湖广。八月，命总理江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兼湖广巡抚。总督洪承畴办西北，象升办东南。寻解巡抚任，进兵部侍郎，加督山西、陕西军务，赐尚方剑，便宜行事。汝、洛告警，象升倍道驰入汝。贼部众三十余万，连营百里，势甚盛。象升督副将李重镇、雷时声等击高迎祥于城西，用强弩射杀贼千余人。迎祥、李自成走，陷光州，象升复大破之确山。先是，大帅曹文诏、艾万年阵亡，尤世威败衄，诸将率畏贼不敢前，象升每慷慨洒泣，激以忠义。军中尝绝三日饷，象升亦水浆不入口，以是得将士心，战辄有功。

九年正月，大会诸将于凤阳。象升乃上言曰：“贼横而后调兵，贼多而后增兵，是为后局；兵至而后议饷，兵集而后请饷，是为危形。况请饷未敷，兵将从贼而为寇，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，所用之饷皆盗粮也。”又言：“总督、总理宜有专兵专饷。请调咸宁、甘、固之兵属总督，蓟、辽、关、宁之兵属总理。”又言：“各直省抚臣，俱有封疆重任，毋得一有贼警即求援求调。不应则吴、越也，分应则何以支。”又言：“台谏诸臣，不问难易，不顾死生，专以求全责备。虽有长材，从何展布。臣与督臣，有剿法无堵法，有战法无守法。”言皆切中机宜。

于是迎祥围庐州，不克，分道陷含山、和州，进围滁州。象升率总兵祖宽、游击罗岱救滁州，大战城东五里桥，斩贼首摇天动，夺其骏马。贼连营俱溃，逐北五十里，硃龙桥至关山，积尸填沟委塹，滁水为不流。贼乃北趋凤阳，围寿州，突颍、霍、萧、碭、灵璧、虹，窥曹、单。总兵刘泽清拒河，乃掠考城、仪封而西。其犯亳者，折入归德。永宁总兵官祖大乐邀击

之，贼乃北向开封。陈永福败之硃仙镇，贼遂走登封，与他贼合，分趋裕州、南阳。象升合宽、大乐、岱兵大破之七顶山，歼自成精骑殆尽。已，次南阳，令大乐备汝宁，宽备邓州，而躬率诸军蹙贼。遣使告湖广巡抚王梦尹、郟阳抚治宋祖舜曰：“贼疲矣，东西邀击，前阻汉江，可一战歼也。”两人竟不能御，贼遂自光化潜渡汉入郟。象升遣总兵秦翼明、副将雷时声由南漳、谷城入山击贼。宽等骑军，不利阻隘，副将王进忠军哗，罗岱、刘肇基兵多逃，追之则弯弓内向。象升乃调四川及箠子士兵，搜捕均州贼。是时，楚、豫贼及迎祥等俱在秦、楚、蜀之交万山中，象升自南阳趋襄阳进兵。贼多兵少，而河南大饥，饷乏，边兵益汹汹。承畴、象升议，关中平旷，利骑兵，以宽、重镇军入陕，而襄阳、均、宜、谷、上津、南漳，环山皆贼。七月，象升渡浙河而南。九月，追贼至郟西。

京师戒严，有诏入卫，再赐尚方剑。既行，贼遂大逞，驍骍乎不可复制矣。既解严，诏迁兵部左侍郎，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。大兴屯政，谷熟，亩一钟，积粟二十余万。天子谕九边皆式宣、大。

明年春，闻宣警，即夜驰至天城。矢檄旁午，言二百里外乞炭马蹄阔踏四十里。象升曰：“此大举也。”问：“入口乎？”曰：“未。”象升曰：“殆欲右窥云、晋，令我兵集宣，则彼乘虚入耳。”因檄云、晋兵勿动，自率师次右卫，戒边吏毋轻言战。持一月，象升曰：“懈矣，可击。”哨知三十六营离墙六十里，潜召云师西来，宣师东来，自督兵直子午，出羊房堡，计日鏖战。乞炭闻之遂遁。象升在阳和，乞炭不敢近边。五月，丁外艰，疏十上，乞奔丧。时杨嗣昌夺情任中枢，亦起陈新甲制中，而令象升席丧候代。进兵部尚书。新甲在远，未即至。

九月，大清兵入墙子岭、青口山，杀总督吴阿衡，毁正关，至营城石匣，驻于牛兰。召宣、大、山西三总兵杨国柱、王朴、虎大威入卫，三赐象升尚方剑，督天下援兵。象升麻衣草履，誓师及郊，驰疏报曰：“臣非军旅才。愚心任事，谊不避难。但自臣父奄逝，长途惨伤，溃乱五官，非复昔时；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，岂惟观瞻不耸，尤虞金鼓不灵。”已闻总监中官高起潜亦衰经临戎，象升谓所亲曰：“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。人臣无亲，安有君。枢辅夺情，亦欲予变礼以分讐耶？处心若此，安可与事君。他日必面责之。”当是时，嗣昌、起潜主和议。象升闻之，顿足叹曰：“予受国恩，恨不得死所，有如万分一不幸，宁捐躯断脰耳。”及都，帝召对，问方略。对曰：“臣主战。”帝色变，良久曰：“抚乃外廷议耳，其出与嗣昌、起潜议。”出与议，不合。明日，帝发万金犒军，嗣昌送之，屏左右，戒毋浪战，遂别去。师次昌平，帝复遣中官赍帑金三万犒军。明日，又赐御马百，太仆马千，银铁鞭五百。象升曰：“果然外廷议也，帝意锐甚矣。”决策议战，然事多为嗣昌、起潜挠。疏请分兵，则议宣、大、山西三帅属象升，关、宁诸路属起潜。象升名督天下兵，实不及二万。次顺义。

先是，有瞽而卖卜者周元忠，善辽人，时遣之为媾。会嗣昌至军，象升责数之曰：“文弱，子不闻城下盟《春秋》耻之，而日为媾。长安口舌如锋，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？”嗣昌颊赤，曰：“公直以尚方剑加我矣。”象升曰：“既不奔丧，又不能战，齿剑者我也，安能加人？”嗣昌辞遁。象升即言：“元忠讲款，往来非一日，事始于蓟门督监，受成于本兵，通国闻之，谁可讳也？”嗣昌语塞而去。又数日，会起潜安定门，两人各持一议。新甲亦至昌平，象升分兵与之。当是时，象升自将马步军列营都城之外，冲锋陷阵，军律甚整。

大清兵南下，三路出师：一由涑水攻易，一由新城攻雄，一由定兴攻安肃。象升遂由涿进据保定，命诸将分道出击，大战于庆都。编修杨廷麟上疏言：“南仲在内，李纲无功；潜善秉成，宗泽殒恨。国有若人，非封疆福。”嗣昌大怒，改廷麟兵部主事，赞画行营，夺象升尚书，侍郎视事。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，巡抚张其平闭闔绝饷。俄又以云、晋警，趣出关，王朴径引兵去。

象升提残卒，次宿三宫野外。畿南三郡父老闻之，咸叩军门请曰：“天下汹汹且十年，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。乃奸臣在内，孤忠见嫉。三军捧出关之檄，将士怀西归之心，栖迟绝野，一饱无时。脱巾狂噪，云帅其见告矣。明公诚从愚计，移军广顺，召集义师。三郡子弟喜公之来，皆以昔非公死贼，今非公死兵，同心戮力，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，孰与只臂无援，立而就死哉！”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：“感父老义。虽然，自予与贼角，经数十百战未尝衄。今者，分疲卒五千，大敌西冲，援师东隔，事由中制，食尽力穷，旦夕死矣，无徒累尔父老为也。”众号泣雷动，各携床头斗粟饷军，或貽枣一升，曰：“公煮为粮。”十二月十一日，进师至钜鹿贾庄。起潜拥关、宁兵在鸡泽，距贾庄五十里而近，象升遣廷麟往乞援，不应。师至蒿水桥，遇大清兵。象升将中军，大威帅左，国柱帅右遂战。夜半，鼙笮声四起。旦日，骑数万环之三匝。象升麾兵疾战，呼声动天，自辰迄未，砲尽矢穷。奋身斗，后骑皆进，手击杀数十人，身中四矢三刃，遂仆。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，背负二十四矢以死。仆顾显者殉，一军尽覆。大威、国柱溃围乃得脱。

起潜闻败，仓皇遁，不言象升死状。嗣昌疑之，有诏验视。廷麟得其尸战场，麻衣白网巾。一卒遥见，即号泣曰：“此吾

卢公也。”三郡之民闻之，哭失声。顺德知府于颖上状，嗣昌故靳之，八十日而后殓。明年，象升妻王请恤。又明年，其弟象晋、象观又请，不许。久之，嗣昌败，廷臣多为言者，乃赠太子少师、兵部尚书，赐祭葬，世廕锦衣千户。福王时，追谥忠烈，建祠奉祀。

象升少有大志，为学不事章句。居官勤劳倍下吏，夜刻烛，鸡鸣盥栉，得一机要，披衣起，立行之。暇即角射，箭衔花，五十步外，发必中。爱才惜下如不及，三赐剑，未尝戮一偏裨。

高平知县侯弘文者，奇士也。侨寓襄阳，散家财，募滇军随象升讨贼。象升移宣、大，弘文率募兵至楚，巡抚王梦尹以扰驿闻。象升上疏救，不得，弘文卒遣戍。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升。

象升好畜骏马，皆有名字。尝逐贼南漳，败，追兵至沙河，水阔数丈，一跃而过，即所号五明骥也。

方象升之战歿也，嗣昌遣三逻卒察其死状。其一人俞振龙者，归言象升实死。嗣昌怒，鞭之三日夜，且死，张目曰：“天道神明，无枉忠臣。”于是天下闻之，莫不歔歔，益恚嗣昌矣。

其后南都亡，象观赴水死，象晋为僧，一门先后赴难者百余人。从弟象同及其部将陈安死尤烈。

象观，崇祯十五年，乡荐第一，成进士。官中书。象晋、象同皆诸生。

象升死时，年三十九。

刘之纶，字元诚，宜宾人。家世务农。之纶少从父兄力田，间艾薪樵，卖之市中。归而学书，铭其座曰“必为圣人”，里中由是号之纶刘圣人。天启初，举乡试。奢崇明反，以策干监司扼贼归路，监司不能用。

崇祯元年第进士，改庶吉士。与同馆金声及所客申甫三人

者相与为友，造单轮火车、偏厢车、兽车，剝木为西洋大小砲，不费司农钱。

明年冬，京师戒严。声上书得召见，荐之纶及甫。帝立召之纶、甫。之纶言兵，了了口辨。帝大悦，授甫京营副总兵，资之金十七万召募；改声御史，监其军；授之纶兵部右侍郎，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。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。

初，正月元日有黑气起东北亘西方。甫见之大惊，趋语之纶、声曰：“天变如此，汝知之乎？今年当喋血京城下，可畏也。”闻者皆笑。及冬十一月三日，大清兵破遵化，十五日至坝上，二十日薄都城，自北而西。都人从城上望之，如云万许片驰风，须臾已过。遂克良乡，还至芦沟，夜杀甫一军七千余人，黎明掩杀大帅满桂、孙祖寿，生擒黑云龙、麻登云以去。之纶曰：“元日之言验矣。”请行，无兵，则请京营兵，不许；则请关外川兵，不许；则议召募，召募得万人，遂行。抵通州，时永平已陷，天大雨雪。之纶奏军机，七上，不报。

明年正月，师次蓟。当是时，大清兵蒙古诸部号十余万，驻永平；诸勤王军数万在蓟。之纶乃与总兵马世龙、吴自勉约，由蓟趋永平，牵之无动，而自率兵八路进攻遵化。既由石门至白草顶，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营，世龙、自勉不赴约。二十二日，大清兵自永平趋三屯营，骁骑三万，望见山上军，纵击之。之纶发砲，砲炸，军营自乱。左右请结阵徐退，以为后图，之纶叱曰：“毋多言！吾受国恩，吾死耳！”严鼓再战，流矢四集。之纶解所佩印付家人，“持此归报天子”，遂死。一军皆哭，拔营野战，皆死之。尸还，矢饮于颅，不可拔，声以齿啮之出，以授其家人。

初，讲官文震孟入都，之纶、声往见之，震孟教以持重。之纶既受命视师，骤贵，廷臣抑之。震孟使人讽之，谓宜辞侍

郎而易科衔以行，不听。既行，通州守者不纳，雨雪宿古庙中，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。之纶曰：“小人意忌，有事则委卸，无事则议论，止从一侍郎起见耳。乞削臣今官，赐骸骨。”不许。及战死，天子嘉其忠，从优恤，赠兵部尚书。震孟止之曰：“死绥，分也，侍郎非不尊。”遂不予赠，赐一祭半葬，任一子。之纶母老，二子幼，贫不能返柩，请于朝，给驿还。久之，赠尚书。后十五年，声死难。

邱民仰，字长白，渭南人。万历中举于乡。以教谕迁顺天东安知县，厘宿弊十二事。河啮，岁旱蝗，为文祭禱。河他徙，蝗亦尽。调繁保定之新城。

崇祯二年，县被兵，晨夕登陴守。四方勤王军毕出其地，民仰调度有方，民不知扰。擢御史，号敢言。时四方多盗，镇抚率怯懦不敢战，酿成大乱。吴桥兵变，列城多陷，巡抚余大成、孙元化皆主抚。流贼扰山西，巡抚宋统殷下令，杀贼者抵死。民仰先后疏论其非，后皆如民仰言。遭妻丧，告归。出为河间知府，迁天津副使，调大同监军汝宁，迁永平右参政，移督宁前兵备。民仰善理剧，以故所移皆要地。

十三年三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方一藻巡抚辽东，按行关外八城，驻宁远。十四年春，锦州被围，填壕毁堑，声援断绝。有传其帅祖大寿语者：“逼以车营，毋轻战。”总督洪承畴集兵，民仰转饷，未发。帝忧之。朝议两端。命郎中张若麒就行营计议，若麒至，则趣进师。七月，师次乳峰，去锦州五六里而营，旦日，杨国柱之军溃。逾月，王朴军亦溃。未几，马科等五将皆溃。大清兵掘松山，断我归路，遂大败，蹂躏杀溺无算，退保松山。围急，外援不至，刍粮竭。至明年二月，且半年矣，城破，承畴降，民仰死，若麒跳从海上荡渔舟而还，宁远、关门劲旅尽丧。事闻，帝惊悼甚，设坛都城，承畴十六，

民仰六，赐祭尽哀。赠民仰右副都御史，官为营葬，录其一子。寻命建祠都城外，与承畴并列，帝将亲临祭焉。将祭，闻承畴降，乃止。

邱禾嘉，贵州新添卫人。举万历四十一年乡试，好谈兵。天启时，安邦彦反，捐资制器，协擒其党何中蔚。选祁门教谕，以贵州巡抚蔡复一请，迁翰林待诏，参复一军。

崇祯元年，有荐其知兵者，命条上方略。帝称善，即授兵部职方主事。三年正月，蓟辽总督梁廷栋入主中枢，衔总理马世龙违节制，命禾嘉监纪其军。时永平四城失守，枢辅孙承宗在关门，声息阻绝。蓟辽总督张凤翼未至，而顺天巡抚方大任老病不能军，惟禾嘉议通关门声援，率军入开平。二月，大清兵来攻，禾嘉力拒守，乃引去。已，分略古冶乡，禾嘉令副将何可纲、张洪谟、金国奇、刘光祚等迎战，抵滦州。甫还，而大清兵复攻牛门、水门，又督参将曹文诏等转战，抵遵化而返。无何，四城皆复。

宁远自毕自肃遇害，遂废巡抚官，以经略兼之，至是议复设。廷栋力推禾嘉才，超拜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其地，兼辖山海关诸处。禾嘉初莅镇，大清兵以二万骑围锦州，禾嘉督诸将赴救，城获全。登莱巡抚孙元化议彻岛上兵于关外，规复广宁及金、海、盖三卫，禾嘉议用岛兵复广宁、义州、右屯。廷栋虑其难，以咨承宗。承宗上奏曰：“广宁去海百八十里，去河百六十里，陆运难。义州地偏，去广宁远，必先据右屯，聚兵积粟，乃可渐逼广宁。”又言：“右屯城已隳，修筑而后可守。筑之，敌必至，必复大、小凌河，以接松、杏、锦州。锦州绕海而居敌，难陆运。而右屯之后即海，据此则粮可给，兵可聚，始得为发轫地。”奏入，廷栋力主之，于是有大凌筑城之议。

会禾嘉讦祖大寿，大寿亦发其赃私。承宗不欲以武将去文

臣，抑使弗奏，密闻于朝，请改禾嘉他职。四年五月，命调南京太仆卿，以孙谷代。谷未至，部檄促城甚急。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，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，护以石硅土兵万人。禾嘉往视之，条九议以上。工垂成，廷栋罢去。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，撤班军赴蓟，责抚镇矫举，令回奏。禾嘉惧，尽撤防兵，留班军万人，输粮万石济之。

八月，大清兵抵城下，掘濠筑墙，四面合围，别遣一军截锦州大道。城外墩台皆下，城中兵出，悉败还。禾嘉闻之，驰入锦州，与总兵官吴襄、宋伟合兵赴救。离松山三十余里，与大清兵遇，大战长山、小凌河间，互有伤损。九月望，大清兵薄锦州，分五队直抵城下。襄、伟出战不胜，乃入城。二十四日，监军张春会襄、伟兵，过小凌河东五里，筑垒列车营，为大凌声援。大清兵扼长山，不得进。禾嘉遣副将张洪谟、祖大寿、靳国臣、孟道等出战五里庄，亦不胜。夜趋小凌河，至长山接战，大败。春及副将洪谟、杨华征、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，副将张吉甫、满库、王之敬等战歿。大寿不敢出，凌城援自此绝。败书闻，举朝震惊。孙谷代禾嘉，未至而罢，改命谢璉。璉畏惧，久不至。后兵事亟，召璉驻关外，禾嘉留治中。及是闻败，移驻松山，图再举，言官以推委诋之帝。帝以禾嘉独守松山，非卸责，戒饬而已。

大凌粮尽食人马。大清屡移书招之，大寿许诺，独副将可纲不从。十月二十七日，大寿杀可纲，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。是夕出见，以妻子在锦州，请设计诱降锦州守将，而留诸子于大清。禾嘉闻大凌城砲声，谓大寿得脱，与襄及中官李明臣、高起潜发兵往迎。适大寿伪逃还，遂俱入锦州。大凌城人民商旅三万有奇，仅存三之一，悉为大清所有，城亦被毁。十一月六日，大清复攻杏山，明日攻中左所。城上用砲

击，乃退。大寿入锦州，未得间，而禾嘉知其纳款状，具疏闻于朝。因初奏大寿突围出，前后不讎，引罪请死。于是言官交劾，严旨饬禾嘉。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，弗罪也。

新抚璉已至，禾嘉犹在锦州，会廷议山海别设巡抚。诏罢璉，令方一藻抚宁远，禾嘉仍以佾都御史巡抚山海、永平。寻论筑城召衅罪，贬二秩，巡抚如故。禾嘉请为监视中官设标兵。御史宋贤诋其谄附中人，帝怒，贬贤三秩。禾嘉持论每与承宗异，不为所喜，时有诋璉。既遭丧败，廷论益不容，遂坚以疾请。五年四月，诏许还京，以杨嗣昌代。令其妻代陈病状。乃命归田，未出都卒。

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，隆庆朝止海瑞，万历朝张守中、艾穆。庄烈帝破格求才，得十人：邱民仰、宋一鹤、何腾蛟、张亮以忠义著，刘可训以武功闻，刘应遇、孙元化、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，而陈新甲官最显。

赞曰：危乱之世，未尝乏才，顾往往不尽其用。用矣，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。若是者，人实为之，要之亦天意也。卢象升在庄烈帝时，岂非不世之才，乃困抑之以至死，何耶！至忠义激发，危不顾身，若刘之纶、邱民仰之徒，又相与俱尽，则天意可知矣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

傅宗龙 汪乔年 张国钦等 杨文岳 傅汝为等 孙传庭

傅宗龙，字仲纶，昆明人。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除铜梁知县，调巴县，行取，入为户部主事。久之，授御史。

天启元年，辽阳破，帝下募兵之令，宗龙请行。一月余，得精卒五千。明年，安邦彦反，围贵阳，土寇蜂起。请发帑金济滇将士，开建昌，通由蜀入滇之路，别设偏沅巡抚，罢湖广退怯总兵薛来允。帝多采纳之。又上疏自请讨贼，言：“为武定、寻甸患者，东川土酋禄千钟。为沾益、罗平患者，贼妇设科及其党李贤辈。攻围普安，为滇、黔门户患者，龙文治妻及其党尹二。困安南，据关索岭者，沙国珍及罗应魁辈。困乌撒者，安效良。臣皆悉其生平，非臣敌。臣愿以四川巡按兼贵州监军，灭此群丑。”帝大喜，下所司议。会宗龙以疾归，不果行。

四年正月，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降贼陈其愚所给，败歿。其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，兼监军。初，部檄滇抚闵洪学援黔，以不能过盘江而止。宗龙既被命，洪学令参政谢存仁、参将袁善及土官普名声、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。宗龙直渡盘江，战且行，寇悉破。乃谢遣存仁、善，以名声等土兵七百人入贵阳，擒斩其愚，军民大快。宗龙尽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顺，将士勇怯。巡抚蔡复一倚信之，请敕宗龙专理军务，设中军旗鼓，裨将以下听赏罚，可之。宗龙乃条上方略，又备陈黔中艰苦，请

大发饷金，亦报可。初，三善令监军道臣节制诸将，文武不和，进退牵制。宗龙反其所为，令监军给刍粮，核功罪，不得专进止。由是诸将用命，连破贼汪家冲、蒋义寨，直抵织金。

五年正月，总理鲁钦败绩于陆广河。宗龙上言：“不合滇、蜀，则黔不能平贼；不专总督任，则不能合滇、蜀兵。请召还硃燮元，以复一兼督四川，开府遵义，而移蜀抚驻永宁，滇抚驻沾益，黔抚驻陆广，沅抚驻偏桥，四面并进，发饷二百万金给之。更设黔、蜀巡抚。”帝以复一新败，令解官，即以燮元代，而命尹同皋抚蜀，王城抚黔，沅抚闵梦得移镇，一如宗龙议。

陆广败后，诸苗复蠢动。复一、宗龙谋，讨破乌粟、螺蛳、长田诸叛苗，大破平越贼，毁其砦百七十，贼党渐孤。宗龙乃条上屯守策，言：

蜀以屯为守，黔则当以守为屯。盖安酋土地半在水外，仡佬、龙仲、蔡苗诸杂种，缓急与相助。贼有外藩，我无边蔽，黔兵所以分力愈拙。臣谓以守为屯者，先发兵据河，夺贼所恃。然后抚剿诸种，随渡口大小，置大小寨，深沟高垒，置烽墩砲台。小渡则塞以木石，使一粟不入水内，一贼不出水外，贼无如我何。又令沿河兵习水战，当贼耕耨时，频出奇兵，渡河扰之。贼不敢附河而居，而后我可以议屯也。

屯之策有二：一曰清卫所原田，一曰割逆贼故壤，而以卫所之法行之。盖黔不患无田，患无人。客兵聚散无常，不能久驻，莫若仿祖制，尽举屯田以授有功，因功大小，为官高下，自指挥至总、小旗，畀以应得田为世业，而禁其私卖买。不待招徕，户口自实。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如此。然兵当用四万八千人，饷当岁八十余万，时当阅三年，如此而后贼可尽灭也。

部议从之。

复一卒，王域代，事悉倚办。宗龙乃渐剪水外逆党，将大兴屯田。邦彦惧，谋沮之，六年三月，大举渡河入寇。宗龙击破邦彦赵官屯，斩老虫添，威名大著。当是时，大帅新亡，全黔震动，夔元远在蜀，城拥虚位，非宗龙，黔几殆。诏加太仆少卿。忧归。

崇祯三年起故官。用孙承宗荐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顺天。未几，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。

用小故夺官矣。居久之，十年十月流寇大入蜀，陷蜀三十余州县，帝拊髀而思宗龙曰：“使宗龙抚蜀，贼安至是哉！”趣即家起宗龙。宗龙至蜀，代王维章与总兵罗尚文御却贼。十二年五月，以杨嗣昌荐，召为兵部尚书，去蜀。宗龙自定黔乱后，凡十有四年，辄起用，用不久辄迁去。八月至京，入见帝。宗龙为人伉直任气，不能从谏承意。帝愤中枢失职，嗣昌以权诡得主知。宗龙朴忠，初入见，即言民穷财尽。帝颇然之，顾狼言不已，遂怫然曰：“卿当整理兵事尔。”既退，语嗣昌曰：“何哉？宗龙善策黔，而所言卑卑，皆他人唾余，何也？”自是所奏请，多中格。

熊文燊既罢，宗龙乃言：“向者贼流突东西，嗣昌故建分剿之策。今则流突者各止其所，臣请收势险节短之效。总理止辖楚、豫，秦督兼辖四川，凤督兼辖安庆，各率所辖抚镇，期十二月成功。”因荐湖广巡抚方孔炤堪代文灿。帝不用，用嗣昌督师。

嗣昌既督师，上章请兵食，不悉应，劾中枢不任。宗龙亦劾嗣昌徒耗敝国家，不能报效，以气凌廷臣。会蓟辽总督洪承畴请用刘肇基为团练总兵官，中官高起潜又揭肇基恇怯，宗龙不即覆。帝遂发怒，责以抗旨，令对状。奏上，复以戏视封疆下吏。法司拟戍边，不许，欲置之死。在狱二年矣，十四年春，

嗣昌死，尚书陈新甲荐其才，帝未有以应也，良久曰：“朴忠，吾以夙负用之，宜尽死力。”遂释之出狱，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丁启睿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

当是之时，李自成有众五十万，自陷河、洛，犯开封，罗汝才复自南阳趋邓、浙，与合兵。帝命宗龙专办自成。议尽括关中兵饷以出，然属郡旱蝗，已不能应。

九月四日，以川、陕兵二万出关，次新蔡，与保督杨文岳兵会。贺人龙、李国奇将秦兵，虎大威将保兵，共结浮桥，东渡汝，合兵趋项城。五日，两军毕渡，走龙口。自成、汝才亦结浮桥于上流，将趋汝宁。觐两督兵至，尽伏精锐于林中，阳驱诸贼自浮桥西渡。人龙使后骑觐贼，还报曰：“贼向汝矣，结浮桥将渡矣。”宗龙、文岳夜会诸将于龙口，诘朝将战。

六日，两军并进，中道一骑驰而告曰：“贼毕渡矣。”复进，一骑驰而告曰：“贼半渡矣，三分渡其二矣。”宗龙、文岳曰：“驱之。”走三十里，至于孟家庄，日卓午。人龙、大威曰：“马力乏矣，诘朝而战，止兵为营。”诸军弛马甲，植戈鋌，散行墟落求刍牧。贼觐之，尘起于林中，伏甲并出搏我兵。人龙有马千骑不战，国奇以麾下兵迎击之，不胜。秦兵、保兵俱溃，人龙、大威奔沈丘，国奇从之，三帅师溃。宗龙、文岳合兵屯火烧店，贼以步兵攻其营。诸军鸣大砲，震死贼百余。日暮，贼引去。宗龙军西北，文岳军东南，画堑而守。保兵宵溃，保督副将挟文岳骑而驰，夜奔于项城。宗龙复分秦兵立营于东南，诸将分壁当贼垒。

九日，檄人龙、国奇还兵救，二帅不应。宗龙曰：“彼避死，宜不来，吾岂避死哉！”语其麾下曰：“宗龙老矣，今日陷贼中，当与诸军决一死战，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。”召裨校李本实，即文岳壁穿堑筑垒以拒贼。贼亦穿壕二重以围之。

十一日，秦师食尽，宗龙杀马骡以享军。明日，营中马骡尽，杀贼取其尸分啖之。十八日，营中火药、铅子、矢并尽。宗龙简士卒，夷伤死丧之余，有众六千。夜半，潜勒诸军突贼营，杀千余人，溃围出。诸军星散，宗龙徒步率诸军且战且走。十九日，日卓午，未至项城八里，贼追及之，执宗龙，呼于门曰：“秦督围随官丁也，请启门纳秦督。”宗龙大呼曰：“我秦督也，不幸堕贼手，左右皆贼耳。”贼唾宗龙。宗龙骂贼曰：“我大臣也，杀则杀耳，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！”贼抽刀击宗龙，中其脑而仆，斩其耳鼻死城下。事闻，帝曰：“若此，可谓朴忠矣。”复官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，谥忠壮，廕子锦衣世百户，予祭葬。

人龙、国奇兵溃归陕，贼遂屠项城。分兵屠商水、扶沟，遂攻叶县。

汪乔年，字岁星，遂安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，历郎中。母忧归。

崇祯二年起工部，迁青州知府。以治行卓异，迁登莱兵备副使，乞终养归。父丧除，起官平阳，迁陕西右参政，提督学校。再以卓异，就迁按察使。乔年清若自励，恶衣菲食，之官，携二仆，不以家自随。为青州，行廊置土锉十余，讼者自炊候鞠，吏无敢索一钱。自负才武，休沐辄驰骑，习弓刀击刺，寝处风露中。

十四年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时李自成已破河南，声言入关。乔年疾驱至商、洛，不见贼。贼围开封，而三边总督傅宗龙亦至陕，议抽兵括饷，则关中兵食已尽，无以应。宗龙、乔年握手歔歔而别。未几，宗龙败歿于项城，乔年流涕叹曰：“傅公死，讨贼无人矣。”已，又闻诏擢乔年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三边军务，代宗龙。部檄踵至，趣出关。是时，关中精锐

尽没于项城。乔年曰：“兵疲饷乏，当方张之寇。我出，如以肉喂虎耳。然不可不一出，以持中原心。”乃收散亡，调边卒，得马步三万人。

十五年正月，率总兵贺人龙、郑嘉栋、牛成虎出潼关。先是，临颖为贼守，左良玉破而屠之，尽获贼所掳。自成闻之怒，舍开封而攻良玉，良玉退保郾城，贼围之急。乔年诸将议曰：“郾城危在旦夕。吾趋郾，贼方锐，难与争锋。吾闻襄城距郾四舍，贼老砦咸在。吾舍郾而以精锐攻其必应，贼必还兵救，则郾城解矣。郾城解，我击其前，良玉乘其背，贼可大破也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留步兵火器于洛阳，简精骑万人兼程进。次郟县，襄城人张永祺等迎乔年。

二月二日，乔年入襄城，分人龙、嘉栋、成虎军三路，驻城东四十里，逼郾城而军，而自勒兵驻城外。贼果解郾城而救襄城。贼至，三帅奔，良玉救不至，军大溃。乔年叹曰：“此吾死所也。”率步卒千余入城守。贼穴地实火药攻城，乔年亦穿阱，视所凿，长矛刺之。贼砲击乔年坐纛，雉堞尽碎，左右环泣请避之，乔年怒，以足蹴其首曰：“汝畏死，我不畏死也。”十七日，城陷，巷战，杀三贼，自刳不殊，为贼所执，大骂。贼割其舌，磔杀之。襄城人建祠而祀之。

时张国钦、张一贯、党威、李万庆及监纪西安同知孙兆禄、材官李可从、襄城知县曹思正从乔年，皆死之。万庆者，降将射塌天也。又有马帅某者，逸其名。兆禄，盐山人。可从，整厓人。党威，神木人。余莫考。党威则尝击贼于西雒峪，擒贼首竇阿婆者也。

自成购永祺不得，屠其族，剽刳诸生刘汉臣等百九十人。自成数月之间再败秦师，获马二万，降秦兵又数万，威震河雒。

初，乔年之抚陕西也，奉诏发自成先冢。米脂令边大受，

河间静海举人，健令也，诒得其族人为县吏者，掠之。言：“去县二百里曰李氏村，乱山中，十六冢环而葬，中其始祖也。相传，穴，仙人所定，圻中铁灯檠，铁灯不灭，李氏兴。”如其言发之，蝼蚁数石，火光荧荧然。斩棺，骨青黑，被体黄毛，脑后穴大如钱，赤蛇盘，三四寸，角而飞，高丈许，咋咋吞日光者六七，反而伏。乔年函其颅骨、腊蛇以闻，焚其余，杂以糝，弃之。自成闻之，啮齿大恨曰：“吾必致死于乔年。”既杀乔年，由西华攻陈州。

杨文岳，字斗望，南充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授行人。天启五年，擢兵科给事中，屡迁礼科都给事中。

崇祯二年，出为江西右参政，历湖广、广西按察使，云南、山西左右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登、莱。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北军务，代孙传庭。

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陷洛阳，犯开封，文岳率总兵虎大威以众二万赴救。渡河，贼先遁，追击于鸣皋。还，驻兵开封。疫作，乃顿兵于汝宁，出屯西平、新蔡间。七月，自成走内乡、淅川，与罗汝才合。文岳趋邓州，自成还攻之。文岳战三捷，斩其魁一条龙、一只龙，贼遁去。

九月，会陕西总督傅宗龙于新蔡，与贼遇，大溃于孟家庄，再溃于火烧店。部将挟文岳夜入于项城。明日奔陈州，宗龙遂覆没。事闻，文岳革职，充为事官，戴罪自赎。乃收集散亡，率所部就巡抚高名衡防已。贼遂破叶县，拔泌阳，乘胜陷南阳，杀唐王，下邓州等十四城，再围开封。

明年正月，文岳驰救开封，论功复官。临颖为贼守，左良玉破而屠之，退保郾城。自成围郾城。二月，督师丁启睿及文岳、大威救郾城。贼溃，距官军数里而营。文岳、启睿相犄角，持十一昼夜。总督汪乔年出关，贼引去，再攻开封。六月，诏

起侯恂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军务，代文岳。命所司察文岳罪状。七月朔，文岳、启睿合良玉、大威及杨德政、方国安四总兵之师，次硃仙镇。诸军尽溃，启睿、文岳奔汝宁。贼渡河，追奔四百里，官军死亡数万。诏褫官候勘。

九月，文岳在汝宁，夜袭贼营有功。贼既灌开封，旋败孙传庭兵，以闰十一月悉众薄汝宁，老回回、革里眼、左金王等毕会。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轻骑侦贼，世德走还汝，将其步骑五百，夜纵火噪而奔。十三日，群贼并至，压汝宁五里而军。监军佥事孔贞会以川兵屯城东，文岳以保兵屯城西。贼兵进攻，相持一昼夜。川兵溃，杀伤数百。贼夺其马骡，悉众攻保兵，渐不支。佥事王世琮、知府傅汝为、通判硃国宝继将士入城，副将贾悌、参将冯名圣亦掖文岳、贞会登城。

明日，贼四面环攻，戴扉以阵，矢石云梯堵墙而立。城头矢砲擗石雨集，贼死伤山积，而攻不休。一鼓百道并登，执文岳及世琮、国宝、悌、名圣于城头，杀汝阳知县文师颐于城上。汝为闻变，赴水死。贼拥文岳等见自成，大骂，贼怒，缚之城南三里铺，以大砲击之，洞胸糜骨而死。士民屠戮数万，焚公私廨舍殆尽。贞会执去，不知所终。自成以文岳死忠，备礼敛之。遂拔营走确山、信阳、泌阳，向襄阳，虏崇王由櫜、崇世子、诸王妃及河南怀安诸王以行。

汝为，字于宣，江陵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世琮，字仲发，达州人。国宝，成都人。师颐，全州人。皆举人。世琮尝为汝宁推官，讨土寇，流矢贯耳不为动，时号王铁耳者也。师颐莅任甫三日。

孙传庭，字百雅，代州振武卫人。自父以上，四世举于乡。传庭仪表颀硕，沈毅多筹略。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，授永城知县，以才调商丘。天启初，擢吏部验封主事，屡迁稽勋郎中，

请告归。家居久不出。

崇祯八年秋，始迁验封郎中，超迁顺天府丞。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，秦之士大夫哗于朝，乃推边才用传庭，以九年三月受代。传庭莅秦，严征发期会，一从军兴法。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，然其才自足办贼。贼首整齐王据商、雒，诸将不敢攻，檄副将罗尚文击斩之。

当是时，贼乱关中，有名字者以十数，高迎祥最强，拓养坤党最众，所谓闯王、蝎子塊者也。传庭设方略，亲击迎祥于整屋之黑水峪，擒之，及其伪领哨黄龙、总管刘哲，献俘阙下。录功，增秩一等。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。明年，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。已而养坤叛去，谕其下追斩之。击贼惠登相于泾阳、三原，登相西走。河南贼马进忠、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，追之出关，复合河南兵夹击之，先后斩首千余级。进忠等复扰商、雒、蓝田，叛卒与之合，将犯西安。遣左光先、曹变蛟追走之渭南，降其渠一条龙，招还胁从。募健儿击余贼，斩圣世王、瓦背、一翅飞，降镇天王、上山虎，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。关南稍靖。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，贼走入山谷，传庭追之凤翔。他贼出栈道，谋越关犯河南，还军击，贼走伏斜谷，复大败之，降其余众。西安四卫，旧有屯军二万四千，田二万余顷，其后田归豪右，军尽虚籍。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，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，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。帝大喜，增秩，赉银币。

会杨嗣昌入为本兵，条上方略。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，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。分四正六隅，马三步七，计兵十二万，加派至二百八十万，期百日平贼。传庭移书争之，曰：“无益，且非特此也。部卒屡经溃蹶，民力竭矣，恐不堪命。必欲行之，贼不必尽，而害中于国家。”累数千言，嗣昌大忤。部议，秦

抚当一正面，募士著万人，给饷银二十三万，以商、雒等处为汛守。传庭知其不可用也，乃核帑藏，蠲赎缓，得银四万八千，市马募兵，自办灭贼具，不用部议。会诸抚报募兵及额，传庭疏独不至。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，自请白衣领职，以激帝怒。传庭奏曰：“使臣如他抚，籍郡县民兵上之，遂谓及额，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。况更有募练马步军，数且逾万，何尝不遵部议。至百日之期，商、雒之汛守，臣皆不敢委。然使贼入商、雒，而臣不能御，则治臣罪。若臣扼商、雒，而逾期不能灭贼，误剿事者必非臣。”嗣昌无以难，然衔之弥甚。传庭两奉诏进秩，当加部衔，嗣昌抑弗奏。十一年春，贼破汉阴、石泉，则坐传庭失援，削其所加秩。

传庭出扼商、雒。大天王等犯庆阳、宝鸡，还军战合水，破走之，获其二子，追击之延安。过天星、混天星等从徽、秦趋凤翔，逼澄城。传庭分兵五道击之杨家岭、黄龙山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大天王知二子不杀，遂降。贼引而北，犯延安。传庭策鄜州西、合水东三四百里，荒山邃谷，贼入当自毙，乃率标兵中部遏其东，檄变蛟、庆阳拒其西，伏兵三水、淳化间。贼饥，出掠食，则大张旗帜，鸣鼓角以邀之，一日夜驰二百五十里。贼大惊，西奔，至职田庄，遇伏而败；复走宝鸡，取栈道，再中伏大败；折而走陇州关山道，又为伏兵所挫。三败，贼死者无算，过天星、混天星并降。又逐贼邠、宁间，陷阵，获其渠。河南贼马进忠、马光玉驱宛、洛之众，箕张而西。传庭击之，贼还走。又设伏于潼关原，变蛟逐贼入伏。而闯王李自成者，为洪承畴所逐，尽亡其卒，以十八骑溃围遁。关中群盗悉平，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。捷闻，大喜，先叙澄城之捷，命加传庭部衔。嗣昌仍格不奏。

当是时，总理熊文灿主抚。湖广贼张献忠已降，惟河南贼

如故。罗汝才、马进忠、贺一龙、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窥潼关，联营数十里。传庭计曰：“天下大寇尽在此矣。我出击其西，总理击其东，贼不降则灭。此贼平，天下无贼矣。献忠即狙伏，无能为也。”乃遂引兵东，大败贼阌乡、灵宝山间，贯其营而东，复自东以西。贼窘甚，以文灿招降手谕上，言旦夕且降。传庭曰：“尔曹日就熊公言抚，而日攻堡屠寨不已，是伪也。降即解甲来，有说即非真降，吾明日进兵矣。”明日擐甲而出，得文灿檄于途中曰：“毋妒吾抚功。”又进，得本兵嗣昌手书，亦云。传庭怏怏撤兵还。然贼迄不就抚，移瞰商、雒。文灿悔，期传庭夹击。属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之，贼奔内乡、浙川而去。传庭既屡建大功，其将校数奉旨优叙，嗣昌务抑之不为奏。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，嗣昌曰：“需之。”

十月，京师戒严，召传庭及承畴入卫，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，赐剑。当是时，传庭提兵抵近郊，与嗣昌不协，又与中官高起潜忤，降旨切责，不得朝京师。承畴至，郊劳，且命陛见，传庭不能无觖望。无何，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，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、辽。传庭曰：“秦军不可留也。留则贼势张，无益于边，是代贼撤兵也。秦军妻子俱在秦，兵日杀贼以为利，久留于边，非哗则逃，不复为吾用，必为贼用，是驱民使从贼也。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嗣昌不听。传庭争之不能得，不胜郁郁，耳遂聋。

传庭初受命，疏言：“年来疆事决裂，由计画差谬。事竣，当面请决大计。”明年，帝移传庭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军务。既解严，疏请陛见。嗣昌大惊，谓传庭将倾之，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。传庭愠，引疾乞休。嗣昌又劾其托疾，非真聋，帝遂发怒，斥为民，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，一俊奏言：“真聋，非托疾。”并下一俊狱。传庭长系待决，举朝知其冤，莫为言。

在狱三年，文灿、嗣昌相继败。而是时，闯王李自成者，已攻破河南矣，犯开封，执宗龙，杀唐王，兵散而贼益横。帝思传庭言，朝士荐者益众。

十五年正月，起传庭兵部右侍郎，亲御文华殿问剿贼安民之策，传庭侃侃言。帝嗟叹久之，燕劳赏赉甚渥，命将禁旅援开封。开封围已解，贼杀陕督汪乔年，帝即命传庭往代。大集诸将于关中，缚援剿总兵贺人龙，坐之麾下，数而斩之。谓其开县噪归，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、曹出柙也；又谓其遇敌先溃，新蔡、襄城连丧二督也。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者。

传庭既已诛杀人龙，威警三边，日夜治军为平贼计，而贼遂已再围开封。诏御史苏京监延、宁、甘、固军，趣传庭出关。传庭上言：“兵新募，不堪用。”帝不听。传庭不得已出师，以九月抵潼关。大雨连旬，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。开封已陷，传庭趋南阳，自成西行逆秦师。传庭设三覆以待贼：牛成虎将前军，左勳将左，郑嘉栋将右，高杰将中军。成虎阳北以诱贼，贼奔入伏中，成虎还兵而斗，高杰、董学礼突起翼之，左勳、郑嘉栋左右横击之。贼溃东走，斩首千余。追三十里，及之郟县之豕头，贼弃甲仗军资于道，秦兵趋利。贼覘我军器，反兵乘之，左勳、萧慎鼎之师溃，诸军皆溃。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贼，击杀数十骑，贼兵围之，驰突不得出，马蹶被执，植立不挠。以刃临之，瞠目不答。一人曰：“此孙副将也。”遂杀之。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而见杀，覆军数千，材官小将之死者，张湊奎、李栖凤、任光裕、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。贼倍获其所丧马。传庭走巩，由孟入关，执斩慎鼎；罚勳马以二千，以勳父光先故，贷勳。是役也，天大雨，粮不至，士卒采青柿以食，冻且馁，故大败。豫人所谓“柿园之役”也。

传庭既已败归陕西，计守潼关，扼京师上游。且我军新集，

不利速战，乃益募勇士，开屯田，缮器，积粟，三家出壮丁一。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，战则驱之拒马，止则环以自卫。督工苛急，夜以继日，秦民不能堪。而关中频岁饥，驻大军饷乏，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，用法严，不乐其在秦。相与哗于朝曰：“秦督玩寇矣。”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：“秦督不出关，收者至矣。”明年五月，命兼督河南、四川军务，寻进兵部尚书，改称督师，加督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、北军务，赐剑。趣战益急。传庭顿足叹曰：“奈何乎！吾固知往而不返也。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！”顷之，不得已遂再议出师。总兵牛成虎将前锋，高杰将中军，王定、官抚民将延、宁兵为后劲，白广恩统火车营，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。当是时，自成已据有河南、湖北十余郡，自号新顺王，设官置戍，营襄阳而居之。将由内、浙窥商、雒，尽发荆、襄兵会于汜水、荥泽，伐竹结筏，人佩三葫芦，将谋渡河。传庭分兵防御。八月十日，传庭出师潼关，次于阌乡。二十一日，师次陕州，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。九月八日，师次汝州，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。养纯言贼虚实：诸贼老营在唐县，伪将吏屯宝丰，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。遂破贼宝丰，斩伪州牧陈可新等。遂捣唐县，破之，杀家口殆尽，贼满营哭。转战至郟县，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，斫贼坐纛，尾自成几获。贼奔襄城，大军遂进逼襄城。贼惧谋降，自成曰：“无畏！我杀王焚陵，罪大矣，姑决一死战。不胜，则杀我而降未晚也。”而大军时皆露宿与贼持，久雨道泞，粮车不能前。士饥，攻郟破之，获马骡啖之立尽。雨七日夜不止，后军哗于汝州。贼大至，流言四起。不得已还军迎粮，留陈永福为后拒。前军既移，后军乱，永福斩之不能止。贼追及之南阳，官军还战。贼阵五重，饥民处外，次步卒，次马军，又次骁骑，老营家口处内。战破其三重。贼骁骑殊死斗，我师阵稍动，广

恩军将火车者呼曰：“师败矣！”脱挽辂而奔，车倾塞道，马挂于衡不得前，贼之铁骑凌而腾之，步贼手白楸遮击，中者首兜鍪俱碎。自成空壁蹙我，一日夜，官兵狂奔四百里，至于孟津，死者四万余，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。传庭单骑渡垣曲，由阆乡济。贼获督师坐纛，乘胜破潼关，大败官军。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歿于阵，广恩降贼。传庭尸竟不可得。传庭死，关以内无坚城矣。

初，传庭之出师也，自分必死，顾语继妻张夫人曰：“尔若何？”夫人曰：“丈夫报国耳，毋忧我。”及西安破，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，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。儿逾墙堕民舍中，一老翁收养之。长子世瑞闻之，重趂入秦，得夫人尸井中，面如生。翁归其弟世宁，相扶携还。道路见者，知与不知皆泣下。传庭死时，年五十有一矣。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。或言传庭未死者，帝疑之，故不予赠廕。传庭死而明亡矣。

赞曰：流贼蔓延中原，所恃以御贼者独秦兵耳。傅宗龙、孙传庭远近相望，倚以办贼。汪乔年、杨文岳奋力以当贼锋，而终于溃僨。此殆有天焉，非其才之不任也。传庭败死，贼遂入关，势以愈炽。存亡之际，所系岂不重哉！